

志第十一

乐三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硃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

《相和》

《驾六龙》、《气出倡》，武帝词：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焜煌。开王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卜詹无所憾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瑟琴，何，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僂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从西北来时，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务}々。遨游八极，乃到昆仑

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

游君山，甚为真，碓磈砢砢，尔自为神。乃到王母台，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

《厥初生》、《精列》，武帝词：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思想昆仑居，见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莱。志意在蓬莱，周孔圣祖落，会稽以坟丘。会稽以坟丘，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年之暮，奈何，过时时来微。

《江南可采莲》、《江南》，古词：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天地间》、《度关山》，武帝词：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继陟幽明，黎庶繁息。于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刑》，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恭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东光乎》、《东光乎》，古词：

东光乎！仓梧何不乎！仓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蚤行多悲伤。

《登山有远望》、《十五》，文帝词：

登山而远望，溪谷多所有。榎栴千余尺，众草之盛茂。华叶耀人目。五色难可纪。雉雄山鸡鸣，虎啸谷风起。号罍当我

道，狂顾动牙齿。

《惟汉二十二世》、《薤露》，武帝词：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智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关东有义士》、《蒿里行》，武帝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踳踳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绝人肠。

《对酒歌太平时》、《对酒》，武帝词：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五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耄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鸡鸣高树颠》、《鸡鸣》，古词：

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闾堂。上有双尊酒，作使邯郸倡。刘玉碧青骰，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道傍。黄金络马头，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乌生八九子》、《乌生》，古词：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啗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啗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啗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脯。啗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啗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平陵东》、《平陵》，古词：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弃故乡》（亦在瑟调《东西门行》）《陌上桑》，文帝词：

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窄。虎豹嗥动，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盘石，树木丛生郁差错。寝蒿草，扞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今有人》、《陌上桑》，《楚词》钞：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恋慕予善窈窕。乘赤豹，从文狸，辛夷车驾结桂旗。被石兰，带杜衡，折芳拔茝遗所思。处幽室，终不见，天路险艰独后来。表独立，山之上，云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昼晦，东风飘瀆神灵雨。风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忧。

《驾虹霓》、《陌上桑》，武帝词：

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柱杖桂枝佩秋兰。绝人事，游浑元，若疾风游焱 飘飘。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

清商三调歌诗，荀勖撰，旧词施用者，平调。

《周西》、《短歌行》，武帝词（六解）：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参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一解）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二解）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谄，其德传称。（三解）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四解）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珪瓚、柎鬯雕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五解）威服诸侯，师之者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以其名纷葩。（六解）

《秋风》、《燕歌行》，文帝词（七解）：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一解）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二解）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它方。（三解）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四解）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瑟鸣弦发清商。（五解）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星汉西流夜未央，牵年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七解）

《仰瞻》、《短歌行》，文帝词（六解）：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存。（一解）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连连。（二解）呦呦游鹿，衔草鸣麇。翩翩飞鸟，挟子巢栖。（三解）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四解）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五解）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曰仁者寿，胡不是保。（六解）

《别日》、《燕歌行》，文帝词（六解）：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一解）郁陶思君未敢言，寄书浮云往不还。（二解）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三解）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四解）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心肝。悲风清厉秋气寒，罗帷徐动经秦轩。（五解）仰戴星月观云间，飞鸟晨鸣，声气可怜，留连顾怀不自存。（六解）

《对酒》、《短歌行》，武帝词（六解）：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解）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二解）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三解）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四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五解）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六解）

清调

《晨上》、《秋胡行》，武帝词：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述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一解）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员掩被裘，似非恆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沈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三解）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谄，辞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又本：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有何三老公，卒来

在我傍。我居我昆仑山，所谓真人，去不可追，长相牵攀。）

《北上》、《苦寒行》，武帝词（六解）：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一解）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羆对我蹲，虎豹夹道啼。（二解）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三解）我心何佛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道正裴回。（四解）迷惑失径路，暝无所宿栖。行行日以远，人马同时饥。（五解）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六解）

《愿登》、《秋胡行》，武帝词（五解）：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瀆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一解）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二解）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世忧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四解）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盛壮智慧，殊不再来。爰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上谒》、《董桃行》，古词（五解）：

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嶮大难。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

班麟。但见芝草，叶落纷纷。（一解）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纭，麟辟邪其端。鸱鸡声鸣，但见山兽援戏相拘攀。（二解）小复前行玉堂，未心怀流还。传教出门来，门外人何求？所言欲从圣道，求一得命延。（三解）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玉样，服此药可得即仙。（四解）服尔神药，无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五解）

《蒲生》、《塘上行》，武帝词（五解）：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依依，莫能缕自知。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一解）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今悉夜夜愁不寐。（二解）莫用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用鱼肉贵，弃捐葱与薤；莫用麻桌贱，弃捐菅与蒹。（三解）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没。教君安息定，慎莫致仓卒。念与君一共离别，亦当何时共坐复相对。（四解）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萧萧。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秋。（五解）

《悠悠》、《苦寒行》，明帝词（五解）：

悠悠发洛都，{++开}我征东行。征行弥二旬，屯吹龙陂城。（一解）顾观故垒处，皇祖之所营。屋室若平昔，栋宇无邪倾。（二解）奈何我皇祖，潜德隐圣形。虽没而不朽，书贵垂休名。（三解）光光我皇祖，轩耀同其荣。遗化布四海，八表以肃清。（四解）虽有吴蜀寇，春秋足耀兵。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龄。赋诗以写怀，伏轼泪沾缨。（五解）

瑟调

《朝日》《善哉行》，文帝词。（五解）：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一解）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说。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二解）持满如不盈，有得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四解）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五解）

《上山》《善哉行》，文帝词（六解）：

上山采薇，薄莫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一解）野雉群雉，猿猴相追。还望故乡，郁何垒垒。（二解）高山有崖，林木有支。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三解）人生若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其驰。（四解）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五解）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六解）

《朝游》《善哉行》，文帝词（五解）：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一解）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二解）五音纷繁会，拊者激微吟。淫鱼乘波听，踊跃自浮沉。（三解）飞鸟翻翔舞，悲鸣集北林。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四解）清角岂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弦且自禁。（五解）

《古公》《善哉行》，武帝词（七解）：

古公宣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于幽。（一解）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二解）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殍首山。（三解）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四解）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五解）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与世沈德，

未必思命。(六解)仲尼之世，王国为君。随制饮酒，扬波使官。(七解)

《自惜》、《善哉行》，武帝词(六解)：

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一解)其穷如抽裂，自以思所怙。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二解)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泣涕于悲夫，乞活安能睹。(三解)我愿于天穷，琅邪倾侧左。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四解)快人曰为叹，抱情不得叙。显行天教人，谁知莫不绪。(五解)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今我将何照于光耀，释衔不如雨。(六解)

《我徂》、《善哉行》，明帝词(八解)：

我徂我征，伐彼蛮虏。练师简卒，爰正其旅。(一解)轻舟竟川，初鸿依浦。桓桓猛毅，如黑如虎。(二解)发砲若雷，吐气成雨。旄旒指麾，进退应矩。(三解)百马齐辔，御由造父。休休六军，咸同斯武。(四解)兼涂星迈，亮兹行阻。行行日远，西背京许。(五解)游弗淹旬，遂届扬土。奔寇震惧，莫敢当御。(六解)虎臣列将，怫郁充怒。淮泗肃清，奋扬微所。(七解)运德耀威，惟镇惟抚。反旆言归，告入皇祖。(八解)

《赫赫》、《善哉行》，明帝词(四解)：

赫赫大魏，王师徂征。冒暑讨乱，振耀威灵。(一解)泛舟黄河，随波潺湲。通渠回越，行路绵绵。(二解)采旄蔽日，旗旒翳天。淫鱼灏灏，游戏深渊。(三解)唯塘泊，从如流。不为单，握扬楚。心惆怅，歌《采薇》。心绵绵，在淮肥。愿君速捷蚤旋归。(四解)

《来日》、《善哉行》，古词(六解)：

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一解)经

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二解）自惜袖短，内手知寒。惭无灵辄，以报赵宣。（三解）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饥不及餐。（四解）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箏酒歌。（五解）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六解）

大曲

《东门》、《东门行》，古词（四解）：

出东门，不愿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县衣。（一解）拔剑出门去，儿女牵衣啼。它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乞甦糜。（二解）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为黄口小兒。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三解）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吾去为迟，平慎行，望吾归。（四解）

《西山》、《折杨柳行》，文帝词（四解）：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一解）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芒芒非所识。（二解）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词，赤松垂空言。（三解）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愤愤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四解）

《罗敷》、《艳歌罗敷行》，古词（三解）：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发，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群，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一解）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二解）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鬢々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前有艳词曲，后有趋。）

《西门》、《西门行》，古词（六解）：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一解）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来兹。（二解）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三解）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四解）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五解）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六解）（一本“烛游”后“行去之，如云除，弊车羸马为自推”，无“自非”以下四十八字。）

《默默》、《折杨柳行》，古词（四解）：

默默施行违，厥罚随事来，未喜杀龙逢，桀放于鸣条。（一解）祖伊言不用，纣头县白旄。指鹿用为马，胡亥以丧躯。（二解）夫差临命绝，乃云负子胥。戎王纳女乐，以亡其由余。璧马祸及虢，二国俱为墟。（三解）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趋。卞和之刖足，接予归草庐。（四解）

《园桃》、《煌煌京洛行》，文帝词（五解）：

天夭园桃，无子空长。虚美难假，偏轮不行。（一解）淮阴五刑，鸟得弓藏。保身全名，独有子房。大愤不收，褒衣无带；多言寡诚，祇令事败。（二解）苏秦之说，六国以亡。倾侧卖主，车裂固当。贤矣陈轸，忠而有谋，楚怀不从，祸卒不

救。(三解)祸夫吴起,智小谋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四解)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峨峨仲连,齐之高士;北辞千金,东蹈沧海。(五解)

《白鹄》、《艳歌何尝》(一曰《飞鹄行》),古词(四解):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裴回。(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踟踟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道远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念与”下为趋曲,前有艳。)

《碣石》、《步出夏门行》,武帝词(四解):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云行》至此为艳。)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涛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观沧海》,一解。)

孟冬十月,北风裴回。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鸱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钱袴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冬十月》,二解。)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蓂莢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土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河朔寒》,三解。)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神龟虽寿》,四解。)

《何尝》、《艳歌何尝行》,古词(五解):

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一解）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二解）小弟虽无官爵，鞍马反反，往来王侯长者游。（三解）但当在王侯殿上，快独擣蒲六博，对坐弹棋。（四解）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五解）少小相触抵，寒苦常相随，忿恚安足诤，吾中道与卿共别离。约身奉事君，礼节不可亏。上惭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兒。奈何复老心皇皇，独悲谁能知！（“少小”下为趋曲，前为艳。）

《置酒》、《野田黄雀行》，（《空侯引》亦用此曲。）东阿王词（四解）：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齐瑟和且柔。（一解）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二解）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馨折欲何求。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三解）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四解）

《为乐》、《满歌行》，古词：（四解）：

为乐未几时，遭世险 戏，逢此百离；伶丁荼毒，愁懣难支。遥望辰极，天晓月移。忧来闾心，谁当我知。（一解）戚戚多思虑，耿耿不宁。祸福无形，唯念古人，逊位躬耕。遂我所愿，以兹自宁。自鄙山栖，守此一荣。（二解）莫秋冽风起。西蹈沧海，心不能安。揽衣起瞻夜，北斗阑干。星汉照我，去去自无它。奉事二亲，劳心可言。（三解）穷达天所为，智者不愁，多为少忧。安贫乐正道，师彼庄周。遗名者贵，子熙同 戏。往者二贤，名垂千秋。（四解）饮酒歌舞，不乐何须！善哉照观日月，日月驰驱。轳轳世间，何有何无！贪财惜费，此一何愚！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但当欢乐自娱，尽心极所熙怡。安善养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颐。（“饮酒”下为趋。）

《夏门》、《步出夏门行》,(一曰《陇西行》)明帝词(二解):

步出夏门,东登首阳山。嗟哉夷叔,仲尼称贤。君子退让,小人争先;惟斯二子,于今称传。林钟受谢,节改时迁。日月不居,谁得久存。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情。(一解)商风夕起,悲彼秋蝉,变形易色,随风东西。乃眷西顾,云雾相连,丹霞蔽日,采虹带天。弱水潺潺,落叶翩翩,孤禽失群,悲鸣其间。善哉殊复善,悲鸣在其间。(二解)朝游清冷,日莫嗟归。“朝游”上为艳。)蹙迫日莫,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风雨,树折枝摧。雄来惊雌,雌独愁栖。夜失群侣,悲鸣裴回。芄芄荆棘,葛生绵绵。感彼风人,惆怅自怜。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之说,嗟哉一言。“蹙迫”下为趋。)

《王者布大化》、《翟歌行》,明帝词(五解):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祇。阳育则阴杀,晷景应度移。(一解)文德以时振,武功伐不随。重华儻干戚,有苗服从妣。(二解)蠢尔吴蜀虏,冯江栖山阻。哀哀王士民,瞻仰靡依怙。(三解)皇上悼愍斯,宿昔奋天怒。发我许昌宫,列舟于长浦。(四解)翌日乘波扬,棹歌悲且凉。大常拂白日,旗帜纷设张。(五解)将抗旆与钺,耀威于彼方。伐罪以吊民,清我东南疆。“将抗”下为趋。)

《洛阳行》、《雁门太守行》,古词(八解):

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一解)明知法令,历世衣冠。从温补洛阳令,治行致贤,拥护百姓,子养万民。(二解)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料民富贫,移恶子姓名,五篇著里端。(三解),伤杀人,比伍同罪对门。禁镞矛八尺,捕轻薄少年,加笞决罪,诣马市论。(四解)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苛

烦。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五解）贤哉贤哉！我县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解）临部居职，不敢行恩。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七解）天年不遂，蚤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八解）

《白头吟》与《棹歌》同调，古词（五解）：

晴如山上云，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一解）平生共城中，何尝斗酒会。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二解）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两樵相推与，无亲为谁骄？（三解）凄凄重凄凄，嫁娶亦不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四解）竹竿何弱弱，鱼尾何离离。男儿欲相知，何用钱刀为？如五马啖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对乐，延年万岁期。（五解）（一本云：词曰上有“紫罗咄咄奈何”。）

楚调怨诗

《明月》，东阿王词（七解）：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裴回。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一解）借问叹者谁？白云客子妻。夫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二解）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君为高山柏，妾为浊水泥。（三解）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四解）沉浮各异路，会合当何谐？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五解）君怀常不开，贱妾当何依。恩情中道绝，流止任东西。（六解）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七解）

志第十二

乐四

汉《鞞舞歌》五篇：《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久长》、《四方皇》、《殿前生桂树》。

魏《鞞舞歌》五篇：《明明魏皇帝》、《太和有圣帝》、《魏历长》、《天生烝民》、《为君既不易》。

魏陈思王《鞞舞歌》五篇：

《圣皇篇》当《章和二年中》：圣皇应历数，正康帝道休。九州咸宾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旧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体仁慈。沉吟有爱恋，不忍听可之。迫有官典宪，不得顾恩私。诸王当就国，玺绶何累纆。便时舍外殿，宫省寂无人。主上增顾念，皇母怀苦辛。何以为赠赐，倾府竭宝珍。文钱百亿万，采帛若烟云。乘舆服御物，锦罗与金银。龙旗垂九旒，羽盖参斑轮。诸王自计念，无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糜躯以报国。鸿胪拥节卫，副使随经营。贵戚并出送，夹道交辘辘。车服齐整设，鞞晔耀天精。武骑卫前后，鼓吹箫笳声。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将日莫，何时还阙庭。车轮为裴回，四马踟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灵芝篇》当《殿前生桂树》灵芝生玉地，硃草被洛滨。荣华相晃耀，光采晔若神。古时有虞舜，父母顽且嚚。尽孝于田陇，烝烝不违仁。伯瑜年七十，采衣以娱亲，慈母笞不痛，

歔歔涕沾巾。丁兰少失母，自伤蚤孤茆，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暴子见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为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乘机。岁月不安居，乌乎我皇考！生我既已晚，弃我何期蚤！《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退咏《南风》诗，洒泪满袂抱。乱曰：圣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万国咸礼让，百姓家肃虔。庠序不失仪，孝悌处中田。户有曾闵子，比屋皆仁贤。髻齿无夭齿，黄发尽其年。陛下三万岁，慈母亦复然。

《大魏篇》，当《汉吉昌》：大魏应灵符，天禄方甫始。圣德致泰和，神明为驱使。左右宜供养，中殿宜皇子。陛下长寿考，群臣拜贺咸说喜。积善有余庆，荣禄固天常。众善填门至，臣子蒙福祥。无患及阳遂，辅翼我圣皇。众吉咸集会，凶邪奸恶并灭亡。黄鹄游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马充乘舆，芝盖树九华。白虎戏西除，舍利从辟邪。麒麟躡足舞，凤凰拊翼歌。丰年大置酒，玉尊列广庭。乐饮过三爵，殊颜暴已形。式宴不违礼，君臣歌《鹿鸣》。乐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赞若惊。储礼如江海，积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炽，孙子列曾玄。群臣咸称万岁，陛下长乐寿年！御酒停未饮，贵戚跪东厢。侍人承颜色，奉进金玉觞。此酒亦真酒，福祿当圣皇。陛下临轩笑，左右咸欢康。杯来一何迟，群僚以次行。赏赐累千亿，百官并富昌。

《精微篇》当《关东有贤女》：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邹羨囚燕市，繁霜为夏零。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太仓令有罪，远征当就拘。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缙萦痛父言，何担西上书。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乞得并

姊弟，没身赎父躯。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辨义在列图。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简子南渡河，津吏废舟船。执法将加刑，女娟拥翟前。“妾父闻君来，将涉不测渊。畏惧风波起，祷祝祭名川。备礼飨神祇，为君求福先。不胜醮祀诚，至令犯罚艰。君必欲加诛，乞使知罪愆。妾愿以身代”，至诚感苍天。国君高其义，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简子知其贤。归娉为夫人，荣宠超后先。辩女解父命，何况健少年。黄初发和气，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礼乐风俗移。刑错民无枉，怨女复何为。圣皇长寿考，景福常来仪。

《孟冬篇》，当《狡兔》：孟冬十月，阴气厉清。武官诫田，讲旅统兵。元龟袭吉，元光著明。蚩尤辟路，风弭雨停。乘輿启行，鸾鸣幽轧。虎賁采骑，飞象珥鹖。钟鼓铿锵，箫管嘈喝。万骑齐镗，千乘等盖。夷山填谷，平林涂藪。张罗万里，尽其飞走。翟翟狡兔，扬白跳翰。猎以青骹，掩以修竿。韩卢宋鹊，呈才骋足。噬不尽厓，牵麋持鹿。魏氏发机，养基抚弦。都卢寻高，搜索猴猿。庆忌孟贲，蹈谷超峦。张目决眦，发怒穿冠。顿熊扼虎，蹴豹搏豨。气有余势，负象而趋。获车既盈，日侧乐终。罢役解徒，大飧离宫。乱曰：圣皇临飞轩，论功校猎徒。死禽积如京，流血成沟渠。明诏大劳赐，大官供有无。走马行酒醴，驱车布肉鱼。鸣鼓举觞爵，钟击位无余。绝网纵麟麇，弛罩出凤雏。收功在羽校，威灵振鬼区。陛下长欢乐，永世合天符。

《晋鞞舞歌》五篇：

《洪业篇》、《鞞舞歌》，当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关东有贤女》：宣文创洪业，盛德在太始。圣皇应灵符，受命君四海。万国何所乐，上有明天子。唐尧禅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与时移。大赦荡萌渐，文教被黄支。象天则

地，体无为。聪明配日月，神圣参两仪。虽有三凶类，静言无所施。象天则地，体无为。稷契并佐命，伊吕升王臣。兰芷登朝肆，下无失宿民。声发响自应，表立景来附。虓虎从羈制，潜龙升天路。备物立成器，变通极其数。百事以时叙，万机有常度。训之以克让，纳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风，海外同欢慕。象天则地，化云布。昔日贵雕饰，今尚俭与素。昔日多纤介，今去情与故。象天则地，化云布。济济大朝士，夙夜综万机。万机无废理，明明降畴咨。臣警列星景，君配朝日晖。事业并通济，功烈何巍巍。五帝继三皇，三王世所归。圣德应期运，天地不能违。仰之弥已高，犹天不可阶。将复御龙氏，凤皇在庭栖。

《天命篇》《鼙舞歌》，当魏曲《太和有圣帝》，古曲《章和二年中》：圣祖受天命，应期辅魏皇。入则综万机，出则征四方。朝廷无遗理，方表宁且康。道隆舜臣尧，积德逾太王。孟度阻穷险，造乱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诛。赦善戮有罪，元恶宗为虚。威风震劲蜀，武烈慑强吴。诸葛不知命，肆逆乱天常。拥徒十余万，数来寇边疆。我皇迈神武，秉钺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盈虚自然运，时变固多难。东征陵海表，万里梟贼渊。受遗齐七政，曹爽又滔天。群凶受诛殛，百禄咸来臻。黄华应福始，王凌为祸先。

《景皇帝》《鼙舞歌》当魏曲《魏历长》古曲《乐久长》：景皇帝，聪明命世生，盛德参天地。帝王道，创基既已难，继世亦未易。外则夏侯玄，内则张与李，三凶称逆，乱帝纪。从天行诛，穷其奸宄。遏将御其渐，潜谋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风震万里。平衡综万机，万机无不理。召陵桓不君，内外何纷纷，众小便成群。蒙昧恣心，治乱不分。睿圣独断，济武常以文。从天惟废立，扫霓披浮云。云霓既已辟，清和未几间。

羽檄首尾至，变起东南蕃。俭钦为长蛇，外则冯吴蛮。万国纷骚扰，戚戚天下惧不安。神武御六军，我皇秉钺征。俭钦起寿春，前锋据项城。出其不意，并纵奇兵。奇兵诚难御，庙胜实难支。两军不相遇，敌退计无施。虎骑惟武进，大战沙阳陂。钦乃亡魂走，奔虏若云披。天恩赦有罪，东土放鲸鲵。

《大晋篇》、《鼙舞歌》，当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赫赫大晋，于穆文皇。荡荡巍巍，道迈陶唐。世称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显，武又章。恩弘六合，兼济万方。内举元凯，朝政以纲。外简虎臣，时惟鹰扬。靡从不怀，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逾秋霜。济济多士，同兹兰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讨俭钦，罔不肃虔。化感海外，海外来宾。献其声乐，并称妾臣。西蜀猾夏，僭号方域。命将致讨，委国稽服。吴人放命，冯海阻江。飞书告谕，响应来同。先王建万国，九服为蕃卫。亡秦坏诸侯，序祚不二世。历代不能复，忽逾五百岁。我皇迈圣德，应期创典制。分土五等，蕃国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邁嘉会。洪业溢区内，仁风翔海外。

《明君篇》、《鼙舞歌》，当魏曲《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树》：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顾望有谴罚，竭忠身必荣。兰茝出荒野，万里升紫庭。茨草秽堂阶，扫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执异端。正直罹谮润，奸臣夺其权。虽欲尽忠诚，结舌不敢言。结舌亦何惮，尽忠为身患。清流岂不洁，飞尘浊其源。歧路令人迷，未远胜不还。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顾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秦胡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统在纲，众星拱北辰。设令遭暗主，斥退为凡民。虽薄供时用，白茅犹可珍。冰霜昼夜结，兰桂摧为薪。邪臣多端变，用心何委曲。便辟从情指，动随君所欲。

偷安乐目前，不问清与浊。积伪罔时主，养交以持禄。言行恆相违，难贖甚溪谷。昧死射乾没，觉露则灭族。右五篇《鞞舞歌行》。

《铎舞》歌诗二篇。《圣人制礼乐篇》：

昔皇文武邪 弥弥舍善 谁吾时吾 行许帝道 衔来治路
万邪 治路万邪赫赫意黄运道吾治路万邪 善道明邪金邪 善
道 明邪金邪帝邪 近帝武武邪邪圣皇八音 偶邪尊来 圣皇
八音 及来义邪同邪 乌及来义邪 善草供国吾咄等邪乌 近
帝邪武邪 近帝武邪武邪 应节合用 武邪尊邪应节合用酒期
义邪同邪 酒期义邪善草供国吾 咄等邪乌 近帝邪武邪近帝
武武邪邪 下音足木 上为鼓义邪 应众
义邪 乐邪邪延否 已邪乌已礼祥 咄等邪乌 素女有绝其圣
乌乌武邪

《云门篇》、《铎舞歌行》，当魏《太和时》：黄《云门》唐《咸池》，虞《韶舞》，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铎鸣金，近《大武》。清歌发倡，刑为主。声和八音，协律吕。身不虚动。手不徒举。应节合度，周其叙。时奏宫商，杂之以徵羽。下履众目，上从钟鼓。乐以移风，与德礼相辅，安有失其所。

右二篇《铎舞歌行》。

《拂舞》歌诗五篇：

《白鸠篇》：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鲜。翔庭舞翼，以应仁乾。交交鸣鸠，或丹或黄。乐我君惠，振羽来翔。东壁余光，鱼在江湖。惠而不费，敬我微躯。策我良驷，习我驱驰。与君周旋，乐道亡余。我心虚静，我志沾濡。弹琴鼓瑟，聊以自娱。陵云登台，浮游太清。扳龙附凤，日望身轻。

《济济篇》：暢飞暢舞，气流芳。追念三五，大绮黄。去

失有，时可行。去来同时，此未央。时冉冉，近桑榆。但当饮酒，为欢娱。衰老逝，有何期。多忧耿耿，内怀思。渊池广，鱼独希。愿得黄浦，众所依。恩感人，世无比。悲歌具舞，无极已。

《独禄篇》：独禄独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雍雍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苹，得风遥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帷，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猛虎班班，游戏山间。虎欲啗人，不避豪贤。

《碣石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观沧海》。

孟冬十月，北风裴回。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鷓鴣晨鸣，雁过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钱袴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冬十月》。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丰籟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土不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龟虽寿》。

《淮南王篇》：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汲寒浆，饮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贤？扬声悲歌音绝天。我欲度河河无梁，愿化双黄鹄，还故

乡。还故乡，入故里。徘徊故乡，苦身不已。繁舞寄声无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

右五篇《拂舞行》。

《杯盘舞》歌诗一篇：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天与日，终与一，左回右转不相失。箏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健兒。樽酒甘，丝竹清，愿令诸君醉复醒。醉复醒，时合同，四坐欢乐皆言工。丝竹音，可不听，亦舞此盘左右轻。自相当，合坐欢乐人命长。人命长，当结友，千秋万岁皆老寿。

右《杯盘舞歌行》。

《巾舞》歌诗一篇：吾不见公莫时吾何嬰公来嬰姥时吾哺声何为茂时为来嬰当思吾明月之上转起吾何嬰土来嬰转去吾哺声何为土转南来嬰当去吾城上羊下食草吾何嬰下来吾食草吾哺声汝何三年针缩何来嬰吾亦老吾平平门淫涕下吾何嬰何来嬰涕下吾哺声昔结吾马客来嬰吾当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嬰海何来嬰海何来嬰四海吾哺声焯西马头香来嬰吾洛道吾治五丈度汲水吾噫邪哺谁当求兒母何意零邪钱健步哺谁当吾求兒母何吾哺声三针一发交时还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遥来嬰弩心哺声复相头巾意何零何邪相哺头巾相吾来嬰头巾母何何吾复来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来嬰推非母何吾复车轮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转轮吾来嬰转母何吾使君去时意何零子以邪使君去时使来嬰去时母何吾思君去时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时思来嬰吾去时母何何吾吾

右《公莫巾舞歌行》。

《白翎舞》歌诗三篇：高举两手白鹤翔。轻躯徐起何洋洋。凝停善睐容仪光。宛若龙转乍低昂。随世而变诚无方。如推若引留且行。宋世方昌乐未央。舞以尽神安可忘。爱之遗谁赠佳

人。质如轻云色如银。袍以光躯巾拂尘。制以为袍余作巾。四坐欢乐胡可陈。清歌徐舞降祇神。

右一篇。

双袂齐举鸾凤翔。罗裾飘瀆昭仪光。趋步生姿进流芳。鸣弦清歌及三阳。人生世间如电过。乐时每少苦日多。幸及良辰曜春花。齐倡献舞赵女歌，羲和驰景逝不停。春露未晞严霜零。百草凋索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蝉鸣。百年之命忽若倾。蚤知迅速秉烛行。东造扶桑游紫庭。西至昆仑戏曾城。

右一篇。

阳春白日风花香。趋步明玉舞瑶瑯。声发金石媚笙簧。罗袂徐转红袖扬。清歌流响绕凤梁。如矜若思凝且翔。转盼遗精艳辉光，将流将引双雁翔。欢来何晚意何长，明君御世永歌唱。

右一篇。《白翎》旧新合三篇。

宋泰始歌舞曲词：

《皇业颂》（歌自尧至楚元王、高祖，世世载圣德。）明帝造：皇业沿德建，帝运资勋融。胤唐重盛轨，胄楚载休风。尧帝兆深祥，元王衍遐庆。积善传上业，祚福启英圣。衰数随金禄，登历昌水命。维宋垂光烈，世美流舞咏。

《圣祖颂》：圣祖惟高德，积勋代晋历。永建享鸿基，万古盛音册。睿文缵宸驭，广运崇帝声。衍德被仁祉，留化洽民灵。孝建缔孝业，允协天人谋。宇内齐政轨，宙表烛威流。钟管腾列圣，彝铭贲重猷。

《明君大雅》，虞舜造：明君应乾数，拨乱纽颓基。民庆来苏日，国颂《薰风》诗。天步或暂难，列蕃扇迷慝。庙胜敷九代，神谟洞七德。文教洗昏俗，武谊清昆埏。英勋冠帝则，万寿永衍天。

《通国风》，明帝造：开宝业，资贤昌，谟明盛，弼谐光。

烈武惟略，景王勋。南康华容，变政文。猛绩爰著，有左军。
三王到氏，文武赞。丞相作辅，属伊旦。沈柳宗侯，皆殄乱。
泰始开运，超百王。司徒骠骑，勋德康。江安谋效，殷诚彰。
刘沈承规，功名扬。庆归我后，祚无疆。

《天符颂》，明帝造：天符革运，世诞英皇。在馆神炫，既壮龙骧。六钟集表，四纬骈光。于穆配天，永休厥祥。

《明德颂》，明帝造：明德孚教，幽符丽纪。山鼎见奇，醴液涵祉。鹓雏耀仪，驹虞游趾。福延亿祚，庆流万祀。

《帝图颂》：帝图凝远，瑞美昭宣。济流月镜，鹿毳霜鲜。甘露降和，花雪表年。孝德载衍，芳风永传。

《龙跃大雅》：龙跃式符，玉耀蕃宫。岁淹豫野，笙属嫔中。江波澈映，石柏开文。观毓花蕊，楼凝景云。白鸟三获，甘液再呈。嘉穉表沃，连理协成。德充动物，道积通神。宋业允大，灵瑞方臻。

《淮祥风》：淮祥应，贤彦生。翼赞中兴，致太平。

《宋世大雅》，虞劼造：

宋世宁，在太始。醉酒欢，饱德喜。万国朝，上寿酒。帝同天，惟长久。

《治兵大雅》，明帝造：王命治兵，有征无战。巾拂以净，丑类革面。王仪振旅，载戢在辰。中虚巾拂，四表静尘。

《白翎篇大雅》，明帝造：在心曰志发言诗，声成于文被管丝。手舞足蹈欣泰时，移风易俗王化基。琴角挥韵白云舒，《箫韶》协音神凤来。拊击和节咏在初，章曲乍毕情有余。文同轨壹道德行，国靖民和礼乐成。四县庭响美勋英，八列陛倡贵人声。舞饰丽华乐容工，罗裳皎日袂随风。金翠列辉蕙麝丰，淑姿委体允帝衷。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硃鹭曲》：硃鹭，鱼以乌路訾邪。鹭

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将以问诛（一作谏）者。

《思悲翁曲》：思悲翁，唐思，夺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藁）狗，逐狡兔，食交君，臬子五。臬母六，拉沓高飞莫安宿。

《艾如张曲》：艾而张罗，夷于何。行成之，四时和。山出黄雀亦有罗，雀以高飞柰雀何？为此倚欲，谁肯礲室。

《上之回曲》：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翁离曲》：拥离趾中，可筑室，何用葺之蕙用兰。拥离趾中。

《战城南曲》：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臬骑战斗死，弩马裴回鸣。梁筑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归！

《巫山高曲》：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何之？

《上陵曲》：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竿，木兰为君翟，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将进酒曲》：将进酒，乘太白。辨加哉，诗审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阴气，诗悉索。使禹良工，观者苦。

《君马黄歌》：君马黄，臣马苍，三马同逐臣马良。易之

有騫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

《芳树曲》：芳树，日月君乱，如于风，芳树不上无心。温而鹄，三而为行。临兰池，心中怀我怅。心不可匡，目不可顾，石人之子悲杀人。君有它心，乐不可禁。王将何似？如孙如鱼乎？悲矣！

《有所思曲》：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遣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颯，东方须臾高知之。

《雉子曲》：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无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飞止，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来蜚从雌，视子趋一雉。雉子车大驾马滕，被王送行所中，尧芊蜚从王孙行。

《圣人出曲》：圣人出，阴阳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来，騑离哉何。驾六飞龙四时和。君之臣明护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乐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曲》：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临高台曲》：临高台以轩，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收中吾。

《远如期曲》：远如期，益如寿，处天左侧，大乐，万岁与天无极。雅乐陈，佳哉纷，单于自归，动如惊心。虞心大佳，万人还来，谒者引，乡殿陈，累世未尝闻之。增寿万年亦诚哉！

《石留曲》：石留凉阳凉石水流为沙锡以微河为香向始冷将风阳北逝肯无敢与于杨心邪怀兰志金安薄北方开留离兰

魏鼓吹曲十二篇，缪袭造：汉第一曲《硃鹭》，今第一曲《初之平》，言魏也。

初之平，义兵征。神武奋，金鼓鸣。迈武德，扬洪名。汉室微，社稷倾。皇道失，桓与灵。阍宦炽，群雄争。边韩起，乱金城。中国扰，无纪经。赫武皇，起旗旌。麾天下，天下平。济九州，九州宁。创武功，武功成。越五帝，邈三王。兴礼乐，定纪纲。普日月，齐晖光。

右《初之平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汉第二曲《思悲翁》，今第二曲《战荥阳》，言曹公也。

战荥阳，汴水陂。戎士愤怒，贯甲驰。陈未成，退徐荣。二万骑，塹垒平。戎马伤，六军惊。势不集，众几倾。白日没，时晦冥，顾中牟，心屏营。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

右《战荥阳》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汉第三曲《艾如张》，今第三曲《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

获吕布，戮陈宫。芟夷鲸鲵，驱骋群雄。囊括天下，运掌中。

右《获吕布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汉第四曲《上之回》，今第四曲《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

克绍官渡，由白马。僵尸流血，被原野。贼众如犬羊，王师尚寡。沙礮傍，风飞扬。转战不利，士卒伤。今日不胜，后何望！土山地道，不可当。卒胜大捷，震冀方。屠城破邑，神武遂章。

右《克官渡曲》凡十八句，其八句句三字，一句句五字，九句句四字。

汉第五曲《翁离》，今第五曲《旧邦》，言曹公胜袁绍于官渡，还讎收藏士卒死亡也。

旧邦萧条，心伤悲。孤魂翩翩，当何依。游士恋故，涕如摧。兵起事大，令愿违。博求亲戚，在者谁。立庙置后，魂来归。

右《旧邦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汉第六曲《战城南》，今第六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定武功，济黄河。河水汤汤，旦莫有横流波。袁氏欲衰，兄弟寻干戈。决漳水，水流滂沱。嗟城中如流鱼，谁能复顾室家！计穷虑尽，求来连和。和不时，心中忧戚。贼众内溃，君臣奔北。拔鄴城，奄有魏国。王业艰难，览观古今，可为长叹。

右《定武功曲》凡二十一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汉第七曲《巫山高》，今第七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

屠柳城，功诚难。越度陇塞，路漫漫。北逾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執心}海外，永无北顾患。

右《屠柳城曲》凡十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汉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

南荆何辽辽，江汉浊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

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膺。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

右《平南荆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汉第九曲《将进酒》，今第九曲《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

平关中，路向潼。济浊水，立高墉。斗韩马，离群凶。选骁骑，纵两翼，虏崩溃，级万亿。

右《平关中曲》凡十句，句三字。

汉第十曲《有所思》，今第十曲《应帝期》，言曹文帝以圣德受命，应运期也。

应帝期，于昭我文皇，历数承天序，龙飞自许昌。聪明昭四表，恩德动遐方。星辰为垂耀，日月为重光。河洛吐符瑞，草木挺嘉祥。麒麟步郊野，黄龙游津梁。白虎依山林，凤凰鸣高冈。考圆定篇籍，功配上古羲皇。羲皇无遗文，仁圣相因循。运期三千岁，一生圣明君。尧授舜万国，万国皆附亲。四门为穆穆，教化常如神。大魏兴盛，与之为邻。

右《应帝期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三字，二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汉第十一曲《芳树》，今第十一曲《邕熙》言魏氏临其国，君臣邕穆，庶绩咸熙也。

邕熙，君臣合德，天下治。隆帝道，获瑞宝，颂声并作，洋洋浩浩。吉日临高堂，置酒列名倡。歌声一何纡余，杂笙簧。八音谐，有纪纲。子孙永建万国，寿考乐未央。

右《邕熙曲》凡十五句，其六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一句二字，三句句五字，二句句六字。

汉第十二曲《上邪》，今第十二曲《太和》，言魏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

惟太和元年，皇帝践阼，圣且仁，德泽为流布。灾蝗一时为绝息，上天时雨露。五谷溢田畴，四民相率遵轨度。事务澄清，天下狱讼察以情。元首明，魏家如此，那得不太平？

右《太和曲》凡十三句，其二句句三字，五句句五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晋鼓吹歌曲二十二篇，傅玄作：《灵之祥》 古《硃鹭行》。《灵之祥》言宣皇帝之佐魏，犹虞舜之事尧也。既有石瑞之征，又能用武以诛孟度之逆命也。

灵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天命降，授宣皇。应期运，时龙骧。继大舜，佐陶唐。赞武文，建帝纲。孟氏叛，据南疆。追有扈，乱五常。吴寇劲，蜀虏强。交誓盟，连遐荒。宣赫怒，奋鹰扬。震乾威，耀电光。陵九天，陷石城。臬逆命，拯有生。万国安，四海宁。

《宣受命》，古《思悲翁行》。《宣受命》，言宣皇帝御诸葛亮，养威重，运神兵，亮震怖而死。

宣受命，应天机。风云时动，神龙飞。御葛亮，镇雍凉。边境安，民夷康。务节事，勤定倾。览英雄，保持盈。渊穆穆，赫明明。冲而泰，天之经。养威重，运神兵。亮乃震死，平下宁。

《征辽东》 古《艾而张行》。《征辽东》，言宣皇帝陵大海之表，讨灭公孙渊而梟其首也。

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渊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朔北响应，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云布。

《宣辅政》，古《上之回行》：《宣辅政》，言宣皇帝圣道深远，拨乱反正，网罗文武之才，以定二仪之序也。

宣皇辅政，圣列深。拨乱反正，从天心。网罗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贤，遗教施，安上治民，化风移。肇创帝基，洪

业垂。于铄明明，时赫戏。功济万世，定二仪。定二仪，云泽雨施，海外风驰。

《时运多难》，古《拥离行》：《时运》言宣皇帝致讨吴方，有征无战也。

时运多难，道教痛。天地变化，有盈虚。蠢尔吴蛮，虎视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诛。有征无战，弭其图。天威横被，震东隅。

《景龙飞》，古《战城南行》。《景龙飞》言景帝克明威教，赏从夷逆，祚隆无疆，崇此洪基也。

景龙飞，御天威。聪鉴玄发，动与神明协机。从之者显，逆之者灭夷。文教敷，武功巍。普被四海，万邦望风，莫不来绥。圣德潜断，先天弗违。弗违祥，享世永长。猛以致宽，道化光。赫明明，祚隆无疆。帝绩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古《巫山高行》。《平玉衡》，言景皇帝一万国之殊风，齐四海之乖心，礼贤养士，而纂洪业也。

平玉衡，纠奸回。万国殊风，四海乖。礼贤养士，羁御英雄思心齐。纂成洪业，崇皇阶。品物咸亨，圣敬日跻。聪鉴尽下情，明明综天机。

《文皇统百揆》，古《上陵行》。《百揆》，言文皇帝始统百揆，用人有序，以敷泰平之化也。

文皇统百揆，继天理万方。武将镇四隅，英佐盈朝堂。谋言协秋兰，清风发其芳。洪泽所渐润，砾石为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逾三王。咸光大，上参天与地，至化无内外。无内外，六合并康义。并康义，遘兹嘉会。在昔羲与农，大晋德斯迈。镇征及诸州，为蕃卫。功济四海，洪烈流万世。

《因时运》，古《将进酒行》。《因时运》，言文皇帝因时运变，圣谋潜施，解长蛇之交，离群桀之党，以武济文，审其大

计，以迈其德也。

因时运，圣策施。长蛇交解，群桀离。势穷奔吴，虎骑厉。惟武进，审大计。时迈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古《有所思行》。《惟庸蜀》，言文皇帝既平万乘之蜀，封建万国，复五等之爵也。

惟庸蜀，僭号天一隅。刘备逆帝命，禅亮承其余。拥众数十万，窥隙乘我虚。驿骑进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维屡寇边，陇上为荒墟。文皇愍斯民，历世受罪辜。外谟蕃屏臣，内谋众士夫。爪牙应指授，腹心献良图。良图协成文，大兴百万军。雷鼓震地起，猛兽陵浮云。逋虏畏天诛，面缚造垒门。万里同风教，逆命称妾臣。光建五等，纪纲天人。

《天序》，古《芳树行》。《天序》，言圣皇应历受禅，弘济大化，用人各尽其才也。

天序，应历受禅，承灵祐。御群龙，勒螭虎。弘济大化，英俊作辅。明明统万机，赫赫镇四方。咎由稷契之畴，协兰芳。礼王臣，覆兆民。化之如天与地，谁敢爱其身。

《大晋承运期》，古《上邪行》。《大晋承运期》，言圣皇应筮受图，化象神明也。

大晋承运期，德隆圣皇。时清晏，白日垂光。庆筮图，陟帝位，继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与唐。元首敷洪化，百僚股肱并忠良，民大康。隆隆赫赫，福祚盈无疆。

《金灵运》，古《君马黄行》。《灵运》，言圣皇践阼，致敬宗庙，而孝道施于天下也。

金灵运，天符发。圣征见，参日月。惟我皇，体神圣。受魏禅，应天命。皇之兴，灵有征。登大麓，御万乘。皇之辅，若虓虎。爪牙奋，莫之御。皇之佐，赞清化。百事理，万邦贺。神祇应，嘉瑞章。恭享祀，荐先皇。乐时奏，罄管箫。鼓渊渊，

煌煌。奠尊俎。实玉觞。神歆飨，咸说康。宴孙子，祐无疆。大孝烝烝，德教被万方。

《于穆我皇》，古《雉子行》。《于穆》，言圣皇受命，德合神明也。

于穆我皇，盛德圣且明。受禅君世，光济群生。普天率土，莫不来庭。颢颢六合内，望风仰泰清。万国雍雍，兴颂声。大化洽，地平而天成。七政齐，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济济群英。夙夜乾乾，万机是经。虽治兴，匪荒宁。谦道光，冲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荣。赫赫煌煌，耀幽冥。三光克从，于显天垂景星。龙凤臻，甘露宵零。肃神祇，祇上灵。万物欣戴，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古《圣人出行》。《仲春》，言大晋申文武之教，田猎以时也。

仲春振旅，大致民，武教于时日新。师执提，工执鼓，坐作从，节有序，盛矣允文允武。搜田表祆，申法誓，遂围禁，献社祭，允矣时明国制。文武并用，礼之经，列车如战，大教明，古今谁能去兵。大晋继天，济群生。

《夏苗田》，古《临高台行》。《苗田》，言大晋田狩从时，为苗除害也。

夏苗田，运将徂，军国异容，文武殊。乃命群吏，选车徒，辩其名号，赞契书。王军启八门，行同上帝居。时路建大麾，云旗翳紫虚。百官象其事，疾则疾，徐则徐。回衡旋轸，罢陈敞车。献禽享祠，烝烝配有虞。惟大晋，德参两仪，化云敷。

《仲秋猕田》，古《远期行》。《仲秋》，言大晋虽有文德，不废武事，从时以杀伐也。仲秋猕田，金德常刚。凉风清且厉，凝露结为霜。白虎司辰，苍隼时鹰扬。鹰扬犹周尚父，从天以杀伐。春秋时叙，雷霆震威耀，进退由钲鼓。致禽祀惣，羽毛

之用充军府。赫赫大晋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虽治不废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祐。

《从天道》，古《石留行》。《从天道》，言仲冬大阅，用武修文，大晋之德配天也。

从天道，握神契。三时亦讲武事，冬大阅。鸣镯振鼓铎，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穷武，动军誓众，礼成而义举。三驱以崇仁，进止不失其序。兵卒练，将如虎。惟虓虎，气陵青云。解围三面，杀不殄群。偃旌麾，班六军。献享烝，修典文。嘉大晋，德配天。禄报功，爵俟贤。飨燕乐，受兹百禄，嘉万年。

《唐尧》，《古务成行》，古曲亡。《唐尧》，言圣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唐尧咨务成，谦谦德所兴。积渐终光大，履霜致坚冰。神明道自然，河海犹可凝。舜禹统百揆，元凯以次升。禅让应天历，睿圣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准绳。德化飞四表，祥气见其征。兴王坐俟旦，亡主恬自矜。致远由近始，覆篑成山陵。披图按先籍，有其证灵液。

《玄云》，古《玄云行》，古曲亡。《玄云》，言圣皇用人，各尽其材也。

玄云起山岳，祥气万里会。龙飞何蜿蜒，凤翔何翊翊。昔在唐虞朝，时见青云际。今亲游方国，流光溢天外。鹤鸣在后园，清音随风迈。成汤隆显命，伊挚来如飞。周文猎渭滨，遂载吕望归。符合如影响，先天天弗违。辍耕总地纲，解褐衿天维。元功配二主，芬馨世所稀。我皇叙群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济济理万机。神化感无方，髦才盈帝畿。丕显惟昧旦，日新孔所咨。茂哉圣明德，日月同光辉。

《伯益》，古《黄爵行》，古曲亡。《伯益》，言赤乌衔书，

有周以兴；今圣皇受命，神雀来也。

伯益佐舜禹，职掌山与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无间。智理周万物，下知众鸟言。黄雀应清化，翔集何翩翩。和鸣栖庭树，徘徊云日间。夏桀为无道，密网施山阿。酷祝振纤网，当柰黄雀何。殷汤崇天德，去其三面罗。逍遥群飞来，鸣声乃复和。殊雀作南宿，凤皇统羽群。赤鸟衔书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来游，为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泽降青云。兰风发芳气，阖世同其芬。

《钓竿》，古《钓竿行》（汉《铙歌》二十二无《钓竿》。）

《钓竿》，言圣皇德配尧、舜，又有吕望之佐以济大功致太平也。

钓竿何冉冉，甘饵芳且鲜。临川运思心，微纶沈九渊。太公宝此术，乃在灵秘篇。机变随物移，精妙贯未然。游鱼惊著钓，潜龙飞戾天。戾天安所至，抚翼翔太清。太清一何异，两仪出浑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赋群形。退愿辅圣君，与神合其灵。我君弘远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时，昧昧何茫茫。日月有征兆，文象兴二皇。蚩尤乱生民，黄帝用兵征万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与唐。我皇圣德配尧舜，受禅即阼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肃，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禄，保无极，永泰平。

吴鼓吹曲十二篇，韦昭造：《炎精缺》者，言汉室衰，武烈皇帝奋迅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迹始乎此也。汉曲有《殊鹭》，此篇当之。第一。

炎精缺，汉道微。皇纲弛，政德违。众奸炽，民罔依。赫武烈，越龙飞。陟天衢，耀灵威。鸣雷鼓，抗电麾。抚乾衡，镇地机。厉虎旅，骋熊羸。发神听，吐英奇。张角破，边韩羸。宛颖平，南土绥。神武章，渥泽施。金声震，仁风驰。显高门，

启皇基。统罔极，垂将来。

右《炎精缺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汉之季》者，武烈皇帝悼汉之微，痛卓之乱，兴兵奋击，功盖海内也。汉曲有《曲悲翁》，此篇当之。第二。

汉之季，董卓乱。桓桓武烈，应时运。义兵兴，云旗建。厉六师，罗八陈。飞鸣镝，接白刃。轻骑发，介士奋。丑虏震，使众散。劫汉主，迁西馆。雄豪怒，元恶愤。赫赫皇祖，功名闻。

右《汉之季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摠武师》者，言大皇帝卒武烈之业而奋征也，汉曲有《艾如张》，此篇当之。第三。

摠武师，斩黄祖。肃夷凶族，革平西夏。炎炎大烈，震天下。

右《摠武师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乌林》者，言曹操既破荆州，从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汉曲有《上之回》此篇当之。第四。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右《伐乌林曲》凡十八句，其十句句四字，八句句三字。

《秋风》者，言大皇帝说以使民，民忘其死。汉曲有《拥离》，此篇当之。第五。

秋风扬沙尘，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鸱鸟化为鹰。边垂飞羽檄，寇贼侵界疆。跨马披介冑，慷慨怀悲伤。辞亲向长路，安知存与亡。穷达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战场，身逸

获高赏，身没有遗封。

右《秋风曲》凡十五句，其十四句句五字，一句四字。

《克皖城》者，言曹操志图并兼而令硃光为庐江太守。上亲征光，破之于皖城也。汉曲有《战城南》，此篇当之。第六。

克灭皖城，遏寇贼。恶此凶孽，阻奸慝。王师赫征，众倾覆。除秽去暴，戢兵革。民得就农，边境息。诛君吊臣，昭至德。

右《克皖城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浮江而禽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作鴟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吴圣主，睿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汜池，溯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城，大据郢邦。虜羽授首，百蛮咸来同，盛哉无比隆。

右《关背德曲》凡二十一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

《通荆门》者，言大皇帝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自失之愆，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汉曲有《上陵》，此篇当之。第八。

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郡，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藪，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功赫戏，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圣吴同厥风。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

右《通荆门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章洪德》者，言大皇帝章其大德，而远方来附也。汉曲有《将进酒》，此篇当之。第九。

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

右《章洪德曲》凡十句，其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从历数》者，言大皇帝从筮图之符，而建大号也。汉曲有《有所思》，此篇当之。第十。

从历数，于穆我皇帝。圣哲受之天，神明表奇异。建号创皇基，聪睿协神思。德泽浸及昆虫，浩荡越前代。三光显精耀，阴阳称至治。肉角步郊畛，凤凰栖灵囿。神龟游沼池，图讖摹文字。黄龙觐鳞，符祥日月记。览往以察今，我皇多隍事。上钦昊天象，下副万姓意。光被弥苍生，家户蒙惠贄。风教肃以平，颂声章嘉喜。大吴兴隆，绰有余裕。

右《从历数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承天命》者，言上以圣德践位，道化至盛也。汉曲有《芳树》，此篇当之。第十一。

承天命，于昭圣德。三精垂象，符灵表德。巨石立，九穗植。龙金其鳞，乌赤其色。舆人歌，亿夫叹息。超龙升，袭帝服。躬淳懿，体玄默。夙兴临朝，劳谦日昃。易简以崇仁，放远谗与慝。举贤才，亲近有德。均田畴，茂稼穡。审法令，定品式。考功能，明黜陟。人思自尽，惟心与力。家国治，王道直。思我帝皇，寿万亿。长保天禄，祚无极。

右《承天命曲》凡三十四句，其十九句句三字，二句句五字，十三句句四字。

《玄化》者，言上修文训武，则天而行，仁泽流洽，天下喜乐也。汉曲有《上邪》，此篇当之。第十二。

玄化象以天，陛下圣真。张皇纲，率道以安民。惠泽宣流而云布，上下睦亲。君臣酣宴乐，激发弦歌扬妙新。修文筹庙胜，须时备驾巡洛津。康哉泰，四海欢忻，越与三五邻。

右《玄化曲》凡十三句，其五句句五字，二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今鼓吹饶歌词。（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

大竭夜乌白云何来堂吾来声乌奚姑悟姑尊卢圣子黄尊来饴清婴乌白日为随来郭吾微令吾

应龙夜乌由道何来直子为乌奚如悟姑尊卢鸡子听乌虎行为来明吾微令吾

诗则夜乌道禄何来黑洛道乌奚悟如尊尔尊卢起黄华乌伯辽为国日忠雨令吾

伯辽夜乌若国何来日忠雨乌奚如悟姑尊卢面道康尊录龙永乌赫赫福昨夜音微令吾

右四解，《上邪曲》。

几令吾几令诸韩乱发正令吾

几令吾诸韩从听心令吾若里洛何来韩微令吾

尊卢忌卢文卢子路子路为路鸡如文卢炯乌诸昨微令吾

几令诸韩或公随令吾

几令吾几诸或言随令吾黑洛何来诸韩微令吾

尊卢安成随来免路路子为吾路奚如文卢炯乌诸昨微令吾

右九解，《晚芝曲》。（汉曲有《远期》，疑是。）

几令吾呼历舍居执来随咄武子邪令乌衔针相风其右其右

几令吾呼群议破葫执来随吾咄武子邪令乌今乌今狄入海相风及后

几令吾呼无公赫吾执来随吾咄武子邪令乌无公赫吾据立诸布始布

右三解，《艾如张曲》。

鼓吹铙歌十五篇，何承天义熙中私造：

《铙路篇》：铙路扬和鸾，翠盖耀金华。玄牡饰樊纓，流旌拂飞霞。雄戟辟旷涂，班剑翼高车。三军且莫喧，听我奏铙歌。清鞞惊短箫，朗鼓节鸣笳。人心惟愷豫，兹音亮且和。轻风起红尘，滢澜发微波。逸韵腾天路，颓响结城阿。仁声被八表，威震振九遐。嗟嗟介胄士，勗哉念皇家。

《思悲公篇》：思悲公，怀衮衣。东国何悲，公西归。公西归，流二叔，幼主既悟，偃禾复。偃禾复，圣志申。营都新邑，从斯民。从斯民，德惟明。制礼作乐，兴颂声。兴颂声，致嘉祥。鸣凤爰集，万国康。万国康，犹弗已。握发吐餐，下群士。惟我君，继伊周。亲睹盛世，复何求。

《雍离篇》：雍土多离心，荆民怀怨情。二凶不量德，构难称其兵。王人衔朝命，正辞纠不庭。上宰宣九伐，万里举长旌。楼船掩江渚，骠介飞重英。归德戒后夫，贾勇尚先鸣。逆徒既不济，愚智亦相倾。霜锋未及染，郾郢忽已清。西川无潜鳞，北渚有奔鲸。凌威致天府，一战夷三城。江汉被美化，宇宙歌太平。惟我东郡民，曾是深推诚。

《战城南篇》：战城南，衡黄尘。丹旌电燄，鼓雷震。勦敌猛，戎马殷。横陈亘野，若屯云。仗大从，应三灵。义之所感，士忘生。长剑击，繁弱鸣。飞镞炫晃，乱奔星。虎骑跃，华眊旋。殊火延起，腾飞烟。骁雄斩，高旗褰。长角浮叫，响清天。夷群寇，殪逆徒。余黎沾惠，咏来苏。奏恺乐，归皇都。班爵献俘，邦国娱。

《巫山高篇》：巫山高，三峡峻。青壁千寻，深谷万仞。崇岩冠灵，林冥冥。山禽夜响，晨猿相和鸣。洪波迅滂，载逝载停。卜妻卜妻商旅之客，怀苦情。在昔阳九，皇纲微。李氏

窃命，宣武耀灵威。蠢尔逆纵，复践乱机。王旅薄伐，传首来至京师。古之为国，惟德是贵。力战而虚民，鲜不颠坠。矧乃叛戾，伊胡能遂。咨尔巴子，无放肆。

《上陵者篇》：上陵者，相追攀。被服纤丽，振绮纨。携童幼，升崇峦。南望城阙，郁盘桓。王公第，通衢端。高甍华屋，列硃轩。临浚谷，掇秋兰。士女悠奕，映隰原。指营丘，感牛山。爽鸠既没，景君叹。嗟岁聿，游不还。志气衰沮，玄鬓斑。野莽宿，坟土乾。顾此累累，中心酸。生必死，亦何怨。取乐今日，展情欢。

《将进酒篇》：将进酒，庆三朝。备繁礼，荐嘉肴。荣枯换，霜雾交。缓春带，命朋僚。车等旗，马齐镳。怀温克，乐林濠。士失志，愠情劳。思旨酒，寄游遨。败德人，甘醇醪。耽长夜，或淫妖。兴屡舞，厉哇谣。形亻差亻差，声号呶。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天，国家亡。嗟后生，节酣觞。匪酒辜，孰为殃。

《君马篇》：君马丽且闲，扬镳腾逸姿。骏足躡流景，高步追轻飞。冉冉六辔柔，奕奕金华晖。轻霄翼羽盖，长风靡淑旗。愿为范氏驱，雍容步中畿。岂效诡遇子，驰骋趣危机。铅陵策良驷，造父为之悲。不怨吴坂峻，但恨伯乐稀。赦彼岐山盗，实跻韩原师。柰何汉魏主，纵情营所私。疲民甘藜藿，厩马患盈肥。人畜贸厥养，苍生将焉归。

《芳树篇》：芳树生北庭，丰隆正裴徊。翠颖陵冬秀，红葩迎春开。佳人闲幽室，惠心婉以谐。兰房掩绮幌，绿草被长阶。日夕游云际，归禽命同栖。皓月盈素景，凉风拂中闺。哀弦理虚堂，要妙清且亻妻。啸歌流激楚，伤此硕人怀。梁尘集丹帷，微飘扬罗袿。岂怨嘉时莫，徒惜良愿乖。

《有所思篇》：有所思，思昔人。曾闵二子，善养亲。和

颜色，奉晨昏。至诚烝烝，通明神。邹孟轲，为齐卿。称身受禄，不贪荣。道不用，独拥楹。三徙既谗，礼义明。飞鸟集，猛兽附。功成事毕，乃更娶。哀我生，遘凶旻。幼罹荼毒，备艰辛。慈颜绝，见无因。长怀永思，托丘坟。

《雉子游原泽篇》：雉子游原泽，初怀耿介心。饮啄虽勤苦，不愿栖园林，古有避世士，抗志清霄岑。浩然寄卜肆，挥棹通川阴。消摇风尘外，散发抚鸣琴。卿相非所眇，何况于千金。功名岂不美，宠辱亦相寻。冰炭结六府，忧虞缠胸襟。当世须大度，量己不克任。三复泉流诫，自惊良已深。

《上邪篇》：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音和响必清，端影缘直表。大化扬仁风，齐人犹偃草。圣王既已没，谁能弘至道。开春湛柔露，代终肃严霜。承平贵孔孟，政敝侯申商。孝公明赏罚，六世犹克昌。李斯肆滥刑，秦氏所以亡。汉宣隆中兴，魏祖宁三方。譬彼针与石，效疾故称良。《行苇》非不厚，悠悠何讷央。琴瑟时永调，改弦当更张。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

《临高台篇》：临高台，望天衢，飘然轻举，陵太虚。携列子，超帝乡。云衣雨带，乘风翔。肃龙驾，会瑶台。清晖浮景，溢蓬莱。济四海，濯洧盘。伫立云岳，结幽兰。驰迅风，游炎州。愿言桑梓，思旧游。倾霄盖，靡电旌。降彼天涂，颓窈冥。辞仙族，归人群。怀忠抱义，奉明君。任穷达，随所遭。何为远想，令心劳。

《远期篇》：远期千里客，肃驾候良辰。近命城郭友，具尔惟懿亲。高门启双闱，长筵列嘉宾。中唐僂六佾，三厢罗乐人。箫管激悲音，羽毛扬华文。金石响高宇，弦歌动梁尘。修标多巧捷，九剑亦入神。迁善自雅调，成化由清均。主人垂隆庆，群士乐亡身。愿我圣明君，迓期保万春。

《石流篇》：石上流水，湔湔其波。发源幽岫，永归长河。瞻彼逝者，岁月其偕。子在川上，惟以增怀。嗟我殷忧，载劳寤寐。遘此百罹，有志不遂。行年倏忽，长勤是婴。永言没世，悼兹无成。幸遇开泰，沐浴嘉运。缓带安寝，亦又何愠。古之为仁，自求诸己。虚情遥慕，终于徒已。

《圣人制礼乐》一篇，《巾舞歌》一篇，按《景祐广乐记》言，字讹谬，声辞杂书。宋鼓吹铙歌辞四篇，旧史言，诂不可解。汉鼓吹铙歌十八篇，按《古今乐录》，皆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

志第十三

天文一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盖天，三曰浑天，而天之正体，经无前说，马《书》、班《志》，又阙其文。汉灵帝议郎蔡邕于朔方上书曰：“论天体者三家，宣夜之学，绝无师法。

《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而不论。本欲寝伏仪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数，以著篇章。罪恶无状，投畀有北，灰灭雨绝，势路无由。宜问群臣，下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时阉官用事，邕议不行。

汉末吴人陆绩善天文，始推浑天意。王蕃者，卢江人，吴时为中常侍，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乾象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曰：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亦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赤道带天之

纮，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极远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远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

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极百一十五度少强是也。日最南，去极最远，故景最长。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昼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长。自南至之后，日去极稍近，故景稍短。日昼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长；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极最近，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长；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后，日去极稍远，故景稍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觉四十八度。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见之漏五十刻，不见之漏五十刻，谓之昼夜同。夫天之昼夜，以日出入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已入二刻半而昏，故损夜五刻以益昼，是以春秋分之漏昼五十五刻。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术家以算求之，各有同异，故诸家历法参差不齐。《洛书甄耀度》、《春秋考异邮》皆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一度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

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陆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言周三径一也。考之径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则天径三十三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九。

《周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郑众说：“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也。”郑玄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当去其下地八万里矣。日邪射阳城，则天径之半也。天体圆如弹丸，地处天之半，而阳城为中，则日春夏秋冬夏，昏明昼夜，去阳城皆等，无盈缩矣。故知从日邪射阳城为天径之半也。

以句股法言之，傍万五千里，句也；立八万里，股也；从日邪射阳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径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数也。倍之，得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径之数也。以周率乘之，径率约之，得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数也。减《甄耀度》、《考异邮》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万九千三十九，减旧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万七百三十分。黄赤二道，相与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仪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体圆如弹丸。而陆绩造浑象，其形如鸟卵，然则黄道应长于赤道矣。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然则绩亦以天形正圆也。而浑象为鸟卵，则为自相违背。

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张衡改制，

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概；衡器伤大，难可转移。改制浑象，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也。

御史中丞何承天论浑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圆，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之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耀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焦竭，百川归注，足于补复，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径天之数，蕃说近之。”

太中大夫徐爰曰：“浑仪之制，未详厥始。王蕃言：《虞书》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今浑天仪日月五星是也。郑玄说：“动运为机，持正为衡，皆以玉为之。视其行度，观受禅是非也。”浑仪，羲和氏之旧器，历代相传，谓之机衡，其所由来，有原统矣。而斯器设在候台，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穿凿之徒，不解机衡之意，见有七政之言，因以为北斗七星，构造虚文，托之讖纬，史迁、班固，犹尚惑之。郑玄有瞻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改正其说，圣人复出，不易斯言矣。’蕃之所云如此。夫候审七曜，当以运行为体，设器拟象，焉得定其盈缩，推斯而言，未为通论。设使唐、虞之世，已有浑仪，涉历三代，以为定准，后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仪，纷然莫辩，至扬雄方难盖通浑。张衡为太史令，乃铸铜制范。衡传云：‘其作浑天仪，考步阴阳，最为详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仪矣。蕃又云：‘浑天遭秦之乱，师徒丧绝，而失其文，惟浑天仪尚在候台。’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载今仪所造，以纬书为穿凿，郑玄为博实，偏信无据，未可承用。

夫璇玉，贵美之名；机衡，详细之目。所以先儒以为北斗七星，天纲运转，圣人仰观俯察，以审时变焉。”

史臣案：设器象，定其恆度，合之则吉，失之则凶，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浑文废绝，故有宣、盖之论，其术并疏，故后人莫述。扬雄《法言》云：“或人问浑天于雄。雄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违也’。”若问天形定体，浑仪疏密，则雄应以浑仪答之，而举此三人以对者，则知此三人制造浑仪，以图晷纬。问者盖浑仪之疏密，非问浑仪之浅深也。以此而推，则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矣。将由丧乱亡失，故衡复铸之乎？王蕃又记古浑仪尺度并张衡改制之文，则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浑仪，传至魏、晋，中华覆败，沈没戎虏；绩、蕃旧器，亦不复存。晋安帝义熙十四年，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

文帝元嘉十三年，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立黄赤二道，南北二极规二十八宿，北斗极星，五分为一度，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转仪，昏明中星，与天相应。十七年，又作小浑天，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为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宫，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黄道。

盖天之术，云出周公旦访之殷商，盖假托之说也。其书号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数也。其术云：“天如覆盖，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隕，日月随天转运，隐地之高，以为昼夜也。天地相去凡八万里，天地之中，高于外衡六万里；地上之高，高于天之外衡二万里也。”或问盖天于扬雄。扬雄曰：“盖哉！盖哉！”难其八事。郑玄又难其二事。为盖天之学者，不能通也。刘向《五纪》说，《夏历》以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迟。故日与列宿昏俱入西方；后九十一

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东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迟于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见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见东方；将晦，日未出，乃见东方。以此明月行之迟于日，而皆西行也。向难之以《鸿范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朏。朏，疾也。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侧匿，迟不敢进也。星辰西行，史官谓之逆行。”此三说，《夏历》皆违之，迹其意，好异者之所作也。

晋成帝咸康中，会稽虞喜造《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地有居静之体，天有常安之形。论其大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喜族祖河间太守耸又立《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当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气之上。”而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曰：“尝览《汉书》云：冬至日在牵牛，去极远；夏至日在东井，去极近。欲以推日之长短，信以太极处二十八宿之中央，虽有远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说，以为“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而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炎热也。极之立时，日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浅，故昼短也。然则天行寒依于浑，夏依于盖也。”按此说应作“轩昂”之“轩”，而作“昕”，所未详也。凡三说，皆好异之谈，失之远矣。凡天文经星，常宿中外宫，前史已详。今惟记魏文帝黄初以来星变为《天文志》，以续司马彪云。

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见太微左掖门内。占曰：“客星出太微，国有兵丧。”十月，孙权叛命，帝自南征，前驱临江，破其将吕范等。是后累有征役。七年五月，文帝崩。

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十二月丙子，月又犯心

大星。占曰：“心为天王，王者恶之。”七年五月，文帝崩。黄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昼见。五年十一月辛卯，太白又昼见。案刘向《五纪论》曰：“太白少阴，弱，不得专行，故以己未为界，不得经天而行。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为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是时，孙权受魏爵号，而称兵距守。七年五月，文帝崩。八月，吴遂围江夏，寇襄阳，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大将军司马懿救襄阳，斩吴将张霸。

黄初四年十一月，月晕北斗。占曰：“有大丧，赦天下。”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黄初五年十月，岁星入太微，逆行积百三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从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忧。”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黄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荧惑入太微，至二十六日壬申，与岁星相及，俱犯右执法；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占曰：“从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忧。”又“日月五星犯左右执法，大臣有忧。”一曰：“执法者诛。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东武阳王鉴薨。七年正月，骠骑将军曹洪免为庶人。四月，征南大将军夏侯尚薨。五月，文帝崩。《蜀记》称：“明帝问黄权曰：‘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微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宜是入太微。黄初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历轩辕。案占，孛、彗异状，其殃一也。为兵丧除旧布新之象，余灾不尽，为旱凶饥暴疾。长大见久灾深；短小见速灾浅。是时帝军广陵，辛丑，亲御甲冑，跨马观兵。明年五月，文帝崩。

魏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岁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犯列宿，为小兵。”五年三月，诸葛亮以大众寇天水，遣大将军司马懿距退之。太和五年五月，荧惑犯房。

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将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将相有忧。”七月，车骑将军张郃追诸葛亮，为其所害，十二月，太尉华歆薨。太和五年十一月乙酉，月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十二月甲辰，月犯镇星。占曰：“女主当之。”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轩辕大星。青龙二年十一月乙丑，月又犯镇星。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昼见南斗，遂历八十余日恆见。占曰：“吴有兵。”明年，孙权遣张弥等将兵万人，锡授公孙渊为燕王。渊斩弥等，虏其众。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将星。占曰：“为兵丧。”甘氏曰：“孛彗所当之国，是受其殃。”翼又楚分，孙权封略也。明年，权有辽东之败。权又向合肥新城，遣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而还。又明年，诸葛亮入秦川，据渭南，司马懿距之。孙权遣陆议、诸葛瑾等屯江夏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以大众围新城以应亮。于是帝自东征，权及诸将乃退。太和六年十二月，陈王植薨。青龙元年夏，北海王蕤薨。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明帝青龙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战。”是年四月，诸葛亮据渭南，吴亦起兵应之，魏东西奔命。九月，亮卒，军退，将帅分争，为魏所破。案占，太白所犯在南，南国败，在北，北国败，此宜在荧惑南也。青龙二年三月辛卯，月犯舆鬼。舆鬼主斩杀。占曰：“民多病，国有忧，又有大臣忧。”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正月，太后郭氏崩。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青龙二年五月丁亥，太白昼见，积三十余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则楚也。是时诸葛亮据渭南，司马懿与相持。孙权寇合肥，又遣陆议、孙韶等入淮、沔，帝亲东征。蜀本秦地，则为秦、晋及楚兵悉起应占。青龙二年七月己巳，月犯樞闭。占曰：“天子

崩，又为火灾。”三年七月，崇华殿灾。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青龙二年十月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为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孙渊叛。二年正月，遣司马懿讨之。三年正月，明帝崩。

蜀后主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帅大众伐魏，屯于渭南，有长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占曰：“两军相当，有大流星来走军上及坠军中者，皆破败之征也。”九月，亮卒于军，焚营而退。群帅交恶，多相诛残。

魏明帝青龙三年六月丁未，镇星犯井钺。四年闰四月乙巳，复犯。戊戌，太白又犯。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钺，悉为兵起。”一曰：“斧钺用，大臣诛。”景初元年，公孙渊叛，司马懿讨灭之。青龙三年七月己丑，镇星犯东井。四年三月癸卯，在参，又还犯之。占曰：“镇星入井，大人忧。行近距为行阴，其占大水，五谷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伤五谷。九月，皇后毛氏崩。三年正月，明帝崩。青龙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昼见在尾，历二百余日恆见。占曰：“尾为燕，燕臣强，有兵。”青龙四年三月己巳，太白与月俱加丙，昼见。月犯太白。景初元年七月辛卯，太白又昼见，积二百八十余日。占悉同上。是时公孙渊自立为燕王，署置百官，发兵距守，遣司马懿讨灭之。青龙三年十二月戊辰，月犯钩钤。占曰：“王者忧。”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

青龙四年五月壬寅，太白犯毕左股第一星。占曰：“毕为边兵，又主刑罚。”九月，凉州塞外胡阿毕师侵犯诸国，西域校尉张就讨之，斩首捕虏万许人。青龙四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青龙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长三尺。乙酉，又孛于东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见，犯宦者天纪星。占曰：“大辰为天王，

天下有丧。”刘向《五纪论》曰：“《春秋》星孛于东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为中外有兵，天纪为地震。李彗主兵丧。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吴将硃然围江夏，荆州刺史胡质击走之。皇后毛氏崩。二年正月，讨公孙渊。三年正月，明帝崩。

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将相有忧。”七月，司徒陈矫薨。二年四月，司徒韩暨薨。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荧惑。占曰：“贵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韩暨薨。八月，公孙渊灭。

景初二年二月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己亥，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闰月癸丑，月又犯心、中央大星。按占，“大星为天王，前为太子，后为皇子。犯大星，王者恶之。犯前星，太子有忧。犯后星，庶子有忧。”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见废为齐王。正始四年，秦王询薨。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见张，长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灭。占曰：“为兵丧。张，周分野，洛邑恶之。”其十月，斩公孙渊。明年正月，明帝崩。景初二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占曰：“军将死。”正始元年四月，车骑将军黄权薨。景初二年，司马懿围公孙渊于襄平。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长数十丈，色白有芒鬣，从首山北流坠襄平城东南。占曰：“围城而有流星来走城上及坠城中者破。”又曰：“星坠，当其下有战场。”又曰：“凡星所坠，国易姓。”九月，渊突围，走至星坠所被斩，屠城坑其众。景初二年十月癸巳，客星见危，逆行在离宫北，腾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灭。占曰：“客星所出有兵丧。虚危为宗庙，又为坟墓。客星近离宫，则宫中将有大丧，就先君于宗庙，皆王者崩殒之象也。”三年正月，明帝崩。正始二年五月，吴将硃然围樊城，司马懿率众距却之。

魏齐王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东头第一星。其年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头第四星。占曰：“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鲜卑阿妙兒等寇西方，敦煌太守王延斩之，并二千余级。三年，又斩鲜卑大帅及千余级。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见西方，在尾，长三丈，拂牵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进犯羽林。占曰：“尾为燕，又为吴，牛亦吴、越之分。太白为上将，羽林中军兵。吴、越有兵丧，中军兵动。”二年五月，吴将全琮寇芍陂，硃然围樊城，诸葛瑾入沮中。吴太子登卒。六月，司马懿讨诸葛恪于皖。恪焚积聚，弃城走。三年，太尉满宠薨。

正始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舆鬼西北星。西北星主金。三年二月丁未，又犯西南星。西南星主布帛。占曰：“有钱令。”一曰：“大臣忧。”三年三月，太尉满宠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赐群臣钱各有差。

正始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钺。是月，司马懿讨诸葛恪，恪弃城走。五年三月，曹爽征蜀。正始五年十一月癸巳，镇星犯亢距星。占曰：“诸侯有失国者。”嘉平元年，曹爽兄弟诛。

正始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见七星，长二尺，色白，进至张，积二十三日灭。七年十一月癸亥，又见轸，长一尺，积百五十六日灭。九年三月，又见昴，长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七月，又见翼，长二尺，进至轸，积四十二日灭。按占“七星、张，周分野，翼、轸为楚，昴为赵、魏，彗所以除旧布新，主兵丧也。”嘉平元年，司马懿诛曹爽兄弟及其党与，皆夷族，京师严兵，实始翦魏。三年，诛楚王彪，又袭王凌于淮南。淮南，东楚也。幽魏诸王于鄴。

正始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将军死。”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

“军将死。”七月乙亥，荧惑犯毕距星。占曰：“有边兵。”一曰：“刑罚用。”嘉平元年，曹爽等诛。三年，王凌等又诛。

正始九年七月癸丑，镇星犯樞闭。占曰：“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明年，车驾谒陵，司马懿奏诛曹爽等，天子野宿，于是失势。

魏齐王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东井距星。二年三月己未，又犯。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四月辛巳，太白犯舆鬼。占曰：“大臣诛。”一曰：“兵起。”三年七月，王凌与楚王彪有谋，皆伏诛。人主遂卑。

吴主孙权赤乌十三年五月，日北至，荧惑逆行入南斗。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汉晋春秋》云逆行。按占，荧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一曰：“荧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权薨，是其应也。故国志书于吴而不书于魏也。是时，王凌谋立楚王彪，谓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以问知星人浩详。详疑有故，欲说其意，不言吴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凌计遂定。

魏齐王嘉平二年十月丙申，月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一曰：“大臣忧。”三年四月戊寅，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一曰：“国有忧。”五月，王凌、楚王彪等诛。七月，皇后甄氏崩。

嘉平三年五月甲寅，月犯距星。占曰：“将军死。”一曰：“为兵。”是月，王凌诛。四年三月，吴将硃然、硃异为寇，镇东将军诸葛诞破走之。嘉平三年七月己巳，月犯舆鬼。九月乙己，又犯。四年十一月丁未，又犯鬼积尸。五年七月丙午，月又犯鬼西北星。占曰：“国有忧。”正元元年，李丰等诛，皇后张氏废。九月，帝废为齐王。齐王嘉平三年十月癸未，荧惑犯亢南星。占曰：“大臣有乱。”正元元年二月，李丰等谋

乱诛。嘉平三年十一月癸未，有星孛于营室，西行积九十日灭。占曰：“有兵丧。室为后宫，后宫且有乱。”四年二月丁酉，彗星见西方，在胃，长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贯参，积二十日灭。五年十一月，彗星又见轸，长五丈，在太微左执法西，东南指，积百九十日灭。按占，“胃，兖州之分，参白虎主兵，太微天子廷，执法为执政，孛彗为兵，除旧布新之象。”正元元年二月，李丰、丰弟兖州刺史翼、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乱，皆诛，皇后亦废。九月，帝废为齐王，高贵乡公代立。

嘉平五年六月庚辰，月犯箕。占曰：“军将死。”正元元年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反，兵败死。嘉平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群臣谋不成。”正元元年，李丰等谋泄，悉诛。嘉平五年七月，月犯井钺。正元元年二月，李丰等诛。蜀将姜维攻陇西，车骑将军郭淮讨破之。嘉平五年十一月癸酉，月犯东井距星。占曰：“军将死。”至六年正月，镇东将军豫州刺史毋丘俭、前将军扬州刺史文钦反，被诛。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十一月，有白气出斗侧，广数丈，长竟天。王肃曰：“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二年正月，毋丘俭等据淮南以叛，大将军司马师讨平之。案占，“蚩尤旗见，王者征伐四方。”自后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岁，吴主孙亮五凤元年，斗牛，吴、越分。案占：“有兵丧，除旧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孙綝盛兵围宫，废亮为会稽王，孙休代立，是其应也。故国志又书于吴。由是淮南江东同扬州地，故于时变见吴、楚之分。则魏之淮南，多与吴同灾，是以毋丘俭以孛为己应，遂起兵而败，又其应也。后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诸葛诞又反淮南，吴遣硃异救之。及城陷，诞众吴兵死没各数万人，犹前长星之应也。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荧惑犯东井北轸西头第一星。占曰：“群臣有家坐罪者。”甘露元年，

诸葛诞族灭。

吴孙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吴志》所书也。占曰：“太白犯斗，国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诸葛诞反。又明年，孙琳废亮，吴、魏并有兵事也。

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七月乙卯，荧惑犯井钺。壬戌，月又犯钺星。二年八月壬子，岁星犯井钺。九月庚寅，岁星又逆行乘钺星。三年，诸葛诞夷灭。甘露元年八月辛亥，月犯箕。占曰：“军将死。”九月丁巳，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二年，诸葛诞诛。

甘露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景元元年五月，高贵乡公败。甘露二年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廷臣为乱，人君忧。”景元元年，有成济之变。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见角，色白。占曰：“彗见两角间，色白者，军起不战，邦有大丧。”景元元年，高贵乡公帅左右兵袭晋文王，未交战，为成济所害。

甘露三年三月庚子，太白犯东井。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是夜，岁星又犯东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败。甘露三年八月壬辰，岁星犯舆鬼质星。占曰：“斧质用，大臣诛。”甘露四年四月甲申，岁星又犯舆鬼东南星。占曰：“鬼东南星主兵。木入鬼，大臣诛。”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败，杀尚书王经。

甘露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见太微中，转东南行，历轸宿，积七日灭。占曰：“客星出太微，有兵丧。”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被害。

魏陈留王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谮”。是后钟会、邓艾破蜀，会谮艾，遂皆夷灭。

景元二年四月，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占曰：“人主有

大忧。”又曰：“大臣忧。”后四年，邓艾、钟会皆夷灭。五年，帝逊位。

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见亢，色白，长五寸，转北行，积四十五日灭。占为兵丧。一曰：“彗见亢，天子失德。”四年，钟会、邓艾伐蜀克之。会、艾反乱，皆诛。魏逊天下。

景元四年六月，大流星二，并如斗，见西方，分流南北，光照隆隆有声。案占，流星为贵使，大者使大。是年，钟、邓克蜀，二星盖二帅之象。二帅相背，又分流南北之应。钟会既叛，三军愤怒，隆隆有声，兵将怒之征也。景元四年十月，岁星守房。占曰：“将相有忧。”一曰：“有大赦。”明年正月，太尉邓艾、司徒钟会并诛灭，特赦益土。咸熙二年秋，又大赦。

陈留王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见王良，长丈余，色白，东南指，积十二日灭。占曰：“王良，天子御驷，彗星扫之，禅代之表，除旧布新之象。白色为丧。王良在东壁宿，又并州之分也。”八月，晋文王薨。十二月，帝逊位于晋。

晋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丙戌，彗星见轸，青白色，西北行，又转东行。占曰：“为兵丧。轸又楚分也。”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十月，吴将施绩寇江夏，万彘寇襄阳，后将军田璋、荆州刺史胡烈等破却之。泰始四年七月，星陨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陨为民叛，西流，吴民归晋之象也。”二年，吴夏口督孙秀率部曲二千余人来降。

泰始五年九月，有星孛于紫宫，占如上。紫宫，天子内宫。十年，武元杨皇后崩。

泰始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轸。占曰：“天下兵起。轸又楚分也。”咸宁二年六月，星孛于氏。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氏又兖州分。”七月，星孛大角。大角为帝坐。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廷，大人恶之。”

一曰：“有徙王。翼又楚分也。”“北斗主杀罚，三台为三公。”三年，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星孛女御。女御为后宫。五月，又孛于东方。七月，星孛紫宫。占曰：“天下易主。”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也。大角、太微、紫宫、女御，并为王者。”明年吴亡，是其应也。孛主兵丧，征吴之役，三河、徐、兖之兵悉出，交战于吴、楚之地。吴丞相都督以下，枭戮十数，偏裨行阵之徒，馘斩万计，皆其征也。《春秋》星孛北方，则齐、鲁、晋、郑、陈、宋、莒之君，并受杀乱之祸。星孛东方，则楚灭陈，三家、田氏分篡齐、晋。汉文帝末，星孛西方，后吴、楚七国诛灭。案泰始末至太康初，灾异数见，而晋氏隆盛，吴实灭，天变在吴可知矣。昔汉三年，星孛大角，项籍以亡，汉氏无事，此项氏主命故也。吴、晋之时，天下横分，大角孛而吴亡，是与项氏同事。后学皆以咸宁灾为晋室，非也。

晋武帝咸宁四年四月，蚩尤旗见。案《星传》，蚩尤旗类彗，而后曲象旗。汉武帝时见，长竟天。献帝时又见，长十余丈，皆长星也。魏高贵时则为白气。案校众记，是岁无长星，宜又是异气。后二年，倾三方伐吴，是其应。至武帝崩，天下兵又起，遂亡诸夏。咸宁四年九月，太白当见不见。占曰：“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死王之墓。又有亡国。”是时羊祜表求伐吴，上许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见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军，孙皓面缚请死，吴国遂亡。

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张。占曰：“为兵丧。”周分野，灾在洛邑。十一月，星孛轩辕。占曰：“后宫当之。”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四年三月癸丑，齐王攸薨。四月戊寅，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琅邪王伷薨。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该薨。

太康八年三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太康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长数十丈，十余日灭。占曰：“斗主爵禄，国有大忧。”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臣诛其父，天下易政，大乱兵起。”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宫。占曰：“为兵丧。”太康末，武帝耽宴游，多疾病。是月乙酉，帝崩。永平元年，贾后诛杨骏及其党与，皆夷三族；杨太后亦见杀。是年，又诛汝南王亮、太保卫瓘、楚王玮，王室兵丧之应。

志第十四

天文二

晋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按刘向说：“天裂，阳不足；地动，阴有余。”是时人主拱默，妇后专制。

元康三年四月，荧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诸侯三公谋其上，必有斩臣。”一曰：“天子亡国。”是春，太白守毕，至是百余日。占曰：“有急令之忧。”一曰：“相亡。又为边境不安。”是年，镇、岁、太白三星聚于毕昴。占曰：“为兵丧。毕昴，赵地也。”后贾后陷杀太子，赵王废后，又杀之，斩张华、裴頠，遂篡位，废帝为太上皇。天下从此遭乱连祸。

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轩辕、太微，经三台、大陵。占曰：“奎为鲁，又为库兵，轩辕为后宫，太微天子廷，三台为三司，大陵有积尸死丧之事。”明年，武库火，西羌反。后五年，司空张华遇祸，贾后废死，鲁公贾谧诛。又明年，赵王儉篡位。于是三王兴兵讨伦，士民战死十余万人。

元康六年六月丙午夜，有枉矢自斗魁东南行。按占曰：“以乱伐乱。北斗主执杀，出斗魁，居中执杀者不直象也。”十月，太白昼见。后赵王杀张、裴，废贾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篡盗，以至屠灭。以乱伐乱，兵丧臣强之应也。

元康九年二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八月，荧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后二年，惠帝见废为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讨伦。伦悉遣中军兵，相距累月。

晋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见南方，中台星坼，太白昼见。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将起。台星失常，三公忧。太白昼见为不臣。”是月，贾后杀太子，赵王伦寻废杀后及司空张华，又废帝自立。于是三王并起，迭总大权。永康元年五月，荧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大起。斗又吴分也。”是时赵王伦为相，明年篡位，三王兴师诛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扬州。永康元年八月，荧惑入箕。占曰：“人主失位，兵起。”十二月，彗出牵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号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襟，帝座在其中。明年，赵王篡位，改元，寻为大兵所灭。

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东井。占曰：“国失政，臣为乱。”四月，彗星见齐分。占曰：“齐有兵丧。”是时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伦灭，冏拥兵不朝，专权淫侈，明年诛死。

晋惠帝永宁元年，自正月至于闰月，五星互经天。《星传》曰：“日阳，君道也。星阴，臣道也。日出则星亡，臣不得专也。昼而星见午上者为经天，其占为不臣，为更王。今五星悉经天，天变所未有也。”石氏说曰：“辰星昼见，其国不亡，则大乱。”是后台鼎方伯，互秉大权。二帝流亡，遂至六夷强，迭据华夏，亦载籍所未有也。永宁元年五月，太白昼见。占同前条。七月，岁星守虚危。占曰：“木守虚危，有兵忧。”一曰：“守虚饥；守危徭役烦，下屈竭。”辰星入太微。占曰：“为内乱。”一曰：“群臣相杀。”太白守右掖门。占曰：“为兵为乱，为贼。”八月戊午，镇星犯左执法，又犯上相。占曰：“上相忧。”荧惑守昴。占曰：“赵、魏有灾。”辰星守舆鬼。占曰：“秦有灾。”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曰：“人主忧。”一曰：“左将军死，天下有兵。”

二年四月癸酉，岁星昼见。占曰：“为臣强。”十月，荧惑太白斗于虚危。占曰：“大兵起，破军杀将。虚危，又齐分也。”十二月，荧惑袭太白于营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齐王冏定京都，因留辅政，遂专傲无君。是月，成都、河间檄长沙王乂讨之。冏、乂交战，攻焚宫阙。冏兵败夷灭，又杀其兄上军将军实以下二十余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长沙，于是公私饥困，百姓力屈。

晋惠帝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占曰：“天下扰，兵大起。”三月，彗星见东方，指三台。占曰：“兵丧之象。三台为三公。”七月，荧惑入东井。占曰：“兵起国乱。”是秋，太白守太微上将。占曰：“上将将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间攻洛阳。三年正月，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张方又杀之。太安二年八月，长沙王奉帝出距二王，庚午，舍于玄武馆。是日，天中裂为二，有声如雷。三占同元康，臣下专僭之象也。是时长沙王擅权，后成都、河间、东海又迭专威命，是其应也。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昼陨中天，北下有声如雷。按占：“名曰荧首，营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刘渊、石勒攻略并州，多所残灭。王浚起燕、代，引鲜卑攻掠鄴中，百姓涂地。有声如雷，怒之象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岁星入月中。占曰：“国有逐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太安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龙。荧惑入南斗，占同永康。是月，荧惑又犯岁星。占曰：“有大战。”七月，左卫将军陈 率众奉帝伐成都，六军败绩，兵逼乘舆。九月，王浚又攻成都于鄴，鄴溃，成都王由是丧亡。帝还洛，张方胁如长安。是时天下盗贼群起，张昌尤盛。后二年，惠帝崩。

晋惠帝永兴元年五月，客星守毕。占曰：“天子绝嗣。”

一曰：“大臣有诛。”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经房、心，历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战；犯亢，有大兵，人君忧；入房、心，为兵丧；犯尾，将军与民人为变；犯箕，女主忧。”一曰：“天下乱。入南斗，有兵丧。”一曰：“将军为乱。”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扬州之分也。是年七月，有荡阴之役。九月，王浚杀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溃。于是兗、豫为天下兵冲。陈敏又乱扬土，刘渊、石勒、李雄等并起微贱，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数被幽废。光熙元年，惠帝崩，终无继嗣。永兴元年七月乙丑，星陨有声。二年十月，星又陨有声。按刘向说，民去其土之象也。是后遂亡中夏。永兴元年十二月壬寅夜，赤气亘天，砰隐有声。二年十月丁丑，赤气见在北方，东西竟天。占曰：“并为大兵。砰隐有声，怒之象也。”是后四海云扰，九服交兵。

永兴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岁星守东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也。”是年，苟晞破公师藩，张方破范阳王虓，关西诸将攻河间王颙，颙奔走，东海王迎杀之。永兴二年八月，星孛于昴、毕。占曰：“为兵丧。”昴、毕，又赵、魏分也。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璇玑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强国发兵，诸侯争权。”是后皆有其应。明年，惠帝崩。

晋惠帝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谓返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冯嵩出战大败，桑遂害东燕王腾，杀万余人，焚烧魏时宫室皆尽。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占曰：“以乱伐乱之象也。”是时司马越西破河间，奉迎大驾。寻收繆胤、何绥等，肆其无君之心，天下恶之。死而石勒焚其尸柩，是其应也。光熙元年九月丁未，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

己亥，填星守房、心，又犯岁星。占曰：“土守房，多祸丧。守心，国内乱，天下赦。”又曰：“填与岁合为内乱。”是时司马越秉权，终以无礼破灭，内乱之应也。十一月，惠帝崩，怀帝即位，大赦天下。

光熙元年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为内兵，有大战。”是后河间王为东海王越所杀。明年正月，东海王越杀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冯嵩，杀东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气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见五日乃灭。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弥起青、徐，汲桑乱河北，毒流天下。

孝怀帝永嘉元年九月辛亥，有大星自西南流于东北，小者如升相随，天尽赤，声如雷。占曰：“流星为贵使。”是年五月，汲桑杀东燕王腾，遂据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为征北将军镇鄴，而田甄等大破汲桑，斩于乐陵。于是以甄为汲郡太守，弟兰钜鹿太守。小星相随，小将别帅之象也。司马越忿魏郡以东，平原南，皆党于桑，悉以赏甄等，于是侵略赤地，有声如雷，怒之象也。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案刘向说：“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无名者，庶民之类。此百官庶民将流散之象也。”是后天下大乱，百官万民，流移转死矣。

永嘉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见。二月庚子，始晨见东方。是谓当见不见，占同上条。其后破军杀将，不可胜数。帝崩虜庭，中夏沦覆。

永嘉三年正月庚子，荧惑犯紫微。占曰：“当有野死之王。又为火烧宫。”是时太史令高堂冲奏，乘輿宜迁幸，不然必无洛阳。五年六月，刘曜、王弥入京都，烧宫庙，帝崩于平阳。永嘉三年，镇星久守南斗。占曰：“镇星所居者，其国有福。”是时安东琅邪王始有扬土。其年十一月，地动，陈卓以为是地

动应也。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有白气如带出东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贯参伐。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马越收繆胤、繆播等；又三方云扰，攻战不休。五年三月，司马越死于宁平城，石勒攻破其众，死者十余万人。六月，京都焚灭，帝劫虏庭。

永嘉五年十月，荧惑守心。后二年，帝崩于虏庭。

永嘉六年七月，荧惑、岁星、镇星、太白聚牛女之间，裴回进退。按占曰：“牛，扬州分。”是后两都倾覆，而元帝中兴扬土，是其应也。愍帝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荧惑合于东井。占曰：“金火合曰烁，为丧。”是时帝虽劫于平阳，天下犹未敢居其虚位，灾在帝也。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廷，王者恶之。”七月，愍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临。

晋元帝太兴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吴、越有兵，大人忧。”二年二月甲申，荧惑犯东井。占曰：“兵起，贵臣相戮。”八月己卯，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后宫忧。”乙未，太白犯岁星，在翼。占曰：“为兵乱。”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虚、危，没翼、轸。占曰：“枉矢所触，天下之所伐。翼、轸，荆州之分也。”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将。占曰：“天子自将，上将诛。”六月丙辰，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占曰：“为兵饥。”九月，太白犯南斗，占同元年。十月己亥，荧惑在东井，居五诸侯南，踟蹰留止，积三十日。占曰：“荧惑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忧；守五诸侯，诸侯有诛者。”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景纯曰：“月属坎，阴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来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毁其法也。”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岁星在房。占曰：“其国兵饥，民流亡。”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众，来攻京都，六军距战，败

绩。于是杀护军将军周顓、尚书令刁协，骠骑将军刘隗出奔。四月，又杀湘州刺史谯王承、镇南将军甘卓。闰十二月，元帝崩。间一年，敦亦泉夷，枉矢触翼之应也。十月，石他入豫州，略城父、霰二县民以北，刺史祖约遣军追之，为其所没，遂退守寿春。

明帝太宁三年正月，荧惑逆行入太微。占曰：“为兵丧，王者恶之。”闰八月，帝崩。咸和二年，苏峻反，攻宫室，太后以忧逼崩，天子幽劫于石头，远近兵乱，至四年乃息。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二十三日灭。占曰：“为兵乱。”十二月，郭默杀江州刺史刘胤，荆州刺史陶侃讨默，明年，斩之。是时，石勒又始僭号。

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是月胡贼杀略娄、武进二县民，于是遣戍中洲。明年，胡贼又略南沙、海虞民。是年正月，大赦，伐淮南，讨襄阳，平之。咸和六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占曰：“赵、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多所残灭。是时虽勒、虎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

咸和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与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谯，石生以长安，郭权以秦州，并归从。于是遣督护高球率众救彪，彪败球退。又石虎、石斌攻灭生、权。咸康元年正月，大赦。咸和八年七月，荧惑入昴。占曰：“胡王死。”石虎多所攻灭。八月，月犯昴。占曰：“胡不安。”九年六月，月又犯昴。是时石弘虽袭勒位，而石虎擅威暴横。十月，废弘自立，遂幽杀之。

咸和九年三月己亥，荧惑入舆鬼，犯积尸。占曰：“兵在西北，有没军死将。”四月，镇西将军、雍州刺史郭权始以秦州归从，寻为石斌所灭，徙其众于青、徐。

晋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岁大旱。”四月，石虎掠骑至历阳。朝廷虑其众也，加司徒王导大司马，治兵动众。又遣慈湖、牛渚、芜湖三戍。五月乃罢。是时胡贼又围襄阳，征西将军庾亮遣宁距退之。六月，旱。咸康元年八月戊戌，荧惑入东井。占曰：“无兵兵起，有兵兵止。”是年夏，发众列戍。加王导大司马，以备胡贼。咸康元年三月丙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十一月，月犯昴。二年八月，月又犯昴。占同。咸和三年，石虎发众七万，四年二月，自袭段辽于蓟，辽奔败。又攻慕容皝于棘城，不克引退。皝追之，杀数百人。虎留其将麻秋屯令支，皝破秋，并虏辽杀之。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见西方，在奎。占曰：“为兵丧。奎又为边兵。”四年，石虎伐慕容皝不克，皝追击之，又破麻秋。时皝称蕃，边兵之应也。咸康二年正月辛卯，月犯房南第二星。占曰：“将相有忧。”五年七月，丞相王导薨。八月，太尉郗鉴薨。六年正月，征西大将军庾亮薨。咸康二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昼见。占曰：“斗为宰相，又扬州分，金犯之，死丧象。昼见为不臣，又为兵丧。”三年，石虎僭称天王。四年，虎灭段辽而败于慕容皝。皝，国蕃臣。五年，王导薨。

咸康三年六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没娄北。案占为饥，五谷不藏。是月，大旱。咸康三年八月，荧惑入舆鬼，犯积尸。占曰：“贵人忧。”三年八月甲戌，月犯东井距星。占曰：“国有忧，将死。”三年九月戊子，月犯建星。占曰：“易相。”一曰：“大将死。”五年，丞相王导薨，庾冰代辅政。太尉郗鉴、征西大将军庾亮薨。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岁星。占曰：“为兵饥。”四年二月，石虎破幽州，迁其人万余家。李寿杀李期。五年，胡众五

万寇沔南，略七千余家而去。又骑二万围陷邾城，杀略五千余人。

咸康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昼见在柳。占曰：“为兵，为不臣。”七月乙巳，月掩太白。占曰：“王者亡地，大兵起。”明年，胡贼大寇沔南，陷邾城，豫州刺史毛宝、西阳太守樊峻皆弃城投江死。于是内外戒严，左卫桓监、匡术等诸军至武昌，乃退。七年，慕容皝自称为燕王。咸康四年五月戊午，荧惑犯右执法。占曰：“大臣死，执政者忧。”九月，太白犯右执法。案占，“五星灾同，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忧。”五年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亦同占。是月庚申，丞相王导薨。

咸康五年四月辛未，月犯岁星，在胃。占曰：“国饥民流。”乙未，月犯毕距星。占曰：“兵起。”是夜，月又犯岁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邾城之败，百姓流亡万余家。

咸康六年二月庚午朔，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占曰：“大人当之。”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恶之。”八年六月，成帝崩。咸康六年三月甲寅，荧惑从行犯太微上将星。占曰：“上将忧。”四月丁丑，荧惑犯右执法。占曰：“执法者忧。”六月乙亥，月犯牵牛中央星。占曰：“大将忧。”是时尚书令何充为执法，有谴欲避其咎，明年，求为中书令。建元二年，庾冰薨，皆大将执政之应也。是岁正月，征西将军庾亮薨。三月，而荧惑犯上将。九月，石虎大将夔安死。庾冰后积年方薨。岂冰能修德，移祸于夔安乎？咸康六年四月丙午，太白犯毕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忧。”六月乙卯，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

咸康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占曰：“将相忧。”八年六月，荧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忧。”建元二年，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庾冰薨。是时骠骑将军何充居内，冰为次相也。咸康七年四月己丑，太白入舆鬼。占曰：“兵革起。”五月，太白昼见。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则楚也。占曰：“为臣强，为有兵。”八月辛丑，月犯舆鬼。占曰：“人主忧。”八年六月，成帝崩。

咸康八年八月壬寅，月犯毕赤星。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月又掩毕赤星，占同。己酉，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其后庾翼大发兵谋伐胡，专制上流，朝廷惮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赵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昼见。八月丁未，太白犯岁星。占曰：“有大兵。”是年，石虎杀其太子遂及其妻子徒属二百余人。又遣将刘宁寇没狄道，又使将张举将万余人屯蓟东，谋慕容皝。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彗星见亢，长七尺，尾白色。占曰：“亢为朝廷，主兵丧。”二年九月，康帝崩。建元元年，岁星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占云：‘关梁当涩。’比来江东无他故，江道亦不艰难；而石虎频年再闭关不通信使，此复是天公愤愤无阜白之征也。”

建元二年闰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为丧，天下受爵禄。”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赐爵也。

晋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毕。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关。占曰：“有乱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为臣强，秦有兵。”六月辛丑，入太微，犯屏西南。占曰：“辅臣有免罢者。”七、八月，月皆犯毕。占同正月。己未，月犯舆鬼。占曰：“大臣有诛。”九月庚戌，月又犯毕。是年初，庾翼在襄阳，七月，翼疾将终，

辄以子爰之为荆州刺史，代己任；爰之寻被废。明年，桓温又辄率众伐蜀，执李势，送至京都。蜀本秦地也。

永和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丙戌，月又犯房上星。占同前。八月壬申，太白犯左执法。是岁，司徒蔡谟被废。

永和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将军死，近臣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四星，因入魁。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六月，月犯东井距星。占曰：“将死，国有忧。”戊戌，月犯五诸侯。占曰：“诸侯有诛。”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为丧兵。”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左执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白犯左执法。占悉同上。十月甲戌，月犯亢。占曰：“兵起，军将死。”十一月戊戌，犯上将星。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陈遼征寿春，败而还。七月，氐蜀余寇反乱益土。九月，石虎伐凉州，不克。

永和四年四月，太白入昴。五月，荧惑入娄，犯镇星。七月，太白犯轩辕。占在赵，及为兵丧，女主忧。其年八月，石虎太子宣杀弟韬，宣亦死。五年正月，石虎僭称皇帝，寻病死。是年，褚裒北伐丧众，又寻薨，太后素服。六年正月，朝会废乐。

永和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为兵。”十月，月犯昴。占曰：“朝廷有忧，军将死。”十一月乙卯，彗星见于亢，芒西向，色白，长一丈。占曰：“为兵丧。”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败。十月，关中二十余壁举兵归从，石遵攻没南阳。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中土大乱。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刘显、苻健、慕容俊并僭号。殷浩北伐败，见废。

永和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忧。心豫

州分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将相忧。”三月戊戌，荧惑犯岁星。占曰：“为战。”六月己丑，月犯昴。占同上。乙未，月犯五诸侯。占同三年。七月壬寅，月始出西方，犯左角。占曰：“大将军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军将死。”丙寅，荧惑犯钺星。占曰：“大臣有诛。”八月辛卯，月犯左角，太白昼见，在南斗。月犯右执法，占并同上。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乙卯，荧惑舆鬼，犯积尸。占曰：“贵人忧。”五月乙未，荧惑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太白入毕口，犯左股。占曰：“将相当之。”六月乙亥，月犯箕。丙子，月犯斗。丁丑，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八月庚午，太白犯轩辕。戊子，太白犯右执法。占悉同上。七年，刘显杀石祗及诸胡帅，中土大乱，戎、晋十万余，各还旧土，互相侵略及疾疫死亡，能达者十二三。是年，桓温辄以大众求浮江入淮北伐，朝廷震惧。八年，豫州刺史谢尚讨张遇，为苻雄所败。殷浩北伐败，被废。十年，桓温伐苻健，不克而还。

永和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轩辕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四月癸酉，月犯房。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如三斗魁，从辰巳上东南行。晷度推之，在箕、斗之间，盖燕分也。案占为营首，营首之下，流血滂沱。七月壬子，岁星犯东井距星。占曰：“内乱兵起。”八月戊戌，荧惑入舆鬼。占曰：“忠臣戮死。”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将为乱。”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辰，月犯房。八月，岁星犯舆鬼东南星。占：“东南星主兵，兵起。”十二月，月在东井，犯岁星。占曰：“秦饥民流。”是时帝主幼冲，母后称制，将相有隙，兵革连起。慕容俊僭称大燕，攻伐无已，故灾异数见，殷浩见废

也。

永和十年正月乙卯，月食昴。占曰：“赵、魏有兵。”癸酉，填星奄钺星。占曰：“斧钺用。”二月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织女，没造父，有声如雷。占曰：“燕、齐有兵，民流。”戊午，月犯心大星。七月庚午，太白昼见。晷度推之，灾在秦、郑。九月辛酉，太白犯左执法。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舆鬼。占曰：“秦有兵。”十一年三月辛亥，月奄轩辕。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曰：“国有忧。”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昼见，在东井，占如上。己未，月犯钺星。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八月癸酉，月奄建星。九月戊寅，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星。十一月丁丑，荧惑犯太微东蕃上相。十年四月，桓温伐苻健，破其尧柳众军。健壁长安，温退。十二月，慕容恪攻齐。十二年八月，桓温破姚襄于伊水，定周地。十一月，齐城陷，执段龢，杀三千余人。永和末，鲜卑侵略河、冀，升平元年，慕容俊遂据临漳，尽有幽、并、青、冀之地。缘河诸将渐奔散，河津隔绝矣。三年，会稽王以郗昙、谢万败绩，求自贬三等。是时权在方伯，九服交兵，故谴象仍见。

晋穆帝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舆鬼。丁亥，月奄东井南辕西头第二星。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将死。”六月戊戌，太白昼见，在轸，占同上。轸，楚分也。壬子，月犯毕。占曰：“为边兵。”七月辛巳，荧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岁星犯房。壬午，月奄岁星，在房。占曰：“民饥。”一曰：“豫州有灾。”二年二月辛卯，填星犯轩辕大星。甲午，月犯东井。闰月乙亥，月犯岁星，在房。占悉同上。五月丁亥，彗出天船，在胃度中。彗为兵丧，除旧布新，出天

船，外夷陵。一曰：“为大水。”六月辛酉，月犯房。八月戊巳，荧惑犯填星，在张。占曰：“兵大起。张，三河分。”十月，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十二月，枉矢自东南流于西北，其长半天。三年正月壬辰，荧惑犯樞闭。案占：“人主忧。”三月乙酉，荧惑逆行犯车句钤。案占：“王者恶之。”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赵地有兵，朝廷不安。”六月，太白犯东井。七月乙酉，荧惑犯天江。丙戌，太白犯舆鬼。占悉同上。戊子，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占曰：“牵牛，天将也。犯中央星，大将军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轩辕大星。甲子，月犯毕大星。占曰：“为边兵。”一曰：“下犯上。”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恶之。”二年五月，关中氏帅杀苻生立坚。十二月，慕容俊入屯鄴。八月，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奕薨。三年十月，诸葛攸舟军入河，败绩。豫州刺史谢万入颖，众溃而归，除名为民。十一月，司徒会稽王以二镇败，求自贬三等。四年正月，慕容俊死，子暉代立。慕容恪杀其尚书令阳骛等。五月，天下大水。五年五月，穆帝崩。

升平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占曰：“大将死。”六月辛亥，辰星犯轩辕。占曰：“女主忧。”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从端门出。占曰：“贵夺势。”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门，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氏。占曰：“国有忧。”丙辰，荧惑犯太微西蕃上将。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为丧，有赦，天下受爵禄。”十月庚戌，天狗见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十二月甲寅，荧惑犯房。丙寅，太白昼见。庚寅，月犯樞闭。占曰：“人君恶之。”五年正月乙巳，填星逆行犯太微。乙丑辰时，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民靡散。”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轸。占曰：“为

大丧。”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讐。”辛亥，月犯牵牛宿。占曰：“国有忧。”五年正月，北中郎将郗昙薨。五月，穆帝崩，哀帝立，大赦赐爵，褚后失势。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吕护于野王，拔之，护奔荥阳。是时桓温以大众次宛，闻护败乃退。

升平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东北星。占曰：“大将当之。”九月乙酉，奄毕。占曰：“有边兵。”十月丁卯，荧惑犯岁星，在营室。占曰：“大臣有匿谋。”一曰：“卫地有兵。”丁未，月犯毕赤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边兵。”八月，范汪废。隆和元年，慕容暉遣傅末波寇河阴，陈佑危逼。

晋哀帝兴宁元年八月，星孛大角亢，入天市。按占：“为兵丧”。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哀帝崩。三月，慕容恪攻洛阳，沈劲等战死。兴宁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须女。占曰：“天下民靡散。”一曰：“灾在扬州。”三年，洛阳没。其后桓温倾扬州资实，讨鲜卑败绩，死亡太半。及征袁真，淮南残破。后氏及东胡侵逼，兵役无已。

兴宁三年正月乙卯，月奄岁星，在参。参，益州分也。六月，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周抚薨。十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入益州以叛，硃序率众助刺史周楚讨平之。兴宁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忧。”岁星犯舆鬼。占曰：“人君忧。”十月，太白昼见，在亢。占曰：“亢为朝廷，有兵丧，为臣强。”哀帝是年二月崩，其灾皆在海西也。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晋海西太和元年二月丙子，月奄荧惑，在参。占曰：“为内乱。”一曰：“参，魏地。”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暉为苻坚所灭，司、冀、幽、并四州并属氏。

太和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岁星，在太微。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荧惑，在太微端门中。六年，海西公废。

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见紫宫西垣，至七月乃灭。占曰：“客星守紫宫，臣杀主。”闰月乙亥，月晕軫，复有白晕贯月，北晕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恶之。”六年，桓温废帝。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声如雷。按占：“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明年，遣使免袁真为庶人。桓温征寿春，真病死，息瑾代立，求救于苻坚，温破苻军。六年，寿春城陷，声如雷，将士怒之象也。

太和六年闰月，荧惑守太微端门。占曰：“天子亡国。”又曰：“诸侯三公谋其上。”一曰：“有斩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十一月，桓温废帝，并奏诛武陵王，简文不许，温乃徙之新安。

志第十五

天文三

晋简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荧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犹不退。占曰：“国不安，有忧。”是时，帝有桓温之逼，恆怀忧惨。七月，帝崩。

咸安二年正月己酉，岁星犯填星，在须女。占曰：“为内乱。”五月，岁星形色如太白。占曰：“进退如度，奸邪息。变色乱行，主无福。岁星囚于仲夏，当细小而不明，此其失常也；又为臣强。”六月，太白昼见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七月，帝疾甚，诏桓温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赖侍中王坦之毁手诏，改使如王导辅政故事。温闻之大怒，将诛坦之等，内乱之应也。是月，帝崩。咸安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关。占曰：“兵起。”六月，庾希入京城。十一月，卢悚入宫，并诛灭。

晋孝武宁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占，灾不在王者，则在豫州。一曰：“主命恶之。”三月丙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有忧，忧死亡。”一曰：“将军死。”七月，桓温薨。

宁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虚，经氐、亢、角、轸、翼、张。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十一月癸酉，太白奄荧惑，在营室。占曰：“金火合为烁，此灾皆为兵丧。”太元元年五

月，氐贼苻坚伐凉州。七月，氐破凉州，虏张天锡。十一月，桓冲发三州军军淮、泗，桓豁亦遣军备境上。宁康二年闰月己未，月奄牵牛南星。占曰：“左将军死。”三年五月，北中郎将王坦之薨。

宁康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东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荧惑奄左执法。占曰：“执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坚破凉州。十月，尚书令王彪之卒。

晋孝武太元元年四月丙戌，荧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国饥。”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昼见在氐。氐，兖州分野。九月，荧惑犯哭泣星，遂入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军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左角。占曰：“天子有兵。”一曰：“国有忧。”三年六月，荧惑守羽林。占曰：“禁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昼见在角，兖州分。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氐贼韦钟入汉中东下，苻融寇樊、邓，慕容暉围襄阳，氐兖州刺史彭超围彭城。四年二月，襄阳城陷，贼获硃序。彭超舍彭城，获吉挹。彭超等聚广陵三河众五万。于是征虏谢石次涂中，右卫毛安之、游击河间王昙之等次堂邑，发丹阳民丁，使尹张涉屯卫京都。六月，兖州刺史谢玄讨贼，大破之，余烬皆走。是时中外连兵，比年荒俭。是年，又发扬州万人戍夏口。

太元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泣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五年七月丙子，辰星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东南经翼轸，声如雷。《星说》曰：“光迹相连曰流，绝迹而去曰奔。”案占：“楚地有兵。”一曰：“军破民流。”十二月，氐荆州刺史梁成、襄阳太守阎震率众伐竟陵，桓石虔击大破之，生禽震，斩首七千，获生万人。

声如雷，将帅怒之象也。七年九月，硃绰击襄阳，拔将六百余家而还。

太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昼见，在斗。占曰：“吴有兵丧。”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昼见，在参。占曰：“魏有兵丧。”是月，桓冲征沔汉，杨亮伐蜀，并拔城略地。八月，苻坚自将号百万，九月，攻没寿阳。十月，刘牢之破坚将梁成斩之，杀获万余人。谢玄等又破坚于淝水，斩其弟融，坚大众奔溃。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谢玄出屯彭城，经略中州。十年八月，苻坚为其将姚萇所杀。

太元十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岁星。占曰：“为兵饥。”是时河朔未一，兵连在外，冬，大饥。

太元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秦有兵，臣强。”六月甲午，岁星昼见，在胃。占曰：“鲁有兵，臣强。”十二年，慕容垂寇东阿，翟辽寇河上，姚萇假号安定，苻登自立陇上，吕光窃据凉土。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没。占曰：“有兵。”一曰：“有赦。”是后司、雍、兖、冀常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赦。

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荧惑入月。占曰：“有乱臣死，相若有戮者。”一曰：“女亲为败，天下乱。”是时琅邪王辅政，王妃从兄国宝以姻昵受宠。又陈郡人袁悦昧私苟进，交遘主相，扇扬朋党。十三年，帝杀悦。于是主相有隙，乱阶兴矣。太元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昼见，在斗。十三年闰月戊辰，天狗东北下有声。十二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贼臣欲杀主，不出三年，必有内恶。”是月，荧惑在角亢，形色猛盛。占曰：“荧惑失其常，吏且弃其法，诸侯乱其政。”自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贼又称号于皇丘，刘牢之破灭之。三月，张道破合乡，

围泰山，向钦之击走之。是年，翟辽又攻没荥阳，侵略陈、项。于时政事多弊，治道陵迟矣。

太元十四年十二月，荧惑入羽林。乙未，月犯岁星。占并同上。十五年，翟辽陆掠司、兖，众军累讨弗克。鲜卑又跨略并、冀。七月，旱。八月，诸郡大水，兖州又蝗。

太元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戒，经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长十余丈。八月戊戌，入紫微，乃灭。占曰：“北河戒，一名胡门。胡门有兵丧。扫太微，入紫微，王者当之。三台为三公，文昌为将相，将相三公有灾。入北斗，强国发兵，诸侯争权，大夫忧。”十一月，太白入羽林。占曰：“天子为军自守，有反臣。”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并发兵表诛王国宝，朝廷从而杀之，并斩其从弟绪，司马道子由是失势，祸乱成矣。

太元十六年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忧。”是时太子常有笃疾。

太元十七年九月丁丑，岁星、荧惑、填星同在亢氏。占曰：“三星合，是谓惊位绝行，内外有兵丧与饥，改立王公。”

太元十八年正月乙酉，荧惑入月。占曰：“忧在宫中，非贼乃盗也。”一曰：“有乱臣，若有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内殿，兆庶宣言夫人张氏潜行大逆。于时朝政暗缓，不加显戮，但默责而已。又王国宝邪狡，卒伏其辜。太元十八年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灭。占曰：“燕有兵丧。”十九年四月己巳，月奄岁星，在尾。占曰：“为饥，燕国亡。”二十年，慕容垂遣息宝伐什圭，为圭所破，死者数万人。二十一年，垂死，国遂衰亡。

太元十九年十月癸丑，太白犯岁星，在斗。占曰：“为饥，为内兵。斗，吴、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举兵显王国宝

之罪，朝廷赦之。是后连岁水旱民饥。

太元二十年六月，荧惑入天囷。占曰：“天下饥。”七月丁亥，太白入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国有忧。昼见，为兵丧。”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女虚至哭星。占曰：“蓬星见，不出三年，必有乱臣戮死于市。”十二月己巳，月犯榑闭及东西咸。占曰：“榑闭司心腹喉舌，东西咸主阴谋。”是时王国宝交构朝政。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举兵，而朝廷戮王国宝、王绪。又连岁水旱，兼三方动众，民饥。

太元二十一年三月，太白连昼见，在羽林。占曰：“有强臣，有兵丧，中军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占曰：“为饥。”六月，岁星犯哭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孝武帝崩。隆安元年，王恭举兵胁朝廷，于是中外戒严，戮王国宝以谢之。

晋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荧惑犯哭星。占曰：“有哭泣事。”二月，岁星荧惑皆入羽林。占曰：“军兵起。”四月丁丑，太白昼见，在东井。秦有兵丧。是月，王恭举兵，内外戒严。寻杀王国宝等。六月，羌贼攻洛阳，郗恢遣兵救之。姚萇死，子略代立。什圭自号于中山。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奄太白，在太微端门外。占曰：“国受兵。”乙酉，月奄岁星，在东壁。占曰：“为饥。卫地有兵。”八月，荧惑守井钺。占曰：“大臣有诛。”二年六月戊辰，摄提移度失常，岁星昼见在胃。胃，兖州分。是年六月，郗恢遣邓启方等以万人残虏于滑台。滑台，卫地也。启方等败而还。九月，王恭、庾楷、殷仲堪、桓玄等并举兵表诛王愉、司马尚之兄弟。于是内外戒严，大发民众。仲堪军至寻阳，禽江州刺史王愉，楷将段方攻尚之于杨湖，为所败，方死。王恭司马刘牢之反恭，恭败。桓玄至白石，

亦奔退。仲堪还江陵。三年冬，荆州刺史殷仲堪为桓玄所杀。

隆安二年闰月，太白昼见，在羽林。丁丑，月犯东上相。三年五月辛酉，月又奄东上相。辛未，辰星犯轩辕星。占悉同上。是年正月，杨佺期破郗恢，夺其任，殷仲堪又杀之。六月，鲜卑攻没青州。十月，羌贼攻没洛阳。桓玄破荆、雍，杀殷仲堪、杨佺期。孙恩聚众攻没会稽，杀内史王凝之，刘牢之东讨走之。四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隆安四年正月乙亥，月犯填星，在牵牛。占曰：“吴、越有兵丧。女主忧。”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长三丈，上至阁道紫宫西蕃，入斗魁，至三台、太微、帝座、端门。占曰：“彗拂天子廷阁，易主之象。”经三台，入北斗，占同上条。六月己未，月又犯填星，在牵牛。辛酉，又犯哭星。十月，奄岁星在北河。占曰：“为饥。”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贯索、天市、天津。占曰：“贵臣狱死，内外有兵丧。天津为贼断，王道天下不通。”十二月，太白在斗昼见，至五年正月乙卯。案占，灾在吴、越。三月甲寅，流星赤色众多，西行经牵牛、虚、危、天津、阁道，贯太微、紫宫。占曰：“星者庶民，类众多西流之象。径行天子庭，主弱臣强，诸侯兵不制。”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摇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关。占曰：“王者忧。”九月庚子，荧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处士诛。”十月戊子，月犯东蕃次相。四年五月，孙恩复破会稽，杀内史谢琰；遣高雅之等讨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十月，妖贼大破高雅之于余姚，死者十七八。五年二月，孙恩攻句章，高祖拒之。五月，吴郡内史袁山松出战，为所杀，死者数千人。六月，孙恩至京口，高祖击破之。恩军蒲洲，于是内外戒严，营阵屯守，栅断淮口。恩遣别将攻广陵，杀三千余人。恩遁据郁洲。是月，高祖又追破之。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十

月，司马元显大治水军，将以伐玄。元兴元年正月，桓玄东下。是月，孙恩在临海，人众饿死散亡，恩亦投水死。卢循自称征虏将军，领其余众，略有永嘉、晋安之地。二月，帝戎服遣西军。丁卯，桓玄至姑孰，破历阳，司马尚之见杀，刘牢之降于玄。三月，玄克京都，杀司马元显，放太傅道子。七月，大饥，人相食。浙江东饿死流亡十六七，吴郡、吴兴户口减半；又流奔而西者万计。十月，桓玄遣将击刘轨，破走奔青州。四年，玄遂篡位，迁帝寻阳。

晋安帝元兴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诸侯，因昼见。四月辛丑，月奄辰星。七月戊寅，荧惑在东井，荧惑犯舆鬼、积尸，占井同上。八月庚子，太白犯岁星，在上将东南。占曰：“楚兵饥。”一曰：“灾在上将。”丙寅，太白奄右执法。九月癸未，太白犯进贤。占曰：“贤者诛。”十月，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二月，岁星犯西上将。六月甲辰，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诛，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岁星犯进贤，荧惑犯西上将。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丑，荧惑犯填星。辛巳，月犯荧惑。十二月乙巳，月奄轩辕第二星，占悉同上。元年冬，索头破羌军。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迁帝后于寻阳，以永安何皇后为零陵君。三年二月，高祖尽诛桓氏。

元兴三年正月戊戌，荧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战于野，上相死。”二月甲辰，月奄岁星于左角。占曰：“天下兵起。”丙辰，荧惑逆行在左执法西北。占曰：“执法者忧。”四月甲午，月奄轩辕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十二月，荧惑太白皆犯羽林，占同上。是年二月丙辰，高祖杀桓修等。三月己未，破走桓玄，遣军西讨。辛巳，诛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绥。

桓玄劫帝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峥嵘洲，义军破灭之。桓振又攻没江陵，幽劫天子。明年正月，众军攻之，振走，乘輿乃旋。七月，永安何皇后崩。三月，桓振又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败走。是月，刘怀肃击振灭之。其年二月，巴西人譙纵杀益州刺史毛璩及璩弟西夷校尉瑾，跨有西土，自号蜀王。

晋安帝义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执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灾。”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东壁。占曰：“其地亡国。”一曰：“贵人死。”七月庚辰，太白比昼见，在翼、轸。占曰：“为臣强，荆州有兵丧。”己未，月奄填星，在东壁。占曰：“其国以伐亡。”一曰：“民流。”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忧。”案江左来，南斗有灾，则吴越会稽、丹阳、豫章、庐江各随其星应之。淮南失土，殆不占耳。史阙其说，故不列焉。九月戊子，荧惑犯少微。占曰：“处士诛。”庚寅，荧惑犯右执法。癸卯，荧惑犯左执法。占并同上。十月丁巳，月奄填星营室，占同七月。十一月丙戌，太白奄钩车句钤。占曰：“喉舌臣忧。”十二月己卯，岁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乱，河津不通。”是年六月，索头寇沛土，使伪豫州刺史索度真戍相县，太傅长沙景王讨破走之。十一月，荆州刺史魏咏之薨。二年二月，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四月，羌伐仇池，仇池公杨盛击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马荣期为其参军杨承祖所害，时文处茂讨蜀屡有功，会荣期死，乃退。三年十二月，司徒扬州刺史王谧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仆射孔安国卒。五年，高祖讨鲜卑，并定旧兖之地。

义熙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后星。占曰：“豫州有灾。”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将。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乙丑，岁星犯天江，占悉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将军

死，天下有兵。”壬寅，荧惑犯氐。占曰：“氐为宿宫，人主忧。”六月庚午，荧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荧惑犯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九月壬午，荧惑犯哭星，又犯泣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丙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齐亡国。”一曰：“强国君死。”丁未，荧惑、太白皆入羽林。是年二月甲戌，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三年正月，鲜卑寇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刘敬宣伐蜀。十二月，司徒王谧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鲜卑复寇淮北。四月，高祖大军讨之。六月，大战临朐城，进围广固。十月，什圭为其子伪清河公所杀。六年二月，拔广固，禽慕容超，坑斩其众三千余人。

义熙三年正月丙子，太白昼见，在奎。二月庚寅，月奄心后星，占悉同上。癸亥，荧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娄从填星也。其说见上九年。五月己丑，太白昼见，在参。占曰：“益州有兵丧，臣强。”六月辛卯，荧惑犯辰星，在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奄荧惑，又犯执法。占曰：“奄荧惑，有大兵。”辛卯，荧惑犯左执法。九月壬子，荧惑犯进肾。是年正月丁巳，鲜卑寇北徐，至下邳。八月，刘敬宣伐蜀，不克而旋。四年三月，左仆射孔安国卒。七月，司马国璠等攻没邹山，鲁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众征佛佛，大为所破。五年，高祖讨鲜卑。六年三月，妖贼徐道覆杀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何无忌于豫章。四月，妖贼卢循寇湘中巴陵。五月丙子，循、道覆败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于桑落洲，毅仅以身免。丁丑，循等至蔡洲，遣别将焚京口。庚辰，贼攻焚查浦，查浦戍将距战不利，高祖遣军渡淮击，大破之。司马国璠寇碭山，竺夔讨破之。七月，妖贼南走据寻阳，高祖遣刘钟等追之。八月，孙季高乘海伐广州。桓谦以蜀众聚枝江，卢循将荀林略华容，相去百里。临川烈武王讨谦之，又讨林，林退走。鄱阳太

守虞丘进破贼别帅于上饶。九月，烈武王使刘遵击荀林于巴陵，斩之。桓道兒率蔡猛向大薄，又遣刘基讨之，斩猛。十月，高祖以舟师南征。是时徐道覆率二万余人攻荆州，烈武王距之。战于江津，大破之，梟殄其十八九。道覆弃战船走。十一月，刘钟破贼军于南陵。癸丑，益州刺史鲍陋卒于白帝，谯道福攻没其众。庚戌，孙季高袭广州，克之。十二月，高祖在大雷，与贼交战，大破之。贼走左里，进击，又破，死者十八九。贼还广州，刘藩等追之。七年二月，藩拔始兴城，斩徐道覆、卢循还番禺，攻围孙季高，不能克。走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四月，到彦之攻谯道福于白帝，拔之。

义熙四年正月庚子，荧惑犯天江，占同上。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占同上。壬子，填星犯天廩。占曰：“天下饥，仓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将。己卯，又犯左执法。十月戊子，荧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高祖讨鲜卑。六年，左仆射孟昶仰药卒。是后南北军旅，运转不息。

义熙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四月甲戌，荧惑犯辰星，在东井，占同三年。五月戊戌，岁星入羽林，占同上。九月壬寅，月犯昴，占同二月。十月，荧惑犯氐，占同二年。闰月丁酉，月犯昴，占同二月。辛亥，荧惑犯钩钤。占同元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岁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鲁有兵。”己酉，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是年四月，高祖讨鲜卑。什圭为其子所杀。十一月，西虏攻安定，姚略自以大众救之。六年二月，鲜卑灭。皆胡不安之应也。是时鲜卑跨鲁地，又鲁有兵之应也。五月，卢循逼郊甸，宫卫被甲。

义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占曰：“灾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兵，兵起。”一曰：“将军

死。”太白犯五诸侯。占曰：“诸侯有诛。”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占同三月。己亥，月奄昴。占曰：“国有忧。”一曰：“有白衣之会。”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昼见，占并同上。七月己亥，月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轩辕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灾在豫州。丙戌，月犯斗第五星，占悉同上五月。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诛。”乙未，太白犯少微。丙午，太白在少微而昼见。九月甲寅，太白犯左执法。丁丑，填星犯毕。占曰：“有边兵。”是年三月，始兴太守徐道覆反，江州刺史何无忌讨之，大败于豫章，无忌死之。四月，卢循寇湘中，没巴陵。五月，循等大破豫州刺史刘毅，毅仅以身免；循率众逼京畿。是月，左仆射孟昶惧王威不振，仰药自杀。七年二月，刘藩枭徐道覆首，杜慧度斩卢循，并传首京都。八年六月，临川烈武王道规薨，时为豫州。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兖州刺史刘籓、尚书仆射谢混伏诛。高祖西讨刘毅，斩之。十二月，遣益州刺史硃龄石伐蜀。九年，诸葛长民伏诛。林邑王范胡达将万余人寇九真，九真太守杜彗期距破之。七月，硃龄石灭蜀。

义熙七年四月辛丑，荧惑入舆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灾。”六月，太白昼见在翼，占同元年。己亥，填星犯天关。占曰：“臣谋主。”庚子，月犯岁星，在毕。占曰：“有边兵，且饥。”七月丁卯，岁星在参。占曰：“岁、填合为内乱。”一曰：“益州战不胜，亡地。”五虹见东方。占曰：“天子黜，圣人出。”八月乙未，月犯岁星，在参。占曰：“益州兵饥。”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午，太白犯哭泣星。占悉同上。七月，硃龄石克蜀，蜀民寻又反，又讨灭之。八年，诛刘籓、谢混，灭刘毅。皇后王氏崩。九年，诛诸葛长民。十一年，讨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破之。

也。

义熙八年正月庚戌，月犯岁星，在毕，占同上。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占同上。甲申，太白犯填星，在东井。占曰：“秦有大兵。”己未，月犯井钺。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亥，月奄天关。占曰：“有兵。”十月丁丑，填星犯东井。占曰：“大人忧。”十二月癸卯，填星犯井钺。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诛刘籓、谢混，灭刘毅。九年三月，诛诸葛长民。西虜攻羌安定戍，克之。十二月，硃龄石伐蜀。九年七月，硃龄石灭蜀。

义熙九年二月丙午，荧惑、填星皆犯东井。占曰：“秦有兵。”壬辰，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聚于东井，从岁星也。荧惑入舆鬼，太白犯南河。初，义熙三年，四星聚奎，奎、娄，徐州分。是时慕容超僭号于齐，侵略徐、兖，连岁寇抄，至于淮、泗。姚兴、谯纵僭伪秦、蜀。卢循、木末，南北交侵。五年，高祖北殄鲜卑，是四星聚奎之应也。九年，又聚东井。东井，秦分。十三年，高祖定关中，又其应也。而纵、循群凶之徒，皆已剪灭，于是天人归望，建国旧徐。元熙二年，受终纳禅，皆其征也。《星传》曰：“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齐则永终侯伯，卒无更纪之事。是则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汉光武、晋元帝并中兴，而魏、宋并更纪。是则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昔汉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张，各五日。柳、张，三河分。后有王莽、赤眉之乱，而光武兴复于洛。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后有刘聪、石勒之乱，而元皇

兴复扬土。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后有董卓、李傕暴乱，黄巾、黑山炽扰，而魏武迎帝都许，遂以兖、豫定，是其应也。一曰：“心为天王，大兵升殿，天下大乱之兆也。”韩馥以为尾箕燕兴之祥，故奉幽州牧刘虞，虞既距之，又寻灭亡，固已非矣。尾为燕，又为吴，此非公孙度，则孙权也。度偏据僻陋，然亦郊祀备物，皆为改汉矣。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禅，此为四星三聚而易行矣。蜀臣亦引后聚为刘备之应。案太元十九年、义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与魏同也。鱼豢云：“五星聚冀方，而魏有天下。”荧惑入舆鬼。占曰：“兵丧。”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后皆有应。

五月壬辰，太白犯右执法，昼见，占同上。七月庚午，月奄钩钤。占曰：“喉舌臣忧。”九月庚午，岁星犯轩辕大星。己丑，月犯左角。十年正月丁卯，月犯毕。占曰：“将相有以家坐罪者。”二月己酉，月犯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牵牛南星。乙丑，岁星犯轩辕大星，占悉同上。六月丙申，月奄氏。占曰：“将死之，国有诛者。”七月庚辰，月犯天关。占曰：“兵起。”荧惑犯井钺，填星犯舆鬼，遂守之。占曰：“大人忧，宗庙改。”八月丁酉，月奄牵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填星犯舆鬼。占曰：“人主忧。”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阴谋。”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毕。占曰：“天下兵起。”一曰：“有边兵。”己卯，填星入舆鬼。闰月丙午，填星又入舆鬼。占曰：“为旱，为疫，为乱臣。”五月甲申，彗星出天市，扫帝座，在房、心。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兴，除旧布新，宋兴之象。癸卯，荧惑从行入太微。甲辰，犯右执法。六月己未，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七月辛丑，

月犯异，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从行从右掖门入太微。丁卯，奄左执法。十一月癸亥，月入毕，占同上。乙未，月入舆鬼而晕。占曰：“主忧，财宝出。”一曰：“晕，有赦。”

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岁星，在左角。占曰：“为饥。留房、心之间，宋之分野，与武王伐纣同，得岁者王。”于时晋始封高祖为宋公。六月壬子，太白从行入太微右掖门。己巳，月犯毕，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占曰：“天下有大诛。”十月丙戌，月入毕，占同上。

十三年五月丙子，月犯轩辕。丁亥，犯牵牛。癸巳，荧惑犯右执法。八月己酉，月犯牵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忧。”九月壬辰，荧惑犯轩辕。十月戊申，月犯毕，占悉同上。月犯箕。占曰：“国有忧。”甲寅，月犯毕，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积七十余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占同上。十一月，月于太微，奄填星。占曰：“王者恶之。”

十四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诸侯，占同上。四月壬申，月犯填星，于张。占曰：“天下有大丧。”五月庚子，月犯太微，占同上。壬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占曰：“有圣人受命。”七月甲辰，荧惑犯舆鬼。占曰：“秦有兵。”丁巳，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渐长至十余丈，进归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宫空。”一曰：“天下得圣主。”八月甲子，太白犯轩辕。癸酉，填星入太微，犯右执法，因留太微中，积二百余日乃去。占曰：“填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徙王。”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执法。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人忧。”十月癸巳，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

仍从行至左掖门内，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将西三尺许，又从还入太微。时填星在太微，荧惑绕填星成钩已。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丙戌，从端门出。占曰：“荧惑与填星钩已，天下更纪。”甲申，月入太微，占同上。

十一年正月，高祖讨司马休之、鲁宗之等，溃奔长安。五月，林邑寇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距战于九真，大为所败。十二年七月，高祖伐羌。十月，前驱定陕、洛。十三年三月，索头大众缘河为寇，高祖讨之奔退，其别帅托跋嵩交战，又大破之，嵩众歼焉。进复攻关。八月，擒姚泓，司、兖、秦、雍悉平，索头凶惧。十四年，高祖还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硃龄石诸军陷没，官军舍而东。十二月，安帝崩，母弟琅邪王践阼，是曰恭帝。

晋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月犯太微，占悉同上。乙卯，辰星犯轩辕。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月犯岁星。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昼见。占悉同上。自义熙元年至是，太白经天者九，日蚀者四，皆从上始。革代更王，臣民失君之象也。是夜，太白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太白俱入羽林。二年二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七月，高祖受宋王。二年六月，晋帝逊位，高祖入宫。

志第十六

天文四

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丑，荧惑犯进贤。占曰：“进贤官诛。”十一月乙卯，荧惑犯填星于角。占曰：“为丧，大人恶之。”一曰：“兵起。”十二月庚子，月犯荧惑于亢。占曰：“为内乱。”一曰：“贵人忧。角为天门，亢为朝廷。”三年五月，宫车晏驾。七月，太傅长沙景王道怜薨。索头攻略青、司、兖三州。于是禁兵大出，是后司徒徐羨之、尚书令傅亮、领军谢晦等废少帝，内乱之应。

永初元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南斗。占曰：“大臣忧。”三年七月，长沙王薨。索虏寇青、司二州，大军出救。

永初二年六月甲申，太白昼见。占：“为兵丧，为臣强。”三年五月，宫车晏驾。寻遣兵出救青、司。其后徐羨之等秉权，臣强之应也。永初二年六月乙酉，荧惑犯氏。乙巳，犯房。占曰：“氏为宿宫，房为明堂，人主有忧。房又为将相，将相有忧。氏、房又兖、豫分。”三年五月，宫车晏驾。七月，长沙王薨，王领兖州也。景平元年，庐陵王义真废，王领豫州也。永初二年十月，太白犯填星于亢。亢，兖州分，又为郑。占曰：“大星有大兵，金土合为内兵。”三年，索头攻略青、冀、兖三州，禁兵大出，兖州失守，虎牢没。

永初三年正月丁卯，月犯南斗，占同元年。一曰：“女主

当之。”二月辛卯，有星孛于虚危，向河津，扫河鼓。占曰：“为兵丧。”五月，宫车晏驾。明年，遣军救青、司。二月，太后萧氏崩。永初三年二月壬辰，填星犯亢。占曰：“诸侯有失国者，民多流亡。”一曰：“廷臣为乱。亢，兖州分，又为郑。”其年，索头攻围司、兖，兖州刺史徐琰委守奔败，司州刺史毛德祖距守陷没，缘河吏民，多被侵略。永初三年三月壬戌，月犯南斗，占同正月。五月丙午，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六月辛巳，月犯房。占曰：“将相有忧，豫州有灾。”癸巳，犯岁星于昴。占曰：“赵、魏兵饥。”其年，虏攻略青、兖、司三州。庐陵王义真废，王领豫州也。二月，太后萧氏崩。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等伏诛。永初三年九月癸卯，荧惑经太微犯左执法。己未，犯右执法，占悉同上。十月癸酉，太白犯南斗。占曰：“国有兵事，大臣有反者。”辛巳，荧惑犯进贤。占曰：“进贤官诛。”明年，师出救青、司。景平二年，徐羨之等废帝徙王。元嘉三年，羨之及傅亮、谢晦悉诛。永初三年十一月戊午，有星孛于室壁。占曰：“为兵丧。”明年，兵救青、司。二月，太后萧氏崩。营室，内宫象也。永初三年十一月癸亥，月犯亢、氐。占曰：“国有忧。”十二月戊戌，荧惑犯房。房为明堂，王者恶之。一曰：“将相忧。”景平二年，羨之等废帝，因害之。元嘉三年，羨之等伏诛。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乙卯，有星孛于东壁南，白色，长二丈余，拂天苑，二十日灭。二月，太后萧氏崩。十月戊午，有星孛于氐北，尾长四丈，西北指，贯摄提，向大角，东行，日长六七尺，十余日灭。明年五月，羨之等废帝。

文帝元嘉元年十月，荧惑犯心。元嘉三年正月甲寅夜，天东南有黑气，广一丈，长十余丈。元嘉六年五月，太白昼见经天。元嘉七年三月，太白犯岁星于奎。六月，荧惑犯东井舆鬼，

入轩辕。月犯岁星。十一月癸未，西南有气，上下赤，中央黑，广三尺，长三十余丈，状如旌旗。十二月丙戌，有流星头如甕，尾长二十余丈，大如数十斛船，赤色，有光照人面，从西行经奎北大星南过，至东壁止。其年，索虏寇青、司，杀刺史，掠居民。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讨伐，经岁乃归。

元嘉八年四月辛未，太白昼见，在胃。五月，犯天关东井。六月庚午，荧惑入东井。七月壬戌夜，白虹见东方。丁丑，太白犯上将。八月癸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门内，犯左执法。乙未，荧惑犯积尸。九月丙寅，流星大如斗，赤色，发太微西蕃，北行，未至北斗没，余光长三丈许。十月丙辰，金土相犯，在须女，月奄天关东井。十二月，月犯房钩钤。十年，仇池氏寇汉中，梁州失戍。

元嘉九年正月庚午，荧惑入舆鬼。三月，月犯轩辕。四月，犯左角，岁星入羽林。月犯房钩钤。己丑，太白入积尸。五月，犯轩辕，月掩南斗第六星。辛酉，荧惑入太微右掖门，犯右执法。七月丙午，月蚀左角。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星。元嘉十年十月，有流星大如甕，尾长二十余丈。元嘉十一年二月庚子，月犯毕，入毕口而出，因晕昴、毕，西及五车，东及参。三月丙辰，太白昼见，在参。闰月戊寅，太白犯五诸侯。己丑，月入东井，犯太白。于时司徒彭城王义康专权。

元嘉十二年五月壬戌，月犯右执法。七月壬戌，荧惑犯积尸，奄上将。十月丙午，月犯右执法。十二月甲申，太白犯羽林。十七年，上将执法皆被诛。

元嘉十三年正月庚午，月犯荧惑。二月，月犯太微东蕃第一星。十一月辛亥，岁星犯积尸。十二月戊子，荧惑入羽林。后年，废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及其党与；凡所收掩，皆羽林兵出。

元嘉十四年正月，有星晡前昼见东北维，在井左右，黄赤色，大如橘。月犯东井。四月丁未，太白犯舆鬼。五月丙子，太白昼见，在太微。七月辛卯，岁星入轩辕。八月庚申，荧惑犯上将。九月丙戌，荧惑犯左执法。其后，皇后袁氏崩，丹阳尹刘湛诛，尚书仆射殷景仁薨。

元嘉十五年四月己卯，月犯氐。十月壬戌，流星大如鸭子，出文昌，入紫宫，声如雷。十一月癸未，荧惑入羽林。丁未，月犯东井钺星。其后，诛丹阳尹刘湛等。

元嘉十六年二月，岁星逆行犯左执法。五月丁卯，太白昼见胃、昴间。月入羽林，太白犯毕，岁星犯左执法。七月，月会填星。八月，太白犯轩辕。明年，皇后袁氏崩。荧惑犯太微西上将，太白昼见，在翼。九月，荧惑同入太微相犯。太白犯左执法，荧惑犯右执法。十月，岁星荧惑相犯，在亢。十一月，荧惑犯房北第一星。明年，大将军义康出徙豫章，诛其党与。尚书仆射、扬州刺史殷景仁薨。

元嘉十九年九月，客星见北斗，渐为彗星，至天苑未灭。元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津，入紫宫；须臾，有细流星或五或三相续，又有一大流星从紫宫出，入北斗魁；须臾，又一大流星出，贯索中，经天市垣，诸流星并向北行，至晓不可称数。流星占并云：“天子之使。”又曰：“庶民惟星。星流，民散之象。”至二十七年，索虏残破青、冀、徐、兖、南兖、豫六州，民死太半。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金火木合东井。四月，月犯心，太白入轩辕。七月，太白昼见。其冬，太子詹事范晔谋反伏诛。元嘉二十三年正月，金火相烁。其月，索虏寇青州，驱略民户。元嘉二十四年正月，月犯心大星。天星并西流，多细，大不过如鸡子，尾有长短，当有数百。至旦，日光定乃止，有入北斗

紫宫者。占：“流星群趋所之者，兵聚其下，有大急。”又占：“众星并流，将军并举兵。随星所之，以应天气。”又占：“流星入紫宫，有丧，水旱不调。”又占：“流星入北斗，大臣有系者。”又占：“流星为民，大星大臣流，小星小民流。”四月，太白昼见。八月，征北大将军衡阳王义季薨；豫章民胡诞世率其宗族破郡县，杀太守及县令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火、水入羽林。月犯岁星，太白昼见经天。元嘉二十六年十月，彗星入太微。十一月，白气贯北斗。二十七年夏，太白昼见经天。九月，太白犯岁星。十月，荧惑入太微。元嘉二十八年五月，彗星见卷舌，入太微，逼帝座，犯上相，拂屏，出端门，灭翼、轸。翼、轸，荆州分。太白昼见犯哭星。三十年，太子巫蛊咒诅事觉，遂杀害朝臣。孝建元年，荆、江二州反，皆夷灭。卷舌，咒诅之象。彗之所起，是其应也。元嘉二十九年正月，太白昼见，经天。明年，东宫弑逆。

孝武孝建元年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西行。其年，豫州刺史鲁爽反诛。孝建元年九月壬寅，荧惑犯左执法。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表解职，不许。孝建元年十月乙丑，荧惑犯进贤星。吏部尚书谢庄表解职，不许。

孝建二年五月乙未，荧惑入南斗。十月甲辰，又入南斗。大明元年夏，京师疾疫。

孝建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多疾。”明年夏，京邑疫疾。孝建三年八月甲午，太白入心。占曰：“后九年，大饥至。”大明八年，东土大饥，民死十二三。

大明元年三月癸亥，太白在奎南，犯岁星。占曰：“有灭诸侯。”三年，司空竟陵王诞反诛。大明元年六月丙申，月在东壁，掩荧惑。占曰：“将军有忧，期不出三年。”至三年，

司空竟陵王诞反。

大明二年三月辛未，荧惑入东井。四月己亥，荧惑在东井犯北轩辕第二星。井，雍州分。其年四月，海陵王休茂为雍州刺史，五年，休茂反诛。大明二年七月己巳，月掩轩辕第二星。十月辛卯，月掩轩辕。十一月丙戌，月又掩轩辕。轩辕，女主。时民间喧言人主帷薄不修。大明二年十一月庚戌，荧惑犯房及钩钤。壬子，荧惑又犯钩钤。占曰：“有兵。”其年，索虏寇历下，遣羽林军讨破之。

大明三年春正月夜，通天薄云，四方生赤气，长三四尺，乍没乍见，寻皆消灭。占名隧星，一曰刀星，天下有兵，战斗流血。月入太微，犯次将。占曰：“有反臣死，将诛。”三月，月在房，犯钩钤，因蚀。占曰：“人主恶之，将军死。”三月，土守牵牛。占曰：“大人忧疾，兵起，大赦，奸臣贼子谋欲杀主。”四月，犯五诸侯。占曰：“诸侯诛。”金、水合西方。占曰：“兵起。”五月，岁星犯东井钺。占曰：“斧钺用，大臣诛。”六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大将军诛。”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寻据广陵反，遣车骑大将军沈庆之领羽林劲兵及豫州刺史宗慝、徐州刺史刘道隆众军攻战。及屠城，城内男女道俗，梟斩靡遗。将军宗越偏用虐刑，先剖肠决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方加以刀锯。大兵之应也。八月，月犯太白，太白犯房。占曰：“人君有忧，天子恶之。”荧惑守毕。占曰：“万民饥，有大兵。”九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大臣有反者。”九月，月在胃而蚀，既，又于昴犯荧惑。占曰：“兵起，女主当之，人主恶之。”一曰：“女主忧，国王死，民饥。”十月，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有哭泣之声。”自后六宫多丧，公主薨亡，天子举哀相系。岁大旱，民饥。

大明四年正月，月奄氐。占曰：“大将死。”又犯房北第

二星。占曰：“有乱臣谋其主。”二月，有赤气，长一尺余，在太白帝坐北。占曰：“兵起，臣欲谋其君。”五月，月入太微。占曰：“有反臣，大臣死。”六月，太白犯井钺。占曰：“兵起，斧钺用，大臣诛。”月犯心前星。占曰：“有乱臣，太子恶之。”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忧，女主恶之。”七月，岁星犯积尸。占曰：“大臣诛。”十二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占曰：“大人忧。”十二月，通天有云，西及东北并生，合八所，并长四尺，乍没乍见，寻消尽。占曰：“天下有兵。”十二月，月犯箕东北星，女主恶之。明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太白犯东井，雍州兵乱之应也。

大明五年正月，岁星犯舆鬼积尸。占曰：“大臣诛，主有忧，财宝散。”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忧，天下有兵。”火、土同在须女。占曰：“女主恶之。”三月，月掩轩辕。占曰：“女主恶之。”有流星数千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晓而止。占曰：“人君恶之，民流亡。”四月，太白犯东井北轸。占曰：“大臣为乱，斧钺用。”太白犯舆鬼。占曰：“大臣诛，斧钺用，人主忧。”六月，有流星白色，大如瓠，出王良，西南行，没天市中，尾长数十丈，没后余光良久。占曰：“天下乱。”八月，荧惑入东井。占曰：“大臣当之。”十月，岁星犯太微上将星。太白入亢，犯南第二星。占曰：“上将之忧，辅臣有诛者，人君恶之。”十月，太白入氐中，荧惑入井中。占曰：“王者亡地，大赦，兵起，为饥。”月入太微，掩西蕃上将，犯岁星。占曰：“有反臣死。”大星大如斗，出柳北行，尾十余丈，入紫宫没，尾后余光良久乃灭。占曰：“天下凶，有兵丧，天下恶之。”十一月，月掩心前星，又犯大星。占曰：“大人忧，兵起，大旱。”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占曰：“大臣相讐。”月犯左角。占曰：“天子恶之。”后三

年，孝武帝、文穆皇后相系崩；嗣主即位一年，诛灭宰辅将相，虐戮朝臣，祸及宗室，因自受害。

大明六年正月，月在张，犯岁星。占曰：“民饥流亡。”月犯心后星。占曰：“庶子恶之。”二月，月掩左角。占曰：“天子恶之。”三月，荧惑入舆鬼。占曰：“有兵，大臣诛，天下多疾疫。”五月，月在张，又入太微，犯荧惑。占曰：“国主不安，女主忧。”火犯木在翼。占曰：“为饥，为旱，近臣大臣谋主。”有星前赤后白，大如瓠，尾长十余丈，出东壁北，西行没天市，啾啾有声。占曰：“其下有兵，天下乱。”月掩昴七星。占曰：“贵臣诛，天子破匈奴，胡主死。”岁星犯上将。占曰：“辅臣诛，上将忧。”六月，月入太微，犯右执法。占曰：“人主不安，天下大惊，主不吉，执法诛。”月犯心后星。占曰：“庶子恶之。”七月，月犯箕。占曰：“女主恶之。”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臣诛，斧钺用，吴、越有忧。”明年，扬、南徐州大旱，田谷不收，民流死亡。自后三年，帝后仍崩，宰辅及尚书令仆诛戮，索虏主死，新安王兄弟受害，司徒豫章王子尚薨，羽林兵入三吴讨叛逆。

大明七年正月夜，通天薄云，四方合有八气，苍白色，长二三丈，乍见乍没，名刀星。占曰：“天下有兵。”三月，月犯心后星。占曰：“庶子恶之。”四月，火犯金，在娄。占曰：“有丧，有兵，大战。”六月，月犯箕。占曰：“女主恶之。”太白入东井。占曰：“大臣当之。”太白犯东井。占曰：“大臣为乱，斧钺用。”七月，荧惑入东井。占曰：“兵起，大将当之。”月入南斗魁，犯第二星。占曰：“大人忧，吴郡当之。”太白犯舆鬼。占曰：“兵起，大将诛，人主忧，财帛出。”八月，月入哭星中间，太白犯轩辕少微星。占曰：“人主忧，哭泣之声，民饥流亡。”太白入太微。占曰：“近臣起兵，国不

安。”荧惑犯鬼，太白犯右执法。占曰：“大臣诛。”十月，金水相犯。占曰：“天下饥。”荧惑守轩辕第二星。占曰：“宫中忧，有哀。”十一月，岁星入氐。占曰：“诸侯人君有入宫者。”十二月，月犯五车。占曰：“天库兵动。”后二年，帝后崩，大臣将相诛灭，皇子被害，皇太后崩，四方兵起，分遣诸军推锋外讨。

大明八年正月，月掩舆鬼。占曰：“大臣诛。”月入南斗魁中，掩第二星。占曰：“大人忧，女主恶之。”二月，月犯南斗第四星，入魁中。占曰：“大人有忧，女主当之。豫章受灾。”四月，月入南斗魁中，犯第三星。占曰：“大人有忧，女主恶之。丹阳当之。”太白入东井，入太微，犯执法。占曰：“执法诛，近臣起兵，国不安。”六月，岁星犯氐。占曰：“岁大饥。”有流星大如五斗瓿，赤色有光，照见人面，尾长一丈余，从参北东行，直下经东井，过南河，没。占曰：“民饥，吴、越有兵。”七月，岁星入氐。十月，太白守房。占曰：“有兵，大丧。”月掩食房。占曰：“有丧，大饥。”此后国仍有大丧，丹阳尹颜师伯、豫章王子尚死。明年，昭太后崩，四方贼起，王师水陆征伐，义兴晋陵县大战，杀伤千计。

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丁酉，太白掩牵牛。牵牛，越分。其月庚申，月在虚宿，犯太白。虚，齐地。二月甲申，月入南斗。南斗，扬州分野，又为贵臣。三月庚子，月入舆鬼，犯积尸。舆鬼，主斩戮。六月庚午，荧惑入东井。东井，雍州分。其月壬午，有大流星，前赤后白，入紫宫。景和元年九月丁酉，荧惑入轩辕，在女主大星北。十月，荧惑入太微，犯西上将。十一月丁未，太白犯哭星。其月乙卯，月犯心，心为天王。其年，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尚书仆射颜师伯等并诛。太尉沈庆之薨。庐陵王敬先、南平王敬猷、南安侯敬渊并赐死。

废帝殒。明年，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广州刺史袁昙远、雍州刺史袁顓、青州刺史沈文秀并反。昭太后崩。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己巳，太白入羽林。占曰：“羽林兵动。”乙亥，白气入紫宫。占曰：“有丧事。”明年，羽林兵出讨。昭太后崩。

泰始二年正月甲午，荧惑逆行在屏西南。占曰：“有兵在中。”其月丙申，月晕五车，通毕、昴。占曰：“女主恶之。”其月庚子，月犯舆鬼。占曰：“将军死。”其月甲寅，流星从五车出，至紫宫西蕃没。占曰：“有兵。”其月丙辰，黑气贯宿。占曰：“王侯有归骨者。”三月乙未，有流星大小西行，不可称数，至晓乃息。占曰：“民流之象。”四月壬午，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月在丙子，岁星昼见南斗度中。占曰：“其国有军容，大败。”其月己卯，竟夜有流星百余西南行，一大如瓠，尾长丈余，黑色，从河鼓出。又曰：“有兵。”其月壬午，太白在月南并出东方，为犯。占曰：“有破军死将，王者亡地。”七月甲午，月犯心。心为宋地。其月丙午，月犯南斗。占曰：“大臣诛。”其月乙卯，荧惑犯氏。氏，兖州分野。十月辛巳，太白入氏。占曰：“春谷贵。”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占曰：“牛多死。”其年，四方反叛，内兵大出，六师亲戎。昭太后崩。大将殷孝祖为南贼所杀。尚书右仆射蔡兴宗以荧惑犯右执法，自解，不许。九月，诸方反者皆平，多有归降者。后失淮北四州地，彭城、兖州并为虏所没，民流之验也。彭城，宋分也。是春，谷贵民饥。明年，牛多疾死，诏太官停宰牛。

泰始三年六月甲辰，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荧惑犯舆鬼。占曰：“金钱散。”又曰：“不出六十日，必大赦。”八月癸卯，天子以皇后六宫衣服金钗杂物赐北征将士。明年二月，护军王玄谟薨。

泰始四年六月壬寅，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疾，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

泰始五年二月丙戌，月犯左角。占曰：“三年天子恶之。”三月庚申，月犯建星。占曰：“易相。”十月壬午，月犯毕。占曰：“天子用法，诛罚急，贵人有死者。”其月丙申，太白犯亢。占曰：“收敛国兵以备北方。”其年冬，建安王休仁解扬州，桂阳王休范为扬州。扬州牧前后常宰相居之，易相之验也。七年，晋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并见杀。时失淮北，立戍以备防北虏。后三年，宫车晏驾。

泰始六年正月辛巳，月犯左角，同前占。八月壬辰，荧惑犯南斗。南斗，吴分。十一月乙亥，月犯东北轸。占曰：“大人当之。”又曰：“大臣有诛者。”二年，杀扬州刺史王景文。宫车晏驾。

后废帝元徽三年七月丙申，太白入角，犯岁星。占曰：“角为天门，国将有兵事。”占，于角太白与木星会，杀军在外，破军杀将。其月丁巳，太白入氐。氐为天子宿宫，太白兵凶之星。八月己巳，太白犯房北头第二星。占曰：“王失德。”九月癸卯，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曰：“大人当之，国易政。”十月丙戌，岁星入氐。占曰：“诸侯人君有来入宫者。”十一月庚戌，月入太微，奄屏西南星。占曰：“贵者失势。”四年七月，建平王景素据京口反。时废主凶慝无度，五年七月殒，安成王入篡皇阼。三年，齐受禅。

元徽四年三月乙巳，月犯房北头第一星，进犯键闭星。占曰：“有谋伏甲兵在宗庙中，天子不可出宫下堂，多暴事。”九月甲辰，填星犯太微西蕃。占曰：“立王。”一曰：“徙王。”又曰：“大人忧。”时废帝出入无度，卒以此殒，安成王立。

元徽五年正月戊申，月犯南斗第五星。与前同占。四月丁

巳，荧惑犯舆鬼西北星。占曰：“大人忧，近期六十日，远期六百日。”又曰：“人君恶之。”其月丙子，太白犯舆鬼西北星。占曰：“大赦。”五月戊申，太白昼见午上，光明异常。占曰：“更姓。”六月壬戌，月犯钩钤星。占曰：“有大令。”其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四星。与前同占。七月，废帝殒，大赦天下。后二年，齐受禅。

顺帝升明元年八月庚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与前同占。九月丁亥，太白在翼，昼见经天。占曰：“更姓。”闰十二月癸卯夜，月奄南斗第四星，与前同占。

志第十七

符瑞上

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欢若亲戚，芬若椒兰，故为旗章舆服以崇之，玉玺黄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于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则万物之为役者也。性识殊品，盖有愚暴之理存焉。见圣人利天下，谓天下可以为利；见万物之归圣人，谓之利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则之。”符瑞之义大矣。

赫胥、燧人之前，无闻焉。太昊帝宓牺氏，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没，宓牺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有景龙之瑞。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人身牛首，有圣德，致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

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劬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黑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有屈轶之草

生于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有景云之瑞。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清明时见于摄提，名曰景星。黄帝黄服斋于中宫，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凤皇集，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东园，或巢于阿阁，或鸣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鸟来仪。有大螭如羊。大螾如虹。黄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王。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雾三日三夜，昼昏。黄帝以问天老、力牧、容成曰：“于公何如？”天老曰：“臣闻之。国安，其主好文，则凤凰居之；国乱，其主好武，则凤凰去之。今凤凰翔于东郊而乐之，其鸣音中夷则，与天相副。以是观之，天有严教以赐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龟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问之圣人。”帝曰：“已问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龟不违圣智，故焦。”雾除，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轩辕接万神于明庭，今寒门谷口是也。

帝攀少昊氏，母曰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既而梦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凤皇之瑞。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帝尝高辛氏，生而骍齿，有圣德，代高阳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鞀鼓，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

帝尧之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护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鬓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

氏衰，天下归之。在帝位七十年，景星出翼，凤凰在庭，硃草生，嘉禾秀，甘露润，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箠，摇动则风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箠脯。”又有草夹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后，日落一莢，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历莢”。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乃洁斋修坛场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盖五星之精也。相谓曰：“《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黄姚。”五老因飞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礼备，至于日昃，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摇，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字，泥以黄金，约以青绳。检文曰：“闾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汉当授天命。帝乃写其言，藏于东序。后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沈璧于洛。礼毕，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玄龟负书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坛。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廩，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龙工衣自傍而出。耕于历山，梦眉长与发等。及即帝位，蓂莢生于阶，凤凰巢于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黄之马，西王母献白环、玉玦。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钟石笙箎未罢，而天大雷雨，疾风发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舜乃拥璇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见于钟石笙箎乎！”乃荐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于时和气普应，庆云兴焉，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百工相和而歌《庆云》

帝乃倡之曰：“庆云烂兮，纠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群臣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肾，莫不咸听。平鼓之，轩乎舞之。精华以竭，褰裳去之。”于是八风修通，庆云业聚，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其穴，迁虞而事夏。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

帝禹有夏氏，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钐，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梦自洗于河，以手取水饮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当尧之世，舜举之。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禹治水既毕，天锡玄珪，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暢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洛出《龟书》六十五字，是为《洪范》此谓“洛出《书》”者也。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奚忧龙哉！”龙于是曳尾而逝。

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禘，与其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玉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长为尧司徒，成功于民，受封于商。后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丰下锐上，晰而有髯，句身而扬声，身長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汤。汤

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将应汤命，梦乘船过日月之傍。汤乃东至于洛，观帝尧之坛，沈璧退立，黄鱼双踊，黑鸟随鱼止于坛，化为黑玉。又有黑龟，并赤文成字，言夏桀无道，汤当代之。禱机之神，见于邳山。有神牵白狼衔钩而入商朝。金德将盛，银自山溢。汤将奉天命放桀，梦及天而踢之，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

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禘，见大人迹履之。当时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男。以为不详，弃之厄巷，羊牛避而不践；又送之山林之中，会伐林者荐覆之；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鸟来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为异，乃收养焉，名之曰弃。枝颐有异相，长为尧稷官，有功于民。后稷之孙曰公刘，有德，诸侯皆以天子之礼待之。初黄帝之世，讖言曰：“西北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发行诛，旦行道。”及公刘之后，十三世而生季历。季历之十年，飞龙盈于殷之牧野，此盖圣人在下位将起之符也。季历之妃曰太任，梦长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是为周文王。龙颜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以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文王之妃曰太姒，梦商庭生棘，太子发植梓树于闕间，化为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币告群臣，与发并拜告梦。季秋之甲子，赤爵衔书及丰，止于昌户，昌拜稽首受之。其文要曰：“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王。”将畋，史遍卜之，曰：“将大获，非熊非罴，天遗汝师以佐昌。臣太祖史畴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于磻溪之水，吕尚钓于涯，王下趋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见光景于斯。”尚立变名答曰：“望钓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来提，撰尔雒钤报在齐’尚出游，见赤人自雒出，授尚书曰：“命曰吕，佐昌者子。”文

王梦日月著其身，又攄鼙鸣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纬聚房。后有凤凰衔书，游文王之都。书又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灵祇远离，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没，太子发代立，是为武王。

武王骈齿望羊。将伐纣，至于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咸曰：“纣可伐矣。”武王不从。及纣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纣。度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王写以世字，鱼文消。燔鱼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乌衔谷焉。谷者，纪后稷之德；火者，燔鱼以告天，天火流下，应以吉也。遂东伐纣，胜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乃封吕望于齐。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为宫室，因名蒿宫。武王没，成王少，周公旦摄政七年，制体作乐，神鸟凤凰见，萸荚生。乃与成王观于河、洛，沈璧。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昧，荣光并出幕河，青云浮至，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吐之而去。礼于洛，亦如之。玄龟青龙苍兕止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周公援笔以世文写之，书成文消，龟堕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讫于秦、汉盛衰之符。麒麟游苑，凤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凤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灵，赖先王兮恩泽臻，于胥乐兮民以宁。”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渊、子夏往视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白兒摘麟，伤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来，汝姓为赤诵，名子乔，字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邪？”兒曰：“见一禽，巨如羔羊，头上有角，其未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兒发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趋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

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曰：“周亡，赤气起，大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

汉高帝父曰刘执嘉。执嘉之母，梦赤鸟若龙戏己，而生执嘉，是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为昭灵后。昭灵后游于洛池，有玉鸡衔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灵后取而吞之；又寝于大泽，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上皇视之，见蛟龙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为高帝。高帝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微时，数从王媪、武负赏酒，醉卧，上常有光怪。每留饮，售辄数倍。武负异之，辄折其契。单父人吕公好相人，见高帝，谓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扫妾。”吕公妻媪怒吕公曰：“公常奇此女，欲为贵人。沛令善公，求不与。何妄许刘季？”吕公曰：“非女子所知。”卒与高帝。生惠帝、鲁元公主。吕后尝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馈之食。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二子，见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相鲁元公主，亦贵。老父已去，高帝适从傍舍来，吕后具言之。高帝追问老父。老父曰：“向者夫人、儿子之贵，皆以君相。君贵不可言。”高帝被饮，夜行径泽中。前人反曰：“有大蛇当道，愿还。”高帝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而过。后人来者，见老妪守蛇曰：“向者赤帝子过，杀之。”见者疑妪为

诈，欲笞之，忽然不见。具以状告高帝，帝心喜。秦始皇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之。高帝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吕后常知其处。高帝怪问之，对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知之。”高帝为沛公，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岁星先至，而四星从之。占曰：“以义取天下。”

初，张良游于下邳沂水之上，有老父来，直至良前，而堕其履。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以其老，乃下取跪进。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复来，曰：“孺子可教也。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怪之，跪应曰：“诺。”五日，良往，父已先来，怒曰：“何与长者期而后也？五日，更与我会此。”凡三期而良先至。老父喜曰：“不当如是邪！”即出怀中一卷书与之，曰：“读之，此为王者师。后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也。”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良以黄石篇为他人说，皆不省，唯高帝说焉。良曰：“此殆天所授矣。”五年而成帝业。后十三年，张良果得谷城山下黄石，宝而祠之，死与合葬。

文帝之母薄姬，魏豹为魏王，纳之后宫。许负相之，当生天子，魏王豹于是背汉。汉高帝击虜，而薄姬输织室。高帝见而美之，内于后宫，岁余乃得幸。将见幸，薄姬言：“妾昨梦青龙据妾心。”高帝曰：“我是也。吾为尔成之。”一御而生文帝。

景帝王皇后初嫁为金王孙妻，母臧兒卜筮曰：“当贵。”乃夺金氏而内太子宫，生男。男方在身，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是贵征也。”生男，是为武帝。

武帝赵婕妤，家在河间，生而两手皆拳，不可开。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气，召而见之。武帝自披其手，既时申，得一玉钩。由是见幸，号曰：“拳夫人。”进

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十四月生男，是为昭帝，号曰：“钩弋子。”武帝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子亦然。”乃名其门曰尧母门。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民夜闻汹汹有数千人声，晨往视之，见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八尺，三石为足，立后，白鸟数千集其旁。又上林苑中柳树断卧地，一朝自起生枝叶，虫啮其叶成文，曰：“公孙病已立。”陈留襄邑王社忽移至长安。博士眭孟占之曰：“石，阴类。泰山，岱宗，王者禅代之处。将有废故之家，姓公孙，名病已，从白衣为天子者。”时昭帝幼少，霍光辅政，以孟妖言诛之。及昭帝崩，昌邑王又废，光立宣帝，武帝曾孙，本名病已，在民间白衣三世，如孟言焉。

元帝王皇后，齐田氏之苗裔。祖父翁孺，自东平陵徙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晋史卜之，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沙鹿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翁孺之徙，正值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翁孺生禁。禁妻李氏方任身，梦月入其怀，生女，是为元后。每许嫁，未行，所许者辄死。卜相者云：“当大贵。”遂为元帝皇后，生成帝。

初，秦始皇世，有长人十二，身長五丈，足跡六尺，见于陇西临洮，前史以为秦亡之征，史臣以为汉兴之符也。自高帝至于平帝，十二主焉。

光武皇帝，父为济阳令。济阳有武帝行宫，常封闭。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光武将产，乃开而居之。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焉。使卜者王长卜之。长辟左右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有嘉禾生产屋景天中，一茎九穗，异于凡禾，县界大丰，故名光武曰秀。时又有凤凰集济阳，于是画

宫为凤凰之象。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王莽时，善望气者苏伯阿望光武所居县舂陵城郭，喟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莽忌恶汉，而钱文有金，乃改铸货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于舂陵之白水乡，货泉之文为“白水真人”也。

初起兵，望见家南有火光，以为人持火，呼之而光遂盛，赫然上属天，有顷不见。及在河北，为王郎所逼，将南济滹沱河。导吏还云：“河水流渐，无船可渡。”左右皆恐惧。帝更遣王霸视之。霸往视，如吏言。霸虑还以实对，惊动众心，乃谬云：“冰坚可渡。”帝驰进。比至，而河水皆合，其坚可乘。既渡，余数乘车未毕而冰陷。前至下博城西，疑所之。有一白衣老公在道旁，曰：“努力！信都为长安城守，去此八十里耳。”言毕，失所在。遂至信都，投太守任光。初，光武微时，穰人蔡少公曰：“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国师公刘子骏名秀。少公曰：“国师公是也。”光武笑曰：“何用知非仆？”道士西门君惠等并云：“刘秀当为天子。”光武平定河北，还至中山，将军万修得《赤伏符》言光武当受命。群臣上尊号，光武辞。前至鄗县，诸生强华又自长安诣鄗，上《赤伏符》，文与修合。群下又请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光武又梦乘赤龙登天，乃即位，都洛阳，营宫阙。一夕，有门材自至。

是时琅邪开阳县城门，一夕无故自亡，检所得材，即是也，遂名其门曰开阳门。先是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将献之。道逢二僮子，谓之曰：“子知彼乎，名为襜，常在地下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指之，则死矣。”襜因言曰：“此二僮子，名为宝。得其雄者王，得

其雌者霸。”于是陈仓人遂弃襜而逐二僮子，二僮子化为雉，飞入林。陈仓人以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得其雌者，化而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为之立祠，名曰陈宝祠。雄南飞集南阳穰县，其后光武兴于南阳。

光武之初兴也，隗嚣拥众陇右，招集英俊，而公孙述称帝于蜀，天下云扰，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嚣问扶风人班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先生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异。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郡县治民，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祸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讴吟思汉，向仰刘氏，已可知矣。”隗嚣曰：“先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时民复知汉乎？”彪既感嚣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辞曰：

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从民，其揆一焉。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圣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

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向，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掘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观之于人事矣。

夫饿殍流隶，饥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担石之畜，所愿不过一金，然终于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据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锯，烹菹分裂；又况么麽不及数子，而欲暗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骋千里之涂；燕雀之俦，不奋六翮之用；竊稅之材，不荷栋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胜其任也。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婴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而刘氏之将兴也。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于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愿告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其后果定于汉，陵为宰相封侯。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全宗祀于无穷，垂册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

从流，趋时如响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邴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才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雷晦冥，有龙蛇之怪。及长多灵异，有殊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睹貌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

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应不同斯度，而欲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鈇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无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隗嚣不纳，果败。汉元、成世，道士言：“讖者云：‘赤厄三七。’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祚极三六，当有龙飞之秀，兴复祖宗”及莽篡汉，汉二百一十年矣。莽十八年而败，光武兴焉。

明帝初生，丰下兑上，赤色似尧，终登帝位。

和帝邓皇后，祖父禹，佐命光武，常曰：“我将百万人，未尝妄杀一人，子孙当大兴。”后少时，相者苏文见后，惊曰：“此成汤之骨法也，贵不可言。”后尝梦登梯，以手扞天，天体荡荡正青而滑，有若钟乳者，后仰吮之。以讯之占梦。占梦者曰：“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而舐之，此皆非常梦也。”既而入宫，遂登尊位。安帝未即大位，在邸，数有神光赤蛇嘉应，照耀室内，磐纡殿屋床第之间，后遂入承大统。

初，桓帝之世，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曰：“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谯、沛之间，其锋不可当。”灵帝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乔玄问太史令单颺曰：“此何祥也？”颺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恆象，此其征也。”内黄殷登默记之。其后曹操起于谯，是为魏武帝。建安五年，于黄星见之，岁五十年矣，而武帝破袁绍，天下莫敌。

《春秋讖》曰：“代汉者，当涂高也。”汉有周舒者，善内学。人或问之，舒曰：“当涂高者，魏也。”舒既没，谯周又问术士杜琼曰：“周征君以为当涂高，魏也。其义何在？”琼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以类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琼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曰：“魏者，大也；曹者，众也。众而且大，天下之所归乎？”建安十八年，武帝为公，又进爵为王。二十五年，武帝薨，太子丕嗣为魏王，是为文帝。

文帝始生，有云青色，员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祥，非人臣之气。善相者高元吕曰：“其贵不可言。”延康元年三月，黄龙又见谯，殷登犹存，叹曰：“黄龙见于熹平也，单颺云：‘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今四十五年矣，颺之言其验兹乎。”四月，饶安言白虎见。八月，石邑言凤凰集，又有麒麟见。十月，汉帝禅位于魏，魏王辞让不受。博士苏林、董巴上言：“臣闻天之去就，固有常分，圣人当之，昭然不疑。故尧捐骨肉而禅有虞，终无吝色。舜发垄亩而居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间，不稽漏刻，天下已传矣。所以急天命，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今汉期运已终，妖异绝之已审。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征，丁宁详悉，反覆备至，虽言语相谕，无以代

此。今既发诏书，玺绶未御，固执谦让，上稽天命，下违民情。臣谨按古之典籍，参以图纬，魏之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在于今年此月，昭{折日}分明。谨条奏如左。唯陛下迁思易虑，以时即位，显告上帝，布诏天下。然后改正朔，易服色，正大号，天下幸甚。”其所陈事曰：

天有十二次，以为分野，王公之国，各有所属。周在鹑火，魏在大梁，岁星行历，凡十二次，所在国天子受命，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岁星在鹑火。至武王伐纣，十三年，岁星复在鹑火。故《春秋传》曰：“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又曰：“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武王始受命为将，讨黄巾。是岁，改年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岁复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岁与周文、武受命相应。

今年青龙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兹也。圣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圣人，制法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政制天下，与《诗》协矣。颛顼受命，岁在豕韦，卫居其地，亦在豕韦。故《春秋传》曰：“卫，颛顼之墟也。”今十月，斗之所建，则颛顼受命之分也。魏以十月受禅，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验也。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其于行运合于尧、舜授受之次。

魏王犹未许。大史丞许芝又上天文祥瑞：

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有新天子气见于东南，到今积二十三年。建安十年，彗星出库楼，历犯氐、房宿，北入天市，犯北斗、紫微。氐为天子宿宫，路寝所止。房为天子明堂政教

之首。北斗七星，主尊辅象近臣。紫微者，北极最尊。此除扫汉家之大异也。建安十八年秋，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有余日。岁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镇星入太微，内有兵乱，人主以弱。三者，汉改姓易代之异也。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贯日。《易传》曰：“后妃擅国，白虹贯日。”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蚀。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彗星晨见东方二十余日，夕出西方，犯历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太微，锋炎刺帝坐。彗者除旧布新，亡恶兴圣之异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日蚀。日者阳精，月为侯王，而以亥子日蚀，皆水灭火之异也。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月为大臣侯王之象；荧惑火精，汉氏之行。占曰：“汉家以兵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剥》卦天子气不见，皆崩亡之异也。荧惑火精，行缩日一度有余。故太史令王昱以为汉家衰亡之极。荧惑大而赤色；光不明，赤而小，与小星无别，皆汉家衰亡之异也。

《易传》曰：“上下流通圣贤昌，厥应帝德凤凰翔，万民喜乐无咎殃。”《易传》又曰：“圣人受命，厥应凤凰下，天子虜。”《易传》又曰：“黄龙见，天灾将至，天子绌，圣人出。”黄龙以戊己日见，五色文章皆具，圣人得天受命。黄龙以戊寅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易传》又曰：“圣人清静行中正，贤人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甘陵李云上事，言许昌气见，当涂高已萌，欲使汉家防绝萌芽。今汉都许，日以微弱，当居许昌以失天下。当涂高者，魏也；魏者，象魏两阙之名当道而高大者也。魏当代汉，如李云之言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直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惑以弱亡。汉帝少时名为董侯，名不正，

蒙乱荒惑，其子孙以弱亡也。《孝经中黄讖》曰：“日载东，纪火光。不横一，圣明聪。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讖也。《易运期》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运，王天下。”

于是魏王受汉禅，柴于繁阳，有黄鸟衔丹书，集于尚书台，于是改元为黄初。汉中平二年，洛阳民讹言虎贲寺有黄人，观者日数万，道路断绝。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此魏氏依刘向白云土德之符也。先是，周敬王之四十七年，宋景公问大夫邢史子臣：“天道何祥？”对曰：“后五年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皆如其言。邾王天下，盖谓魏国之后。言四百年则错。疑年代久远，传记者谬误。

高贵乡公初生，有光气照耀室屋，其后即大位。

刘备身长七尺七寸，垂手过膝，顾自见耳。《洛书甄耀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予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民命，炊骸道路，谁使主者玄且来。”备字玄德，故云：“玄且来”也。《孝经钩命决》曰：“帝三建，九会备。”先是，术士周群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如此积年，每有景云祥风，从璇玑下应之。建安二十二年中，屡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太白、荧惑、镇星从岁星，又黄龙见犍为武阳之赤水，九日乃去。关羽在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备后称帝于蜀。

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

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坚母任坚，梦肠出绕吴昌门。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祥也。”昌门，吴郭门也。坚生而容貌奇异。坚妻吴氏初妊子策，梦月入其怀；后孕子权，又梦日入怀。告坚曰：“昔妊策，梦月入怀，今又梦日入怀，何也？”坚曰：“日月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权方颐大口，紫髯，长上短下。汉世有刘琬者，能相人，见权兄弟，曰：“孙氏兄弟，虽各才智明达，然禄祚不终。唯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恆，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其识之。”权时为孝廉。初，秦始皇东巡，济江。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势。”于是秦始皇乃改金陵曰秣陵，凿北山以绝其势。至吴，又令囚徒十余万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故曰囚卷县，今嘉兴县也。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献帝兴平中，吴中谣言：“黄金车，斑兰耳。开昌门，出天子。”魏文帝黄初三年，举兵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其年，权称尊号，年至七十一而薨。权子休，初封琅邪王，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后得大位，其子被废。

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系五马，文曰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删丹县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有五马、麟、鹿、凤凰、仙人之象。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至青龙三年，柳谷之玄川溢涌，石形改易，状似云龟，广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

石马十二，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羈鞅，其五有形而不善成，其五成形。又有一牛八卦列宿彗星之象。有玉匣开盖于前，有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凤凰、白虎、马、牛于中布列。有文字曰：“上上三天王述大会讨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疋中正大吉关寿此马甲寅述水”凡三十五字。石色苍，而物形及字，并白石书之，皆隆起。魏明帝恶其文有“讨曹”，凿去为“计”，以苍石塞之，宿昔而白石满焉。当时称为祥瑞，班下天下。处士张筠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事，此盖将来之休征，当今之怪异也。”既而晋以司马氏受禅。太尉属程猗说曰：“夫大者，盛之极也。金者，晋之行也。中者，物之会也。吉者，福之始也，此言司马氏之王天下，感德而生，应正吉而王之符也。”猗又为赞曰：“皇德遐通，实降嘉灵。乾生其象，坤育其形。玄石既表，素文以成。瑞虎合仁，白麟耀精。神马自图，金言其形。体正而王，中允克明。关寿无疆，于万斯龄。”

宣帝有狼顾之相，能使面正向后，而身形不异。魏武帝尝梦有三匹马在一槽中共食，其后宣帝及景、文相继为宰相，遂倾曹氏。文帝未立世子，有意于齐献王攸。武帝时为中抚军，惧不立，以相貌示裴秀，秀言于文帝曰：“中抚军振发籍地，垂手过膝，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得立。及嗣晋位，其月，襄武县言有大人相，长三丈余，足迹三尺一寸，白发，黄单衣，黄巾，拄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顷之，受魏禅。

武帝咸宁元年，大风吹帝社树折，有青气出社中。占者以为东莞有天子气。时琅邪武王伷封东莞，伷，元帝祖也。元帝以咸宁二年夜生，有光照室，室内尽明，有白毛生于日角之左，眼有精光耀。随惠帝幸鄴。成都王颖杀东安王繇，繇，元帝叔父也。帝惧，欲出奔，而月明，邀候急，四衢断绝，不得去。

有顷，天阴，风雨大至，候者皆休，乃得去。

初，武帝伐吴，琅邪武王伧率众出涂中，而王浑逼历阳，王濬已次近路。孙皓欲降，送天子玺绶，近越二将，而远送诣伧，识者咸怪之。吴之未亡也，吴郡临平湖一旦自开，湖边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旧言临平湖塞天下乱，开则天下太平。吴人以为美祥。俄而吴灭。后元帝兴于江左。吴亡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又谣言曰：“五马游度江，一马化为龙。”元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过江，而元帝升天位。讖书曰：“铜马入海建业期。”元帝小字铜环。

永嘉初，元帝以安东将军镇建业。时岁、镇星、辰、太白四星聚于牛、女之间，常裴回进退。愍帝建兴四年，晋陵武进人陈龙在田中得铜铎五枚，柄口皆有龙虎形；又有将雏鸡雀集其前，皆驱去复还，至于再三；又有鹅三四头，高飞且鸣，周回东西，昼夜不下，如此者六七日。会稽剡县陈清又于井中得栈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其器虽小，形制甚精，上有古文书十八字，其四字可识，云：“会稽徽命。”豫章有大樟树，大三十五围，枯死积久，永嘉中，忽更荣茂。景纯并言是元帝中兴之应。初，武帝太康三年，建鄴有寇，余姚人伍振筮之，曰：“寇已灭矣。三十八年，扬州有天子。”至元帝即天位，果三十八年。

先是，宣帝有宠将牛金，屡有功，宣帝作两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饮善酒，毒酒与金，金饮之即毙。景帝曰：“金名将，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与琅邪国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愍帝之立也，改毗陵为晋陵，时元帝始霸江、扬，而戎翟称制，西都微弱。干宝以为晋将灭于西而兴于东之符也。

宋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树。皇考以高祖生有奇异，名为奇奴。皇妣既殂，养于舅氏，改为寄奴焉。少时诞节嗜酒，自京都还，息于逆旅。逆旅姬曰：“室内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饮于盎侧，醉卧地。时司徒王谧有门生居在丹徒，还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姬曰：“刘郎在室内，可入共饮酒。”此门生入室，惊出谓姬曰：“室内那得此异物？”姬遽入之，见帝已觉矣。姬密问：“向何所见？”门生曰：“见有一物，五采如蛟龙，非刘郎。”门生还以白谧，谧戒使勿言，而与结厚。帝尝行至下邳，遇一沙门，沙门曰：“江表寻当丧乱，拯之必君也。”帝患手创积年，沙门出怀中黄散一裹与帝，曰：“此创难治，非此药不能瘳也。”倏忽不见沙门所在。以散傅创即愈。余散帝宝录之，后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以散傅之，无不立愈。自少至长，目中常见二龙在前，始尚小，及贵转大。晋陵人车薮善相人，相帝曰：“君贵不可言，愿无相忘。”晋安帝义熙初，帝始康晋乱，而兴霸业焉。

庐江霍山常有钟声十二。帝将征关、洛，霍山崩，有六钟出，制度精奇，上有古文书一百六十字。冀州有沙门法称将死，语其弟子普严曰：“嵩皇神告我云，江东有刘将军，是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饼，与将军为信。三十二璧者，刘氏卜世之数也。”普严以告同学法义。法义以十三年七月，于嵩高庙石坛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饼。汉中城固县水际，忽有雷声，俄而岸崩，得铜钟十二枚。又巩县民宋耀得嘉禾九穗。后二年而受晋禅。孔子《河雒讖》曰：“二口建戈不能方，两金相刻发神锋，空穴无主奇入中，女子独立又为双。”二口建戈，“刘”字也。晋氏金行，刘姓又有金，故曰两金相刻。空穴无主奇入中，为“寄”字。女子独立又为双，

“奴”字。

晋既禅宋，太史令骆达奏陈天文符讖曰：“去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昼见经天凡七。占曰：‘天下革民更王，异姓兴。’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一月朔，日有蚀之凡四，皆蚀从上始，臣民失君之象也。义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扫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兴，此除旧布新之征。义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虹见于东方。占曰：‘五虹见，天子黜，圣人出。’义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气见东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进宋公。岁星裴回房、心之间，大火，宋之分野。与武王克殷同，得岁星之分者应王也。十一年以来至元熙元年，月行失道，恆北入太微中。占：‘月入太微廷，王入为主。’十三年十月，镇星入太微，积留七十余日，到十四年八月十日，又入太微不去，到元熙元年，积二百余日。占：‘镇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立王，有徙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彗星出北斗魁中。占曰：‘星彗北斗中，圣人受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太微中，彗柄起上相星下，芒尾渐长至十余丈，进扫北斗及紫微中。占曰：‘彗星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政。入北斗，帝宫空。’一占：‘天下得召人。’召人，圣主也。一曰：‘彗孛紫微，天下易主。’十四年十月一日，荧惑从入太微钩己，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从端门出积尸，留二百六日，绕镇星。荧惑与填星钩己天廷，天下更纪。十四年十二月，岁、太白、辰裴回居斗、牛之间经旬。斗、牛，历数之起。占曰：‘三星合，是谓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黑龙登天。《易传》曰：‘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应天命之符。’《金雌诗》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时。’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诗》又曰：‘云出而两渐欲举，短如之何乃相岨，交戟乱也当何所，唯有

隐岩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两云“玄”字也。短者，云胙短也。岩隐不见，唯应见谷，殖禾谷边，则圣讳炳明也。《易》曰：‘西南得朋。’故能困桓父也。刘向讖曰：‘上五尽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群英。’前句则陛下小讳，后句则太子讳也。十一年五月，西明门地陷，水涌出，毁门扉闕。西者，金乡之门，为水所毁，此金德将衰，水德方兴之象也。太兴中，民于井中得栈钟，上有古文十八字，晋自宣帝至今，数满十八传。义熙八年，太社生桑，尤著明者也。夫六，亢位也。汉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泰始至今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数穷，咸以六年。”

少帝即位，景平三年四月，有五色云见西方。时文帝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寻即大位。文帝元嘉中，谣言钱唐当出天子，乃于钱唐置戍军以防之。其后，孝武帝即大位于新亭寺之禅堂。禅”之与“钱”，音相近也。太宗为徐州刺史，出镇彭城，昭太后赐以大珠鹿卢剑，此剑是御服，占者以为嘉祥。前废帝永光初，又讹言湘州出天子，幼主欲南幸湘川以厌之。既而湘东王即尊位，是为明帝。

史臣谨按，冀州道人法称所云玉璧三十二枚，宋氏卜世之数者，盖卜年之数也。谓卜世者，谬其言耳。三十二者，二十，则六十矣。宋氏受命至于禅齐，凡六十年云。

志第十八

符瑞中

麒麟者，仁兽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则至。麕身而牛尾，狼项而一角，黄色而马足。含仁而戴义，音中钟吕，步中规矩，不践生虫，不折生草，不食不义，不饮洿池，不入坑阱，不行罗网。明王动静有仪则见。牡鸣曰“逝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幼”，夏鸣曰“养绥”。

汉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汉武帝太始二年三月，获白麟。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见郡国。汉安帝延光三年七月，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三年八月戊子，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麒麟见东郡濮阳。汉献帝延康元年，麒麟十见郡国。

吴孙权赤乌元年八月，武昌言麒麟见。又白麟见建业。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麒麟见南郡枝江。晋武帝咸宁五年二月甲午，白麟见平原高县。咸宁五年九月甲午，麒麟见河南阳城。晋武帝太康元年四月，白麟见顿丘。晋愍帝建兴二年九月丙戌，麒麟见襄平，州刺史崔毖以闻。晋元帝太兴元年正月戊子，麒麟见豫章。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麒麟见辽东。

凤凰者，仁鸟也。不刳胎剖卵则至。或翔或集。雄曰凤，雌曰凰。蛇头燕颌，龟背鳖腹，鹤颈鸡喙，鸿前鱼尾，青首骈翼，鹭立而鸳鸯思。首戴德而背负仁，项荷义而膺抱信，足履

正而尾系武。小音中钟，大音中鼓。延颈奋翼，五光备举。兴八风，降时雨，食有节，饮有仪，往有文，来有嘉，游必择地，饮不妄下。其鸣，雄曰“节节”，雌曰“足足”。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上朔”，夕鸣曰“归昌”，昏鸣曰“固常”，夜鸣曰“保长”。其乐也，徘徊徊，雍雍喈喈。唯凤皇为能究万物，通天祉，象百状，达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备文武，正下国。故得凤之象，一则过之，二则翔之，三则集之，四则春秋居之，五则终身居之。

汉昭帝始元三年十月，凤皇集东海，遣使祠其处。汉宣帝本始元年五月，凤皇集胶东。本始四年五月，凤皇集北海。汉宣帝地节二年四月，凤皇集鲁，群鸟从之。汉宣帝元康元年三月，凤皇集泰山、陈留。元康四年，南郡获威凤。汉宣帝神雀二年二月，凤皇集京师，群鸟从之以万数。神雀四年春，凤皇集京师。神雀四年十月，凤皇十一集杜陵。神雀四年十二月，凤皇集上林。

汉宣帝甘露三年二月，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皇立，以万数。

汉光武建武十七年十月，凤皇五，高八九尺，毛羽五采，集颍川郡，群鸟并从行列，盖地数顷，留十七日乃去。

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凤皇百三十九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车驾东巡。其月戊子，凤皇集济南台县丞霍收舍树上，赐台长疑帛十五匹，收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凤皇所过亭部，无出今年田租；赐男子爵人二级。延光三年十月壬午，凤皇集京兆新丰西界槐树。汉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凤皇见济阴己氏。汉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见新城，群鸟随之。民皆谓之凤皇。汉献帝延康元年八月，石邑

县言凤皇集。又郡国十三言凤皇见。

吴孙权黄武五年七月，苍梧言凤皇见。孙权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凤皇见。吴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大鸟五见于春申。吴孙皓建衡四年正月，西苑言凤皇集。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凤皇见上党高都。泰始元年十二月，凤皇二见河南山阳。泰始元年十二月，凤皇三见冯翊下邳。晋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凤皇将九子见郟乡之丰城。十二月甲子，又见丰城，众鸟随从。升平五年四月己未，凤皇集沔北，至于辛酉。百姓聚观之。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戊戌，凤皇见会稽山阴。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鸟二集秣陵民王顓园中李树上，大如孔雀，头足小高，毛羽鲜明，文采五色，声音谐从，众鸟如山鸡者随之，如行三十步顷，东南飞去。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皇里。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凤皇见丹徒簪贤亭，双鹤为引，众鸟陪从。征虏将军武昌王浑以闻。

神鸟者，赤神之精也，知音声清浊和调者也。虽赤色而备五采，鸡身，鸣中五音，肃肃雍雍。喜则鸣舞，乐处幽隐。风俗从则至。

汉宣帝五凤三年三月辛丑，神鸟集长乐宫东阙树上，又飞下地，五采炳发，留十余刻。汉章帝元和中，神鸟见郡国。

黄龙者，四龙之长也。不漉池而渔，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能高能下，能细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长，乍存乍亡。赤龙、《河图》者，地之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河出《龙图》。

汉惠帝二年正月癸酉，两龙见兰陵人家井中。汉文帝十五年春，黄龙见成纪。汉宣帝甘露元年四月，黄龙见新丰。

汉成帝鸿嘉元年冬，黄龙见真定。汉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黄龙见东莱。汉光武建武十二年六月，黄龙见东阿。

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黄龙四十四见郡国。元和中，青龙见郡国。元和中，白龙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元年八月辛卯，黄龙见九真。延光三年九月辛亥，黄龙见济南历城。延光三年十二月乙未，黄龙见琅邪诸县。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黄龙二见东郡濮阳。

汉桓帝建和元年二月，黄龙见沛国譙。汉桓帝元嘉二年八月，黄龙见济阴句阳，又见金城允街。汉桓帝永光元年八月，黄龙见巴郡。汉献帝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譙。又郡国十三言黄龙见。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郑之摩陂井。帝亲与群臣共观之，既而诏书工图写，龙潜而不见。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

魏少帝正元元年十月戊戌，黄龙见鄴井中。魏少帝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龙见轹县井中凡二。甘露元年六月，青龙见元城县界井中。甘露二年二月，青龙见温县井中。甘露三年八月甲戌，黄龙、青龙仍见顿丘、冠军、阳夏县井中。甘露四年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井中。

魏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龙见莘县井中。景元三年二月，青龙见轹县井中。

刘备未即位前，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

吴孙权黄龙元年三月，鄱阳言黄龙见。吴孙权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见；权因此改元。作黄龙牙，常在军中，进退视其所向，命胡综为赋。

吴孙权赤乌五年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县井中二。赤乌十一年，云阳言黄龙见。黄龙二又见武陵吴寿，光色炫耀。

吴孙休永安四年九月，布山言白龙见。永安五年七月，始新言黄龙见。永安六年四月，泉陵言黄龙见。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龙二见济阴定陶。泰始元年十

二月，青龙见魏郡汤阴。泰始元年十二月，黄龙见河南洛阳洛滨。泰始元年十二月，白龙二见太原祁。泰始二年七月壬午，黄龙见巴西阆中。泰始三年四月戊午，有司奏：“张掖太守焦胜言，氐池县大柳谷口青龙见。”

晋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申，白龙二见于新兴九原居民井中，咸宁二年十月庚午，黄龙二见于汉嘉灵关。咸宁二年十一月癸巳，白龙二见须度支部。咸宁五年十一月甲寅，青龙见京兆霸城。

晋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龙三见于永昌。太康三年闰四月己丑，白龙二见济南历城。太康五年正月癸卯，青龙二见武库井中，帝亲往观之。太康六年九月，白龙见京兆阴盘。太康九年十二月戊申，青龙一见鲁国公丘居民井中。晋惠帝元康七年三月己酉朔，成皋县狱有龙升天。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青龙见义兴阳羨。永初元年八月，青龙二见南郡江陵。

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会稽郡西南向晓，忽大光明，有青龙腾跃凌云，久而后灭。吴兴诸处并以其日同见光景。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永嘉永宁见黄龙自云而下，太守臧芝以闻。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龙见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闻。元嘉二十五年五月戊戌，黑龙见玄武湖东北隈，扬州野吏张立之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八月辛亥，黄龙见会稽，太守孟顗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广陵有龙自湖水中升天，百姓皆见。

孝武帝孝建二年七月癸丑，黄龙见石头城外水滨，中护军湘东王彧以闻。孝建三年五月己未，龙见临川郡，江州刺史东海王祗以闻。孝武大明元年五月癸亥，黑龙见晋陵占石村。改村为津里。

灵龟者，神龟也。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五色鲜明，三百岁游于藁叶之上，三千岁常游于卷耳之上。知存亡，明于吉凶。禹卑宫室，灵龟见。玄龟书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雒出龟书。

魏文帝初，神龟出于灵池。

吴孙权时，灵龟出会稽章安。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甲辰，胸 县获灵龟以献。

晋长沙王义坐同产兄楚王玮事，徙封常山，后还复国。在常山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玉下有大石，其中有龟长二尺余，时人以为复国之祥。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月戊申，白龟见吴兴余杭，太守文道恩以献。元嘉二十年四月辛卯，白龟见吴兴余杭，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扬州刺史始兴王浚获白龟以献。

孝武帝大明三年三月戊子，毛龟见宣城广德，太守张辨以献。大明四年六月壬寅，车驾幸籍田，白龟见于千亩，尚书右仆射刘秀之以献。大明七年八月乙未，毛龟见新安王子鸾第，获以献。

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四眼龟见会稽，会稽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献。泰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龟见东阳长山，文如爻卦，太守刘勰以献。泰始六年九月己巳，八眼龟见吴兴故鄣，太守褚渊以献。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义兴阳羨县获毛龟，太守王蕴以献。

龙马者，仁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长颈有翼，傍有垂毛，鸣声九哀（一作音）。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御四方则出。白马殊鬣，王者任贤良则见。泽马者，王者劳来百姓则至。夏马鬣，黑身白鬣尾，殷马骆，白身黑鬣尾，

周马骅，赤身黑鬣尾。

汉章帝元和中，神马见郡国。

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神马鸣南城门。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甲申朔，宁州刺史费统上言：“所统晋宁之滇池县，旧有河水，周回二百余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马二匹，一白一黑，忽出于河中，去岸百步。县民董聪见之。”

白象者，人君自养有节则至。

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见零陵洮阳。元嘉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见安成安复，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

汉武帝元狩二年三月，南越献驯象。

白狐，王者仁智则至。

晋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燕王慕容皝上言白貉见国内。

赤熊，佞人远，奸猾息，则入国。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见新安歙县，太守到元度以献。

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

汉章帝元和中，九尾狐见郡国。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甲午，九尾狐见鄆城，又见谯。

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

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车驾西巡，得白鹿于临平观。汉章帝元和中，白鹿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三年六月辛未，白鹿见右扶风雍。延光三年七月，白鹿见左冯翊。

汉桓帝永兴元年二月，白鹿见张掖。

魏文帝黄初元年，郡国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见。

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白鹿见扶风雍，州刺史严询获以献。

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白鹿见零陵泉陵。太康元年五月甲辰，白鹿见天水西县，太守刘辛获以献。太康三年七月壬子，白鹿见零陵，零陵令蒋微获以献。

晋惠帝元康元年九月乙酉，白鹿见交趾武宁。

晋愍帝建武元年五月戊子，白鹿见高山县。

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白鹿二见豫章。太兴三年四月，白鹿见晋陵延陵。晋元帝永昌元年九月，白鹿见江乘县。

晋成帝咸和四年五月甲子，白鹿见零陵洮阳，获以献。咸和四年七月壬寅，长沙郡掾吏黄光于南郡道遇白鹿，驱之不去，直来就光，追寻光三百余步。光遂抱取，遣吏李坚奉献。咸和九年八月己未，白鹿见长沙临湘。晋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见豫章望蔡，太守桓景获以献。

晋孝武太元十六年三月癸酉，白鹿见豫章望蔡，获以献。太元十八年五月辛酉，白鹿见江乘，江乘令田熙之获以献。太元二十年九月丁丑，白鹿见巴陵清水山，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献。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鹿见长沙，荆州刺史桓玄以闻。

宋文帝元嘉五年七月丙戌，白鹿见东莞莒县岫峨山，太守刘玄以闻。元嘉九年正月，白鹿见南谯谯县，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元嘉十四年，白鹿见文乡。元嘉十七年五月甲午，白鹿见南汝阴宋县，太守文道恩以献。元嘉二十年八月，白鹿见谯郡蕲县，太守邓琬以献。元嘉二十二年二月，白鹿见建康县，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二月辛未，白鹿见南康瀟县，南康相刘兴祖以献。元嘉二十三年二月戊戌，白鹿见交州，交州刺史檀和之以献。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丙辰，白鹿见彭城彭城县，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获以献。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朔，白鹿见济阴，徐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九年八月癸酉，白鹿见鄱阳，南中郎将武陵王骏以献。元嘉三十

年十一月壬午，白鹿见南琅邪，南琅邪太守王僧虔以献。元嘉三十年十一月癸亥，白鹿见武建郡，雍州刺史硃修之以献。

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庚子，白鹿见临川西丰县。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鹿见南平。大明二年四月己丑，白鹿见桂阳郴县，湘州刺史山阳王休祐以献。大明三年正月癸巳，白鹿见南琅邪江乘，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以献。大明三年三月辛卯，白鹿见广陵新市，太守柳光宗以闻。大明五年五月丙寅，白鹿见南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以献。大明八年六月甲子，白鹿见衡阳郡，湘州刺史江夏王世子伯禽以献。

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乙亥，白鹿见宣城，宣城太守刘韞以闻。泰始五年二月己亥，白鹿见长沙，湘州刺史刘韞以献。泰始六年十二月乙未，白鹿见梁州，梁州刺史杜幼文以闻。

后废帝元徽三年二月甲子，白鹿见郁洲，青冀二州刺史、西海太守刘善明以献。

三角兽，先王法度修则至。（阙）

一角兽，天下平一则至。（阙）

六足兽，王者谋及众庶则至。（阙）

比肩兽，王者德及矜寡则至。（阙）

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阙）

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

汉宣帝元康四年，南郡获白虎。

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白虎二十九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三年八月戊子，白虎二见颍川阳翟。

汉献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虎见。又郡国二十七言白虎见。

吴孙权赤乌六年正月，新都言白虎见。赤乌十一年五月，

鄱阳言白虎仁。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见河南阳翟。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见弘农陆浑。泰始二年正月己亥，白虎见辽东乐浪。泰始二年正月辛丑，白虎见天水西。

晋武帝咸宁三年二月乙丑，白虎见沛国。晋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虎见永昌南罕。太康四年七月丙辰，白虎见建平北井。太康十年十月丁酉，白虎见犍为。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白虎见新昌县。晋简文帝咸安二年三月，白虎见豫章南昌县西乡石马山前。

晋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一月辛亥，白虎见豫章郡。太元十九年二月，行巩令刘启期言白虎频见。太元十九年二月，行温令赵邳言白虎频见。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襄阳言驹虞见于新野。

宋武帝永初元年八月癸巳，白虎见枝江。

少帝景平元年十月，白虎见桂阳耒阳。

文帝元嘉十九年十月，白虎见弋阳、期思二县，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亥，白虎见武昌，武昌太守蔡兴宗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丑，白虎见蜀郡二，赤虎导前，益州刺史陆徽以闻。元嘉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白虎见南琅邪半阳山，二虎随从，太守王僧达以闻。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壬子，白虎见临川西丰。

白狼，宣王得之而犬戎服。（阙）

白麇，王者刑罚理则至。

晋武帝咸宁元年四月丙戌、乙卯，白麇见琅邪，赵王伦以献。咸宁三年七月壬辰，白麇见魏郡。晋武帝太康三年八月，白麇见梁国蒙，梁相解隆获以献。太康五年九月己酉，白麇见义阳。太康七年五月戊辰，白麇见汲郡。

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麀见吴国吴县，内史虞潭获以献。

晋穆帝永和元年八月，白麀见吴国吴县西界包山，获以献。永和八年十二月，白麀见丹阳永世，永世令徐该获以献。永和十二年十一月庚午，白麀见梁郡，梁郡太守刘遂获以献。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麀见荆州，荆州刺史桓玄以闻。

宋少帝景平元年五月癸未，白麀见义兴阳羨，太守王准之获以献。景平二年六月，白麀见南郡江阳，太守王华献之太祖。太祖时入奉大统，以为休祥。

文帝元嘉五年四月乙巳，白麀见汝阳武津，太守郑据获以献。元嘉十二年正月，白麀见东莱黄县，青、冀州刺史王方回以献。元嘉十九年五月，山阳张休宗获白麀，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元嘉二十年八月，白麀见江夏安陆，内史刘思考以献。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丑，白麀见淮南，太守王休获以献。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午，白麀见南琅邪，太守王远获以献。元嘉二十五年五月辛未朔，华林园白麀生二子皆白，园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五月丙戌，白麀见马头，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以献。元嘉二十七年正月己丑，白麀见济阴，徐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七年四月癸丑，华林园白麀生一白子，园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九年六月壬戌，白麀见晋陵暨阳，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

孝武帝孝建三年六月癸巳，白麀见广陵，南兖州以献。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丁丑，白麀见东莱曲城县，获以献。大明二年正月壬戌，白麀见山阳，山阳内史程天祚以献。大明二年二月辛丑，白麀见济北，济北太守殷孝祖以献。大明五年九月己巳，白麀见南阳，雍州刺史永嘉王子仁以献。大明六年四月戊辰，白麀见营阳，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献。大明七年正月庚

寅，白麋见南阳，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项以献。大明七年六月己巳，白麋见武陵临沅，太守刘衍以献。大明七年九月癸未，白麋见南阳，雍州刺史刘秀之以献。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癸酉，白麋见南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献。泰始三年五月乙卯，白麋见北海都昌，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献。泰始五年正月癸卯，白麋见汝阴楼烦，豫州刺史刘勔以献。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白麋见义兴国山，太守王蕴以献。

后废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白麋见海陵宁海，宁海太守孙嗣之以献。

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五月甲寅，东宫队白从陈超获黑麋于肥如县，皇太子以献。元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东宫将魏荣获青麋于秣陵。元嘉十年十二月，营城县民成公会之于广陵高邮界获白麋鹿以献。

孝武帝大明元年二月己亥，白鹿见会稽诸暨县，获以献。

银鹿，刑罚得共，民不为非则至。（阙）

赤兔，王者德盛则至。（阙）

比翼鸟，王者德及高远则至。（阙）

赤雀，周文王时衔丹书来至。

晋愍帝建兴三年四月癸酉，赤雀见平州府舍。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五月，赤雀集南平郡府，内史臧绰以闻。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临沂县鲁尚斯军人于城上获赤雀，太傅假黄钺江夏王义恭以献。

福草者，宗庙肃，则生宗庙之中。（阙）

苍鸟者，贤君修行孝慈于万姓，不好杀生则来。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苍鸟见襄阳县。大明二年四月甲申，苍鸟见襄阳，雍州刺史王玄谟以献。

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柏受甘露，王者耆老见敬，则柏受甘露。竹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甘露。

汉宣帝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未央宫。汉宣帝神雀二年二月，甘露降京师。神雀四年春，甘露降京师。

汉宣帝五凤二年正月，甘露降京师。

汉成帝元延四年三月，甘露降京师。

汉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郡国上甘露降。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戊子夜，帝梦见光武帝、光烈皇后，梦中喜觉，悲不能寐。明旦上陵，百官、胡客悉会。太常丞上言，其日陵树叶有甘露。帝令百官采甘露。帝自伏御床，视太后庄器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泽之具。永平十七年春，甘露仍降京师。

汉章帝元和中，甘露降郡国。

汉安帝延光三年四月丙戌，甘露下沛国丰。延光三年七月，甘露下左冯翊频阳。

汉桓帝延熹三年四月，甘露降上郡。汉桓帝永康元年八月，甘露降巴郡。

魏文帝初，郡国三十七言甘露降。魏少帝甘露元年五月，鄴及上洛并言甘露降。魏元帝咸熙二年四月，南深泽县言甘露降。

吴孙权黄武前，建业言甘露降。黄武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吴孙权嘉禾五年三月，武昌言甘露降于礼宾殿。吴孙权赤乌二年三月，零陵言甘露降。赤乌九年四月，武昌言甘露降。吴孙皓甘露元年四月，蒋陵言甘露降。

晋武帝泰始十年四月乙亥，甘露降西河离石。晋武帝咸宁

元年四月丙戌，甘露降张掖。咸宁元年五月戊午，甘露降清河绎幕。咸宁元年九月，甘露降太原晋阳。咸宁二年五月戊子，甘露降玄菟郡治。咸宁三年六月戊申，甘露降巴郡南充国。晋武帝太康五年三月乙卯，甘露降东宫。太康七年四月，甘露降京兆杜陵。太康七年五月，甘露降魏郡鄴。

晋惠帝元康四年五月，甘露降乐陵郡。

晋愍帝建兴元年六月，甘露降西平县。建兴三年八月己未，甘露降新昌县。晋愍帝建武元年六月丁丑，甘露降寿春。

晋元帝太兴三年四月，甘露降琅邪费。

晋明帝泰宁二年正月，巴郡言甘露降。

晋成帝咸和四年四月，甘露降武昌郡阁前柳树，太守诩以闻。咸和六年三月，甘露降宁州城内北园榛桃树，刺史以闻。咸和七年四月癸巳，甘露降京邑，扬州刺史王导以闻。咸和八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庐江襄安县蒋胄家。咸和八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宣城宛陵县之须里。咸和九年四月甲寅，甘露降吴国钱唐县右乡康巷之柳树。咸和九年十二月丙辰，甘露降建平陵。咸和九年十二月丁巳，甘露降武平陵。晋成帝咸康元年四月癸卯，甘露降西堂桃树。咸康二年三月甲戌，甘露降郁林城内。咸康二年四月，甘露降西堂，又降尚书都坐桃树，又降会稽永兴县，众官毕贺。戊午，甘露降会稽山阴县，又降吴兴武康县。庚申，又降武康。咸康三年四月戊午，甘露降殿后桃李树。五月，甘露降义兴阳羨县柞树，东西十四步，南北十五步。咸康七年四月丙子，甘露降彭城王紘第内，众官毕贺。

晋穆帝永和元年三月，甘露降庐江郡内桃李树，太守永以闻。永和五年十一月，太常刘邵上崇平陵令王昂即日奉行陵内，甘露降于玄宫前殿。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甘露降丹阳湖熟县西界刘敷墓松树，县令王恬以闻，众官毕贺。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正月，甘露降随郡淝阳县界桑木，沾凝十余里中。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八月，甘露降宁州界内，刺史费统以闻。太元十五年闰月，甘露降永平陵。太元十六年十一月庚午，甘露降句阳县。太元十七年二月，甘露降南海番禺县杨树。

晋安帝元兴二年十月，甘露降武昌王成基家竹。元兴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丹徒。元兴三年四月己酉，甘露降兰台。

宋武帝永初元年九月庚辰，甘露降丹徒岷山。永初元年十月庚午，甘露降兴宁、永宁二陵，弥冠百余里。

文帝元嘉三年闰正月己丑，甘露降吴兴乌程，太守王韶之以闻。元嘉四年五月辛巳，甘露降齐郡西安临朐城。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朔，甘露降初宁陵。元嘉四年十一月己丑，甘露降南海熙安，广州刺史江桓以闻。元嘉八年五月，甘露降南海番禺。元嘉九年十一月壬子，甘露降初宁陵。元嘉十一年八月甲辰，甘露降费县之沙里，琅邪太守吕绰以闻。元嘉十三年二月丁卯，甘露降上明巴山。元嘉十三年二月，甘露降吴兴武康董道益家园树。元嘉十三年三月甲午，甘露降初宁陵。元嘉十六年三月己卯，甘露降广州城北门杨树，刺史陆徽以闻。元嘉十七年四月丁丑，甘露降广陵永福里梁昌季家树，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闻。元嘉十七年，甘露降高平金乡富民村方三十里中。徐州刺史赵伯符以闻。元嘉十七年十一月乙酉，甘露降乐游苑。元嘉十八年五月甲申，甘露降丹阳秣陵卫将军临川王义庆园，扬州刺史始兴王濬以闻。元嘉十八年六月，甘露降广陵广陵孟玉秀家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十九年五月丁卯，甘露降建康司徒参军督护顾俊之宅竹柳。元嘉十九年五月乙亥，甘露降马头济阳宋庆之园树，太守荀预以闻。元嘉二十一年，甘露降益州府内梨李树，刺史庾俊之以闻。元嘉二

十一年四月，甘露频降乐游苑。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彭城绥舆里，徐州刺史臧质以闻。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义阳平阳，太守庞秀之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甘露降南郡江陵方城里，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丁酉，甘露降长宁陵，陵令包诞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二月丁未，甘露降乐游苑，苑丞张宝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九月丙子，甘露降长宁陵，陵令华林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庚子，甘露降襄阳郡治，雍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辛丑，甘露频降乐游苑，苑丞何道之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庚子，甘露频降景阳山，山监张绩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癸卯、三月丙辰，甘露频降景阳山，华林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三月甲寅，甘露降寻阳松滋，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癸未，甘露降寻阳松滋；丙申，又降江州城内桐树；丁酉，又降城北数里之中，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甘露降京师，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甘露降襄城治下无量寺，雍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甘露降魏兴郡内，太守韦宁民以闻。元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十二月，甘露频降，状如细雪，京都及郡国处处皆然，不可称纪。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甘露降南郡，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乙未，甘露降丹阳秣陵岩山。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壬午，甘露降景阳山，华林园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庚寅、癸巳，甘露频降武昌，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六年四月甲辰、丙午、戊申，甘露频降豫章南昌，太守刘思考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七月，甘露降南郡江陵，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七年四月乙卯、丙辰、丁巳，甘露频降豫章南昌。戊午午时，天气清明，有彩雾映覆郡邑，甘

露又自云降。太守刘思考以闻。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甘露降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八年二月戊辰，甘露降钟山延贤寺，扬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八年二月壬午，甘露降徽音殿前果树。元嘉二十八年二月，甘露降合欢殿后香花诸草。

孝武帝孝建元年三月丙辰，甘露降华林园。孝建二年三月己酉，甘露降丹阳秣陵中里路与之墓树。孝建二年三月辛亥，甘露降长宁陵松树。孝建二年三月，甘露降襄阳民家梨树。孝建二年三月戊午，甘露降丹阳秣陵尚书谢庄园竹林，庄以闻。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华林园桐树。大明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乐游苑梅树。大明三年三月戊子，甘露降宣城郡舍，太守张辩以闻。大明四年正月壬辰，甘露降初宁陵松树。大明四年二月丙申，甘露降长宁陵松树。大明四年二月乙巳，甘露降丹阳秣陵龙山，丹阳尹孔灵符以闻。大明五年四月辛亥，甘露降吴兴安吉，太守历阳王子项以闻。大明五年四月乙卯，甘露降吴兴乌程，太守历阳王子项以闻。大明六年二月戊午，甘露降建康灵耀寺及诸苑园，及秣陵龙山，至于娄湖。是日，又降句容、江宁二县。大明七年三月丙申，甘露降寻阳松滋，太守刘矇以闻。大明七年四月己未，甘露降荆州城内，刺史临海王子项以闻。大明七年十二月辛丑朔，甘露降吴兴乌程，令苟卞之以闻。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己亥，甘露降上林苑，苑令徐承道以献。泰始二年四月庚申，甘露降华林园，园令臧延之以献。泰始二年五月己未，甘露降丹阳秣陵县舍斋前竹，丹阳尹王景文以献。泰始三年十一月庚申，甘露降晋陵，晋陵太守王蕴以闻。泰始三年十一月癸亥，甘露降南东海丹徒建冈，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闻。泰始三年十二月壬午，甘露降崇宁陵，扬州刺史建安

王休仁以闻。

后废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吴兴乌程，太守萧惠明以闻。

顺帝升明二年十二月，甘露降建康禁中里。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南东海武进彭山，太守谢朓以闻。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吴兴长城卞山，太守王奂以闻。

威香者，王者礼备则常生。（阙）

志第十九

符瑞下

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于周德，三苗共穗；于商德，同本异穗；于夏德，异本同秀。

汉宣帝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

汉章帝元和中，嘉禾生郡国。

汉安帝延光二年六月，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汉桓帝建和二年四月，嘉禾生大司农帑。汉桓帝永康元年八月，嘉禾生魏郡。

魏文帝黄初元年，郡国三言嘉禾生。

吴孙权黄龙三年十月，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孙权赤乌七年秋，宛陵言嘉禾生。

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泸水胡王彭护献嘉禾。晋武帝太康四年十二月，嘉禾生扶风雍。太康五年七月，嘉禾生豫章南昌。太康八年闰三月，嘉禾生东夷校尉园。太康八年九月，嘉禾生东莱掖。

晋愍帝建兴元年八月癸亥，嘉禾生襄平县，一茎七穗。建兴二年六月，嘉禾生平州治，三实同蒂。建兴三年七月，嘉禾生襄平县，异体同蒂。

宋文帝元嘉二年十月，嘉禾生颍川阳翟，太守垣苗以闻。

元嘉九年三月，嘉禾生义阳，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元嘉十年八月，嘉禾生汝南苞信，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元嘉十一年八月，嘉禾一茎九穗生北汝阴，太守王玄谟以献。元嘉二十年六月，嘉禾一茎九穗生上庸新安，梁州刺史刘道以献。元嘉二十一年，嘉禾生新野邓县，雍州刺史萧思话以献。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嘉禾生籍田，一茎九穗。元嘉二十二年七月癸酉，嘉禾生平虏陵，徐州刺史臧质以献。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太尉府田，太尉江夏王义恭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扬州东耕田，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华林园，百六十穗，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颍川阳白，豫州刺史赵伯符以献。元嘉二十三年七月乙丑，嘉禾旅生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丹阳椒唐里，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辰，嘉禾生醴湖屯，屯主王世宗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嘉禾生华林园，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九月庚申，嘉禾生沛郡萧，征北大将军衡阳王义季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嘉禾生江夏汝南，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嘉禾旅生华林园及景阳山，园丞梅道念以闻。太尉江夏王义恭上表曰：

臣闻居高听卑，上帝之功；天且弗违，圣王之德。故能影响二仪，甄陶万有。鉴观今古，采验图纬，未有道阙化亏，而祓物著明者也。自皇运受终，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灵，山渊效宝。伏惟陛下体《乾》统极，休符袭逮。若乃凤仪西郊，龙见东邑，海酋献改缙之羽，河祗开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过也。有幽必阐，无远弗届，重译岁至，休瑞月臻。前者躬藉南亩，嘉谷仍植，神明之应，在斯尤盛。四海既穆，五民乐业，思述汾阳，经始灵囿。兰林甫树，嘉露频流，板筑初就，祥穗

如积。太平之符，于是乎在。臣以寡立，承乏槐铉，沐浴芳津，预睹冥庆，不胜抃舞之情。谨上《嘉禾甘露颂》一篇，不足称扬美烈，追用悚汗。其颂曰：

二象攸分，三灵乐主。齐应合从，在今犹古。天道谁亲，唯仁斯辅。皇功帝绩，理冠区宇。四民均极，我后体兹。惟机惟神，敬昭文思。九族既睦，万邦允厘。德以位叙，道致雍熙。于穆不已，显允东储。生知夙睿，岳茂渊虚。因心则哲，令问弘敷。继徽下武，俚景辰居。轩制合宫，汉兴未央。矧伊圣朝，九有已康。率由旧典，思烛前王。乃造陵霄，遂作景阳。有蔼景阳，天渊之浚。清暑爽立，云堂特起。植类斯育，动类斯止。极望江波，遍对岳峙。化德惟达，休瑞惟懋。诞降嘉种，呈祥初构。甘露春凝，祯穗秋秀。于今匪烈，嗣岁仍富。昔在放勋，历英数朝。降及重华，倚扇清庖。铄矣皇庆，比物竞昭。伦彼典策，被此风谣。资臣六蔽，任兼两司。既恋仲袞，又惭郑缙。岂忘衡泌，乐道明时。敢述休祉，愧阙令辞。

中领军吉阳县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颂》曰：

“焕炳祯图，昭晰瑞典。运倾方，时亨始显。绋状既章，鸟文斯辨。于皇圣辟，承物纪远。明两辰丽，昌辉天衍。（其一）

理妙位崇，事神业盛。渊渥德泽，虚寂道政。协化安心，调乐移性。玉衡从体，瑶光得正。巨星垂采，景云立庆。（其二）

极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况弗彰。鸾出丹穴，鸚起西湘。白鹿逾海，素鸟越江。结响穹阴，仪形钟阳。（其三）

治人奉天，乃勤乃格。薰耒俶载，高廩已积。嘉禾重穆，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扬颖角泽。离穰合豪，荣区廌斥。（其

四)

盈箱征殷，贯桑表周。今我大宋，灵贶绸缪。帝终撝谦，绎思勿休。躬荐宗庙，温恭率由。降福以诚，孝享虔羞。（其五）

颁趾推功，登徽睿诏。恩覃隐显，赏延荒徼。河濂海夷，山华岳耀。憬琛夔颯，兼泽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请教。（其六）

茂对盛时，绥万屡丰。厌厌归素，秩秩大同。上藏诸用，下知所从。仰式王度，俯歌《南风》。鸿名称首，永保无穷。（其七）。”

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嘉禾生鱼城内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寅，嘉禾旅生华林园，十株七百穗，园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禾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献。元嘉二十五年七月壬辰，嘉禾生北海，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献。元嘉二十五年八月丙午，嘉禾生太尉江夏王义恭果园，江夏国典书令陈颖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嘉禾生建康化义里，令丘珍孙以献。元嘉二十五年八月癸丑，嘉禾生华林园，园丞梅道念以献。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嘉禾生巴东，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嘉禾生建康禁中里，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元嘉二十六年六月甲寅，嘉禾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献。元嘉二十六年七月，嘉禾生巴东胸，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元嘉二十七年十月己丑，嘉禾生北海，青州刺史杜坦以闻。元嘉二十八年七月戊戌，嘉禾生广陵邵伯埭，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闻。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癸巳，嘉禾二株生江夏王义恭东田。孝建二年九月己丑朔，嘉禾异亩同颖生齐郡广饶县。孝建三年

七月庚午，嘉禾生吴兴武康。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茎生清暑殿鸱尾中。大明元年八月甲申，嘉禾生青州，异根同穗。大明三年九月乙亥，嘉禾生北海都昌县，青州刺史颜师伯以闻。大明六年八月辛未，嘉禾生乐陵，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闻。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己酉，嘉禾生会稽永兴，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献。

汉章帝元和中，嘉麦生郡国。

晋武帝太康十年六月，嘉麦生扶风郡，一茎四穗。是岁收三倍。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醴湖屯生嘉粟，一茎九穗，屯主王世宗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黍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献。

吴孙权黄龙三年，由拳野稻生，改由拳为禾兴。吴孙亮五凤元年，交址稗草化为稻。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吴郡嘉兴盐官县野稻自生三十许种，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八年七月癸卯，寻阳柴桑菽粟旅生，弥漫原野，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闻。

汉章帝元和中，嘉瓜生郡国。

汉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东平陵有瓜异处共生，八瓜同蒂。

汉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东有嘉瓜，两体共蒂。

晋武帝太康三年六月，嘉瓜异体同蒂，生河南洛阳辅国大将军王浚园。晋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嘉瓠生宁州，宁州刺史费统以闻。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嘉瓠生京邑新园，园丞徐道兴以献。

孝武帝大明五年五月，嘉瓜生建康蒋陵里，丹阳尹王僧朗

以献。

明帝太始二年八月戊午，嘉瓜生南豫州，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以献。

文帝元嘉七年七月乙酉，建康鹄檐湖二莲一蒂。元嘉十六年七月壬申，华林池双莲同干。元嘉十年七月己丑，华林天渊池芙蓉异花同蒂。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扬州后池二莲合华，刺史始兴王浚以献。元嘉二十年五月，庐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王渊以闻。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华林天渊池芙蓉二花一蒂，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后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臧芝以闻。元嘉二十年七月，吴兴郡后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孔山士以闻。元嘉二十年，扬州后池芙蓉二花一蒂，刺史始兴王浚以献。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丙午，华林园天渊池二莲同干，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乐游苑池二莲同干，苑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七月，东宫玄圃园池二莲同干，内监殿守舍人宫勇民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六月壬寅，华林天渊池芙蓉二花一蒂，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六月辛丑，太子西池二莲共干，池统胡永祖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鱼邑三周池二莲同干，园丞徐道兴以闻。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庚寅，玄武湖二莲同干。孝武帝大明五年，藉田芙蓉二花同蒂，大司农萧邃以献。

明帝太始二年八月丙辰，五城澳池二莲同干，都水使者罗僧愨以献。太始二年八月己未，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献莲，二花一蒂。太始五年六月甲子，嘉莲生湖熟，南台侍御史竺曾度以闻。太始六年六月壬子，嘉莲生东宫玄圃池，皇太子以闻。

晋武帝太始二年六月壬申，嘉柰一蒂十实，生酒泉。太始七年六月己亥，东宫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蒂，皇太子以献。

晋成帝咸和六年，镇西将军庾亮献嘉橘，一蒂十二实。

晋安帝隆安三年，武陵临沅献安石榴，一蒂六实。

云有五色，太平之应也，曰庆云。若云非云，若烟非烟，五色纷纭，谓之庆云。

汉宣帝神爵四年春，斋戒之莫，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

汉章帝元和三年正月，车驾北巡，以太牢祠北岳山，见黄白气。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气从景阳楼上层出，状如烟，回薄良久。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午，黄紫云从景阳楼出，随风回，久乃消，华林园令臧延之以闻。泰始二年六月己卯，日入后，有黄白赤白气东西竟天，光明润泽，久乃消。泰始四年十一月辛未，崇宁陵令上书言，自大明八年至今四年二月，宣太后陵明堂前后数有光及五色云，又芳香四满，又五采云在松下，状如车盖。泰始七年四月戊申夜，京邑崇虚馆堂前有黄气，状如宝盖，高十许丈，渐有五色，道士陆修静以闻。

白兔，王者敬耆老则见。

汉光武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献白兔。

章帝元和中，白兔见郡国。

魏文帝黄初中，郡国十九言白兔见。

晋武泰始五年七月己亥，白兔见北海即墨，即墨长获以献。晋武帝咸宁二年十月癸亥，白兔二见河南阳翟，阳翟令华衍获以献。咸宁四年六月，白兔见天水。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壬子，白兔见彭城。太康二年十月，白兔见赵国平乡，赵王伦获以献。太康四年十一月癸未，白兔见北地富平。太康八年十二月庚戌，白兔见陈留酸枣，关内侯成公忠获以献。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九月甲申，白兔见鄱阳，太守王耆之以

献，并上颂一篇。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庚申，北中郎将郗昙献白兔。

晋海西公太和九年四月，阳谷献白兔。

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白兔见淮南寿阳。

晋安帝义熙二年四月，无锡献白兔。义熙二年四月，寿阳献白兔。

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长广昌阳淳于邈获白兔，青州刺史萧思话以献。元嘉八年闰六月丁亥，司徒府白从伊生于淮南繁昌获白兔以献。元嘉十三年七月甲戌，济南朝阳王道获白兔，青州刺史段宏以献。元嘉十四年正月丙申，白兔见山阳县，山阳太守刘怀之以献。元嘉十五年七月壬申，山阳师齐获白兔，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献。元嘉二十二年三月，白兔见东莱当利，青州刺史杜冀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丁巳，白兔见兖州，刺史徐琼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己酉，白兔见东莞，太守赵球以献。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白兔见竟陵，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丙午，白兔见南汝阴，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以献。

孝武帝孝建二年正月庚戌，白兔见淮南，太守申坦以闻。孝建三年闰三月乙丑，白兔见平原，获以献。孝武大明元年六月庚子，白兔见即墨，获以献。大明六年八月辛未，白兔见北海，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献。大明六年六月乙丑，白兔见，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献。

斗殒精，王者孝行溢则见。（阙）。

赤乌，周武王时衔谷至，兵不血刃而殷服。

汉章帝元和中，赤乌见郡国。

吴孙权赤乌元年，有赤乌集于殿前。吴孙休永安三年三月，西陵言赤乌见。

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赤乌见暨阳。

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乌六见北海都昌。

孝武帝大明五年六月戊子，赤乌见蜀郡，益州刺史刘思考以献。

白燕者，师旷时，衔丹书来至。

汉章帝元和中，白燕见郡国。

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白燕二见酒泉郤福，太守索靖以闻。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白燕集齐郡城，游翔庭宇，经九日乃去，众燕随从无数。元嘉十四年，白燕集荆州府门，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十八年六月，白燕产丹徒县，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年五月，白燕集南平郡府内，内史臧绰以闻。元嘉二十一年，白燕见广陵，南兖州刺史广陵王诞以献。元嘉二十四年五月辛未，白燕集司徒府西园，太尉江夏王义恭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白燕见广陵城，南兖州刺史徐湛之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五月戊寅，白燕产衡阳王墓亭，郎中令硃旷之获以闻。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白燕产京口，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壬辰，白燕见秣陵，丹阳尹徐湛之以献。

孝武帝大明二年五月乙巳，白燕产南郡江陵民家，荆州刺史硃修之以献。大明二年五月甲子，白燕二产山阳县舍，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大明二年六月甲戌，白燕产吴郡城内，太守王翼之以献。大明三年五月甲申，白燕产武陵临沅民家，郢州刺史孔灵符以闻。大明四年六月乙卯，白燕见平昌，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白燕见零陵，获以献。

金车，王者至孝则出。（阙）

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

汉章帝元和中，三足乌见郡国。

象车者，山之精也。王者德泽流洽四境则出。（阙）

白乌，王者宗庙肃敬则至。

汉桓帝永寿元年四月，白乌见齐国。

晋武帝咸宁五年七月戊辰，白乌见济南隰阴，太守获以献。

晋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白乌见襄城。太康十年五月丁丑，白乌见京兆长安。

晋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乌见河南成皋，县令刘机获以闻。

元康元年五月戊戌，白乌见梁国睢阳。元康元年七月辛丑，白乌见陈留，获以献。元康四年十月，白乌见鄱阳。

晋明帝泰宁二年十一月，白乌见京都。泰宁三年三月，白乌见吴郡海虞，获以献，群官毕贺。

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八月乙酉，白乌集江州寺庭，群乌翔卫。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白乌见吴国，获以献。

宋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丁酉，白乌见吴郡娄县，太守孟顛以献。

文帝元嘉二年十一月丙辰，白乌见山阳，太守阮宝以闻。

元嘉三年三月甲戌，丹阳湖熟薛爽之获白乌以献。元嘉十一年六月乙巳，吴郡海盐王说获白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献。

元嘉十三年三月戊辰，义兴阳羨令获白乌，太守刘楨以献。元嘉十九年五月，海陵王文秀获白乌，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

元嘉十九年十月，白乌产晋陵暨阳侨民彭城刘原秀宅树，原秀以闻。元嘉二十年七月，彭城刘原秀又获白乌以献。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白乌见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献。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乌见南郡江陵。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丁巳，白乌见吴郡海盐，太守顾凯之以献。泰始二年九月壬寅，白乌见吴兴乌程，太守郗顛以献。

白雀者，王者爵禄均则至。

汉章帝元和初，白雀见郡国。

魏文帝初，郡国十九言白雀见。

晋武帝咸宁元年，白雀见梁国，梁王彤获以献。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卯，白雀二见河内南阳，太守阮侃获以献。太康二年六月，白雀二见河南，河南尹向雄获以献。太康七年七月庚午，白雀见豫章。太康八年八月，白雀见河南洛阳。太康十年五月丁亥，白雀见宣光北门，华林园令孙邵获以献。

晋愍帝建武元年四月，尚书仆射刁协献白雀于晋王。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十二月，白雀见南海增城县民吴比屋。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雀见宜都。

晋安帝元兴三年六月丙申，白雀见豫章新淦，获以献。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己巳，白雀见齐郡昌国。元嘉四年七月乙酉，白雀见北海剧。元嘉八年五月辛丑，白雀集左卫府。元嘉十一年五月丁丑，齐郡西安宗显获白雀，青州刺史段宏以献。元嘉十四年五月甲午，白雀集费县员外散骑侍郎颜敬家，获以献。元嘉十四年，白雀二见荆州府客馆。元嘉十五年五月辛未，白雀集建康都亭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元嘉十五年六月，白雀见建康定阴里，彭城王义康以献。元嘉十五年八月，白雀见西阳，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元嘉十七年五月壬寅，白雀二集荆州后园，刺史衡阳王义季以闻。元嘉十八年七月，吴郡盐官于玄获白雀，太守刘禎以献。元嘉二十年五月乙卯，秣陵卫猗之获白雀，丹阳尹徐湛之以献。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丙子，白雀见东安郡，徐州刺史臧质以献。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丙午，白雀见华林园，员外散骑侍郎长沙王瑾获以献。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庚申，南彭城蕃县时佛护获白雀以献。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白雀产吴郡盐官民家，太守刘禎以献。元嘉二

十四年六月己亥，白雀五集长沙庙，长沙王瑾以闻。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白雀二见京都，材官吏黄公欢、军人丁田夫各获以献。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乙卯，白雀见济南郡，薛荣以献。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己巳，崇义军人获白雀一只，太子左率王锡以献。元嘉二十九年四月癸丑，白雀见会稽山阴，太守东海王祗获以献。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临沂县鲁尚期于城上得白雀，太傅假黄钺江夏王义恭以献。孝建二年六月丙子，左卫军获白雀以献。孝建三年闰三月辛酉，黄门侍郎庾徽之家获白雀以献。孝建三年五月丁卯，白雀见建康，获以献。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戊申，白雀见寻阳。大明元年五月甲寅，白雀二见渤海，获以献。大明元年五月甲子，白雀见建康，获以献。大明元年六月丁亥，白雀见零陵祁阳，获以献。大明元年七月辛亥，白雀见南阳宛，获以献。大明二年五月丁未，白雀见建康，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以献。大明二年六月丁亥，白雀见河东定襄县，荆州刺史硃修之以闻。大明三年四月庚戌，白雀见秣陵，丹阳尹刘秀之以献。大明三年五月壬午，太宰府崇芝军人获白雀，太宰江夏王义恭以献。大明四年五月辛巳，白雀见广陵，侍中颜师伯以献。大明五年四月庚戌，白雀见晋陵，太守沈文叔以献。大明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见寻阳，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献。大明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见济南，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大明五年十月，白雀见太原，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大明六年八月辛巳，白雀见齐郡，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献。大明七年四月乙未，白雀集庐陵王第，庐陵王敬先以献。大明七年四月乙丑，白雀见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以献。大明七年五月辛未，白雀见汝阴，豫州刺史垣护之以献。大明七年六月，白雀见宝城，南豫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以献。大

明七年十月丁卯，白雀见建康，丹阳尹永嘉王子仁以献。大明七年十一月，车驾南巡，肄水师于梁山，中江，白雀二集华盖。

前废帝永光元年四月乙亥，白雀见会稽，东扬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以献。

永光元年六月丙子，白雀见彭城，徐州刺史义阳王昶以闻。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戊子，白雀见虎槛洲，都督征讨诸军建安王休仁以闻。泰始六年七月壬午，白雀二见庐陵吉阳，内史江孜以闻。

明帝泰豫元年六月辛丑，白雀见广州，刺史孙超以献。

后废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白雀二见寻阳柴桑，江州刺史邵陵王友以献。

孝武帝大明六年三月丙午，青雀见华林园。

明帝泰始二年九月庚寅，青雀见京城内，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献。

玉马，王者精明，尊贤者则出。（阙）

根车者，德及山陵则出。（阙）

白鸠，成汤时来至。

魏文帝黄初初，郡国十九言白鸠见。

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八月癸丑，白鸠见章安。

晋武帝泰始八年五月甲辰，白鸠二集太庙南门，议郎董胄获以献。

晋武帝太康二年七月，白鸠见太仆寺。太康四年十二月，白鸠见安定临泾。太康十年正月乙亥，白鸠见河南新城。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会稽山阴商世宝获白鸠，眼足并赤，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曰：

谨考寻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应显。是以玄扈之风，昭帝轩之鸿烈，豊宫之雀，征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

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于地络，烛皇明于天区。故能九服混心，万邦含受，员神降祥，方祗荐裕，休珍杂沓，景瑞毕臻。去七月上旬，时在昧旦，黄晖洞照，宇宙开朗，微风协律，甘液洒津。虽殊晃瑰玮于运衡，荣光图灵于河纪，蔑以尚兹。臣不量卑懵，窃慕击壤有作，相杵成讴。近又豫白鸠之观，目玩奇伟，心欢盛烈。谨献颂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发挥清英，敷赞幽旨，瞻前顾后，亦各其志。谨冒以闻。其《白鸠颂》曰：

三极协情，五灵会性。理感冥符，道实玄圣。于赫有皇，光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维同映。休祥载臻，荣光播庆。宇宙照烂，日月光华。陶山练泽，是生柔嘉。回龙表粹，离穗合柯。翩翩者鸠，亦皎其晖。理翻台领，扬鲜帝畿。匪仁莫集（阙四字）匪德莫归。暮从仪凤，栖阁阴闾。烝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泽之瞻，其润如渊。礼乐四达，颂声遐宣。穷发纳贡，九译导言。伊昔唐萌，爰逢庆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耄，式歌王度。晨曦永风，夕漱甘露。思乐灵台，不遐有固。

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鸠又见。庚戌，中领军沈演之上表曰：

臣闻贞裕之美，介于盛王，休瑞之臻，罔违哲后。故鸣凤表垂衣之化，翔鹤征解网之仁。陛下道德嗣基，圣明缵世，教清鸟纪，治昌云官，礼渐同川，泽浹殊徼。天嘉明懿，民乐薰风，星辰以之炳焕，日月以之光华。神图祗纬，盈观序，白质黑章，充物灵囿。应感之符毕臻，而因心之祥未属。以素鸠自远，爓翰归飞，资性闲淑，羽貌鲜丽，既闻之先说，又亲睹嘉祥，不胜藻抃，上颂一首。辞不稽典，分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庆，崇赞盛美，盖率舆诵，备之篇末。其颂曰：

有哲其仪，时惟皓鸠。性總五教，名编素丘。殷历方昌，婉翹来游。汉录克鞞，爰降爰休。（其一）于显盛宋，睿庆遐传。圣皇在上，道照鸿轩。称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于地，神豫于天。（其二）礼乐孔秩，灵物咸昭。白雀集苞，丹凤栖郊。文骅俪迹，嘉颖擢苗。灼灼缟羽，从化驯朝。（其三）岂伊赴林，必周之栩。岂伊归义，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处。育景阳岳，濯姿帝宇。（其四）刑历颁兴，理感迭通。雉飞越常，鹭起西雍。烝然戾止，实兼斯容。壹兹民听，穆是王风。（其五）

玉羊，师旷时来至。（阙）

玉鸡，王者至孝则至。（阙）

璧流离，王者不隐过则至。（阙）

玉英，五常并修则见。（阙）

玄圭，水泉流通，四海会同则出。（阙）

汉桓帝永兴二年四月，光禄勋府吏舍，夜壁下有青气，得玉钩、玦各一。钩长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镂。

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玉龟出灞水。

晋愍帝建兴二年十月，大将军刘琨掘地得玉玺，使参军郎硕奉之归于京师。建兴二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张实遣使献行玺一纽，封送玺使关内侯。晋愍帝建武元年三月己酉，丹阳江宁民虞由垦土得白麒麟玺一纽，文曰“长寿万年”。献晋王。

晋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庐江春谷县留珪夜见门内有光，取得玉鼎一枚，外围四寸，豫州刺史路永以献。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颂》。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六月，左卫兵陈阳于东府前淮水中得玉玺一枚。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江乘县民硃伯地中得玉璧，

径五寸八分，以献。大明四年二月乙巳，徐州刺史刘道隆于汴水得白玉戟，以献。

明帝泰始五年十月庚辰，郢州获玄璧，广八寸五分，安西将军蔡兴宗以献。

后废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吴兴乌程余山道人慧获苍玉璧，太守萧惠开以献。

金胜，国平盗贼，四夷宾服则出。

晋穆帝永和元年二月，舂谷民得金胜一枚，长五寸，状如织胜。明年，桓温平蜀。永和元年三月，庐江太守路永上言，于舂谷城北，见水岸边有紫赤光，取得金状如印，遣主簿李迈表送。

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一，长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丹甌五谷丰熟则出。（阙）

白鱼，武王度孟津，中流入于王舟。

宋明帝太始二年十月己巳，幸华林天渊池，白鱼跃入御舟。

汉章帝元和三年正月，车驾北巡，以太牢具祠北岳，有神鱼跃出十数。

金人，王者有盛德则游后池。（阙）

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为一，则生。

汉章帝元和中，木连理生郡国。

安帝元初三年正月丁丑，东平陵树连理。汉安帝延光三年七月，左冯翊衙有木连理。延光三年七月，颍川定陵有木连理。

汉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东有木连理。

吴孙权黄武四年六月，皖口言有木连理。

魏文帝黄初初，郡国二言木连理。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木连理生辽东方城。泰始二年八

月，木连理生河南成皋。泰始八年正月，木连理生东平范。泰始八年五月甲辰，木连理生东平寿张。泰始八年十月，木连理生建宁。

晋武帝咸宁元年正月，木连理生汝阴南顿。咸宁二年四月，木连理生清河灵。咸宁二年六月，木连理生燕国。咸宁三年七月壬辰，木连理生始平鄠。咸宁四年八月，木连理生陈留长垣。咸宁五年，木连理生义阳。咸宁五年，木连理生乐安临济。

晋武帝太康元年正月，木连理生涪陵永平。太康元年四月，木连理生顿丘。太康元年五月，木连理二生济阴乘氏，沛国。太康元年七月，木连理生冯翊粟邑。太康二年正月，木连理生荥阳密。太康二年十月，木连理十三生南安獬道。太康三年四月，木连理生琅邪华。太康三年六月，木连理生广陵海西。太康四年正月，木连理生冯翊临晋，蜀郡成都。太康四年十二月，木连理生扶风。太康七年三月，木连理生河南新安。太康七年六月，木连理生始兴中宿，南乡范阳。太康八年四月，木连理生庐陵东昌。太康八年九月，木连理生东莱卢乡。太康九年九月，木连理生陈留浚仪。太康十年十一月，木连理生鄱阳寔阳。

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木连理生河南梁。

晋惠帝元康元年五月，木连理三生成都临邛。元康元年七月辛丑，梁国内史任式上言，武平界有柞栎二树，合为一体，连理。

晋愍帝建兴二年三月庚辰，木连理生硃提。建兴二年三月，木连理二生益州双柏。建兴二年六月，木连理生襄平。

晋愍帝建武元年闰月乙丑，木连理生嵩山。建武元年八月甲午，木连理生汝阴。建武元年十一月，木连理生武昌，大将军王敦以闻晋王。建武元年十一月癸酉，木连理生汝阴，太守以闻。

晋元帝太兴元年七月戊辰，木连理生武昌，大将军王敦以闻。太兴三年十一月，木连理生零陵永昌。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木连理生昌黎咸和。咸康三年三月庚戌，木连理生平州世子府治故园中。咸康七年十二月，吴国内史王恬上言，木连理生吴县沙里。

晋穆帝永和五年二月癸丑，临海太守蓝田侯述言郡界木连理。

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六月辛卯，江宁县建兴里侨民留康家树，异木连理。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月壬申，琅邪费有榆木，异根连理，相去四尺九寸。太元十八年十月戊午，临川东兴令惠欣之言，县东南溪傍有白银树、芳灵树、李树，并连理。太元十九年正月丁亥，华林园延贤堂西北李树连理。太元二十一年正月丙子，木连理生南康宁都县社后。

晋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木连理生汝阳，太守垣苗以闻。元兴元年正月，木连理生泰山武阳。

宋文帝元嘉八年四月乙亥，东莞莒县松树连理，太守刘玄以闻。元嘉八年八月，木连理生东安新泰县。元嘉九年六月，木连理生营阳冷道，太守展禽以闻。元嘉十二年二月丁卯，南郡江陵庾和园甘树连理，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元嘉十二年三月，马头济阳柞树连理，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闻。元嘉十四年二月，宫内螽斯堂前梨树连理，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闻。元嘉十四年，南郡江陵光祿之园甘李二连理。元嘉十五年二月，太子家令刘征园中林檎树连理，征以闻。元嘉十七年七月，武昌崇让乡程僧爱家候风木连理，江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十七年十月，寻阳弘农祐几湖芙蓉连理，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十八年十二月，木连理生历阳刘成之家，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年七月，盱眙考城县柞树二株连理，

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二十年八月，木连理生汝阴，豫州刺史刘遵考以闻。元嘉二十一年，木连理生历阳乌江，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一年，木连理生晋陵无锡，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南顿栝连理，豫州刺史赵伯符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九月，木连理生建康，建康令张永以闻。元嘉二十二年，木连理生武昌，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二月辛亥，木连理生南阴柔县，太守以闻。元嘉二十三年，木连理生淮南当涂，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临川王第梨树连理，临川王焯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壬子，晋陵无锡谷栝树连理，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木连理生会稽诸暨，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会稽太守羊玄保上改连理所生处康亭村为“木连理”。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临川王第梨树连理，临川王焯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木连理生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闻。元嘉二十八正月戊子，木连理生寻阳柴桑，又生州城内，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闻。元嘉二十九年十月丁未，木连理生南琅邪，太守刘成以闻。

孝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木连理生南郡江陵，荆州刺史硃修之以闻。孝建三年五月，木连理生北海都昌，冀州刺史垣护之以闻。孝建三年七月癸未，木连理生历阳，历阳太守袁散以闻。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乙亥，木连理生高平。大明元年二月壬寅，华林园双橘树连理。大明元年九月乙丑，华林园梨树连理。大明元年十月丁丑朔，木连理生豫章南昌。大明二年四月辛丑，木连理生汝南，豫州刺史宗慆以闻。大明三年九月甲午，木连理生丹阳秣陵，材官将军范悦时以闻。大明四年三月丁亥，木连理生华林园曜灵殿北。大明四年四月壬子，木连理生华林

园日观台北。大明四年六月戊戌，木连理生会稽山阴，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以闻。大明五年闰九月，木连理生边城，豫州刺史垣护之以闻。大明五年十二月戊寅，淮南松木连理，豫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以闻。大明六年二月乙丑，木连理生晋陵，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以闻。大明六年四月戊辰，木连理生营阳，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闻。大明六年八月乙丑，木连理生彭城城内，徐州刺史王玄谟以闻。大明七年正月己酉，珊瑚连理生郁林，安始太守刘勔以闻。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木连理生丹阳秣陵。泰始四年三月庚戌，太子西池冬生树连理，园丞周豸禽猗以献。泰始六年四月丙午，木连理生会稽永兴，太守蔡兴宗以闻。泰始六年十二月壬辰，木连理生豫章南昌，太守刘愔之以闻。泰始七年二月戊寅，木连理生吴郡钱唐，太守王延之以闻。

升明二年，木连理生豫州界内，刺史刘怀珍以闻。

比目鱼，王者德及幽隐则见。（阙）

珊瑚钩，王者恭信则见。（阙）

芝草，王者慈仁则生。食之令人度世。

汉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宫内产芝，九茎连叶。

汉宣帝元康四年，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芝生前殿。

汉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芝草生中黄藏府。

宋从帝升明二年，宣城山中生紫芝一株，在所获以献。

明月珠，王者不尽介鳞之物则出。

汉高后景帝时，会稽人硃仲献三寸四寸珠。

汉章帝元和中，郡国献明珠。

巨鬯，三禺之禾，一稔二米，王者宗庙修则出。

黄帝时，南夷乘白鹿来献鬯。

汉章帝元和中，秬稗生郡国。

华平，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则生。德刚则仰，德弱则低。

汉章帝元和中，华平生郡国。

平露，如盖，以察四方之政。其国不平，则随方而倾。（阙）

莫莢，一名历莢，夹阶而生，一日生一叶，从朔而生，望而止，十六日，日落一叶；若月小，则一叶萎而不落。尧时生阶。（阙）

甫，一名倚扇，状如蓬，大枝叶小，根根如丝，转而成风，杀蝇。尧时生于厨。（阙）

硃草，草之精也，世有圣人之德则生。

汉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京师有赤草生水涯。

汉章帝元和中，硃草生郡国。

魏文帝初，硃草生文昌殿侧。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硃草生蜀郡郫县王之家，益州刺史甄法崇以闻。

景星，大星也。状如半月，于晦朔助月为明。（阙）

宾连阔达，生于房室，王者御后妃有节则生。（阙）

渠洩，禹时来献裘。（阙）

浪井，不凿自成，王者清静则应。（阙）

西王母，舜时来献白环白琯。（阙）

越常，周公时来献白雉、象牙。（阙）

汉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常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二公荐宗庙。

汉光武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献白雉。

汉章帝元和中，白雉见郡国。

汉桓帝永康元年十一月，白雉见西河。

汉献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又郡国十九

言白雉见。

晋武帝咸宁元年四月丁巳，白雉见安丰松滋。咸宁元年十二月丙午，白雉见梁国睢阳，梁王彤获以献。咸宁三年十一月，白雉见渤海饶安，相阮温获以献。

晋武帝太康元年庚戌，白雉见中山。

晋愍帝建兴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见襄平。建兴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见。

安帝义熙七年五月，白雉见豫章南昌。

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庚辰，白雉见东莞莒县，太守刘玄以闻。元嘉十六年二月，白雉见陈郡，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元嘉十八年二月癸亥，白雉见南汝阴宋县，太守文道恩以献。元嘉二十年六月，白雉见高平方兴县，徐州刺史臧质以献。元嘉二十六年三月戊寅，白雉见东安、沛郡各一，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获以献。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己巳，白雉雌雄各一见海陵，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大明五年十二月，白雉见秦郡，南兖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以献。大明八年二月丁卯，白雉见南郡江陵，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项以献。

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白雉见渤海，青州刺史王玄谟以献。永光元年三月甲午朔，白雉见新蔡，豫州刺史刘德愿以献。

黄银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则黄银紫玉光见深山。

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于赭圻城南得紫玉一段，围三尺二寸，长一尺，厚七尺。太宗攻为二爵，以献武、文二庙。

玉女，天赐妾也。《礼含文嘉》曰：“禹卑宫室，尽力沟洫，百谷用成，神龙女降。”（阙）

地珠，王者不以财为宝则生珠。（阙）

天鹿者，纯灵之兽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备则至。（阙）

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则奉书而至。（阙）

周印者，神兽之名也，星宿之变化。王者德盛则至。（阙）

飞菟者，神马之名也，日行三万里。禹治水勤劳历年，救民之害，天应其德而至。（阙）

泽兽，黄帝时巡狩至于东滨，泽兽出，能言，达知万物之精，以戒于民，为时除害。贤君明德幽远则来。（阙）

者，幽隐之兽也，有明王在位则来，为时辟除灾害。（阙）

要嶷者，神马也，与飞菟同，亦各随其方而至，以明君德也。（阙）

同心鸟，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则至。（阙）

趺枪蹄者，后土之兽，自能言语。王者仁孝于国则来。禹治水而至。（阙）

紫达，王者仁义行则见。（阙）

小鸟生大鸟，王者土地开辟则至。（阙）

河精者，人头鱼身，师旷时所受讖也。（阙）

延嬉，王者孝道行则至。（阙）

大贝，王者不贪财宝则出。（阙）

威蕤，王者礼备则生于殿前。（阙）

醴泉，水之精也，甘美。王者修理则出。

汉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醴泉出京师及郡国。饮醴泉者，痼病皆愈；独眇者蹇者不差。

魏文帝初，郡国二言醴泉出。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衡阳湘乡醴泉出县庭，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甲戌，细仗队省井泉春夏深不盈尺，

忽至一丈，有五色，水清澄，醴味，汲引不穷。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壬子，北汝阴楼烦平地出醴泉，豫州刺史宗慆以闻。

明帝泰豫元年四月乙酉，会稽山阴思义醴泉出，太守蔡兴宗以闻。

日月扬光，日者，人君象也。人君不假臣下之权，则日月扬光明。（阙）

芝英者，王者亲近耆老，养有道，则生。

汉章帝元和中，芝英生郡国。

碧石者，玩好之物弃则至。（阙）

玉甕者，不汲而满，王者清廉则出。（阙）

山车者，山藏之精也。不藏金玉，山泽以时，通山海之饶，以给天下，则山成其车。（阙）

鸡骇犀，王者贱难得之物则出。（阙）

陵出黑丹，王者修至孝则出。（阙）

神鼎者，质文之精也。知吉知凶，能重能轻，不炊而沸，五味自生，王者盛德则出。

汉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

汉明帝永平六年二月，庐江太守献宝鼎。出王雒山。（雒或作雄）

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车驾西巡至槐里，右扶风禁上美阳得铜器于岐山，似酒尊。诏在道晨夕以为百官热酒。

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征匈奴，于漠北酒泉得仲山甫鼎，容五斗。

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六月戊戌，宝鼎出临平湖。又出东部鄞县。

吴孙皓宝鼎元年八月，在所言得大鼎。

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二月，晋陵武进县民陈龙在田中得铜铎五枚。

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宣城春谷县山岸崩，获石鼎重二斤，受斛余。晋成帝咸康五年，豫章南昌民掘地得铜钟四枚，太守褚裒以献。

晋穆帝升平五年二月乙未，南掖门有马足陷地，得铜钟一枚。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武昌县章山水侧自开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元嘉二十一年十二月，新阳获古鼎于水侧，有篆书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萧思话以献。元嘉二十二年，豫章豫宁县出铜钟，江州刺史广陵王绍以献。

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丁亥，临川宜黄县民田中得铜钟七口，内史傅徽以献。孝建三年四月甲辰，晋陵延陵得古钟六口，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江夏蒲圻获铜路鼓，四面独足，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以献。

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豫章望蔡获古铜钟，高一尺七寸，围二尺八寸，太守张辩以献。泰始五年五月壬戌，豫章南昌获古铜鼎，容斛七斗，江州刺史王景文以献。泰始七年六月甲寅，义阳郡获铜鼎，受一斛，并盖并隐起镂，豫州刺史段佛荣以献。

从帝升明二年九月，建宁万岁山涧中得铜钟，长二尺一寸，豫州刺史刘怀珍以献。

汉宣帝元康二年夏，神雀集雍。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宣帝元康三年春，五色雀以万数，飞过属县。元康四年三月，神雀五采以万数，飞过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元康四年，神雀仍集。汉宣帝五凤三年正月，神雀集京师。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神雀五色集京师。

汉章帝元和中，神雀见郡国。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白鹊见新野邓县，雍州刺史萧思话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白鹊见建康崇孝里，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

孝武帝大明七年三月辛巳，白鹊见汝南安阳，太守申令孙以献。

晋惠帝永嘉元年五月，白鼠见东宫，皇太子获以献。

宋明帝泰始三年二月壬寅，白鼠见乐安，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献。

汉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

汉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车驾东巡，柴祭岱宗。礼毕，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东北过。

汉武帝太初三年二月五日，行幸东海，获赤雁。

魏文帝初，陂中生赤鱼。

孙权时，神雀巢硃雀门。

孙皓天玺元年，临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际得石树，高三尺余，枝茎紫色，诘屈倾靡，有光采。《山海经》所载玉碧树之类也。

晋武帝泰始二年六月壬申，白鹄见酒泉延寿，延寿长王音以献。

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鹄见吴国钱塘，内史虞潭以献。

安帝义熙元年，南康雩都嵩山有金鸡，青黄色，飞集岩间。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湘州刺史南平王铄献赤鸚鵡。

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嬖皇国献赤白鸚鵡各一。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扬州刺史始兴王浚献白鸚鵡。

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丙子，交州刺史垣闾献白孔雀。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乙亥，白鸕鹚见京兆，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以献。

汉桓帝延熹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戊戌，河、济俱清，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闻。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五月，征北长史、广陵太守范邈上言：“所领舆县，前有大浦，控引潮流，水常淤浊。自比以来，源流清洁，纤鳞呈形。古老相传，以为休瑞。”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济、河清，冀州刺史垣护之以闻。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庚戌，河、济俱清，平原太守申纂以闻。

明帝泰始元年二月丙寅，扬、淮水清洁有异于常，州治中从事史张绪以闻。

汉光武建武初，野蚕、谷充给百姓。其后耕蚕稍广，二事渐息。

吴孙权黄龙三年夏，野蚕茧大如卵。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广野蚕成茧，大如雉卵，弥漫林谷，年年转盛。

孝武帝大明三年五月癸巳，宣城宛陵县石亭山生野蚕，三百余里，太守张辩以闻。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己巳，肃慎氏献楛矢石磐，高丽国译而至。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还白，上以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诗。史臣按《诗》云：“先集为霰。”《韩诗》曰：“霰，英也。”花叶谓之英。《离骚》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飘漉”是也。然则霰为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独六出。

明帝泰始二年五月甲寅，赭中获石柏长三尺二寸，广三尺

五寸，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献。泰始三年十一月乙卯，盱眙获石柏，宁朔将军段佛荣以献。汉和帝在位十七年，郡国言瑞应八十余品，帝让而不宣。

志第二十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畴序而帝王之应明。虽可以知从德获自天之祐，违道陷神听之罪，然未详举征效，备考幽明，虽时列鼎雉庭谷之异，然而未究者众矣。至于鉴悟后王，多有所阙。故仲尼作《春秋》，具书祥眚，以验行事。是则九畴陈其义于前，《春秋》列其效于后也。逮至伏生创纪《大传》，五行之体始详；刘向广演《洪范》，休咎之文益备。故班固斟酌《经》《传》，详纪条流，诚以一王之典，不可独阙故也。夫天道虽无声无臭，然而应若影响，天人之验，理不可诬。司马彪纂集光武以来，以究汉事；王沈《魏书》志篇阙，凡厥灾异，但编帝纪而已。自黄初以降，二百余年，览其灾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规沓矩，不谬前说。又高堂隆、郭景纯等，据经立辞，终皆显应。阙而不序，史体将亏。今自司马彪以后，皆撰次论序，斯亦班固远采《春秋》，举远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从，有介虫之孽，刘歆以为毛虫；视之不明，有羸虫之孽，刘歆以为羽虫。按《月令》，夏虫羽，秋虫毛，宜如歆说，是以旧史从之。五行精微，非末学所究。凡已经前议者，并即其言以释之；未有旧说者，推准事理，以俟来哲。

《五行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谓木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

‘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恆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疴，时则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班固曰：“盖工匠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皆为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刘歆说，木不曲直也。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杀太守徐质，据郡反，多所胁略，并聚亡命。遣二校尉与青州刺史共讨平之。太守，古之诸侯，贵臣有害之应也。一说以木冰为甲兵之象。是岁，既讨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将以舟师征吴，戎卒十余万，连旂数百里，临江观兵。

晋元帝太兴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后二年，周顛、戴渊、刁协、刘隗皆遇害，与《春秋》同事，是其应也。一曰，是后王敦攻京师，又其象也。

晋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军败；十年，废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温入关之象也。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为北蕃；八月，庾楷为西蕃；九月，王国宝为中书令，寻加领军将军；十七年，殷仲堪为荆州。虽邪正异规，而终同摧灭，是其应也。一曰，苻坚虽败，关、河未一，丁零鲜卑，侵略司、兖，冀扬胜扇逼梁、雍，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吴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征淮南，行后，所坐听事栋中折。恪妄兴征役，夺民农时，作为邪谋，伤国财力，故木失其性，致毁折也。及旋师而诛灭，于《周易》又为栋桡之凶也。

晋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庙

殿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按地陷者，分离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孙盛曰：于时后宫殿有孽火，又庙梁无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恶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频乱，遂亡天下。

晋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颖使陆机率众向京师，击长沙王乂。军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战败，机被诛。颖寻奔溃，卒赐死。初，河间王颙谋先诛长沙，废太子，立颖。长沙知之，诛其党卞粹等，故颖来伐。机又以颖得遐迩心，将为汉之代王，遂委质于颖，为犯从之将。此皆奸谋之罚，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华如莲花状，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为变也。干宝曰：“铃合，尊贵者之仪；铃下，主威仪之官。今狂花生于枯木，又在铃合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花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终以逆命，没又加戮，是其应也。一说此花孽也，于《周易》为“枯杨生华”。

桓玄始篡，龙旗竿折。玄田猎出入，不绝昏夜，饮食恣奢，土水妨农，又多奸谋，故木失其性也。夫旗所以拟三辰，章著明也。旗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败。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临沂黄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内。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废帝升明元年，吴兴余杭舍亭禾蕈树生李实。禾蕈树，民间所谓胡颓树。

貌不恭：

魏文帝居谅暗之始，便数出游猎，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故戴凌以直谏抵罪，鲍勋以违旨极刑。天下化之，咸贱守节，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国不永，后祚短促。《春秋》鲁君居丧不哀，在戚而有嘉容，穆叔谓之不度，后终出奔。盖同事也。

魏尚书邓颺，行步弛纵，筋不束体，坐起倾倚，若无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辂谓之鬼躁。鬼躁者凶终之征。后卒诛死。

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胡、翟侵中国之萌也。岂徒伊川之民，一被发而祭者乎？晋惠帝元康中，贾谧亲贵，数入二宫，与储君游戏，无降下心。又尝同弈棋争道，成都王颖厉色曰：“皇太子，国之储贰，贾谧何敢无礼！”谧犹不悛，故及于祸。

齐王冏既诛赵伦，因留辅政，坐拜百官，符敕台府，淫荣专骄，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肃之容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虑其亡也。冏终弗改，遂至夷灭。

太元中，人不复著帟头。头者，元首；帟者，令发不垂，助元首为仪饰者也。今忽废之，若人君独立无辅，以至危亡也。其后桓玄篡位。旧为屐者，齿皆达椽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彻，名曰：“阴卯”。其后多阴谋，遂致大乱。

晋安帝义熙七年，晋朝拜授刘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当设飧宴亲，请吏佐临视。至日，国僚不重白，默拜于厩中。王人将反命，毅方知，大以为恨，免郎中令刘敬叔官。识者怪焉。此堕略嘉礼，不肃之妖也。

陈郡谢灵运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盖不肃之咎，后坐诛。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势倾朝廷，室宇豪丽，车服鲜明，乘车常偏向一边，违正立执绥之体。时人多慕效。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时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废矣。

后废帝常单骑游遨，出入市里营寺，未尝御辇。终以殒灭。

恆雨：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数大雨，多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

案杨阜上疏，此恆雨之罚也。时帝居丧不哀，出入弋猎无度，奢侈繁兴，夺民农时，故木失其性而恆雨为灾也。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

孙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电；乙卯，雪，大寒。案刘歆说，此时当雨而不当大，大雨，恆雨之罚也。于始震电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恆寒之罚也。刘向以为既已震电，则雪不当复降，皆失时之异也。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臣将起。先震电而后雪者，阴见间隙，起而胜阳，逆杀之祸将及也。亮不悟，寻见废。此与《春秋》鲁隐同也。

晋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同时并溢，流四千九百余家，杀二百余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余顷。晋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国暴雨，害豆麦。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雪，折树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伤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县霖雨暴雨，霜伤秋稼。

晋惠帝永宁元年十月，义阳、南阳、东海霖雨，淹害秋麦。

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长沙攸、醴陵、武陵之龙阳三县，雨水浮漂屋室，杀人，伤损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连雨百余日，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顺帝升明三年四月乙亥，吴郡桐庐县暴风雷电，扬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帔，以易旧服。傅玄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干宝以为缟素，凶丧之象；帔，毁辱之言也。盖革代之后，攻杀之妖也。

初为白帟，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俗传行之。至晋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帟”。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紒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其缓弥甚，言天下忘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乎大耻也。永嘉之后，二帝不反，天下愧焉。魏明帝著绣帽，被缥紈半袖，尝以见直臣杨阜。阜谏曰：“此于礼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缥，非礼之色，褻服不貳。今之人主，亲御非法之章，所谓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没而祿去王室，后嗣不终，遂亡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发铜铸为巨人二，号曰“翁仲”，置之司马门外。案古长人见，为国亡；长狄见临洮，为秦亡之祸。始皇不悟，反以为嘉祥，铸铜人以象之。魏法亡国之器，而于义竟无取焉。盖服妖也。

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钩膺镂锡。”歌其文也。《小雅》云：“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咏其武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随之亡。未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吴妇人之修容者，急束其发，而鬠角过于耳。盖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谓也。故吴之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丧者，往往有致毁以死。诸葛患之，著《正交论》，虽不可以经训整乱，盖亦救时之作也。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宝曰：“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妖也。”至孙皓，果奢暴恣情于上，而百姓雕困于下，卒以亡国。是其应也。

晋兴后，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盖裙。君衰弱，臣

放纵，下掩上之象也。陵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胫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蔑为纯，古丧车之遗象。乘者，君子之器，盖君子立心无恆，事不崇实也。干宝曰：“及晋之祸，天子失柄，权制宠臣，下掩上之应也。永嘉末，六宫才人，流徙戎、翟，内出外之应也。及天下乱扰，宰辅方伯，多负其任，又数改易，不崇实之应也。”

晋武帝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貂盘，及为羌煮、貂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氍为紬头及络带、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氍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紬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干宝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刘渊、石勒遂有中都。自后四夷迭据华土，是其应也。”

晋武帝太康后，天下为冢者，移妇人于东方，空莱北庭，以为园囿。干宝曰：“夫王朝南向，正阳也；后北宫，位太阴也；世子居东宫，位少阳也。今居内于东，是与外俱南面也。亢阳无阴，妇人失位而干少阳之象也。贾后谗戮愍怀，俄而祸败亦及。”

昔初作履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圆者，顺从之义，所以别男女也。晋太康初，妇人皆履方头，此去其圆从，与男无别也。太康之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手接杯盘反覆之，歌曰：“晋世宁，舞杯盘。”夫乐生人心，所以观事。故《记》曰：“总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其治民劳者，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舞行缀近。今接杯盘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杯盘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晋世宁》者，言晋世之士，偷苟于酒食之间，而其知不及远，晋世之宁，犹杯盘之在手也。”

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口。干宝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物异等，贄币不同。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又妖之大也。遂有贾后之事，终以兵亡天下。”

元康中，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纒急束其环，名曰擗子紒。始自中宫，天下化之。其后贾后果害太子。元康中，天下始相仿为乌杖，以柱掖其后，稍施其錡，住则植之。夫木，东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体之器，乌其头者，尤使用也。必傍柱掖者，傍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元帝以蕃臣树德东方，维持天下，柱掖之应也。至社稷无主，海内归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独立之应也。

元康末至太安间，江、淮之域，有败编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宝尝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民或云见狸衔而聚之，亦未察也。宝说曰：“夫编者，人之贱服，最处于下，而当劳辱，下民之象也。败者，疲毙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来也。故今败编聚于道者，象下民罢病，将相聚为乱，绝四方而壅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发壬午兵，百姓嗟怨。江夏男子张昌遂首乱荆楚，从之者如流。于是兵革岁起，天下因之，遂大破坏。此近服妖也。”

晋孝怀永嘉以来，士大夫竟服生笄单衣。远识者怪之，窃指摘曰：“此则古者纒衰之布，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毕服之，殆有应乎？”其后愍、怀晏驾，不获厥所。

晋元帝太兴以来，兵士以绛囊缚紒。紒在首，莫上焉。《周易》《乾》为首，《坤》为囊。《坤》，臣道也。晋金行，赤火色，金之贼也。以殊囊缚紒，臣道上侵之象也。到永昌元年，大将军王敦举兵内攻，六军散溃。

旧为羽扇，柄刻木，象其骨形，羽用十，取全数也。晋中兴初，王敦南征，始改为长柄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识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创为长柄者，执其柄制羽翼也。以十改八者，将以未备夺已备也。”是时为衣者，又上短，带至于掖；著帽者，以带缚项。下逼上，上无地也。下裤者，直幅为口无杀，下大失裁也。寻有兵乱，三年而再攻京师。晋海西初嗣位，迎官忘设豹尾。识者以为不终之象，近服妖也。

晋司马道子于府北园内为酒车卢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如裨贩者，数游其中，身自嚙易，因醉寓寝，动连日夜。汉灵帝尝若此。干宝以为：“君将失位，降在阜隶之象也。”道子卒见废徙，以庶人终。

桓玄篡立，殿上施绛绫帐，镂黄金为颜，四角金龙，衔五色羽葆流苏。群下窃相谓曰：“颇类菟车。”此服妖也。

晋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识者曰：“此禅代之象也。”永初以后，冠还大云。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鬢直向上，谓之“飞天紒”。始自东府，流被民庶。时司徒彭城王义康居东府，其后卒以陵上徙废。

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刘德愿善御车，世祖尝使之御画轮，幸太宰江夏王义恭第。德愿挟牛杖催世祖云：“日暮宜归！”又求益僦车。世祖甚欢。此事与汉灵帝西园蓄私钱同也。孝武世，幸臣戴法兴权亚人主，造圆头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时圆进之俗大行，方格之风尽矣。

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统军赭圻，制乌纱帽，反抽帽裙，民间谓之“司徒状”，京邑翕然相尚。休仁后果以疑逼致祸。

龟孽：

晋惠帝永熙初，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起

行。螺，龟类，近龟孽也。干宝曰：“螺被甲，兵象也。于《周易》为《离》，《离》为戈兵。”明年，瓘诛。

鸡祸：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雌鸡变为雄，不鸣不将。干宝曰：“是岁，晋宣帝平辽东，百姓始有与能之义，此其象也。”然晋三后并以人臣终，不鸣不将，又天意也。

晋惠帝元康六年，陈国有鸡生雄鸡无翅，既大，坠坑而死。王隐曰：“雄，胤嗣象，坑地事为母象，贾后诬杀愍怀，殆其应也。”晋惠帝太安中，周家有雌鸡逃承溜中，六七日而下，奋翼鸣将，独毛羽不变。其后有陈敏之事。敏虽控制江表，终无纲纪文章，殆其象也。卒为所灭。鸡祸见家，又天意也。

晋元帝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有雌鸡化为雄。天戒若曰：“雌化为雄，臣陵基上。”其后王敦再攻京师。

晋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广陵高平阎嵩家雄鸡，生无右翅；彭城刘象之家鸡，无右足。京房《易传》曰：“君用妇人言，则生鸡妖。”

晋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鸡化为赤雄，不鸣不将。后有桓玄之事，具如其象。隆安四年，荆州有鸡生角，角寻堕落。是时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肃，故有鸡祸。角，兵象；寻堕落者，暂起不终之妖也。晋安帝元兴二年，衡阳有雌鸡化为雄，八十日而冠萎。衡阳，桓玄楚国封略也。后篡位八十日而败，徐广以为玄之象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华林园雌鸡渐化为雄。后孝武即位，皇太后令行于外，亦犹汉宣帝时，雌鸡为雄，至哀帝时，元后与政也。

明帝泰始中，吴兴东迁沈法符家鸡有四距。

青雉青祥：

晋武帝咸宁元年八月丁酉，大风折太社树，有青气出焉；此青祥也。占曰：“东莞当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时，帝大父武王封东莞，由是徙封琅邪。孙盛以为中兴之表。晋室之乱，武帝子孙无子遗，社树折之应，又恆风之罚也。

晋惠帝元康中，洛阳南山有虻作声曰：“韩尸尸。”识者曰：“韩氏将死也。言尸尸者，尽死意也。”其后韩谧诛而韩族歼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还洛阳。此金沴木，木动也。五月，宫车晏驾。京房《易传》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坏。”

晋元帝太兴二年六月，吴郡米廩无故自坏。是岁大饥，死者数千。

晋明帝太宁元年，周延自归王敦，既立宅宇，而所起五间六架，一时跃出堕地，余桁犹亘柱头。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钱凤谋乱，遂族灭筵，而湖熟寻亦为墟矣。

晋安帝元兴元年正月丙子，司马元显将西讨桓玄，建牙扬州南门，其东者难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寻为桓玄所禽。元兴三年五月，乐贤堂坏。天意若曰，安帝嚚眊，不及有乐贤之心，故此堂见沴也。晋安帝义熙九年五月乙酉，国子圣堂坏。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刘斌为吴郡，郡堂屋西头鸱尾无故落地，治之未毕，东头鸱尾复落。顷之，斌诛。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五行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谓金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言之不从，是不义。厥咎僭，厥罚恆暘，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疴，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虫，刘歆传以为毛虫。

金不从革：

魏世张掖石瑞，虽是晋氏之符命，而于魏为妖。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刘歆以为金石同类，石图发非常之文，此不从革之异也。晋定大业，多敝曹氏，石瑞文“大讨曹”之应也。魏明帝青龙中，盛修宫室，西取长安金狄，承露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泣，于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为异也。

吴时，历阳县有岩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发，天下太平”。孙皓天玺元年印发。又阳羨山有石穴，长十余丈。皓初修武昌宫，有迁都之意。是时武昌为离宫。班固云：“离宫与城郭同占。”饰城郭之谓也。宝鼎三年，皓出东关，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举出华里。侵边境之谓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缚而吴亡。

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伐长沙，每夜戈戟锋有火光如县烛。

此轻民命，好攻战，金失其性而为变也。天戒若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成都不悟，终以败亡。

晋怀帝永嘉元年，项县有魏豫州刺史贾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从革而为变也。五月，汲桑作乱，群寇颺起。

晋清河王覃为世子时，所佩金铃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毁弃之。及后为惠帝太子，不终于位，卒为司马越所杀。

晋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将袭王敦，既而中止。及还家，多变怪，照镜不见其头。此金失其性而为妖也。寻为敦所袭，遂夷灭。

石虎时，鄴城凤阳门上金凤凰二头，飞入漳河。

晋海西太和中，会稽山阴县起仓，凿地得两大船，满中钱，钱皆轮文大形。时日向暮，凿者驰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严。至明旦，失钱所在，唯有船存，视其状，悉有钱处。

晋安帝义熙初，东阳太守殷仲文照镜不见其头，寻亦诛翦。占与甘同。

宋后废帝元徽四年，义熙、晋陵二郡，并有霹雳车坠地，如青石，草木焦死。

言之不从：

魏齐王嘉平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马，兖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闻此言，遂与王凌谋共立之。遣人谓曰：“天下事未可知，愿王自爱。”彪答曰：“知厚意。”事泄，凌、愚被诛，彪赐死。此言不从之罚也。诗云：“民之讹言，宁莫之惩。”

刘禅嗣位，谯周引晋穆侯、汉灵帝命子事讥之曰：“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若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甚于穆侯、灵帝之详也。”蜀果亡，此言之不从也。

刘备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习凿齿曰：“礼，国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后又降晋。吴孙亮、晋惠帝、宋元凶亦然。亮不终其位，惠帝号令非己，元凶寻诛。言不从也。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维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为烈祖，与太祖、高祖并为不毁之庙。从之。按宗庙之制，祖宗之号，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礼。故虽功赫天壤，德迈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盖言之不从，失之甚者也。后二年而宫车晏驾，于是统微政逸。

吴孙休世，乌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响言者，言于此而闻于彼。自其所听之，不觉其声之大也；自远听之，如人对言，不觉声之自远来也。声之所往，随其所向，远者不过十数里。其邻人有责息于外，历年不还。乃假之使为责让，惧以祸福，负物者以为鬼神，即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从之咎也。

魏世起安世殿，晋武帝后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晋武帝每延群臣，多说平生常事，未尝及经国远图。此言之不从也。何曾谓子遵曰：“国家无貽厥之谋，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自永熙后，王室渐乱。永嘉中，天下大坏。及何绥以非辜被诛，皆如曾言。

赵王伦废惠帝于金墉城，改号金墉为永安宫。帝寻复位而伦诛。晋惠帝永兴元年，诏废太子覃还为清河王，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犹加侍中，大都督，领丞相，备九锡，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礼，传国以胤不以勋，故虽公旦之圣，不易

成王之嗣。所以远绝觊觎，永一宗祧。后代遵履，改之则乱。今拟非其实，僭差已甚。且既为国副，则不应复开封土，兼领庶职。此言之不从，进退乖爽。故帝既播越，颖亦不终，是其咎也。后犹不悟，又立怀帝为皇太弟。怀终流弑，不永厥祚，又其应也。语曰：“变古易常，不乱则亡。”此之谓乎？

晋惠帝太安中，周 于阳羨起宅，始成，而边户有声如人叹咤者。 亡后，家诛灭。此近言不从也。

晋元帝太兴四年，吴郡民讹言有大虫在桀中及樗树上，啗人即死。晋陵民又言曰，见一老女子居市，被发从肆人乞饮，自言：“天帝令我从水门出，而我误由虫门。若还，天帝必杀我。如何？”于是百姓共相恐动，云死者已十数也。西及京都，诸家有樗桀者，伐去之。无几自止。晋元帝永昌元年，宁州刺史王逊遣子澄入质，将渝、濮杂夷数百人。京邑民忽讹言宁州人大食人家小兒，亲有见其蒸煮满釜甑中者。又云失兒皆有主名，妇人寻道，拊心而哭。于是百姓各禁录小兒，不得出门。寻又言已得食人之主，官当大航头大杖考竟。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头，以待观行刑。朝廷之士相问者，皆曰信然，或言郡县文书已上。王澄大惧，检测之，事了无形，民家亦未尝有失小兒者，然后知其讹言也。此二事，干宝云“未之能论”。

永昌二年，大将军王敦下据姑熟。百姓讹言行虫病，食人大孔，数日入腹，入腹则死。治之有方，当得白犬胆以为药。自淮、泗遂及京都，数日之间，百姓惊扰，人人皆自云已得虫病。又云，始在外时，当烧铁以灼之。于是翕然被烧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贵，至相请夺，其价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烧铁者，赁灼百姓，日得五六万，惫而后已。四五日渐静。说曰，夫裸虫人类，而人为之主，今云虫食人，言本同臭类而相残贼也。自下而上，斯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

有守御之性，白者金色，而胆用武之主也。帝王之运，五霸会于戎，戎主用兵。金者晋行，火烧铁以治疾者，言必去其类而来，火与金合德，共治虫害也。案中兴之际，大将军本以腹心受伊、吕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谅暗，又有异谋。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烂也。及钱凤、沈充等逆兵四合，而为王师所挫，逾月而不能济。北中郎将刘遐及淮陵内史苏峻率淮、泗之众以救朝廷，故其谣言首作于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胆可救之效也。

晋海西时，庾晞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又燕会，辄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时人怪之，后亦果败。晋海西公太和以来，大家妇女，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恆戴。乃先作假髻，施于木上，呼曰“假头”。人欲借名曰“借头”，遂布天下。自此以来，人士多离事故，或亡失头首，或以草木为之。假头之言，此其先兆也。

晋孝武泰元中，立内殿名曰清暑，少时而崩。时人曰，“清暑”者，反言楚声也。果有哀楚之声。有人曰：“非此之谓，岂可极言乎。讖云，代晋者楚，其在兹乎？”及桓玄篡逆，自号曰楚。太元中，小兒以两铁相打于土中，名曰“斗族”。后王国宝、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击也。

桓玄出镇南州，立斋名曰蟠龙。后刘毅居此斋。蟠龙，毅小字也。桓玄初改年为大亨，遐迩云言曰：“二月了。”故义谋以仲春发也。玄篡立，又改年为建始，以与赵王伦同，又易为永始。永始，复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马道子于安成，晋主逊位，出永安宫，封晋主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为石阳公，并使住寻阳城。识者皆以为言不从之妖也。厥咎僭。

晋兴，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

又过劭。王恺、羊琇之畴，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侪人主矣。崇既诛死，天下寻亦沦丧。僭逾之咎也。

恆暘：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来，崇广宫府之应也。又是春，晋宣帝南禽孟达，置二郡；张郃西破诸葛亮，毙马谡。亢阳自大，又其应也。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烟四际。众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是春，诸葛亮寇天水，晋宣王距却之，亢阳动众。又是时二隅分据，众出多过时也。《春秋》说曰：“伤二谷，谓之不雨。”

魏齐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岁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转晋宣王为太傅，外示尊崇，内实欲令事先由己。是时宣王功盖魏朝，欲德不用之应也。

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时晋文王围诸葛诞，众出过时之应也。初，寿春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为天亡。

吴孙亮五凤二年，大旱，民饥。是岁闰月，魏将文钦以淮南众数万口来奔；孙峻又破魏将曹珍于高亭。三月，硃异袭安丰，不克。七月，城广陵、东海二郡。十二月，以冯朝为监军使者，督徐州诸军，军士怨叛。此亢阳自大，劳民失众之罚也。其役弥岁，故旱亦竟年。

吴孙皓宝鼎元年春夏旱。是时皓迁都武昌，劳机动众之应也。

晋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闰月，旱，大雩。是春，孙皓出华里，大司马望帅众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寇金城西平，凉州刺史牵弘出战，败没。泰始八年五月，旱。是时帝纳荀勖邪说，留贾充不复西镇，而任愷稍疏，上下皆蔽之应也。又李喜、鲁芝、李胤等并在散职，近欲德不用之谓也。泰始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庙社稷山川，癸未雨。去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据城来降，遣羊祜统杨肇等众八万救迎阐。十二月，陆抗大破肇军，攻阐灭之。泰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择卿校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余人入殿简选。又取小将吏女数十人，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积阴生阳之应也。

晋武帝咸宁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晋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吴，亢阳动众自大之应也。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诏司空齐王攸与尚书、廷尉、河南尹录讯系囚，事从蠲宥。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阴，解而复合。刘毅上疏曰：“必有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诛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时荀勖、冯统僭作威福，乱朝尤甚。太康六年三月，青、凉、幽、冀郡国旱。

太康六年六月，济阴、武陵旱，伤麦。太康七年夏，郡国十三旱。太康八年四月，冀州旱。太康九年夏，郡国三十三旱。太康九年六月，扶风、始平、京兆、安定旱，伤麦。太康十年二月，旱。

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后，虽正人满朝，不被亲仗；而贾充、荀勖、杨骏、冯统怜等，迭居要重。所以无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逾节之罚也。

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雍州大旱，殒霜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故其年氐羌反叛，雍

州刺史解系败绩。是年正月，周处、卢播等复败，关西震乱。交兵弥岁，至是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元康七年九月，郡国五旱。

晋惠帝永宁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是年春，三王讨赵王伦，六旬之中，大小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十二月，郡国十二又旱。

晋怀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县梁水淡渊竭，河、洛、江、汉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马越归京都，遣兵入宫，收中书令缪播等九人杀之。此僭逾之罚也。又四方诸侯，多怀无君之心，刘渊、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贼害民命，流血成泥，又其应也。永嘉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岁十二月，司马越弃京都，以大众南出，多将王公朝士，及以行台自随，斥黜警卫，代以国人。宫省萧然，无复君臣之节矣。

《晋阳秋》云：“愍帝在西京，旱伤荐臻。”无注记年月也。晋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兴元年六月又旱。干宝曰“杀伯之后旱三年”是也。案前汉杀孝妇则旱，后汉有囚亦旱，见谢见理，并获雨澍，此其类也。班固曰：“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恆暘。”建武元年四月，曲允等悉众御寇。五月，祖逖攻谯。其冬，周访讨杜曾。又众出之应也。

晋元帝太兴四年五月，旱。是时，王敦强僭之衅渐著。又去岁蔡豹、祖逖等，并有征役。晋元帝永昌元年，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头之变，二宫陵辱，大臣诛死。僭逾无上，故旱尤甚也。永昌元年闰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晋明帝太宁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去年秋，灭王敦，亢阳动众自大之应也。

晋成帝咸和元年秋，旱。是时庾太后临朝称制，群臣奏事

称“皇太后陛下”。此妇人专王事，言不从而僭逾之罚也。与汉邓太后同事。咸和二年夏，旱。咸和五年五月，旱。去年殄苏峻之党，此春又讨郭默灭之。亢阳动众之应也。咸和六年四月，旱。去年八月，石勒遣郭敬寇襄阳，南中郎将周抚奔武昌。十月，李雄使李寿寇建平，建平太守杨谦奔宜都。此正月，刘征略娄县，于是起众警备。咸和八年七月，旱。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晋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时成帝冲弱，不亲万机，内外之政，委之将相。此僭逾之罚，故连岁旱也。至四年，王导固让太傅，复子明辟，是后不旱，殆其应也。时天下普旱，会稽余姚特甚，米斗直五百，民有相鬻。咸康二年三月，旱。咸康三年六月，旱。

晋康帝建元年五月，旱。是时宰相专政，方伯擅重兵，又与咸康初同事也。

晋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有司奏依董仲舒术，徙市开水门，遣谒者祭太社。是时帝在襁抱，褚太后临朝如明穆太后故事。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是年二月，征北将军褚裒遣军伐沛，纳其民以归。六月，又遣西中郎将陈达进据寿阳，自以舟师二万至于下邳，丧其前驱而还，达亦退。永和六年闰月，旱。是春，桓温以大众出夏口，上疏欲以舟军北伐，朝廷骇之。萧敬文盗涪，四蛮校尉采寿败绩。

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此冬十月，北中郎将郗昱帅万余人出高平，经略河、兖；又遣将军诸葛悠以舟军入河，败绩。西中郎将谢万次下蔡，众溃而归。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晋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时桓温强恣，权制朝廷，僭逾之罚也。又去年慕容恪围冀州刺史吕护，桓温出次宛陵，范汪、

袁真并北伐，众出过时也。

晋海西太和四年十二月，凉州春旱至夏。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民饥。是时嗣主幼冲，桓温陵僭。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二月，旱。是时桓温入觐高平陵，合朝致拜，逾僭之应也。宁康三年冬，旱。先是，氐贼破梁、益州，刺史杨亮、周仲孙奔退。明年，威远将军桓石虔击姚萇垫江，破之，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瑶帅众戍巴东。

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岁，氐贼围南中郎将硃序于襄阳，又围扬威将军戴逖于彭城。桓嗣以江州之众次都援序，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逖。是春，襄阳、顺阳、魏兴城皆没，贼遂略淮南，向广陵。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涂中，兖州刺史谢玄督诸将破之。太元八年六月，旱。夏初，桓冲征襄阳，遣冠军将军桓石虔进据樊城。朝廷又遣宣城内史胡彬次峡石为冲声势也。太元十年七月，旱饥。初八年，破苻坚；九年，诸将略地，有事徐、豫；杨亮、赵统攻讨巴、沔。是年正月，谢安又出镇广陵，使子琰进次彭城。太元十三年六月，旱。去岁，北府遣戍胡陆，荆州经略河南。是年，郭铨置戍野王，又遣军破黄淮。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兖、豫，鲜卑寇河上。硃序、桓不才等北至太行，东至滑台，逾时攻讨，又戍石门。太元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时茹千秋为骠骑谘议，窃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亲党及婢仆之子，阶缘近习，临民领众。又在所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狱吏枉暴尤甚。此僭逾不从，冤滥之罚也。

晋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旱。去冬桓玄迫杀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马元显又讽百僚悉使敬己。此皆陵僭之罚也。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去年夏，孙恩入会稽，

杀内史谢琰；此年夏，略吴，又杀内史袁山松。军旅东讨，众出过时。

晋安帝元兴元年七月，大饥；九月十月不雨。是年正月，司马元显以大众将讨桓玄，既而玄至，杀元显。五月，又遣东征孙恩余党，十月，北讨刘轨。元兴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是时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元兴三年八月，不雨。是时王旅四伐，西夏未平。

晋安帝义熙六年九月，不雨。是时王师北讨广固，疆理三州。义熙八年十月，不雨。是秋，王师西讨刘毅；分遣伐蜀。义熙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渌多竭。

宋文帝元嘉二年夏，旱。元嘉四年秋，京都旱。元嘉八年五月，扬州诸郡旱。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兖、豫州旱。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时索虏南寇。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东诸郡大旱，民饥，死者十六七。先是江左以来，制度多阙，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辂。是时大发徒众，南巡校猎，盛自矜大，故致旱灾。

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

诗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师歌《兜铃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诗妖也。其后曹爽见诛，曹氏遂废。魏明帝景初中，童谣曰：“阿公阿公驾马车，不意阿公东渡河。阿公东还当奈何！”及宣王平辽东，归至白屋，当还镇长安。会帝疾笃，急召之。乃乘追锋车东渡河，终翦魏室，如童谣之言也。

魏齐王嘉平中，有谣曰：“白马索羈西南驰，其谁乘者硃虎骑。”硃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愚闻此谣，谋立彪。事发，凌等伏诛，彪赐死。

吴孙亮初，童谣曰：“吁汝恪，何若若，芦苇单衣箠钩络，

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垆也。钩落，钩带也。及诸葛恪死，果以苇席裹身，箴束其要，投之石子垆。后听恪故吏收敛，求之此垆云。孙亮初，公安有白鼈鸣。童谣曰：“白鼈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南郡城可长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诸葛恪败，弟融镇公安，亦见袭。融刮金印龟，服之而死。鼈有鳞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子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为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孙皓初，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皓寻迁都武昌，民溯流供给，咸怨毒焉。孙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书岩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闻之，意益张，曰：“从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复谁？”恣虐逾甚，寻以降亡。近诗妖也。孙皓天纪中，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龙。”晋武帝闻之，加王浚龙骧将军。及征吴，江西众军无过者，而王浚先定秣陵。

晋武帝太康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乱者相继。按横目者“四”字，自吴亡至晋元帝兴，几四十年，皆如童谣之言。元帝懦而少断，局缩肉，直斥之也。干宝云“不知所斥”，讳之也。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词，终以禽获斩截之事。是时三杨

贵盛而族灭，太后废黜而幽死。

晋惠帝永熙中，河内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又曰：“两火没地，哀哉秋兰。归形街邮，路人为叹。”及杨骏居内府，以戟为卫，死时，又为戟所害。杨太后被废，贾后绝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邮亭北，百姓哀之。两火，武帝讳；兰，杨后字也。永熙中，童谣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笔杨版行诏书，宫中大马几作驴。”杨骏初专权，楚王寻用事，故言“荆笔杨版”也。二人不诛，则君臣礼悖，故云“几作驴。”

晋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谣曰：“南风起，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又曰：“城东马子莫咙啣，比至三月缠汝髻。”南风，贾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门，太子小名也。鲁，贾谧国也。言贾后将与谧为乱，以危太子；而赵王因衅咀嚼豪贤，以成篡夺也。是时愍怀颇失众望，卒以废黜，不得其死。元康中，天下商农通著大鄣日，童谣曰：“屠苏鄣日覆两耳，当见瞎兒作天子。”及赵王篡位，其目实眇焉。赵王伦既篡，洛中童谣曰：“虎从北来鼻头汗，龙从南来登城看，水从西来何灌灌。”数月而齐王、成都、河间义兵同会诛伦。按成都西蕃而在鄴，故曰：“虎从北来”；齐东蕃而在许，故曰“龙从南来”；河间水区而在关中，故曰“水从西来”。齐留辅政，居宫西，有无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晋惠帝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游度江，一马化为龙。”后中原大乱，宗蕃多绝，唯琅邪、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晋矣。

司马越还洛，有童谣曰：“洛中大鼠长尺二，若不蚤去大狗至。”及苟希将破汲桑，又谣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榭为苟作。”由是越恶希，夺其兖州，隙难遂构。

晋愍帝建兴中，江南歌谣曰：“匏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甗。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按白者晋行，坑器有口，属甗，瓦质刚，亦金之类也。“匏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倾覆，王室大坏也。“合集持作甗”者，言元皇帝鸠集遗余，以主社稷，未能克复中原，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头之事，六军大溃，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宫。其后三年，钱凤复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余日，焚烧城邑，并堙木刊矣。凤等败退，沈充将其党还吴兴，官军踵之，蹈藉郡县。充父子授首，党与诛者以百数。所谓“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瓿，瓦器，又小于甗也。

晋明帝太宁初，童谣歌曰：“恻力恻力，放马山侧。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为苏峻所逼，迁于石头，御膳不足。“高山崩”，言峻寻死；“石”，峻弟苏石也，峻死后，石据石头，寻为诸公所破也。

晋成帝之末，民间谣曰：“郤郤何隆隆，驾车入梓宫。”少日而宫车晏驾。晋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谣语曰：“麦入土，杀石虎。”后如谣言。

庾亮初出镇武昌，出石头，百姓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苏。”后连征不入，及薨，还都葬。

庾义在吴郡，吴中童谣曰：“宁食下湖苻，不食上湖碓。庾吴没命丧，复杀王领军。”无几而庾义、王洽相继亡。

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闻不？”升平末，民间忽作廉歌。有扈谦者闻之，曰：“廉者临也。歌云‘白门廉，宫廷廉’内外悉临，国家其大讳乎？”少时而

穆帝晏驾。

晋哀帝隆和初，童儿歌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帝闻而恶之，复改年曰兴宁。民复歌曰：“虽复改兴宁，亦复无聊生。”哀帝寻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满斗，不至十年也。

晋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白者金行；马者国族；紫为夺正之色，明以紫间殊也。海西公寻废，三子非海西子，并死，缢以马缰死之。明日，南方献甘露。太和末，童谣云：“犁牛耕御路，白门种小麦。”及海西被废，处吴，民犁耕其门前，以种小麦，如谣言。

晋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凤凰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

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明，民忽歌曰“黄昙子”。曲终又曰：“黄昙英，扬州大佛来上明。”顷之而石民死，王忱为荆州。“黄昙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来上明”也。

太元末，京口谣曰：“黄雌鸡，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飒栖。”寻王恭起兵诛王国宝，旋为刘牢之所败也。

司马道子于东府造土山，名曰灵秀山。无几而孙恩作乱，再践会稽。会稽，道子所封。灵秀，恩之字也。庾楷镇历阳，民歌曰：“重罗犁，重罗犁，使君南上无还时。”后楷南奔桓玄，为玄所诛。殷仲堪在荆州，童谣曰：“芒笼目，绳缚腹。殷当败，桓当复。”无几而仲堪败，桓玄有荆州。

王恭镇京口，举兵诛王国宝。百姓谣云：“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谪汝，教汝捻咙喉。咙喉喝复喝，京口败

复败。”“昔年食白饭”，言得志也。“今年食麦麸”，麸，粗粳，其精已去，明将败也，天公将加谴谪而诛之也。“捻咙喉”，气不通，死之祥也。“败复败”，丁宁之辞也。恭寻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并喝焉。王恭在京口，民间忽云：“黄头小人欲作贼，阿公在城下，指缚得。”又云：“黄头小人欲作乱，赖得金刀作蕃捍。”“黄”字上，“恭”字头也；“小人”，“恭”字下也。寻如谣者言焉。

晋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恼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义旗以三月二日扫定京都，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伎妾，悉为军赏。东及瓠、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获焉。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抱，信矣。

桓玄既篡，童谣曰：“草生及马腹，乌啄桓玄目。”及玄败走至江陵，五月中诛，如其期焉。桓玄时，民谣语云：“征钟落地桓进走。”征钟，至稔之服；桓，四体之下称。玄自下居上，犹征钟之厕歌谣，下体之咏民口也。而云“落地”，坠地之祥，进走之言，其验明矣。

司马元显时，民谣诗云：“当有十一口，当为兵所伤。木亘当北度，走入浩浩乡。”又云：“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诗云襄阳道人竺昙林所作，多所道，行于世。孟顓释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当悉走入关、洛，故云“浩浩乡”也。“金刀”，刘也。倡议诸公，皆多姓刘。“娓娓”，美盛貌也。

桓玄得志，童谣曰：“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明年斩诸桓。”及玄走而诸桓悉诛焉。郎君，司马元显也。

晋安帝义熙初，童谣曰：“官家养芦化成荻，芦生不止自成积。”其时官养卢龙，宠以金紫，奉以名州，养之已极，而

不能怀我好音，举兵内伐，遂成讎敌也。“芦生不止自成积”，及卢龙作乱，时人追思童谣，恶其有成积之言。识者曰：“芟夷蕴崇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穷也。伐斫以成积，又以为薪，亦芦荻之终也。其盛既极，亦将芟夷而为积焉。”龙既穷其兵势，盛其舟舰，卒以灭亡，僵尸如积焉。

卢龙据有广州，民间谣云：“芦生漫漫竟天半。”后拥有上流数州之地，内逼京辇，应“天半”之言。

义熙三年中，小兒相逢于道，辄举其两手曰“卢健健”，次曰“斗叹斗叹”，未复曰“翁年老，翁年老”。当时莫知所谓。其后卢龙内逼，舟舰盖川，“健健”之谓也。既至查浦，屡克期欲与官斗，“斗叹”之应也。“翁年老”，群公有期颐之庆，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时复有谣言曰：“卢橙橙，逐水流，东风忽如起，那得入石头。”卢龙果败，不得入石头。昔温峤令郭景纯卜己与庾亮吉凶。景纯云“元吉”。峤语亮：“景纯每筮，当是不敢尽言，吾等与国家同安危而曰元吉，事有成也。”于是协同讨灭王敦。

苻坚中，童谣曰：“阿坚连牵三十年，后若欲败时，当在江湖边。”后坚败于淝水，在伪位凡三十年。苻坚中，谣语云：“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坚为姚萇所杀，死于新城。苻坚中，歌云：“鱼羊田斗当灭秦。”“鱼羊”，鲜也；“田斗”，卑也。坚自号秦，言灭之者鲜卑也。其群臣谏坚，令尽诛鲜卑，坚不从。及淮南败还，为慕容冲所攻，亡奔姚萇，身死国灭。

毛虫之孽：

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送两足虎，此毛虫之孽也。识者为其文曰：“武形有亏，金虎失仪，圣主应天，斯异何为。”言非乱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干宝曰：“虎者阴精，而居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

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六，水数，言水数既极，火慝得作，而金受其败也。至元康九年，始杀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终相乘之数也。自帝受命，至愍怀之废，凡三十五年。”太康九年，荆州献两足獾。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兽见于河间，河间王颙获以献。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角为四方之象。后河间王数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殆其应也。

晋怀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虫之孽也。郭景纯筮之曰：“此郡东之县，当有妖人欲称制者，亦寻自死矣。”其后吴兴徐馥作乱，杀太守袁琇，馥亦时灭，是其应也。

晋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魃见于前，获之。孙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彦士，乐贤堂，所以乐养贤也。晋自丧乱以后，风教凌夷，秀无策试之才，孝乏四行之宝。魃兴于前，或斯故乎。”

晋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麈入东海第。百姓云言曰：“主入东海第。”识者怪之。及海西废为东海王，先送此第。

晋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祔祠毕，有兔行庙堂上。兔，野物也，而集宗庙之堂，不祥莫甚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麈，刺史武陵王表为祥瑞。此毛虫之孽。

宋顺帝升明元年，象三头度蔡洲，暴稻谷及园野。

犬祸：

公孙渊家有犬冠帻绛衣上屋，此犬祸也。屋上亢阳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渊亢阳无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自立为燕王，果为魏所灭。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门。”

魏侍中应璩在直庐，炎见一白狗，问众人无见者。逾年卒。近犬祸也。

诸葛恪征淮南归，将朝会，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有顷复起，犬又衔衣。乃令逐犬。遂升车入而被害。

晋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余步。

晋惠帝元康中，吴郡娄县民家闻地中有犬声，掘视得雌雄各一。还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兴中，吴郡府舍又得二物头如此。其后太守张茂为吴兴兵所杀。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贾。”《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实而异名也。晋惠帝永兴元年，丹阳内史硃逵家犬生三子，皆无头。后逵为扬州刺史曹武所杀。

晋孝怀帝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张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饿死。”

晋安帝隆安初，吴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桥上。人家狗有限，而吠声甚众。或有夜出覘之者，云一狗假有两三头，皆前向乱吠。无几，孙恩乱于吴会。

桓玄将拜楚王，已设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来便其席，万众旺候，莫不惊怪。玄性猜暴，竟无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吴兴东迁孟慧度婢蛮与狗通好如夫妻弥年。

孝武孝建初，颜竣为左卫，于省内闻犬子声在地中，掘焉得乌犬子。养久之，后自死。

明帝初，晋安王子勋称伪号于寻阳，柴桑有狗与女人交，三日不分离。明帝泰始中，秣陵张僧护家犬生豕子。

白雉白祥：

晋武帝太康十年，洛阳宫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

如香牟卢形，后如偃人，盘薄不可掘。案刘向说，此白眚也。明年，宫车晏驾，王室始骚，卒以乱亡。京房《易传》曰：“石立如人，庶人为天下雄。”此近之矣。

晋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眚也。孙盛以为民劳之异。是后胡灭而中原向化，将相皆甘心焉。于是方镇屡革，边戍仍迁，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其间征伐征赋，役无宁岁，天下扰动，民以疲怨。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晋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贼攻襄阳，围彭城，向广陵，征戍仍出，兵连不解。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时苻坚灭后，经略多事。太元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晋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晋安帝元兴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后江陵见袭，交战者数矣。晋安帝义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义熙十年三月，地生白毛。明年，王旅西讨司马休之。又明年，北扫关、洛。

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乙亥，陨石于寿光。按《左氏传》，陨石，星也。刘歆说曰：“庶民，惟星陨于宋者，象宋襄公将得诸侯而不终也。”秦始皇时有陨石，班固以为石阴类，又白祥，臣将危君。是后司马氏得政。

晋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陨石于温及河阳各二。太康六年正月，陨石于温三。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陨于肥乡一。咸和九年正月，陨石于凉州。

吴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羨县离里山大石自立，按京房《易传》曰：“庶士为天子之祥也。”其说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干宝以为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其应也；或曰孙休见立之祥也。

晋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晋惠帝永康元年，襄阳郡上言得鸣石，撞之，声闻七八里。晋惠帝太安元年，丹阳湖熟县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惊噪相告曰：“石来！”干宝曰：“寻有石冰入建业。”

晋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是时益州刺史皇甫晏冒暑伐汶山胡，从事何旅固谏，不从。牙门张弘等因众之怨，诬晏谋逆，害之。京房《易传》曰：“前乐后忧，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贵人出走。”三占皆应也。

晋惠帝永宁元年，齐王冏举义军。军中有小兒出于襄城繁昌县，年八岁，发体悉白，颇能卜。于《洪范》，则白祥也。

晋车骑大将军东嬴王腾自并州迁镇鄴，行次真定。时久积雪，而当门前方数尺独消释，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口齿缺。腾以马者国姓，上送之以为瑞。然论者皆云马而无齿，则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征。案占，此白祥也。是后腾为汲桑所杀，而晋室遂亡。

宋文帝元嘉中，徐湛之为丹阳尹。夜西门内有气如练，西南指，长数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转馱乃消。此白祥也。

前废帝景和元年，邓琬在寻阳，种紫花皆白，白菅也。

木沴金：

魏齐王正始末，河南尹李胜治听事，有小材激堕，槁受符石虎项断之。此木沴金也。胜后旬日而败。

晋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禖坛石中破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坛者，求子之神位，无故而自毁，太子将危之妖也。明年，愍怀废死。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谢安出镇广陵，始发石头，金鼓无故自破。此木沴金之异也。天意若曰，安徒扬经略之声，终

无其实，钲鼓不用之象也。八月，以疾还，是月薨。

志第二十二

五行三

《五行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谓火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舒，厥罚恆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裸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疴，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裸虫，刘歆传以为羽虫。

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是为悼皇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为妻之罚也。魏明帝青龙元年六月，洛阳宫鞠室灾。二年四月，崇华殿灾，延于南阁。缮复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灾。帝问高堂隆：“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唯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今宜罢散民役，务从节约，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营造。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不从。遂复崇华殿，改曰九龙。以郡国前后言龙见者九，故以为名。多弃法度，疲民逞欲，以妾为妻之应

也。

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门灾；改作端门，又灾内殿。案《春秋》鲁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以为天意欲使定公诛季氏，若曰去其高显而奢僭者也。汉武帝世，辽东高庙灾，其说又同。今此与二事颇类也。且门者，号令所出；殿者，听政之所。是时诸恪属秉政，而矜慢放肆；孙峻总禁旅，而险害终著。武昌，孙氏尊号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贵要之首者。恪果丧众殄民，峻授政于綝，綝废亮也。或曰孙权毁彻武昌，以增太初宫，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门殿，事非时宜，故见灾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吴孙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业火。人火之也。是秋，孙綝始秉政，矫以亮诏杀吕据、滕胤。明年，又辄杀硃异。弃法律、逐功臣之罚也。

吴孙休永安五年二月，白虎门北楼灾。六年十月，石头小城火，烧西南百八十丈。是时嬖人张布专擅国势，多行无礼，而韦昭、盛冲终斥不用，兼遣察战等为使，惊扰州郡，致使交趾反乱。是其咎也。

吴孙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齐火，刘向以为桓公好内，听女口，妻妾数更之罚也。皓制令诡暴，荡弃法度，劳臣名士，诛斥甚众。后宫万余，女谒数行，其中隆宠佩皇后玺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晋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灾西阁、楚王所止坊，及临商观窗。十年四月癸丑，崇贤殿灾。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庑、内坊东屋、辉章殿南阁火。时有上书者曰：“汉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杨氏三公并在大位，天变屡见，窃为陛下忧之。”杨珧由是乞退。是时帝纳冯统之间，废张华之功；听杨骏之谗，离卫瓘之宠。此逐功臣之罚也。明年，宫车晏驾。其后楚王承窃发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灾其坊，又天

意乎！

晋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固守，然后救灾。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履，汉高断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是后愍怀见杀，杀太子之罚也。天戒若曰，夫设险击柝，所以固其国；储积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将倾，社稷将泯，禁兵无所复施，皇旅又将谁卫！帝后不悟，终丧四海，是其应也。张华、阎纂皆曰，武库火而氏、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矣。元康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时贾后凶恣，贾谧擅朝，恶积罪稔，宜见诛绝。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虽亲贵莫比，犹宜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张华又不纳裴頠、刘卞之谋，故后遂与谧诬杀太子也。干宝云：“高原陵火，太子废，其应也。汉武帝世，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与此占同。”

晋惠帝永康元年，帝纳皇后羊氏。后将入宫，衣中忽有火，众咸怪之。太安二年，后父玄之以成都之逼，忧死。永兴元年，成都遂废后，处之金墉城，而杀其叔父同之。是后还立，立而复废者四，又诏赐死，荀藩表全之。虽未还在位，然忧逼折辱，终古未闻。此孽火之应。晋惠帝永兴二年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延崇礼闕及阁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弃法律之应也。清河王覃入为晋嗣，不终于位，又杀太子之罚也。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火，死者三千余人。是时王如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众四五万，攻略郡县，以为己邑。都督力屈，婴城自守，贼遂攻逼襄阳。此下陵上，阳失节，火灾出也。

晋元帝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武昌火起，兴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彼，东西南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班固所谓滥炎妄起，虽兴师不能救之之谓也。干宝曰：“此臣而君行，亢阳

失节之灾也。”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饶安、东光、安陵三县火，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

晋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时王敦威侮朝廷，多行无礼，内外臣下，咸怀怨毒。极阴生阳，故有火灾。与董仲舒说《春秋》陈火同事也。

晋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虎太武殿及两厢、端门，光烂照天，金石皆尽，火月余乃灭。是年四月，石虎死矣。其后胡遂灭亡。

晋海西太和中，郗愔为会稽。六月，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炎烟蔽天，不可扑灭。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京都风，火大起。是时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践位，人怀忧恐。此与太宁火同事。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黷，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有育才之名，无收贤之实。《书》云：“知人则哲。”此不哲之罚先兆也。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贤堂灾。丙申，蠡斯、则百堂及客馆、骠骑库皆灾。于时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罚，皆有象类。主相不悟，终至乱亡云。

晋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龙舟二乘灾。是水沴火也。晋安帝元兴元年八月庚子，尚书下舍曹火。元兴三年，卢循攻略广州，刺史吴隐之闭城固守。是年十月壬戌夜，大火起。时民人避寇，盈满城内。隐之惧有应贼，但务严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烧荡尽，死者万余人，因遂散溃，悉为贼擒。殆与襄阳火同占也。

晋安帝义熙四年七月丁酉，尚书殿中吏部曹火。义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灾，吴界尤甚。火防甚峻，犹自不绝。王弘时为吴郡，白日在听事上，见天上有一赤物下，状如信幡，

径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复大发。弘知天为之灾，不罪火主。

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京邑大火。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京邑火，延烧太社北墙。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京邑大火，风雷甚壮。

后废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京邑大火。元徽三年三月戊辰，京邑大火，烧二岸数千家。

恆燠：

庶征之恆燠，刘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杀草应之。京房《易传》又曰：“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

吴孙亮建兴元年九月，桃李华。孙权世，政烦赋重，民雕于役。是时诸葛恪始辅政，息校官，原逋责，除关梁，崇宽厚。此舒缓之应也。一说桃李寒华为草妖，或属华孽。

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华。自高贵弑死之后，晋文王深树恩德，事崇优缓，此其应也。

晋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华。是时简文辅政，事多弛略，舒缓之应也。

宋顺帝升明元年十月，于潜桃、李、柰结实。

草妖：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阳，将起建始殿，伐濯龙祠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亦血出。帝恶之，遂寝疾，是月崩。盖草妖，又赤祥也。是岁，魏文帝黄初元年也。

吴孙亮五凤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为稻。昔三苗将亡，五谷变种。此草妖也。其后亮废。

蜀刘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譙周忧之，无所与之言，乃书柱曰：“众而大，其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临平湖自汉末秽塞，是时一夕忽开除无草。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吴寻亡，而九服为一。吴孙皓天纪三年八月，建业有鬼目菜生工黄狗家，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三分。又有莢菜生工吴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圆径一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作芝草，莢菜作平虑。遂以狗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干宝曰：“明年晋平吴，王浚止船，正得平渚，姓名显然，指事之征也。黄狗者，吴以土运承汉，故初有黄龙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黄称不改，而贵贱大殊。天道精微之应也。”

晋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结实如麦，外皮青，中赤白，味甘。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东宫西厢，日长尺余；甲辰，枯死。此与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废戮也。班固称“野木生朝而暴长，小人将暴居大臣之位，危亡国家，象朝将为墟也”。是后孙秀、张林寻用事，遂至大乱。

晋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立皇孙臧为皇太孙。五月甲子，就东宫。桑又生于西厢。明年，赵伦篡位，鸩杀臧。此与愍怀同妖也。永康元年四月，壮武国有桑化为柏。是月，张华遇害。

晋孝怀帝永嘉三年冬，项县桑树有声如解材，民谓之桑林哭。案刘向说，桑者丧也，又为哭声，不祥之甚。是时京师虚弱，胡寇交逼，司马越无卫上国之心。四年冬，委而南出，至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众，围而射之，王公以下至庶人，死者十余万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败也，中原无所请命，洛京寻没。桑哭之应也。

永嘉六年五月，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相樛而生，状若连理。先是，郭景纯筮延陵偃鼠，遇《临》之《益》，曰：“后当复有妖树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倘有此，东南数百里

必有作逆者。”其后徐馥作乱。此草妖也，郭以为木不曲直。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树久枯，是月忽更荣茂，与昌邑枯社复生同占。怀帝不终其祚，元帝由支族兴之应也。

晋明帝太宁元年九月，会稽剡县木生如人面。是后王敦称兵作逆，祸败无成。汉哀、灵之世，并有此妖，而人貌备具，故其祸亦大。今此但人面而已，故其变亦轻。

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树倒地六载，是月忽复起生。咸和九年五月甲戌，吴雄家有死榆树，是日因风雨起生。与汉上林断柳起生同象。初，康帝为吴王，于时虽改封琅邪，而犹食吴郡为邑。是帝越正体邕国之象也。曲阿先亦吴地，象见吴邑雄舍，又天意也。

晋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庐陵西昌县修明家有死栗树，是日忽起生。时孝武年四岁，而简文居蕃，四海宅心。及得位垂统，则祚隆孝武。识者窃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讳实应之矣。是与汉宣帝颇同象也。

晋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杨树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叶，杨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业，将集危亡之地。是后张天锡降氏。

晋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宁同乐县枯木断折，忽然自立相属。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专，木仆反立。”是时治道方僻，多失其正。其后张夫人专宠，及帝崩，兆庶归咎张氏焉。

晋安帝元兴三年，荆、江二界生竹实如麦。晋安帝义熙二年九月，扬州营扬武将军营士陈盖家有苦蕒菜，茎高四尺六寸，广三尺二寸。此殆与吴终同象也。义熙中，宫城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践而行，生宫墙及驰道，天戒若曰，人君拱默不能听政，虽居宸极，犹若空宫；虽有御道，

未尝驰骋，皆生蒺藜若空废也。义熙八年，太社生薰树于坛侧。薰于文尚黑，宋水德将王之符也。

羽虫之孽：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案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者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否则斯鸟胡为而至哉？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于是杨彪、管宁之徒，咸见荐举。此谓睹妖知惧者也。虽然不能优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传》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鸟集于国井。”黄初末，宫中有生鹰，口爪俱赤。此与商纣、宋隐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生钜毂于卫国涓桃里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案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其后晋宣王起，遂有魏室。

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鹫鸟集鄴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黄初三年，又集雒阳芳林园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园池。前世再至，辄有大丧，帝恶之。其年，明帝崩。

蜀刘禅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余。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此与汉、楚国乌斗堕泗水粗类矣。

魏明帝青龙三年，戴颙巢钜鹿人张谿家。谿博学有高节，不应袁绍、高干之命，魏太祖辟亦不至，优游嘉遁，门徒数百，

太守王肃雅敬焉。时年百余岁，谓门人曰：“戴颙阳鸟，而巢于门阴，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诗一首，旬日而卒。按占，羽虫之孽也。魏明帝景初元年，陵霄阁始构，有鹊巢其上。鹊体白黑杂色。此羽虫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起宫室，而鹊来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之象。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它姓制御之，不可不深虑。”于是帝改容动色。

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权使领丞相硃据燎鹊以祭。案刘歆说，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是时权意溢德衰，信谗好杀，二子将危，将相俱殆。睹妖不悟，加之以燎，味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废，鲁王霸赐死，硃据左迁，陆议忧卒，是其应也。东馆，典教之府；鹊堕东馆，又天意乎！

吴孙权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有鹊巢其帆樯。和故宫僚闻之，皆忧惨，以为樯未倾危，非久安之象。是后果不得其死。

吴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大鸟五见于春申。吴人以为凤凰，明年，改元为五凤。汉桓帝时，有五色大鸟。司马彪云：“政治衰缺，无以致凤，乃羽虫孽耳。”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案《瑞应图》，大鸟似凤而为孽者非一，疑皆是也。吴孙皓建衡三年，西苑言凤凰集，以之改元。义同于亮。

晋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飞上闾阖门。赵伦既篡，洛阳得异鸟，莫能名。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匝以问人。积日，宫西有小兒见之，逆自言曰：“服留鸟翳。”持者即还白伦。伦使更求小兒。至，又见之，将入宫，密笼鸟，闭兒户中。明日视，悉不见。此羽虫之孽，又妖之甚者也。

赵伦篡位，有鹑入太极殿，雉集东堂。按太极、东堂，皆朝享听政之所。而鹑、雉同日集之者，天意若曰，不当居此位也。《诗》云“鹑之疆疆，鸛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其此之谓乎！昔殷宗感雉雉，惧而修德；伦睹二物，曾不知戒，故至灭亡也。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鹅出，苍色者飞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虫之孽，又黑白祥也。董养曰：“步广，周之狄泉，盟会地也。白者金色，苍为胡象，其可尽言乎。”是后刘渊、石勒相继擅华，怀、愍二帝沦灭非所。晋孝怀帝世，周家有鹅在笼中，而头断笼外。亡后家诛。

晋明帝太宁三年八月庚戌，有鸟二，苍黑色，翼广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杀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获焉。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闰月戊子，帝崩。后有苏峻、祖约之乱。

晋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鸥鸟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时庾亮苟违众谋，将召苏峻，有言不从之咎，故白祥先见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乱，宫室焚毁，化为污莱，其应也。晋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鹭集殿屋。是时康帝始即位，此不永之祥也。后涉再期而帝崩。刘向曰：“野鸟入处，宫室将空。”张瓘在凉州正朝，放佳雀诸鸟，出手便死；左右放者悉飞去。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鹊巢太极东头鸱尾，又巢国子学堂西头。十八年，东宫始成。十九年正月，鹊又巢其西门。此殆与魏景初同占。学堂，风教所聚；西门，金行之祥也。

晋安帝义熙三年，龙骧将军硃猗戍寿阳。婢炊饭，忽有群鸟集灶，竞来啄啖，婢驱逐不去。有猎狗咋杀乌鹊，余者因共啄狗即死，又啖其肉，唯余骨存。五年六月，猗死。

宋武帝永初三年，临轩拜徐羨之为司空，百僚陪位，有二

野鹤集太极鸱尾鸣呼。

少帝景平二年春，鹤巢太庙西鸱尾，驱去复还。

文帝元嘉二年春，有江鸥鸟数百，集太极殿前小阶内。明年，诛徐羨之等。

羊祸：

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导廐，羊生无后足。此羊祸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明年，苏峻入京都，导与成帝俱幽石头，仅乃免身。是其应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献三角羊。羊祸也。

赤眚赤祥：

公孙渊时，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此赤眚也。占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渊寻为魏所诛。

吴戍将邓嘉杀猪祠神，治毕县之，忽见一人头往食肉。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声，绕屋三日。近赤祥也。后人白嘉谋北叛，阖门被诛。京房《易妖》曰：“山见葆，江于邑，邑有兵，状如人头赤色。”吴诸葛恪将见诛，盥洗水血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此近赤祥也。

晋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阴有赤雪二顷。此赤祥也。后涉四载而帝崩，王宫遂乱。

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此赤祥也。元康末，穷凶极乱，僵尸流血之应也。干宝以为后八载而封云乱徐州，杀伤数万人，是其应也。晋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缓，则有常燠赤祥之妖。此岁正月，送愍怀太子幽于许宫。天戒若曰，不宜缓恣奸人，将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悟，是月愍怀遂毙。于是王室衅成，祸流天下。淖齿杀齐闵王日，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谓乎？京房《易

传》曰：“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谓不亲，民有怨心，不出三年，无其宗人。”又曰：“佞人禄，功臣戮，天雨血。”

晋愍帝建兴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时后将军褚裒镇广陵，丞相扬声北伐，伯以督运稽留及役使臧罪，依征军法戮之。其息诉称：“伯督运事讫，无所稽乏，受贼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势，先声后实，实是屯戍，非为征军。自四年以来，运漕稽停，皆不以军兴法论。”僚佐莫之理。及有此变，司直弹劾众官，元帝又无所问。于是频旱三年。干宝以为冤气之应也。郭景纯曰：“血者水类，同属于《坎》，《坎》为法家。水平润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征也。”

志第二十三

五行四

《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谓水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听之不聪，是不谋。厥咎急，厥罚恆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疴，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鱼孽，刘歆传以为介虫之孽，谓蝗属也。

水不润下：

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流杀人。初，帝即位，自鄴迁洛，营造宫室，而不起宗庙，太祖神主犹在鄴。尝于建始殿飨祭如家人之礼，终黄初不复还鄴，而圆丘、方泽、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也。京房《易传》曰：“颛事者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已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杀人。避遏有德，兹谓狂。厥灾水，水流杀人也；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谷。”

吴孙权赤乌八年夏，茶陵县鸿水溢出，流漂二百余家；十三年秋，丹阳故鄣等县又鸿水溢。案权称帝三十年，竟不于建业创七庙，但有父坚一庙，远在长沙，而郊裡礼礼阙。嘉禾初，

群臣奏宜效祀，又弗许。末年虽一南郊，而北郊遂无闻焉。且三江、五湖、衡、霍、会稽，皆吴、楚之望，亦不见秩，反礼罗阳妖神，以求福助。天意若曰，权简宗庙，不禘祠，废祭祀，示此罚，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又有大风涌水之异。是冬，权南郊，疑是鉴咎征乎？还而寝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权时信纳谗诉，虽陆议勋重，子和储贰，犹不得其终。与汉安帝听谗、免杨震、废太子同事也。且赤乌中无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将军马茂等又图逆云。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过常，冀、兖、徐、豫四州水出，没溺杀人，漂失财产。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极欲，多占幼女，或夺士妻，崇饰宫室，妨害农战，触情恣欲，至是弥甚。号令逆时，饥不损役，此水不润下之应也。

吴孙亮五凤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权庙；又终吴世，不上祖宗之号，不修严父之礼，昭穆之数有阙。亮及休、皓又并废二郊，不秩群神。此简宗庙，不祭祀之罚也。又是时，孙峻专政，阴胜阳之应乎。

吴孙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岁作浦里塘，功费无数，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贼杀，百姓愁怨，阴气盛也。休又专任张布，退盛冲等，吴人贼之之应也。吴孙休永安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电，水泉涌溢。

晋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杀二百余人。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号。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坐，同称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礼。此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与汉成帝同事。一曰，昔岁及此年，药兰泥、白虎文秦凉杀刺史胡烈、牵弘，遣田璋讨泥。又司马望以大众次淮北御孙

皓。内外兵役，西州饥乱，百姓愁怨，阴气盛也。咸宁初，始上祖宗号，太熙初，还复五帝位。

晋武帝咸宁元年九月，徐州水。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杀百余人；八月，荆州郡国五大水。去年采择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亲简阅，务在姿色，不访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论。搢绅愁怨，天下非之。阴盛之应也。咸宁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国八暴水，杀三百余人；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水。是时贾充等用事日盛，而正人疏外者多。咸宁四年七月，司、冀、兖、豫、荆、扬郡国二十大水。

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杀六千余人；江夏亦杀人。是时平吴后，王浚为元功，而诋劾妄加；荀、贾为无谋，而并蒙重赏。收吴姬五千，纳之后宫。此其应也。太康四年七月，司、豫、徐、兖、荆、扬郡国二十大水，伤秋稼，坏屋室，有死者。太康六年三月，青、凉、幽、冀郡国十五大水。太康七年九月，西方安定等郡国八大水。太康八年六月，郡国八大水。晋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灾。元康五年五月，颍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阳、东莞大水杀人；荆、扬、徐、兖、豫五州又大水。是时帝即位已五载，犹未郊祀，烝尝亦多不身亲近。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也。班固曰：“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望秩山川。若乃不敬鬼神，政令违逆，则雾水暴至，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水不润下也。”元康六年五月，荆、扬二州大水。按董仲舒说，水者，阴气盛也。是时贾后乱朝，宠树贾、郭。女主专政之应也。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水溢。汉成帝时有此妖，班固以为王莽之象。及赵伦篡位，即此应也。伦废帝于此城，井溢所在，又天意乎！元康八年九月，荆、扬、徐、兖、冀五州大水。是时贾后暴戾滋甚，

韩谧骄猜弥扇，卒害太子，旋亦祸灭。元康九年四月，宫中井水沸溢。

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南阳、东海大水。是时，齐王冏秉政专恣。阴盛之应。晋惠帝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冀四州水。时将相力政，无尊主心。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大水。是时，王导等潜怀翼戴之计。阴气盛也。

晋元帝太兴三年六月，大水。是时王敦内怀不臣，傲很作威，后终夷灭。大兴四年七月，大水。明年有石头之败。

晋元帝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阳、宣城、吴兴、寿春大水。

晋明帝太宁元年五月，丹阳、宣城、吴兴、寿阳大水。是时王敦疾害忠良，威权震主，寻亦诛灭。

晋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民望，决事禁中。阴胜阳也。咸和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苏峻称兵，都邑涂炭。咸和四年七月，丹阳、宣城、吴兴、会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乱，荆、豫共讨之，半岁乃定。咸和七年五月，大水。是时帝未亲务，政在大臣。阴胜阳也。

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长沙、武陵大水。是年三月，石虎掠骑至历阳，四月，围襄阳。于是加王导大司马，集徒旅；又使赵胤、路永、刘仕、王允之、陈光五将军，各帅众戍卫。百姓愁怨。阴气盛也。

晋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是时幼主冲弱，母后临朝；又将相大臣，各争权政。与咸和初同事也。永和五年五月，大水。永和六年五月，大水。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涛水入石头，死者数百人。去年，殷浩以私忿废蔡谟，遐迩非之。又幼主在

上，而殷、桓交恶，选徒聚甲，各崇私权。阴胜阳之应也。一说涛入石头，江右以为兵占。是后殷浩、桓温、谢尚、荀羨连年征伐。

晋穆帝升平二年五月，大水。是时桓温权制朝廷，征伐是专。升平五年四月，大水。

晋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都大水，平地数尺，侵及太庙。硃雀大航缆断，三艘流入大江。丹阳、晋陵、吴国、吴兴、临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荡没，黎庶饥馑。初四年，桓温北伐败绩，十丧其九；五年，又征淮南，逾岁乃克。百姓愁怨之应也。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涛水入石头。明年，妖贼卢竦率其属数百人入殿，略取武库三库甲仗，游击将军毛安之讨灭之。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时孝武幼弱，政在将相。太元五年，大水。去年氐贼攻没襄阳，又向广陵。于是逼徙江、淮民悉令南渡，三州失业，道馑相望。谢玄虽破苻坚等，自后征戍不已。百姓愁怨之应也。太元六年六月，荆、江扬三州大水。太元十年夏，大水。初八年，破苻坚，自后有事中州，役无已岁。兵民愁怨之应也。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涛水入石头。明年，丁零、鲜卑寇扰司、兖镇戍，西、北疲于奔命。太元十五年七月，兖州大水。是时缘河纷争，征戍勤悴。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涛入杀人。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民多死。后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师。京师亦发大众以御之。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州、彭城大水伤稼。太元二十年，荆州、彭城大水。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时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晋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去年，殷仲堪举兵向京都；是年春，又杀郗恢。阴盛作威之应也。仲堪寻亦败亡。隆

安五年五月，大水。是时司马元显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孙恩乱东国。阴胜阳之应也。

晋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涛水入石头。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骨相望。江右虽有涛变，未有若斯之甚。三月，义军克京都，玄败走，遂夷灭。元兴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涛水入石头，漂没杀人，大航流败。

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涛水入石头。义熙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涛水入石头。明年，骆球父环潜结桓胤、殷仲文等谋作乱，刘稚亦谋反，凡所诛灭数十家。义熙三年五月丙午，大水。义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涛水入石头。明年，王旅北讨鲜卑。义熙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卢循至蔡洲。义熙八年六月，大水。义熙九年五月辛巳，大水。义熙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门地穿涌水出，毁门扉及限；七月乙丑，淮北灾风大水杀人。义熙十一年七月丙戌，大水，淹渍太庙，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讨关、河。

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京邑大水。七年，右将军到彦之率师入河。元嘉十一年五月，京邑大水。十三年，司空檀道济诛。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吴兴、义兴五郡大水，京邑乘船。元嘉十八年五月，江水泛滥，没居民，害苗稼。明年，右军将军裴方明率雍、梁之众伐仇池。元嘉十九年、二十年，东诸郡大水。元嘉二十九年五月，京邑大水。

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会稽大水，平地八尺。后二年，虜寇青、冀州，遣羽林军卒讨伐。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吴兴、义兴大水。大明四年八月，雍州大水。大明四年，南徐、南兖州大水。

后废帝元徽元年六月，寿阳大水。

顺帝升明元年七月，雍州大水，甚于关羽樊城时。升明二年二月，于潜翼异山一夕五十二处水出，流漂居民。七月丙午朔，涛水入石头，居民皆漂没。

恆寒：

庶征之恆寒，刘歆以为“大雨雪、及未当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陨霜杀菽草，皆常寒之罚也”。京房《易传》曰：“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寒。诛罚过深，当燠而寒，尽六日，亦为雹。害正不诛，兹谓养贼。寒七十二日，杀飞禽。道人始去，兹谓伤。其寒物无霜而死，涌水出。战不量敌，兹谓辱命。其寒虽雨物不茂。”

吴孙权嘉禾三年九月朔，陨霜伤谷。按刘向说：“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时校事吕壹专作威福，与汉元帝时石显用事陨霜同应。班固书九月二日，陈寿言朔，皆明未可以伤谷也。壹后亦伏诛。京房《易传》曰：“兴兵妄诛，兹谓亡法。厥灾霜，夏杀五谷，冬杀麦。诛不原情，兹谓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风，冬先雨，乃陨霜，有芒角。贤圣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兹谓私贼。其霜在草根土隙间。不教而诛，兹谓虐。其霜反在草下。”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陨霜，案刘向说：“雹者阴胁阳”。是时吕壹作威用事，诋毁重臣，排陷无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获封侯宠异。与《春秋》公子遂专任，雨雹同应也。汉安帝信谗，多杀无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为有所胁，行专一之政”故也。

吴孙权赤乌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太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将军攻略淮南、襄阳，战死者千余人。其后权以谗邪，数责让陆议，议愤恚致卒。与汉景、武大雪同事也。赤乌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时权听谗，将危太子。其后硃据、

屈晃以谄意黜辱，陈象以忠谏族诛，而太子终废。此有德遭险，诛罚过深之应也。

晋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明年。有步阐、杨肇之败，死伤甚众。泰始九年四月辛未，陨霜。是时贾充亲党比周用事。与鲁定公、汉元帝时陨霜同应也。

晋武帝咸宁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党，秦郡霜害三豆。咸宁三年八月，河间暴风寒冰，郡国五陨霜伤谷。是后大举征吴，马隆又帅精勇讨凉州。咸宁五年五月丁亥，钜鹿、魏郡雨雹伤禾、麦；辛卯，雁门雨雹伤秋稼咸宁五年六月庚戌，汲郡、广平、陈留、荥阳雨雹；丙辰，又雨雹，损伤秋麦千三百余顷，坏屋百三十余间；癸亥，安定雨雹；七月丙申，魏郡又雨雹；闰月壬子，新兴又雨雹；八月庚子，河东、弘农又雨雹，兼伤秋稼三豆。

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河东、高平霜雹，伤桑、麦；四月，河南、河内、河东、魏郡、弘农雨雹，伤麦、豆；五月，东平、平阳、上党、雁门、济南雨雹，伤禾、麦、三豆。太康元年四月庚午，畿内县二及东平范阳县雨雹；癸酉，畿内县五又雨雹。是时王浚有大功，而权威互加陷抑，帝从容不断。阴胁阳之应也。太康二年二月辛酉，殒霜于济南、琅邪，伤麦；壬申，琅邪雨雪伤麦；三月甲午，河东陨霜害桑。太康二年五月丙戌，城阳、章武、琅邪伤麦；庚寅，河东、乐安、东平、济阴、弘农、濮阳、齐国、顿丘、魏郡、河内、汲郡、上党雨雹，伤禾稼。太康二年六月，郡国十六雨雹。太康三年十二月，大雪。太康五年七月乙卯，中山、东平雨雹，伤秋稼。太康五年七月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太康六年二月，东海霜伤桑、麦。太康六年三月戊辰，齐郡临菑、长广不其等四县，乐安梁邹等八县，琅邪临沂等八县，河间易城等六县，高阳北

新城等四县，陨霜伤桑、麦。太康六年六月，荥阳、汲郡、雁门雨雹。太康八年四月，齐国、天水二郡陨霜；十二月，大雪。太康九年正月，京都大风雨雹，发屋拔木；四月，陇西陨霜。太康十年四月，郡国八陨霜。

晋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汤阴雨雹。元康三年四月，荥阳雨雹；弘农湖、华阴又雨雹，深三尺。是时贾后凶淫专恣，与《春秋》鲁桓夫人同事。阴气盛也。元康五年六月，东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阳雨雹。元康五年十二月，丹阳建业大雪。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陨霜杀桑、麦。元康七年五月，鲁国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陨霜杀稼。元康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荥阳、颍川陨霜伤禾；五月，雨雹。是时贾后凶躁滋甚，是冬遂废愍怀。

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襄城雨雹。是时齐王冏专政。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阳风雹，折木伤稼。晋惠帝光熙元年闰八月甲申朔，霰雪。刘向曰：“盛阳雨水汤热，阴气胁之，则转而为雹。盛阴雨雪凝滞，阳气薄之，则散而为霰。”今雪非其时，此听不聪之应也。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永嘉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一月戊午，会稽大雨震电。己巳夜，赤气曜于西北。是夕，大雨震电。庚午，大雪。案刘向说，“雷以二月出，八月入”。此月雷电者，阳不闭藏也。既发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节之异也。是时刘载僭号平阳，李雄称制于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为君失时之象。

晋元帝太兴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风雹杀人。太兴三年三月，海盐郡雨雹。是时王敦陵上。

晋元帝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晋明帝太宁元年十二月，幽、冀、并州大雪。太宁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燕雀死。太宁三年三月丁丑，雨雹；癸巳，陨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寻有苏峻之乱。

晋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时帝幼弱，政在大臣。咸和九年八月，成都雪。其日李雄死。晋成帝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见于太庙。其夕雨雹。

晋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时政在将相，阴气盛也。与《春秋》鲁昭公时季孙宿专政同事。刘向曰：“凡雨，阴也，雪又雨之阴也。出非其时，迫近象也。”

晋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马多冻死。永和五年六月，临漳暴风震霆，雨雹大如升。永和十年五月，凉州雪。明年八月，桴罕护军张瓘帅宗混等攻灭张祚，更立张曜灵弟玄靛。京房《易传》曰：“夏雨雪，戒臣为乱。”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雪；十二月戊午，雷；己未，雷。是时帝幼，母后称制，政在大臣。晋穆帝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时帝幼弱，政在将相。太元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是时有事中州，兵役连岁。太元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时张夫人专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连雪二十三日。是时嗣主幼冲，冢宰专政。

晋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入伐，终皆诛。晋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酷寒过甚。是时桓玄篡位，政事烦苛，是其应也。晋氏失在舒缓，玄则反之。刘向曰：“周衰无寒岁，秦灭无燠年。”此之谓也。元兴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不应同日，失节之应也。二月，义兵起，玄败。元兴三年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时安帝蒙尘。

晋安帝义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时四方未一，钲鼓日戒。义熙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数寸。义熙五年五月癸巳，溧阳雨雹；九月己丑，广陵雨雹。明年，卢循至蔡洲。义熙五年九月己丑，广陵雨雹。义熙六年正月丙寅，雪，又雷。义熙六年五月壬申，雨雹。义熙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风发屋。是秋，诛刘藩等。义熙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京都雨雹，溧阳、盱眙尤甚，伤牛马，杀禽兽。元嘉十八年三月，雨雹。二十五虜寇青州。元嘉二十五年正月，积雪冰寒。元嘉二十九年五月，盱眙雨雹，大如鸡卵。三十年，国家祸乱，兵革大起。

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二月庚寅，大雪，平地二尺余。明年，虜侵冀州，遣羽林军北讨。

明帝泰始五年四月壬辰，京邑雨雹。

后废帝元徽三年五月乙卯，京邑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洛水浮桥桓楹，同日三处俱震；寻又震西城上候风木飞鸟。时劳役大起，帝寻晏驾。

吴孙权赤乌八年夏，震宫门柱；又击南津大桥桓楹。

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朔，大风震电；是月又雷雨。义同前说。亮终废。

晋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电。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电，南沙司盐都尉戴亮以闻。太康十年十二月癸卯，庐江、建安雷电大雨。

晋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阳陵标西南五百步，标破为七十片。是时贾后陷害鼎辅，宠树私戚。与汉桓帝时震宪陵寝同事也。后终诛灭。晋惠帝永兴二年十月丁丑，雷电。

晋怀帝永嘉四年十月，震电。

晋元帝永昌二年七月丙子朔，雷震太极殿柱。永昌二年十一月，会稽、吴郡雨震电。

晋明帝太宁元年七月丙子朔，震太极殿柱。

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会稽郡大雨震电。咸和三年六月辛卯，临海大雷，破郡府内小屋柱十枚，杀人。咸和三年九月二日立冬，会稽震电。咸和四年十二月，吴郡、会稽震电。咸和四年十二月，丹阳震电。

晋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电。晋穆帝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升平五年十月庚午，雷发东南。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太元五年十二月，雷声在南方。太元十四年七月甲寅，震宣阳门西柱。

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雨雷。晋安帝元兴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将设仪导入宫，天雷，震人马各一俱殒。晋安帝义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风；癸丑，雷。义熙五年六月丙寅，震太庙，破东鸱尾，彻壁柱。义熙六年正月丙寅，雷；丁卯，又雪。义熙六年十二月壬辰，大雷。义熙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癸丑，雷。元嘉五年六月丙寅，震太庙，破东鸱尾，彻壁柱。元嘉六年正月丙寅，雷且雪。元嘉七年十月丙子，雷。元嘉八年十二月庚辰，雷。元嘉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且雪。元嘉十四年，震初宁陵口标，四破至地。十七年，废大将军彭城王义康。骨肉相害，自此始也。

前废帝景和元年九月甲午，雷震。明帝泰始二年九月辛巳，雷震。泰始四年十月辛卯，雷震。泰始四年十一月癸卯朔，雷震。泰始五年十一月乙巳，雷震。泰始六年十一月庚午，雷。

后废帝元徽三年九月戊戌，雷。元徽三年九月丁未，雷。元徽三年九月戊午，雷震。元徽三年十月辛未，雷；甲戌，又

雷。

从帝升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丙申，震建阳门。

鼓妖：

晋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声若牛，出许昌城。十二月，废太子，幽于许宫。按《春秋》晋文公柩有声如牛，刘向以为鼓妖。其说曰：“声如此，怒象也。将有急怒之谋，以生兵甲之祸。”此其类也。明年，贾后遣黄门孙虑杀太子，击以药杵，声闻于外。

苏峻在历阳，外营将军鼓自鸣，如人弄鼓者。峻手自斫之，曰：“我乡土时有此，则城空矣。”俄而作乱夷灭。此听不聪之罚，鼓妖先作也。石虎末，洛阳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鸣唤，声闻四十里。虎遣人打落两耳及尾，铁钉钉四脚。

晋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东北有声如雷。案刘向说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无云而雷，此君不恤下，下民将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渐乱，孙恩、桓玄交陵京邑。

吴兴长城县夏架山有石鼓，长丈余，面径三尺所，下有盘石为足，鸣则声如金鼓，三吴有兵。晋安帝隆安中大鸣，后有孙灵秀之乱。

鱼孽：

魏齐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鱼集于武库屋上。此鱼孽也。王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后果有东关之败。干宝又以为高贵乡公兵祸之应。二说皆与班固旨同。

晋武帝太康中，有鲤鱼二见武库屋上。干宝曰：“武库兵府，鱼有鳞甲，亦兵类也。鱼既极阴，屋上太阳，鱼见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至惠帝初，诛杨骏，废太后，矢交馆阁。元康末，贾后谤杀太子，寻亦诛废。十年间，母后

之难再兴，是其应也。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妖》曰：“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

蝗虫：

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饥。案蔡邕说：“蝗者，在上贪苛之所致也。”是时孙权归从，帝因其有西陵之役，举大众袭之，权遂背叛。

晋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时荀、贾任政，疾害公直。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是时天下兵乱，渔猎生民，存亡所系，唯司马越、苟晞而已，而竞为暴刻，经略无章。

晋愍帝建兴四年六月，大蝗。去岁胡寇频攻北地、冯翊，曜允等悉众御之。是时又御刘曜，为曜所破，西京遂溃。

晋元帝太兴元年六月，兰陵合乡蝗，害禾稼。乙未，东莞蝗虫纵广三百里，害苗稼。太兴元年七月，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四郡蝗虫害禾、豆。太兴元年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尽，至于二年。是时中州沦丧，暴乱滋甚。太兴二年五月，淮陵、临淮、淮南、安丰、庐江诸郡蝗食秋麦。太兴三年五月癸丑，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吴民多饿死。去年，王敦并领荆州，苛暴之衅，自此兴矣。又是年初，徐州刺史蔡豹帅众伐周抚。

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蝗。是时丁零寇兖、豫，鲜卑逼河南，征戍不已。太元十六年五月，飞蝗从南来，集堂邑县界，害苗稼。是年春，发取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人，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又边将连有征杀。

豕祸：

吴孙皓宝鼎元年，野豕入右司马丁奉营。此豕祸也。后奉见遣攻谷阳，无功反，皓怒，斩其导军。及举大众北出，奉及

万彘等相谓曰：“若至华里，不得不各自还也。”此谋泄，奉时虽已死，皓追讨谷阳事，杀其子温，家属皆远徙。豕祸之应也。龚遂曰：“山野之兽，来入宫室，宫室将空。”又其象也。

晋孝怀帝永嘉中，寿春城内有豕生两头而不活。周馥取而观之。时通数者窃谓曰：“夫豕，北方之畜，胡、狄象也。两头者，无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意若曰，勿生专利之谋，将自致倾覆也。”周馥不悟，遂欲迎天子，令诸侯，俄为元帝所败。是其应也。石勒亦寻渡淮，百姓死者十八九。

晋愍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听不聪之罚也。京房《易传》曰：“凡妖作，各象其类。足多者，所任邪也。”是后有刘隗之变。

晋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钱塘民家豕生两子，皆人面，如胡人状，其身犹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头豕身者，邑且乱亡。”此豕而产，异之甚者也。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豕，一头二身八足。十三年，京都民家豕产子，一头二身八足。并与建武同妖也。是后宰相沈酗，不恤朝政，近习用事，渐乱国纲，至于大坏也。

黑眚黑祥：

晋孝怀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气四塞。近黑祥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幸京口。有黑气暴起，占有兵。明年，虜南寇至瓜步，饮马于江。

火沴水：

晋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鲁国池水皆赤如血。案刘向说，近火沴水也。听之不聪之罚也。京房《易传》曰：“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水流赤。”

晋穆帝升平三年二月，凉州城东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泽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张天锡杀中护军张

邕。邕，执政臣也。

晋安帝元兴二年十月，钱塘临平湖水赤。桓玄讽吴郡使言开除，以为己瑞。俄而玄败。

志第二十四

五行五

《五行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穡不成。”谓土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思心不睿，是谓不圣。厥咎瞽，厥罚恆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痼，时则有黄眚、黄祥，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班固曰：“不言‘惟’而独曰‘时则有’者，非一冲气所沴，明其异大也。”华孽，刘歆传以为羸虫之孽，谓螟属也。

稼穡不成：

吴孙皓时，尝岁无水旱，苗稼丰美，而实不成，百姓以饥，皞境皆然，连岁不已。吴人以为伤露，非也。按刘向《春秋说》曰：“水旱当书，不书水旱而曰大无麦禾者，土气不养，稼穡不成。”此其义也。皓初迁都武昌，寻迁建业，又起新馆，缀饰珠玉，壮丽过甚，破坏诸宫，增修苑囿，犯暑妨农，官民疲惫。《月令》，“季夏不可以兴土功”。皓皆冒之。此治宫室饰台榭之罚，与《春秋》鲁庄公三筑台同应也。班固曰：“无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熟，皆为稼穡不成。”

晋穆帝永和十年，三麦不登，至关西亦然。自去秋至是夏，无水旱，无麦者，如刘向说也。又俗云，“多苗而不实为伤”，又其义也。

恆风：

魏齐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风数十日，发屋折树；十二月戊子晦，尤甚，动太极东阁。魏齐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风，发屋折木，昏尘蔽天。按管辂说此为时刑，大风，执政之忧也。是时曹爽区瞽目专，骄僭过度，天戒数见，终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恆风之罚也。后逾旬而爽等灭，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其风也，行不解，物不长，雨小而伤。政悖德隐，兹谓乱。厥风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守义不进，兹谓眊。厥风与云俱起，折五谷茎。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飏发屋。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纪，止即温，温即虫。侯专封，兹谓不统。厥风疾而树不摇，谷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谓无泽。厥风不摇木，旱无云，伤禾。公常于利，兹谓乱。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弃正作淫，兹谓惑。厥风温，螟虫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兹谓叛。厥风无恆，地变赤，雨杀人。”

吴孙权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株，石碑蹉动，吴城两门飞落。按华核对，役繁赋重，区瞽不睿之罚也。明年，权薨。

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丙申，大风震电。是岁，魏遣大众三道来攻，诸葛恪破其东兴军，二军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丧众大半，还伏诛。

吴孙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风四转五，复蒙雾连日。是时孙綝一门五侯，权倾吴主，风雾之灾，与汉五侯、丁、傅同应也。十二月丁卯夜，又大风，发木扬沙。明日，綝诛。

晋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广平大风折木。晋武帝咸宁元年五月，下邳、广陵大风，坏千余家，折树木。咸宁元年五月甲申，广陵、司吾、下邳大风折木。咸宁三年八月，河间大风折木。

晋武帝太康二年五月，济南大风，折木伤麦。太康二年六月，高平大风折木，发坏邸阁四十余区。太康八年六月，郡国八大风。太康九年正月，京都风雹，发屋拔木。后二年，宫车晏驾。

晋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风雨拔树。元康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风，城东渠波浪；七月，下邳大风，坏庐舍；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灾风伤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讨。元康九年六月，飓风吹贾谧朝服，飞数百丈。明年，谧诛。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京都连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太子废。

晋惠帝永康元年二月，大风拔木。三月，愍怀被害。己卯，张华第舍飓风折木，飞缯轴六七。是月，华遇害。永康元年十一月戊子朔，大风从西北来，折木飞石。明年正月，赵王伦篡位。

晋惠帝永兴元年正月癸酉，赵王伦祠太庙，灾风暴起，尘沙四合。其年四月，伦伏辜。

晋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风拔木，屋瓦皆飞。永昌元年八月，暴风坏屋，拔御道柳树百余株。其风纵横无常，若风自八方来者。十一月，宫车晏驾。

晋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风，发屋折木。四月，李寿袭杀李期。

晋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晋陵、吴郡灾风。

晋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风。升平五年正月戊戌朔，疾风。

晋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风迅急。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戊申朔，暴风迅起，从丑上来，须

舆转从上来，飞沙扬砾。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二月乙丑朔，暴风折木。太元二年闰三月甲子朔，暴风疾雨俱至，发屋折木。太元二年六月，长安大风拔苻坚宫中树。其后坚再南伐，身戮国亡。太元四年八月乙未，暴风。太元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风。太元十二年七月甲辰，大风拔木。太元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风折木。

晋安帝元兴二年二月甲辰，大风雨，大航门屋瓦飞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门入。元兴三年正月，桓玄游大航南，飘风飞其卑兒盖。三月，玄败。元兴三年五月，江陵大风折木。是月，桓玄败于峥嵘洲，身亦屠裂。元兴三年十一月丁酉，大风，江陵多死者。

晋安帝义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风起。义熙五年闰十月丁亥，大风发屋。明年，卢循至蔡洲。义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风拔北郊树，树几百年也。琅邪、扬州二射堂倒坏。是日，卢循大舰漂没。甲戌，又风，发屋折木。是冬，王师南讨。义熙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风拔木。义熙十年六月辛亥，大风拔木。明年，西讨司马休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正月癸亥朔旦，暴风发殿庭，会席翻扬数十丈。五月，帝废。

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庚申，寿阳骤雨，有回风云雾，广三十许步，从南来，至城西回散灭。当其冲者，室屋树木摧倒。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大风，拔木飞瓦。元嘉三十年正月，大风拔木，雨冻杀牛马，雷电晦冥。二月，宫车晏驾。

孝武帝大明七年，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钟山通天台新成，飞倒，散落山涧。明年闰五月，帝崩。

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乙未朔，京邑大风。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申，京邑大风。泰始二年四月甲子，

京邑大风。泰始二年五月丁未，京邑大风。泰始二年五月己酉，京邑大风。泰始二年九月乙巳，京邑大风。

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甲子，京邑大风。元徽三年三月丁卯，京邑大风。元徽三年六月甲戌，京邑大风。元徽四年十一月辛卯，京邑大风。元徽五年三月庚寅，京邑大风，发屋折木。元徽五年六月甲寅，京邑大风。

夜妖：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闰正月戊戌，大风晦暝，行者皆顿伏。近夜妖也。刘向曰：“正昼而暝，阴为阳，臣制君也。”时晋景王讨毋丘俭，是日始发。

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昼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云风并起而杳冥，故与常风同象也。”刘向《春秋说》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令专事，冥晦。明年，鲁季友卒，果世官而公室卑矣。”魏见此妖，晋有天下之应也。

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风晦暝。其后帝崩，而诸侯违命，干戈内侮，权夺于元显，祸成于桓玄。是其应也。

羸虫之孽

晋孝武咸宁元年七月，郡国螟；九月，青州又螟。咸宁元年七月，郡国有青虫食禾稼。咸宁四年，司、冀、兖、豫、荆、扬郡国皆螟。

晋武帝太康四年，会稽彭螟及蟹皆化为鼠，甚众，覆野，大食稻为灾。太康九年八月，郡国二十四螟，螟说与蝗同。是时帝听谗诉。太康九年九月，虫伤稼。

晋惠帝元康二年九月，带方、含资、提奚、南新、长岑、海冥、列口虫食禾叶荡尽。

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梁、益、凉三州螟。是时齐王冏秉

政。贪苛之应也。永宁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阳、太原、新兴、北海青虫食禾叶，甚者十伤五六。永宁元年十二月，郡国八螟。

牛祸：

晋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头语。近牛祸也。是时帝多疾病，深以后事为念，而托付不以至公，思心警乱之应也。师旷曰：“怨咨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义也。

晋惠帝太安中，江夏张聘所乘牛言曰：“天下方乱，乘我何之！”聘惧而还，犬又言曰：“归何蚤也。”寻后牛又人立而行。聘使善卜者卦之。谓曰：“天下将有兵乱，为祸非止一家。”其年张昌反，先略江夏，聘为将帅。于是五州残乱，聘亦族灭。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气枢》曰：“人君不好士，走马被文绣，犬狼食人食，则有六畜妖言。”时天子诸侯不以惠下为务，又其应也。

晋愍帝建武元年，曲阿门牛生犊，一体两头。

元帝太兴元年，武昌太守王谅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三年后死。又有牛生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马彪说，两头者，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之象也。京房《易传》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其后皆有此应。晋元帝太兴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刘向说《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区瞽昏乱，故天不飨其祀。元帝中兴之业，实王导之谋也。刘隗探会主意，以得亲幸，导见疏外。此区瞽不睿之祸也。

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护军牛生犊，两头六足。是冬，苏峻作乱。咸和七年，九德民袁荣家牛产犊，两头八足，二尾共身。京房《易传》：“杀无罪，则牛生妖。”

桓玄之国在荆州，诣刺史殷仲堪，行至鹤穴，逢一老公，驱青牛，形色瑰异。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泾溪，骏

驶非常，因息驾饮牛。牛径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觚守，经日无所见。

宋文帝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大兒乔之行欲入广莫门。牛径将入廷尉寺，左右禁捉不能禁。入方得出。明日被收。元嘉二十九年，晋陵送牛，角生右肋，长八尺。明年二月，东宫为祸。

孝武帝大明三年，广州刺史费淹献三角水牛。

黄眚黄祥：

蜀刘备章武二年，东伐。二月，自秭归进屯夷道。六月，秭归有黄气见，长十余里，广数十丈。后逾旬，备为陆逊所破。近黄祥也。

魏齐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从穴出，语曰：“王周南，尔以某日死。”南不应。鼠还穴。后至期，更冠帻阜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又不应。鼠复入，斯须更出，语如向日。适欲日中，鼠入复出，出复入，转更数语如前。日适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视，俱如常鼠。案班固说，此黄祥也。是时曹爽秉政，竟为比周，故鼠作变也。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边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变成鲤鱼。民人一日取，转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饥。

晋元帝太兴四年八月，黄雾四塞，埃气蔽天。案杨宣对，近土气，乱之祥也。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黄雾四塞。

晋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大风拔木，黄雾下尘。是时张重华纳谗，出谢艾为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见弑，是其应也。京房《易传》曰：“闻善不予，兹谓不知。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黄者，有黄浊气四塞天下，蔽贤绝道，故灾至绝世也。”

晋安帝元兴元年十月丙申朔，黄雾昏浊，不雨。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有黄光，洞照于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谓之荣光，太平之祥，上表称庆。

地震：

吴孙权黄武四年，江东地连震。是时权受魏爵命，为大将军、吴王，改元专制，不修臣迹。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董仲舒、刘向并云“臣下强盛，将动而为害”之应也。

魏明帝青龙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从东来，隐隐有声，屋瓦摇。魏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吴将硃然围江夏，荆州刺史胡质击退之。又公孙渊自立为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讨平之。

吴孙权嘉禾六年五月，江东地震。赤乌二年正月，地又再震。是时吕壹专政，步骘上疏曰：“伏闻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无罪无辜，横受重刑，虽有大臣，不见信任。如此，天地焉得无变。故嘉禾六年、赤乌二年，地连震动，臣下专政之应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后卒败。

魏齐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正始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正始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连年地震，是其应也。

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江东地仍震。是时权听谗，寻黜硃据，废太子。

蜀刘禅炎兴元年，蜀地震。时宦人黄皓专权。按司马彪说，奄宦无阳施，犹妇人也。此皓见任之应，与汉和帝时同事也。是冬，蜀亡。

晋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氏、羌叛。明年，孙皓大遗众入涡口。叛虏寇秦、凉，刺史胡烈、苏愉并为所害。泰始七年六月丙申，地震。武帝世，始于贾充，终于杨骏，阿党昧利，苟专权宠，终丧天下，由是也。末年所任转敝，故亦一年六震，是其应也。裴叔则曰：“晋德所以不比隆尧、舜者，以有贾充诸人在朝。”

晋武帝咸宁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东、平阳地震。咸宁四年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地震；甲子，阴平、广武地又震。

晋武帝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阳地震。太康五年正月壬辰，地震。太康六年七月己丑，地震。太康七年七月，南安、犍为地震；八月，京兆地震。太康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阴平地震；八月，丹阳地震。太康九年正月，会稽、丹阳、吴兴地震；四月辛酉，长沙、南海等郡国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声如雷。太康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阳地震。

晋武帝太始元年，地震。

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元康四年二月，蜀郡山崩杀人；上谷、上庸、辽东地震。五月壬子，寿春山崩，洪水出，城坏，地坠方三十丈，水出杀人。六月，寿春大雷震，山崩地坼，家人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杀百余人。居庸地裂，广三十六丈，长八十四丈，水出，大饥。上庸四处山崩地陷，广三十丈，长百三十丈，水出杀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荥阳、襄城、汝阴、梁国、南阳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时贾后乱朝，据权专制，终至祸败之应也。汉邓太后摄政时，郡国地震。李固以为：“地，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传》曰：“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

出。”又曰：“小人剥庐，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又曰：“阴背阳，则地裂。父子分离，夷、羌叛去。”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元康六年正月丁丑，地震。元康八年正月丙辰，地震。

晋惠帝太安元年十月，地震。是时齐王冏专政。太安二年十二月丙辰，地震。是时长沙王专政。

晋孝怀帝永嘉三年十月，荆、湘二州地震，时司马越专政。永嘉四年四月，兖州地震。

晋愍帝建兴二年四月甲辰，地震。是时幼主在上，权倾于下，四方云扰，兵乱不息。建兴三年六月丁卯，长安地震。

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山崩。干宝曰：“王敦陵上之应。”太兴二年五月癸丑，祁山地震，山崩杀人。是时相国南阳王保在祁山称晋王，不终之象也。太兴三年四月庚寅，丹阳、吴郡、晋陵地震。其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黄数千斤。

晋成帝咸和二年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章地震。是年，苏峻作乱。咸和九年三月丁酉，会稽地震。是时政在臣下。

晋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政在臣下，所以连年地震。永和二年十月，地震。永和三年正月丙辰，地震。永和四年十月己未，地震。永和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永和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声如雷。永和十年正月丁酉，地震，有声如雷，鸡雉鸣响。永和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晋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凉州地震。

晋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时政在将相，人主南面而已。隆和元年四月丁丑，凉州地震，浩亶山崩。张天锡降

亡之象也。隆和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时桓温专政。

晋海西太和元年二月，凉州地震水涌。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是时嗣主幼冲，政在将相。宁康二年七月甲午，凉州地震山崩。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闰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太元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后缘河诸将，连岁兵役。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夜，地震。太元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时群小弄权，天下侧目。太元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地震。

晋安帝隆安四年九月癸酉，地震。是时幼主冲昧，政在臣下。晋安帝义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声；十月癸亥，地震。义熙五年正月戊戌夜，寻阳地震，有声如雷。明年，卢循下。义熙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庐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讨荆、益。

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丙辰，地震。时遣军经略司、兖。元嘉十二年四月丙辰，京邑地震。元嘉十五年七月辛未，地震。元嘉十六年，地震。

孝武帝大明二年四月辛丑，地震。大明六年七月甲申，地震，有声自河北来，鲁郡山摇地动，彭城城女墙四百八十丈坠落，屋室倾倒，兖州地裂泉涌，二年不已。其后虜主死，兖州刺史夏侯祖权卒。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地震。泰始四年七月己酉，东北有声如雷，地震。明帝泰豫元年闰七月甲申，东北有声如雷，地震。

后废帝元徽二年四月戊申，地震。元徽五年五月戊申，地震。七月，帝殒。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地，远望见地中如水有影，

人马百物皆见影中，积年乃灭。

山崩地陷裂：

吴孙权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按刘向说，“山，阳，郡也；水，阴，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坏，百姓将失其所也。”与《春秋》梁山崩，汉齐、楚众山发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祸福，不是过也”。吴虽帝，其实列国，灾发丹阳，其天意矣。国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后二年而权薨，薨二十六年而吴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征也。其冬，晋有天下。

晋武帝太始三年三月戊子，太行山崩。太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坠三里。此晋之咎征也。至帝晏驾，而祿去王室，怀、愍沦胥于北，元帝中兴于南，是其应也。京房《易传》曰：“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王受命，人君虜。”

晋武帝太康五年丙午，宣帝庙地陷。太康六年三月，南安新兴县山崩，涌水出。太康七年七月，硃提之大泸山崩，震坏郡舍；阴平之仇池崖隕。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数丈。

晋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壬子，地陷，方三十丈，杀人。史阙其处。元康四年八月，居庸地裂，广三十丈，长百三十丈，水出杀人。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永嘉三年八月乙亥，鄆城城无故自坏七十余丈，司马越恶之，迁于濮阳。此见沴之异也。越卒陵上，终亦受祸。永嘉三年七月戊辰，当阳地裂三所，所广三丈，长二百余步。京房《易传》曰：“地坼裂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也。”其后司马越、苟晞交恶，四方牧伯莫不离散，王室遂亡。永嘉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永嘉四年四月，湘东鄱黑石山崩。

晋元帝太兴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溇沱盈溢，大木倾拔。

晋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庐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刘胤为郭默所杀。

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贾谧斋屋柱陷入地，压谧床帐。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载也。明年，谧诛。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阳地然，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晋安帝义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阴有声如雷，地陷深广各四尺。义熙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门地穿，涌水出，毁门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恆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痼，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

常阴

吴孙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沈阴不雨，四十余日。是时将诛孙綝，谋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围宫，废亮为会稽王。此常阴之罚也。

吴孙皓宝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阴不雨，将有阴谋。皓深惊惧。时陆凯等谋因其谒庙废之。及出，留平领兵前驱，凯语平，平不许，是以不果。皓既肆虐，群下多怀异图，终至降亡。

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四月，连阴不雨。元徽三年八月，多阴。后二年，废帝殒。

射妖：

蜀车骑将军邓芝征涪陵，见玄猿缘山，手射中之。猿拔其

箭，卷木叶塞其创。芝曰：“嘻！吾违物之性，其将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为拔箭，取木叶塞创。芝叹息，投弓水中，自知当死矣。

晋恭帝之为琅邪王时，好奇戏，尝闭一马于门内，令人射之，欲观几箭而死。左右有谏者，曰：“马，国姓也，而今射之，不祥甚矣。”于是乃止，而马已被十许箭矣。此盖射妖也。俄而桓玄篡位。

龙蛇之孽：

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郑之摩陂井中。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晋武不贺，是也。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废兴之应也。魏，土运；青，木色也，而不胜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龙多见者，君德国运内相克伐也。故高贵乡公卒败于兵。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冬十月戊戌，黄龙见于鄴井中。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龙见轵县井中；六月乙丑，青龙见元城县界井中。甘露二年二月，青龙见温县井中。甘露三年，黄龙青龙仍见顿丘、冠军、阳夏县界井中。

景元三年二月，青龙见轵县井中。

吴孙皓天册中，龙乳于长沙民家，啖鸡雏。京房《易妖》曰：“龙乳人家，王者为庶人。”其后皓降。

晋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申，白龙二见于九原井中。晋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龙见于武库井中。帝见龙，有喜色，百僚将贺。刘毅独表曰：“昔龙燬夏庭，祸发周室；龙见郑门，子产不贺。”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

不贺也。孙盛曰：“龙，水物也，何与于人，子产言之当矣。但非其所处，实为妖灾。夫龙以飞翔显见为美，则潜伏幽处，非休祥也。汉惠帝二年，两龙见兰陵井中，本志以为其后赵王幽死之象也。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室宇邃密，非龙所处。后七年，蕃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窃神器。勒、虎二逆皆字曰龙，此之表异，为有证矣。”史臣案龙为休瑞，而屈于井中，前史言之已祥。但兆幽微，非可臆断，故《五行》、《符瑞》两存之。

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一月，桴罕羌妓产一龙子，色似锦文，尝就母乳，遥见神光，少得就视。

晋武帝咸宁中，司徒府有两大蛇，长十许丈，居听事平上，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兒及猪犬之属。后一蛇夜出，伤于刃，不能去，乃觉之。发徒攻击，移时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极不建，故蛇孽见之。汉灵帝时，蛇见御座，杨赐以为帝溺于色之应也。魏氏宫人猥多，晋又过之，宴游是酒，此其孽也。《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临菑有大蛇长十余丈，负二小蛇，入城北门，径从市入汉城阳景王祠中不见。天戒若曰，齐方有刘章定倾之功，若不厉节忠慎，又将蹈章失职夺功之辱也。齐王罔不悟，虽建兴复之功，而以骄陵取祸。负二小蛇出朝市，皆有象类也。

晋明帝太宁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见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国有大忧。”其后讨灭王敦及其党与。

马祸：

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按刘向说，此兵象也。及帝晏驾之后，王室毒于兵祸，是其应也。

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又有“天子亲伐，马生角”。《吕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马有生角。”

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皇太子将释奠，太傅赵王伦驂乘，至南城门，马止，力士推之不能动。伦入轺车，乃进。此马祸也。天戒若曰，伦不知义方，终为乱逆，非傅导行礼之人。伦不悟，故亡。元康九年十一月戊寅冬，有牝驹马惊奔至廷尉讯堂，悲鸣而死。是殆愍怀冤死之象也。见廷尉讯堂，又天意乎！

晋孝怀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马鸣南城门。

晋元帝大兴二年，丹阳郡吏濮阳杨演马生驹，两头自颈前别，生而死。按司马彪说，政在私门，二头之象也。是后王敦陵上。

晋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马色赤如血，自宣阳门直走入于殿前，盘旋走出，寻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马祸，又赤祥也。张重华在凉州，将诛其西河相张祚，祚厩马数十匹，同时悉皆无后尾。

晋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马生角，刺史郭铨送示都督桓玄。案刘向说，马不当生角，由玄不当举兵向上也。睹灾不悟，故至夷灭。

人痾：

魏文帝黄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为鳖，入水。

魏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兵奚农女死复生。时人有开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数日而有气，数月而能语。郭太后爱养之。又太原民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墓木，可三十岁。案京房《易传》，至阴为阳，下人为上，晋宣王起之象也。汉平帝、献帝并有此异，占以为王莽、曹操

之征。公孙渊炊，有小兒蒸死甑中，其后夷灭。

吴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将征淮南，有孝子著衰衣入其阁。诘问，答曰：“不自觉入也。”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及还，果见杀。恪已被害，妻在室，使婢沃盥，闻婢血瞳。又眼目视瞻非常，妻问其故，婢蹶然跃起，头至栋，攘臂切齿曰：“诸葛公乃为峻所杀。”

吴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七日，复穿冢出。干宝曰：“此与汉宣帝同事。乌程侯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母，年八十，因浴化为鼃。兄弟闭户卫之，掘堂上作大坎，实水其中。鼃入坎戏一二日，恆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轮转自跃，入于远潭，遂不复还。与汉灵帝时黄氏母事同，吴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发白，著黄巾黄单衣，拄杖，呼民王始语曰：“今当太平。”寻晋代魏。

晋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案《汉志》说，殆赵王伦篡乱之象也。晋武帝咸宁二年二月，琅邪人颜畿病死，棺敛已久，家人咸梦畿谓己曰：“我当复生，可急开棺。”遂出之，渐能饮食屈申视瞻，不能行语也。二年复死。其后刘渊、石勒遂亡晋室。

晋惠帝元康中，安丰有女子周世宁，年八岁，渐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此刘渊、石勒荡覆晋室之妖也。汉哀帝、献帝时并有此异，皆有易代之兆。京房《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阳，厥咎亡。”

晋惠帝永宁初，齐王冏唱义兵，诛除乱逆，乘輿反正。忽有妇人诣大司马门求寄产。门者诘之，妇人曰：“我截齐便去

耳。”是时齐王冏匡复王室，天下归功。识者为其恶之。后果斩戮。永宁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头公入齐王冏大司马府，大呼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杀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败，即甲子旬也。

晋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书监。”即收斩之。干宝曰：“夫禁庭，尊秘之处。今贱人径入，而门卫不觉者，宫室将虚，而下人逾上之妖也。”是后帝北迁鄴，又西迁长安，盗贼蹈籍宫阙，遂亡天下。

晋惠帝世，梁国女子许嫁，已受礼聘，寻而其夫戍长安，经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乐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寻得病亡。后其夫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其夫径至女墓，不胜哀情，便发冢开棺，女遂活，因与俱归。后婿闻之，诣官争之，所在不能决。秘书郎王导议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之，宜还前夫。”朝廷从其议。

晋惠帝世，杜锡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顷渐觉。问之，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开冢更生，犹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晋惠帝光熙元年，会稽谢真生子，大头有鬢，两蹠反向上，有男女两体。生便作丈夫声，经日死。

晋惠、怀之世，京、洛有兼男女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淫。案此乱气之所生也。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放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故男女气乱，而妖形作也。

元帝太兴初，又有女子阴在腹上，在扬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阴在首，天下大乱；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无后。”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吴郡吴县万祥婢生子，鸟头，两足马蹄，一手无毛，黄色，大如枕。

晋愍帝建兴四年，新蔡县吏任侨妻胡，年二十五，产二女，相向，腹心合同，自胸以上，齐以下，各分。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时内史吕会上言：“案《瑞应图》，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苗同颖谓之嘉禾。草木之异，犹以为瑞，今二人同心，《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嘉征显见，生于陕东之国，斯盖四海同心之瑞，不胜喜踊，谨画图以上。”时有识者哂之。

晋中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齐下。自中国来江东，性甚淫，而不产。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阴在首，天下大乱；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无后。”

晋元帝太兴三年十二月，尚书驸谢平妻生女，堕地淅淅有声，须臾便死。鼻目皆在顶上，面处如项，口有齿，都连为一，胸如鳖，手足爪如鸟爪，皆下句。京房《易妖》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皆为天下大兵。”后二年，有石头之败。

晋明帝太宁二年七月，丹阳江宁侯纪妻死，三日复生。

晋成帝咸康四年十一月辛丑，有何一人诣南止车门自列为圣人所使。录付光录外部检问，是东海郟县吕暢，辞语落漠，髡鞭三百，遣。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侨居暨阳。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来还，得征瑞印绶，当母天下。”晋陵太守以为妖，收付狱。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绛衣，诣止车门口，列为圣人使，求见天子。门候受辞，列姓吕名锡。云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长七寸，天今命可为天下母。奏闻，即伏诛。并下晋陵诛可。

晋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督过望所领兵陈渎女壹，有文在足，曰“天下之母”。灸之逾明，京都喧哗。有司收系以闻，俄自建康县狱亡去。

石虎末，大武殿前所图贤圣人像人头，忽悉缩入肩中。

晋孝武帝宁康初，南郡州陵女人唐氏，渐化为丈夫。

晋安帝义熙七年，无锡人赵硃，年八岁，一旦暴长八尺，髭须蔚然，三日而死。义熙中，东阳人黄氏生女不养，埋之。数日于土中啼，取养遂活。义熙末，豫章吴平人有二阳道，重累生。

晋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阳道无头正平，本下作女人形体。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刘斌为吴郡。娄县有一女，忽夜乘风雨，恍惚至郡城内。自觉去家正炊顷，衣不沾濡。晓在门上求通，言：“我天使也。”斌令前，因曰：“府君宜起迎我，当大富贵。不尔，必有凶祸。”斌问所以来，亦不自知也。谓是狂人，以付狱，符其家迎之。数日乃得去。后二十日许，斌诛。

孝武帝大明中，张暢为会稽郡，妾怀孕，兒于腹中啼，声闻于外。暢寻死。大明末，荆州武宁县人杨始欢妻，于腹中生女兒。此兒至今犹存。

明帝泰豫元年正月，巨人见太子西池水上，迹长三尺余。

后废帝元徽中，南东莞徐坦妻怀孕，兒在腹中有声。元徽中，暨阳县女人于黄山穴中得二卵，如斗大，剖视有人形。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魏明帝青龙二年四月，大疫。青龙三年正月，京都大疫。

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吴孙亮建兴二年四月，诸葛恪围新城。大疫，死者太半。吴孙皓凤凰二年，疫。

晋武帝泰始十年，大疫。吴土亦同。晋武帝咸宁元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晋武帝太康三年春，疫。

晋惠帝元康二年十一月，大疫。元康七年五月，秦、雍二州疾疫。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五月，秦、雍州饥疫至秋。永嘉六年，

大疫。

晋元帝永昌元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二三；河朔亦同。

晋成帝咸和五年五月，大饥且疫。

晋穆帝永和九年五月，大疫。

晋海西太和四年冬，大疫。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绝户者。

晋安帝义熙元年十月，大疫，发赤班乃愈。义熙七年春，大疫。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都疾疫。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大明四年四月，京邑疾疫。

日蚀：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蚀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眚，勿复劾三公。”黄初三年正月丙寅朔，日有蚀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蚀之。黄初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有蚀之。后二年，宫车晏驾。

魏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许芝奏日应蚀，与太尉于灵台祈禳。帝诏曰：“盖闻人主政有不得，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蚀，明治道有不当者。朕即位以来，既不能光明先帝圣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励政自修，以报于神明。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未有父欲责其子，而可献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与太史令具禳祠，于义未闻也。群公卿士，其各勉修厥职。有可以补朕不逮者，各封上之。”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蚀之。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蚀之。（见《吴历》）。

魏明帝青龙元年闰月庚寅朔，日有蚀之。

魏齐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蚀之。《纪》无。正始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蚀之。《纪》无。正始六年四月壬子，日有蚀之；十月戊寅朔，又日有蚀之。正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蚀之。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转改法度。会有日蚀变，诏群臣问得失。蒋济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子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塞变应天，乃实人事。”济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终至败亡矣。正始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

魏齐王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日有蚀之。

魏高贵乡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蚀之。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蚀之。按谷永说，正朝，尊者恶之。京房占曰：“日蚀乙酉，君弱臣强。司马将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济之变。

魏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蚀之。景元三年三月己亥朔，日有蚀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日有蚀之。泰始七年五月庚辰，日有蚀之。泰始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蚀之。泰始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蚀之。泰始十年三月癸亥，日有蚀之。

晋武帝咸宁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蚀之。咸宁三年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

晋武帝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太康六年八月丙戌朔，日有蚀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乙亥，诏曰：“比年灾异屡发，邦之不臧，实在朕躬。震蚀之异，其咎安在？将何施行，以济其愆？”太尉亮、司徒舒、司空瓘逊位，弗许。太康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太康九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后二年，宫车晏驾。

晋惠帝元康九年十月甲子朔，日有蚀之。晋惠帝永康元年

四月辛卯朔，日有蚀之。晋惠帝永宁元年闰三月丙戌朔，日有蚀之。晋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尊者恶之。七月乙酉朔，又日有蚀之既。占曰：“日蚀尽，不出三月，国有凶。”十一月，宫车晏驾。十二月壬午朔，又日有蚀之。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日有蚀之。永嘉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蚀之。永嘉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蚀之。明年，帝崩于平阳。

晋愍帝建兴四年六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十一月，帝为刘曜所虏。十二月乙卯朔，又日有蚀之。明年，帝崩于平阳。

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蚀之。

晋明帝太宁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蚀之。

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蚀之。晋成帝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蚀之。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正朝，尊者恶之。六月，宫车晏驾。

晋穆帝永和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蚀之。永和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蚀之。晋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蚀之，不尽如钩。明年，宫车晏驾。

晋哀帝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蚀之。

晋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太和五年七月癸酉朔，日有蚀之。明年，废为海西公。

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晋孝武帝太元四年闰月己酉朔，日有蚀之。太元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太元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太元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太元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明年，宫车晏驾。海西时有此变。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晋惠帝永兴元年十一月，黑气分日。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

癸巳，日散，光流如血，所照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黑气掩日，所照皆黄。案《河图占》曰：“日薄也”。其说曰：“凡日蚀皆于晦朔，有不于晦朔者，为日薄。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掩薄日光也。占类蚀。”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贯日，青黄晕五重。占曰：“白虹贯日，近臣不乱，则诸侯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马越杀繆播等，暴蔑人主。五年，胡破京都，帝遂见虜。一说王者有兵周之象。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飞燕鸟者。

晋愍帝建武元年正月庚子，白虹弥天，三日并照，日有重晕，左右两珥。占曰：“白虹，兵气也。三、四、五、六日俱出并争，天下兵作，王立亦如其数。”又曰：“三日并出，不过三旬，诸侯争为帝。”

晋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晋安帝元兴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晋安帝义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义熙十年九月己巳朔，日有蚀之；七月辛亥晦，日有蚀之。义熙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蚀之。明年，宫车晏驾。

晋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蚀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蚀之。

文帝元嘉四年六月癸卯朔，日有蚀之。元嘉六年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十一月己丑朔，又日有蚀之，不尽如钩，蚀时星见，晡方没，河北地暗。元嘉十二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元嘉十七年四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元嘉十九年七月甲戌晦，日有蚀之。元嘉二十三年六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元嘉三十年七月辛丑朔，日有蚀之，既，星辰毕见。

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丙戌朔，日有蚀之，既，列宿粲然。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甲寅朔，日有蚀之。

明帝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蚀之；十月癸酉，又日有蚀之。泰始五年十月丁卯朔，日有蚀之。

后废帝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蚀之。顺帝升明二年九月乙巳朔，日有蚀之。

升明三年三月癸卯朔，日有蚀之。

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白虹贯日，时地又频震。权发诏，深戒惧天眚。

晋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晕再重，白虹贯之。晋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气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主斗、牛，斗、牛为吴地。”是时孙皓淫暴，四月降。

晋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飞燕者，数月乃消。王隐以为愍怀废死之征也。晋惠帝永康元年十月乙未，日斗，黄雾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战。”晋惠帝永宁元年九月甲申，日有黑子。按京房占：“黑者，阴也。臣不掩君恶，令下见百姓恶君。”日重晕，天下有立王。晕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陈卓曰：“当有大庆，天下其参分乎？”三月而江东改元朔，胡亦改元朔，跨曹、刘疆宇。于是兵连积世。

晋元帝太兴四年三月癸亥，日有黑子。辛亥，帝亲录讯囚徒。晋元帝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有黑子。

晋明帝太宁元年正月己丑朔，日晕无光；癸巳，黄雾四塞。占曰：“君道失明，臣有阴谋。”是时王敦陵上，卒伏其辜。

晋成帝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贯日。咸康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丙子，乃灭。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戊辰，日晕厚密，白虹贯日中。太和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贯日，日晕五重。十一月，桓温废帝。张重华在凉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鸟，形见分明，数旦乃

止。

晋安帝元兴元年二月甲子，日晕，白虹贯日。明年，桓玄篡位。晋安帝义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采珥。义熙十一年，日在东井，有白虹十余丈，在南干日。依司马彪说，则灾在分野，羌亡之象也。

晋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日晕，东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气贯之交匝。

晋孝怀帝永嘉五年三月丙申夜，月蚀既；丁酉夜，又蚀既。占曰：“月蚀既尽，夫人忧。”又曰：“其国贵人死。”

安帝义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旦，月犹见东方。按占，谓之“侧匿。”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卯朔，日始出，色赤如血，外生牙，堍垒不员。明年二月，宫车晏驾。

孝武帝大明七年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赤如血，未没四五丈，亦如之。至于八年春，凡三，谓日死。闰五月，帝崩。

后废帝元徽三年三月乙亥，日未没数丈，日色紫赤无光。元徽五年三月庚寅，日晕五重，又重生二直，一抱一背。

文帝元嘉中，有两白虹见宣阳门外。

后废帝元徽二年八月壬子夜，白虹见。元徽四年正月己酉，白虹贯日。

后帝升明元年九月乙未夜，白虹见东方。

志第二十五

州郡一

扬州 南徐州 徐州 南兖州 兖州

唐尧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冀州尧都，土界广远，济、河为兖州，海、岱为青州，海、岱及淮为徐州，淮、海为扬州，荆及衡阳为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为梁州，黑水、西河为雍州。自虞至殷，无所改变。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雍，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汉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为十三州，而司隶部三辅、三河诸郡。东京无复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隶所部如故。及三国鼎峙，吴得扬、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犹得九焉。吴又分交为广。魏末平蜀，又分益为梁。晋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统，凡十有六州。后又分凉、雍为秦，分荆、扬为江，分益为宁，分幽为平，而为二十矣。

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江左又分荆为湘，或离或合，凡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唯得谯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扬州为南徐，徐州为南兖，扬州之江西悉属豫州；分荆为雍，分荆、湘为郢，分荆为司，分广为越，分青为冀，分梁为南北秦。太宗

初，索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虏庭。于是于钟离置徐州，淮阴为北兖，而青、冀二州治赣榆之县。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其后分派，随事记列。内史、侯、相，则以升明末为定焉。

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州郡》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且三国无志，事出帝纪，虽立郡时见，而置县不书。今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自汉至宋，郡县无移改者，则注云“汉旧”，其有回徙，随源甄别。若唯云“某无”者，则此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阙也。

扬州刺史，前汉刺史未有所治（它州同），后汉治历阳，魏、晋治寿春，晋平吴治建业。成帝咸康四年，侨立魏郡（别见），肥乡（别见）、元城（汉旧县，晋属阳平）二县，后省元城。又侨立广川郡（别见），领广川一县，宋初省为县，隶魏郡。江左又立高阳（别见）、堂邑二郡（别见），高阳领北新城（别见）、博陆（博陆县，霍光所封，而二汉无，晋属高阳。）二县。堂邑，领堂邑一县，后省堂邑并高阳，又省高阳并魏郡，并隶扬州，寄治京邑。文帝元嘉十一年省，以其民并建康。孝建元年，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罢州，以其地为王畿，以南台侍御史部诸郡，如从事之部传焉，而东扬州直云扬州。八年，罢王畿，复立扬州，扬州还为东扬州。前废帝永光元年，省东扬州并扬州。顺帝升明三年，改扬州刺史曰牧。领郡十，领县八十。户一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六，口一百四十五万五千六百八十五。

丹阳尹，秦鄣郡，治今吴兴之故鄣县。汉初属吴国，吴王濞反败，属江都国。武帝元封二年，为丹阳郡，治今宣城之宛陵县。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阳为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阳移治建业。元帝太兴元年，改为尹。领县八，户四万一千一十，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一。

建康令，本秣陵县。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置县，孙权改秣陵为建业。晋武帝平吴，还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为建业。愍帝即位，避帝讳，改为建康。

秣陵令，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晋安帝义熙九年，移治京邑，在斗场。恭帝元熙元年，省扬州府禁防参军，县移治其处。

丹杨令，汉旧县。

江宁令，晋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临江县。二年，更名。

永世令，吴分溧阳为永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惠帝世，度属义兴，寻复旧。义兴又有平陵县，董览《吴地志》云：“晋分永世。”《太康》、《永宁地志》并无，疑是江左立。文帝元嘉九年，以并永世、溧阳二县。

溧阳令，汉旧县。吴省为屯田。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湖熟令，汉旧县。吴省为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句容令，汉旧县。

会稽太守，秦立，治吴。汉顺帝永建四年，分会稽为吴郡，会稽移治山阴。领县十，户五万二千二百二十八，口三十四万八千一十四。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陆同。

山阴令，汉旧县。

永兴令，汉旧余暨县，吴更名。

上虞令，汉旧县。

余姚令，汉旧县。

剡令，汉旧县。

诸暨令，汉旧县。

始宁令，何承天志，汉末分上虞立。贺《续会稽记》云：“顺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乡立。”《续汉志》无《晋太康三年地志》有。

句章令，汉旧县。

鄞令，汉旧县。

鄞令，汉旧县。

吴郡太守，分会稽立。孝武大明七年，度属南徐。八年，复旧。领县十二，户五万四百八十八，口四十二万四千八百一十二。去京都水六百七十，陆五百二十。

吴令，汉旧县。

娄令，汉旧县。

嘉兴令，此地本名长水，秦改曰由拳。吴孙权黄龙四年，由拳县生嘉禾，改曰禾兴。孙皓父名和，又改名曰嘉兴。

海虞令，晋武帝太康四年，分吴县之虞乡立。

海盐令，汉旧县。《吴记》云：“本名武原乡，秦以为海盐县。”

盐官令，汉旧县。《吴记》云：“盐官本属嘉兴，吴立为海昌都尉治，此后改为县。”非也。

钱唐令，汉旧县。

富阳令，汉旧县。本曰富春。孙权黄武四年，以为东安郡；七年，省。晋简文郑太后讳“春”，孝武改曰富阳。

新城令，浙江西南名为桐溪，吴立为新城县，后并桐庐。《晋太康地志》无。张勃云：“晋未立。”疑是太康未立，寻复省也。晋成帝咸和九年又立。

建德令，吴分富春立。

桐庐令，吴分富春立。

寿昌令，吴分富春立。新昌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吴兴太守，孙皓宝鼎元年，分吴、丹阳立。领县十，户四万九千六百九，口三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三。去京都水九百五十，陆五百七十。

乌程令，汉旧县，先属吴。

东迁令，晋武帝太康三年，分乌程立。后废帝元徽四年，更名东安。顺帝升明元年复旧。

武康令，吴分乌程、余杭立永安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长城令，晋武帝太康三年，分乌程立。

原乡令，汉灵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故鄣令，汉旧县，先属丹阳。

安吉令，汉灵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余杭令，汉旧县，先属吴。

临安令，吴分余杭为临水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于潜令，汉旧县，先属丹阳。

淮南太守，秦立为九江郡，兼得庐江豫章。汉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国，分立豫章郡，文帝又分为庐江郡。武帝元狩元年，复为九江郡，治寿春县。后汉徙治阴陵县。魏复曰淮南，徙治寿春。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历阳（别见）、当涂、浚道诸县，二年，复立钟离县（别见），并二汉旧县也。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晋末，遂割丹阳之于湖县为淮南境。宋孝武大明六年，以淮南郡并宣城，宣城郡徙治于湖。八年，复立淮南郡，属南豫州。

明帝泰始三年，还属扬州。领县六，户五千三百六十二，口二万五千八百四十。去京都水一百七十，陆一百四十。

于湖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杨县立，本吴督农校尉治。

当涂令，晋成帝世，与谡道俱立为侨县，晋末分于湖为境。

繁昌令，汉旧名，本属颍川。魏分颍川为襄城，又属焉。晋乱，省襄城郡，以此县属淮南，割于湖为境。

襄垣令，其地本芜湖。芜湖县，汉旧县。至于晋末，立襄垣县，属上党。上党民南过江，立侨郡县，寄治芜湖，后省上党郡为县，属淮南。文帝元嘉九年，省上党县并襄垣。

定陵令，汉旧名，本属襄城，后割芜湖为境。

谡道令，汉作谡道，晋作谡道，后分芜湖为境。

宣城太守，晋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阳立。领县十，户一万一百二十，口四万七千九百九十二。去京都水五百八十，陆五百。

宛陵令，汉旧县。

广德令，何志云：“汉旧县。”《二汉志》并无，疑是吴所立。

怀安令，吴立。

宁国令，吴立。

宣城令，汉旧县。

安吴令，吴立。

泾令，汉旧县。

临城令，吴立。

广阳令，汉旧县曰陵阳，子明得仙于此县山，故以为名。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

石城令，汉旧县。

东阳太守，本会稽西部都尉，吴孙皓宝鼎元年立。领县九，

户一万六千二十二，口一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五。去京都水一千七百，陆同。

长山令，汉献帝初平二年，分乌伤立。

太末令，汉旧县。

乌伤令。

永康令，赤乌八年，分乌伤上浦立。

信安令，汉献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曰新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吴宁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

丰安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

定阳令，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孙氏分信安立。

遂昌令，孙权赤乌二年，分太末立曰平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孙亮太平二年立。领县五，户三千九百六十一，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六。去京都水二千一十九，陆同。

章安令，《续汉志》：“故治，闽中地，光武更名。”《晋太康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汉章帝章和中立。”未详孰是。

临海令，吴分章安立。

始丰令，吴立曰始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宁海令，何志，汉旧县。按《二汉志》、《晋太康地志》无。

乐安令，晋康帝分始丰立。

永嘉太守，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领县五，户六千二百五十，口三万六千六百八十。去京都水二千八百，陆二千六百四十。

永宁令，汉顺帝永建四年，分章安东瓯乡立，或云顺帝永和三年立。

安固令，吴立曰罗阳，孙皓改曰安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松阳令，吴立。

乐成令，晋孝武宁康三年，分永宁立。

横阳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横蕪船屯为始阳，仍复更名。

新安太守，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分丹阳立曰新都，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领县五，户一万二千五十八，口三万六千六百五十一。去京都水一千八百六十，陆一千八百。

始新令，孙权分歙立。

遂安令，孙权分歙为新定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歙令，汉旧县。

海宁令，孙权分歙为休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分歙置诸县之始，又分置黎阳，大明八年，省并海宁。

黟令，汉旧县。

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兖。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永初二年郡国志》又有南沛、南下邳、广平、广陵、盱眙、钟离、海陵、山阳八郡。南沛、广陵、海陵、

山阳、盱眙、钟离割属南兖，南下邳并南彭城，广平并南泰山。今领郡十七，县六十三，户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二万六百四十。去京都水二百四十，陆二百。

南东海太守（东海郡别见），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郟、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郟等三县亦寄治于京。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东海为治下郡，以丹徒属焉。郟、利城并为实土。《永初郡国》有襄贲（别见）、祝其、厚丘（并汉旧名）、西隰（何江左立）四县，文帝元嘉十二年，省厚丘并襄贲。何、徐无厚丘，余与《永初郡国》同。其襄贲、祝其、西隰，是徐志后所省也。领县六，户五千三百四十二，口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八。

郟令，汉旧名。文帝元嘉八年，分丹徒之岷西为境。

丹徒令，本属晋陵，古名硃方，后名谷阳，秦改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改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复曰丹徒。

武进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

毗陵令，宋孝武大明末，度属此。

朐令，汉旧名。晋江左侨立。宋孝武世，分郟西界为土。

利城令，汉旧名。晋江左侨立。宋文帝世，与郡俱为实土。

南琅邪太守（琅邪郡别见），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杨虽有琅邪相而无此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永初郡国》有阳都（前汉属城阳，后汉、《晋太康地志》属琅邪。）费、即丘（并别见）三县，并割临沂及建康为土。费县治宫城之北。元嘉八年，省即丘并阳都。十五年，省费并建康、临沂。孝武大明五年，省阳都并临沂。今领县二，户二千七百八十九，口一万八千六

百九十七。去州水二百，陆一百；去京都水一百六十。

临沂令，汉旧名。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琅邪。

江乘令，汉旧县。本属丹阳，吴省为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晋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为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东海王越世子名毗，而东海国故食毗陵。永嘉五年，帝改为晋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兴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郗鉴复徙还丹徒。安帝义熙九年，复还晋陵。本属扬州，文帝元嘉八年，度属南徐。领县六，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万一百一十三。去州水一百七十五，陆同；去京都水四百，陆同。

晋陵令，本名延陵，汉改曰毗陵，后与郡俱改。

延陵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乡立。

无锡令，汉旧县。吴省，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南沙令，本吴县司盐都尉署。吴时名沙中。吴平后，立暨阳县割属之。晋成帝咸康七年，罢盐署，立以为南沙县。

曲阿令，本名云阳，秦始皇改曰曲阿。吴嘉禾三年，复曰云阳。晋武帝太康二年，复曰曲阿。

暨阳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无锡、毗陵立。

义兴太守，晋惠帝永兴元年，分吴兴之阳羨、丹阳之永世立。永世寻还丹阳。本扬州，明帝泰始四年，度南徐。领县五，户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六，口八万九千五百二十五。去州水四百，陆同；去京都水四百九十，陆同。

阳羨令，汉旧县。

临津令，故属阳羨，立郡分立。

义乡令，故属长城、阳羨，立郡分立。

国山令，故属阳羨，立郡分立。

绥安令，武帝永初三年，分宣城之广德、吴兴之故鄣、长城及阳羨、义乡五县立。

南兰陵太守（兰陵郡别见），领县二，户一千五百九十三，口一万六百三十四。

兰陵令。（别见）

承令（别见），文帝元嘉十二年，以合乡县并承。《永初郡国》、何、徐并无合乡县。

南东莞太守（东莞郡别见）《永初郡国》又有盖县（别见）领县三，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

莒令。（别见）

东莞令（别见），文帝元嘉十二年，以盖县并此。

姑幕令，汉旧名。

临淮太守，汉武帝元狩六年立，光武以并东海。明帝永平十五年，复分临淮之故地为下邳郡。晋武帝太康元年，复分下邳之淮南为临淮郡，治盱眙。江左侨立。《永初郡国》又有盱眙县，何、徐无。领县七，户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二万二千八百八十六。

海西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广陵。

射阳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凌令，前汉属泗水，后汉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二年又立，属广陵。

淮浦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广陵。

淮阴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广陵。

东阳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晋太康地志》属临

淮。

长乐令，本长乐郡（别见），并合为县。

淮陵太守，本淮陵县，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属临淮，惠帝永宁元年，以为淮陵国。《永初郡国》又有下相（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临淮。）广阳（广阳，汉高立为燕国，昭帝更名。光武省并上谷，和帝永元八年复立。魏、晋复为燕国。前汉广阳县，后汉无，晋复有此也。）二县。今领县三，户一千九百五，口一万六百三十。

司吾令，前汉属东海，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临淮。后废帝元徽五年五月，改名桐梧，顺帝升明元年复旧。

徐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临淮。

阳乐令，汉旧名，本属辽西。文帝元嘉十三年，以下相并阳乐。

南彭城太守（彭城郡别见），江左侨立。晋明帝又立南下邳郡，成帝又立南沛郡。文帝元嘉中，分南沛为北沛，属南兖，而南沛犹属南徐。孝武大明四年，以二郡并南彭城。领县十二，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八，口六万八千一百六十三。

吕令。（别见）

武原令，汉旧名。

傅阳令，汉旧名。

蕃令（别见），义旗初，免军户立遂诚县。武帝永初元年，改从旧名。

薛令（别见），义旗初，免军户为建熙县。永初元年，改从旧名。

开阳令，前汉属东海，章帝建初五年属琅邪。晋侨立，犹属琅邪，安帝度属彭城。

杼秋令，汉旧名。

洨令，前汉属梁，后汉、晋属沛。

下邳令（别见），本属南下邳。

北凌令，本属南下邳，二汉无，《晋太康地志》属下邳。本名凌，而广陵郡旧有凌县，晋武帝太康二年，以下邳之凌县非旧土而同名，改为北凌。

僮令（别见），本属南下邳。南下邳有良城县（别见），文帝元嘉十二年并僮。

南清河太守（清河郡别见），领县四，户一千八百四十九，口七千四百四。

清河令。（别见）

东武城令。（别见）

绎幕令。（别见）

贝丘令。（别见）

南高平太守（高平郡别见），《永初郡国》又有钜野、昌邑二县（并汉旧名）。今领县三，户一千七百一十八，口九千七百三十一。

金乡令。（别见）

湖陆令，前汉曰湖陵，汉章帝更名。

高平令（别见）。文帝元嘉十八年，以钜野并高平。

南平昌太守（平昌郡别见），领县四，户二千一百七十八，口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一。

安丘令。（别见）

新乐令，二汉无，魏分平原为乐陵郡，属冀州，而新乐县属焉。晋江左立乐陵郡及诸县，后省，以新乐县属此。

东武令。（别见）

高密令（别见），江左立高密国，后为南高密郡。文帝元嘉十八年，省为高密县，属此。

南济阴太守，二汉、晋属兖州，前汉初属梁国，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国，后还曰济阴。

《永初郡国》又有句阳、定陶二县（并汉旧名）今领县四，户一千六百五十五，口八千一百九十三。

城武令。（别见）

冤句令，汉旧名。

单父令，前汉属山阳。

城阳令，汉旧名。

南濮阳太守，本东郡，属兖州。晋武帝咸宁二年，以封子允，以东不可为国名，东郡有濮阳县，故曰濮阳国。濮阳，汉旧名也，允改封淮南，还曰东郡。赵王伦篡位，废太孙臧为濮阳王，王寻废，郡名遂不改。《永初郡国》又有鄆城县。（二汉属济阴，《晋太康地志》属濮阳也。）今领县二，户二千二十六，口八千二百三十九。

廩丘令，前汉及《晋太康地志》有廩丘县，后汉无。文帝元嘉十二年，以鄆城并廩丘。

榆次令，汉旧名，至晋属太原。

南泰山太守（泰山郡别见），《永初郡国》有广平（汉武帝征和二年，立为平干国。宣帝五凤二年，改为广平。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并钜鹿。魏分钜鹿、魏郡复为广平。江左侨立郡，晋成帝咸康四年省，后又立。），寄治丹徒，领广平、易阳（易阳，二汉属赵，《晋太康地志》属广平。）曲周（前汉属广平，作曲周。后汉属钜鹿《晋太康地志》属广平，作曲梁。）三县。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广平郡为广平县，属南泰山。今领县三，户二千四百九十九，口一万三千六百。

南城令。（别见）

武阳令。（别见）

广平令，前汉属广平，后汉属钜鹿《太康地志》属广平。

济阳太守，晋惠分陈留为济阳国。领县二，户一千二百三十二，口八千一百九十二。

考城令，前汉曰甾，属梁国，章帝更名，属陈留。《太康地志》无。

鄆城令。（别见）

南鲁郡太守（鲁郡别见）又有樊县（前汉属东平，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任城也。）今领县二，户一千二百一十一，口六千八百一十八。

鲁令。（别见）

西安令，汉旧名，本属齐郡。齐郡过江侨立，后省，以西安配此。文帝元嘉十八年，以樊并西安。《永初郡国》无西安县。

徐州刺史，后汉治东海郟县，魏、晋、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没寇，侨立徐州，治钟离。泰豫元年，移治东海朐。后废帝元徽元年，分南兖州之钟离、豫州之马头，又分秦郡之顿丘、梁郡之谷熟、历阳之鄆，立新昌郡，置徐州，还治钟离。今先列徐州旧郡于前，以新割系。旧领郡十二，县三十四。户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五，口十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七。今领郡三，县九。彭城去京都水一千三百六十，陆一千。

彭城太守，汉高立为楚国，宣帝地节元年，改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又为楚国；章帝还为彭城。领县五，户八千六百二十七，口四万一千二百三十一。

彭城令，汉县。

吕令，汉旧县。

蕃令，汉旧县，属鲁。晋惠帝元康中度。蕃音皮；汉末太傅陈蕃子逸为鲁相，改音。

薛令，汉旧县，属鲁。晋惠帝元康中度。

留令，汉旧县。

沛郡太守，秦泗水郡，汉高更名。旧属豫州，江左改配。领县三，户五千二百九，口二万五千一百七十。去州陆六十；去京都一千。

萧令，汉旧县。

相令，汉旧县。

沛令，汉旧县。

下邳太守，前汉本临淮郡，武帝立，明帝改为下邳。晋武帝分下邳之淮南为临淮，而下邳如故。领县三；户三千九十九，口一万六千八十八。去州水二百，陆一百八十；去京都水一千一百六十，陆八百。

下邳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下邳。

良成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下邳。

僮令，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下邳。

兰陵太守，晋惠帝元康元年，分东海立。领县三，户三千一百六十四，口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七。去州陆二百；去京都水一千六百，陆一千三百。

昌虑令，汉旧县。

承令，汉旧县。

合乡令，汉旧县。

东海太守，秦郯郡，汉高更名。明帝失淮北，侨立青州于赣榆县。泰始七年，又立东海县属东海郡，又割赣榆置郁县，立西海郡，并隶侨青州。领县二，户二千四百一十一，口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一。去州水一千，陆八百；去京都水一千，陆六百七十。

襄贲令，汉旧县。

赣榆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海。魏省，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东莞太守，晋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宁三年，复以合琅邪，太康十年复立。领县三，户八百八十七；口七千三百二十。去州陆七百。去京都水二千，陆一千四百。

莒令，前汉属城阳，后汉属琅邪。孝武大明五年改为长。

诸令，前汉属城阳，后汉属琅邪，《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东莞令，汉旧县。

东安太守，东安故县名，前汉属城阳，后汉属琅邪，《晋太康地志》属东莞，晋惠帝分东莞立。领县三，户一千二百八十五，口一万七百五十五。去州陆七百；去京都陆一千三百。

盖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泰山，《晋太康地志》属乐安。孝武大明五年改为长。

新泰令，魏立，属泰山。

发干令，汉旧名，属东郡。《太康地志》无，江左来配。

琅邪太守，秦立。领县二，户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三。去州陆四百；去京都水一千五百，陆一千一百。

费令，前汉属东海，后汉属泰山《晋太康地志》属琅邪。

即丘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太康地志》属琅邪。

淮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立。领县四，户二千八百五十五，口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三。去州水六百，陆五百；去京都水七百，陆五百五十。

角城令，晋安帝义熙中土断立。

晋宁令，故属济岷，流寓来配。

宿预令，晋安帝立。

上党令，本流寓郡，并省来配。

阳平太守，阳平本县名，属东郡。魏分东郡及魏郡为阳平

郡。故属司州，流寓来配。《永初郡国》又有廩丘县（别置）。今领县三，户一千七百二十五，口一万三千三百三十。

馆陶令，汉旧名。

阳平令，汉旧名。

濮阳令，本流寓郡，并省来配。

济阴太守，汉景帝立，属兖州。流寓徐土，因割地为境。领县三，户二千三百五，口一万一千九百二十八。

睢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孝武大明元年度。

定陶令，汉旧名。孝武大明五年改为长。

顿丘令，属顿丘，流寓割配。

北济阴太守，孝武孝建元年升立。领县三，户九百二十七，口三千八百十。

城武令，前汉属山阳，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济阴。

丰令，汉旧名，属沛。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离狐令，前汉属东郡，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济阴。

钟离太守，本属南兖州，晋安帝分立。案汉九江郡、晋淮南郡有钟离县，即此地也。领县三，户三千二百七十二，口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去京都陆六百二十，水一千三十。

燕县令（别见），故属东燕。流寓因配。

朝歌令，本属河内，晋武帝分河内为汲，又属焉。流寓因配。

乐平令，前汉曰清，属东郡，章帝更名，《晋太康地志》无。流寓因配。

马头太守，属南豫州，故淮南当涂县地，晋安帝立，因山形立名。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一万二千三百一十。去京都水一千七百五十，陆六百七十。

虞县令，汉旧名，属梁郡。流寓因配。

零县令，晋安帝立。

济阳令，故属济阳。流寓因配。

新昌太守，后废帝元徽元年立。

顿丘令，二汉属东郡，魏属阳平；晋武帝泰始二年，分淮阳置顿丘郡，顿丘县又属焉。江左流寓立，属秦。先有沛县，元嘉八年并顿丘，后废帝元徽元年度属此。

谷熟令，前汉无，后汉、晋属梁。《永初郡国》、何、徐志并属南梁。后废帝元徽元年度。

鄗令，汉属沛，晋属谯。文帝元嘉八年，自南谯度属历阳，后废帝元徽元年度属此。

南兖州刺史，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并南兖。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永初郡国》领十四郡。南高平、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泰山、济阳、南鲁山郡，今并属徐州。又有东燕郡，江左分濮阳所立也，领燕县（前汉曰南燕，后汉曰燕，并属东郡。《太康地志》属濮阳。）白马、平昌、考城凡四县。文帝元嘉十八年，省考城并燕。十九年，省东燕郡为东燕县，属南濮阳，后又省东燕郡。南东平郡领范、蛇丘、历城凡三县。高密郡领淳于、黔陬、营陵、夷安凡四县。南齐郡领安西、临菑凡二县。南平原郡领平原、高唐、茌平（并别见）凡三县。济岷郡（江左立），领营城、晋宁（江左立）凡二县。雁门郡（汉旧郡）领楼烦（别见）阴馆（前汉作“观”，后汉、晋作“馆”也。）广武（前汉属太原，后汉、《晋太康地志》属雁门也）崞、马邑（并汉旧名）凡五县。凡七郡，二十三县，并省属南徐州。诸侨郡县何志又有钟离、雁门、平原、东平、北沛五郡。钟离今属徐州。雁门领楼烦、阴馆、广武三县。平原领茌平、临菑、营城、平原四

县。东平领范、朝阳、历城三县。北沛领符离、萧、相、沛四县。（符离，汉旧县。余并别见。）凡十四县。《起居注》，元嘉十一年，以南兖州东平之平陆并范，寿张并朝阳，平原之济岷、晋宁并营城（先是，省济岷郡为县。）高唐并茌平。按此五县，元嘉十一年所省，则平陆、寿张疑在《永初郡国志》，而无此二县，未详。徐志有南东平郡，领范、朝阳、历城、楼烦、阴观、广武、茌平、营城、临菑、平原十县，则是雁门、平原并东平也。孝武大明五年，以东平并广陵。宋又侨立新平、北淮阳、北济阴、北下邳、东莞五郡。元嘉二十八年，南兖州徙治盱眙。三十年，省南兖州并南徐，其后复立，还治广陵。徐志领郡九，县三十九，户三万一千一百一十五，口十五万九千三百六十二。宋末领郡十一，县四十四。去京都水二百五十，陆一百八十。

广陵太守，汉高六年立，属荆国，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旧属徐州。晋武帝太康三年，治淮阴故城，后又治射阳（射阳别见）。江左治广陵。《永初郡国》又有舆（前汉属临淮，后汉省临淮属广陵，文帝元嘉十三年并江都也。）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并二汉旧名。肥如属辽西，潞属上党，真定前汉属真定，后汉省真定属常山，晋亦属常山。新市二汉、晋属中山。《永初郡国》云四县本属辽西，则是晋末辽西侨郡省并广陵也。何有肥如、新市，徐与今同也。）今领县四，户七千七百四十四，口四万五千六百一十三。

广陵令，汉旧县。

海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高邮令，汉旧县。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江都令，汉旧县。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六年复立。江左又省并舆县，元嘉十三年复立，以并江都。

海陵太守晋安帝分广陵立。《永初郡国》属徐州。领县六，户三千六百二十六，口二万一千六百六十。去州水一百三十，陆同；去京都水三百九十，陆同。

建陵令，晋安帝立。

临江令，晋安帝立。

如皋令，晋安帝立。

宁海令，晋安帝立。

蒲涛令，晋安帝立。

临泽令，明帝泰豫元年立。

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案汉景帝分梁为山阳，非此郡也。《永初郡国》属徐州。领县四，户二千八百一十四，口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去州水三百，陆同；去京都水五百，陆同。

山阳令，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

盐城令，旧曰盐渎，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二年复立。晋安帝更名。

东城令，晋安帝立。

左乡令，晋安帝立。

盱眙太守，盱眙本县名，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属临淮，晋安帝分立。领县五，户一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千八百二十五。去州水四百九十，陆二百九；去京都水七百，陆五百。

考城令。（别见）

阳城令，晋安帝立。

直渎令，晋安帝立。

信都令，信都虽汉旧名，其地非也。地在河北，宋末立。

睢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无。宋末立。

秦郡太守，晋武帝分扶风为秦国，中原乱，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为县，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晋又属临淮。晋惠帝永兴元年，分临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为秦郡。

《永初郡国》属豫州，元嘉八年度南充。《永初郡国》又领临涂（晋、宋立）平丘（汉旧，属陈留，《晋太康地志》无。）外黄（汉旧名，属陈留。）沛、雍丘、浚仪、顿丘（别见）凡七县。何无雍丘、外黄、平丘、沛，徐又无浚仪。元嘉八年，以沛并顿丘。后废帝元徽元年，割顿丘属新昌。领县四，户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一万五千二百九十六。去州水二百四十一，陆一百八十；去京都水一百五十，陆一百四十。

秦令，本属秦国，流寓立。文帝元嘉八年，以临涂并秦，以外黄并浚仪。孝武孝建元年，以浚仪并秦。

义成令，江左立。

尉氏令，汉旧名，属陈留。文帝元嘉八年，以平丘并尉氏。

怀德令，孝武大明五年立。又以历阳之乌江，并此为二县，立临江郡。前废帝永光元年，省临江郡。怀德即住郡治，乌江还本也。

南沛太守（沛郡别见）何志云，北沛新立；徐云南沛。《永初郡国》又有符离、洨（并别见）竹邑（前汉曰竹。李奇曰，今邑也。后汉曰竹邑，至晋并属沛。）杼秋（前汉属梁，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沛。）四县。杼秋治无锡，余并治广陵。文帝元嘉十二年，以北沛郡竹邑并杼秋，何、徐并无此二县，不详。《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沛郡宜是大明五年以前省，其时又立也。今领县三，

户一千一百九，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

萧县令。（别见）

相县令。（别见）

沛县令。（别见）

新平太守，明帝泰始七年立。

江阳令。郡同立。

海安令。郡同立。

北淮阳太守，宋末侨立。

晋宁令。（别见）

宿预令。（别见）

角城令。（别见）

北济阴太守（济阴郡别见），宋失淮北侨立。

广平令，前汉临淮有广平县，后汉以后无。

定陶令。（别见）

阳平令。（别见）

上党令。（别见）

冤句令。（别见）

馆陶令。（别见）

北下邳太守（下邳郡别见），宋失淮北侨立。

僮县令。（别见）

下邳令。（别见）

宁城令。（别见）

东莞太守（东莞郡别见），宋失淮北侨立。

莒县令。（别见）

诸县令。（别见）

东莞令。（别见）

柏人令，汉旧名，属赵国。宋失淮北侨立。

兖州刺史，后汉治山阳昌邑，魏、晋治廩丘；武帝平河南，治滑台；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邹山，又寄治彭城。二十年，省兖州，分郡属徐、冀州。三十年六月复立，治瑕丘。（二汉山阳有瑕丘县）。《永初郡国》有东郡、陈留、濮阳三郡，而无阳平。东郡领白马（别见）、凉城（二汉东郡有聊城县，《晋太康地志》无，疑此是。）东燕（别见）三县。陈留郡领酸枣（汉旧县）、小黄、雍丘、白马、襄邑、尉氏六县。（郡县并别见。）濮阳郡领濮阳、廩丘（并别见）二县。宋末失淮北，侨立兖州，寄治淮阴（淮阴别见）。兖州领郡六，县三十一，户二万九千三百四十，口一十四万五千五百八十一。

泰山太守，汉高立。《永初郡国》又有山茌（别见）、莱芜（汉旧名）、太原（本郡，侨立此县）三县，而无钜平县。今领县八，户八千一百七十七，口四万五千五百八十一。去州陆八百；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奉高令，汉旧县。

钜平令，汉旧县。

嬴令，汉旧县。

牟令，汉旧县。

南城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泰山。

武阳令，汉旧县。

梁父令，汉旧县。

博令，汉旧县。

高平太守，故梁国，汉景帝中六年，分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为郡；晋武帝泰始元年更名。《永初郡国》及徐并又有任城县（前汉属东平，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为任城，又属焉。晋亦属任城。江左省郡为县也。），后省。今领县六，户六千三百五十八，口二万一千一百一十二。去州陆二百二十；去京都

陆一千三百三十。宋明帝泰始五年，侨立于淮南当涂县界，领高平、金乡二县。其年，又立睢陵县。

高平令，前汉名稿，章帝更名。

方与令，汉旧县。

金乡令，前汉无，后汉、晋有。

钜野令，汉旧县。

平阳令，汉旧县。曰南平阳。

亢父令，汉旧县。旧属任城。

鲁郡太守，秦薛郡，汉高后更名。本属徐州，光武改属豫州，江左属兖州。领县六，户四千六百三十一，口二万八千三百七。去州陆三百五十；去京都陆一千一百。

邹令，汉旧县。

汶阳令，汉旧县。

鲁令，汉旧县。

阳平令，孝武大明元年立。

新阳令，孝武大明中立。

卞令，明帝泰始二年立。

东平太守，汉景帝分梁为济东国，宣帝更名。领县五，户四千一百五十九，口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五。去州水五百，陆同；去京都水二千，陆一千四百。宋末又侨立于淮阴。

无盐令，汉旧县。

平陆令，汉旧县。

须昌令，前汉属东郡，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东平。

寿昌令，春秋时曰良，前汉曰寿良，属东郡；光武改曰寿张，属东平。

范令，汉旧县。四县并治郡下。

阳平太守，魏分魏郡立。文帝元嘉中，流寓来属，后省，

孝武大明元年复立。领县五，户二千八百五十七，口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

馆陶令，汉旧名，寄治无盐。

乐平令，魏立，属阳平。后汉东郡有乐平，非也。寄治下平陆。

元城令，汉旧。寄治无盐。

平原令（别见），孝武大明中立。

顿丘令（别见），孝武大明中立。

济北太守，汉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立。《永初郡国》有临邑（二汉属东郡，《晋太康地志》属济北。）东阿（二汉属东郡，晋无。）二县，孝武大明元年省，应在何志而无，未详。领县三，户三千一百五十八，口一万七千三。去州陆七百；去京都水二千，陆一千五百。宋末又侨立于淮阳。

蛇丘令，前汉属泰山，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济北。

卢令，前汉属泰山，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济北。

谷城令，前汉无，后汉属东郡，《晋太康地志》属济北。

志第二十六

州郡二

南豫州 豫州 江州 青州 冀州 司州

南豫州刺史，晋江左胡寇强盛，豫部殄覆，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约始自谯城退还寿春。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咸康四年，毛宝为刺史，治邾城。六年，荊州刺史庾翼镇武昌，领豫州。八年，庾怿为刺史，又镇芜湖。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赵胤镇牛渚。二年，刺史谢尚镇芜湖；四年，进寿春；九年，尚又镇历阳；十一年，进马头。升平元年，刺史谢奕戍谯。哀帝隆和元年，刺史袁真自谯退守寿春。简文咸安元年，刺〔史桓熙戍历阳。孝武宁康元年，刺〕史桓冲戍姑孰。太元十年，刺史硃序戍马头。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历阳。安帝义熙二年，刺史刘毅戍姑孰。宋武帝欲开拓河南，綏定豫土，九年，割扬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属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刘义庆镇寿阳。永初三年，分淮东为南豫州，治历阳；淮西为豫州。文帝元嘉七年〔合二豫州为一，十六年又分，二十二年又合，考武大明三年〕，又分。五年，割扬州之淮南、宣城又属焉。徙治姑孰。明帝泰始二年又合，而以淮南、宣城还扬州。九月又分，还治历阳。三年五月，又合。四年，以扬州之淮南、宣城为南豫州，治宣城，五年罢。时自淮以西，悉没寇矣。七年，复分历阳、淮阴、南谯、南兖

州之临江立南豫州。泰豫元年，以南汝阴度属豫州，豫州之庐江度属南豫州。按淮东自永初至于大明，便为南豫，虽乍有离合，而分立居多。爰自泰始甫失淮西，复于淮东分立两豫。今南豫以淮东为境，不复于此更列二州，览者按此以淮东为境，推寻便自得泰始两豫分域也。徐志领郡十三，县六十一，户三万七千六百二，口二十一万九千五百。今领郡十九，县九十一。去京都水一百六十。

历阳太守，晋惠帝永兴元年，分淮南立，属扬州，安帝割属豫州。《永初郡国》唯有历阳、乌江、龙亢三县，何、徐又有酈、雍丘二县。今领县五，户三千一百五十六，口一万九千四百七十。

历阳令，汉旧县，属九江。

乌江令，二汉无，《晋书》有乌江，《太康地志》属淮南。

龙亢令，汉旧名，属沛郡，《晋太康地志》属谯。江左流寓立。

雍丘令，汉旧名，属陈留。流寓立，先属泰山郡，文帝元嘉八年度。

酈令，汉属沛，《晋太康地志》属谯。流寓立，文帝元嘉八年度。

南谯太守（谯郡别见），晋孝武太元中，于淮南侨立郡县，后割地志咸实土。《郡国》又有酈县，何、徐无。今领县六，户四千四百三十二，口二万二千三百五十八。去州水五百四十，陆一百七十；去京都水七百，陆五百。

山桑令，前汉属沛，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谯。

谯令，汉属沛，《晋太康地志》属谯。

铎令，汉属沛，《晋太康地志》属谯。

扶阳令，前汉属沛，后汉、《晋太康地志》并无。

蕲令。(别见)

城父令，前汉属沛，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譙。

庐江太守，汉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国立。光武建武十三年，又省六安国以并焉。领县三，户一千九百九，口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七。去州水二千七百二十，陆四百七十；去京都水一千一百，陆六百三十一。

灊令，汉旧县。

舒令，汉旧县。

始新令，《永初郡国》、何并无，徐有始新左县，明帝泰始三年立。

南汝阴太守（汝阴郡别见）江左立。领县五，户二千七百一，口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五。去州陆三百；去京都水一千，陆二，五百三十。

汝阴令（别见），所治即二汉、晋合肥县，后省。

慎令，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汝阴。

宋令。（别见）

阳夏令，前汉属淮阳，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陈令属梁，无复此县。又晋地志，惠帝永康中复立。《永初郡国》、何并属南梁，徐志属此。

安阳令（别见），《永初郡国》、何并属南梁，徐属此。

南梁太守（梁郡别见），晋孝武太元中，侨立于淮南，安帝始有淮南故地，属徐州。武帝永初二年，还南豫，孝武大明六年废属西豫，改名淮南，八年复旧。《永初郡国》又有虞、阳夏、安丰三县（并别见）何、徐无安丰；又有义昌而并无宁陵县。今领县九，户六千二百一十二，口四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去州水一千八百，陆五百；去京都水一千七百，陆七百。

睢阳令，汉旧名。孝武大明六年，改名寿春，八年复旧。

前废帝永光有义宁、宁昌二县并睢阳。所治即二汉，晋寿春县，后省。

蒙令。（别见）

虞令，汉旧名。

谷熟令，汉旧名。

陈令，前汉属淮阳，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属梁。

义宁长，何无，徐有，宋末又立。

新汲令，汉旧名，属颍川。

崇义令，《永初郡国》羌人始立。

宁陵（别见），徐志后所立。

晋熙太守，晋安帝分庐江立。领县五，户一千五百二十一，口七千四百九十七。去州陆八百，无水；去京都水一千二百，无陆。

怀宁令，晋安帝立。

新冶令，晋安帝立。

阴安令，汉旧名，属魏郡，《晋太康地志》属顿丘。

南楼烦令，《永初郡国》、何、徐志无。

太湖左县长，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太湖、吕亭二县，属晋熙，后省，明帝太始二年复立。

弋阳太守，本县名，属汝南，魏文帝分立。领县六，户三千二百七十五，口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二。去州陆一千一百，去京都水（阙）。

期思令，汉旧县。

弋阳令，汉旧县。

安丰令，旧郡，晋安帝并为县。

乐安令，新立。

茹由令，新立。

安丰太守，魏文帝分庐江立。江左侨立，晋安帝省为县，属弋阳，宋末复立。

安丰令，《前汉地理志》无，后汉属庐江。

松滋令。（别见）

汝南太守。（别见）

上蔡侯相。（别见）

平舆令。（别见）

北新息令。（别见）

真阳令。（别见）

安城令。（别见）

南新息令。（别见）

临汝令，汉旧名。（别见）

阳安令。（别见）

西平令。（别见）

瞿阳令。（别见）

安阳令。（别见）

新蔡太守。（别见）

颍阳令。（别见）

固始令。（别见）

新蔡令。（别见）

东苞信令。（别见）

西苞信令，徐志南豫唯一苞信，疑是后侨立所分。

东郡太守（别见）《永初郡国》无茌平，父阳而有扶沟（别见）；何无阳夏、扶沟，徐无阳夏。

项城令。（别见）

西华令。（别见）

阳夏令。（别见）

- 棗平令。(别见)
谷阳令。(别见)
南顿太守(别见),帖治陈郡。
南顿令。(别见)
和城令。(别见)
颍川太守。(别见)
邵陵令。(别见)
临颍令。(别见)
曲阳令。(别见)
西汝阴太守,《永初郡国》、何、徐并无此郡。
汝阴令。(别见)
安城令。(别见)
楼烦令。(别见)
宋令。(别见)
汝阳太守。(别见)
汝阳令。(别见)
武津令。
陈留太守(别见),《永初郡国》无浚仪、封丘,而有酸枣,
何、徐无封丘、尉氏。
浚仪令。(别见)
小黄令。(别见)
雍丘令。(别见)
白马令。(别见)
襄邑令。(别见)
封丘令,汉旧名。
尉氏令。(别见)
南陈左郡太守,少帝景平中省此郡,以宋民度属南梁、汝

阴郡，而《永初郡国》无，未详。孝建二年以蛮户复立。分赤官左县为蓼城左县。领县二。乐（疑）大明八年，省郡，即名为县，属陈左县。

边城左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茹由、乐安、光城、雩娄、史水、开化、边城七县，属弋阳郡。徐志有边城郡，领雩娄、史水、开化、边城两县。大明八年，复省为县，属弋阳，后复立。领县四，户四百一十七，口二千四百七十九。

雩娄令，二汉属庐江，《晋太康地志》云属安丰。

开化令。

史水令。

边城令。

光城左郡太守，《永初郡国》、何、徐并无。按《起居注》大明八年，省光城左郡为县，属弋阳，疑是大明中分弋阳所立。八年复省，后复立。

乐安令。

茹由令。

光城令。此三县，徐志属弋阳。

豫州刺史，后汉治谯，魏治汝南安成，晋平吴后治陈国，晋江左所治，已列于前。《永初郡国》、何、徐寄治睢阳，而郡县在淮西。徐又有边城，别见南豫州。何又有初安、绥城二郡，初安领新怀、怀德二县，绥城领安昌、招远二县，并云新立。徐无，则是徐志前省也。领郡十，县四十三，户二万二千九百一十九，口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九。

汝南太守，汉高帝立。领县十一，户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一，口八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去州水一千，陆七百；去京都水三千，陆一千五百。

上蔡令，汉旧县。

平乐令，汉旧县。

北新息令，汉旧县。

慎阳令，汉旧县。《永初郡国》及徐并作真阳。

安成令，汉旧县。

南新息令，汉旧县。

朗陵令，汉旧县。

阳安令，汉旧县。

西平令，汉旧县。

瞿阳令，汉旧县，作濯阳。

安阳令，汉旧县。晋武太康元年，改为南安阳。

新蔡太守，晋惠帝分汝阴立，今帖治汝南。领县四，户二千七百七十四，口一万九千八百八十。去州陆六百；去京都水二千五百，陆一千四百。

桐阳令，汉旧县。晋成帝咸康二年，省并新蔡，后又立。

固始令，故名寝丘之地也。汉光武更名。晋成帝咸康二年，并新蔡，后又立。

新蔡令，汉旧县。

苞信令，前汉无，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汝阴。后汉《郡国》、《晋太康地志》并作“褒”。

谯郡太守，何志故属沛，魏明帝分立。按王粲诗：“既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粲是建安中亡，非明帝时立明矣。《永初郡国》无长垣县。今领县六，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七千四百四。去州陆道三百五十；去京都水二千，陆一千二百。

蒙令，汉旧县，属沛。

蕲令，汉旧县，属沛。

宁陵令，前汉属陈留，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梁。

魏令，故魏郡，流寓配属。

襄邑令。

长垣令，汉旧县，属陈留。《永初郡国》无。何故属陈留，徐新配。

梁郡太守，秦碭郡，汉高更名。孝武大明元年度徐州，二年还豫。领县二，户九百六十八，口五千五百。去州陆一百六十；去京都水九百。

下邑令，汉旧县。何云魏立，非也。

碭令，汉旧县。

陈郡太守，汉高立为淮阳国，章帝元和三年更名。晋初并，梁王彤薨，还为陈。《永初郡国》有扶沟（前汉属淮阳，后汉、《晋太康地志》属陈留。）阳夏（别见），而无谷阳、长平。领县四，户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一百一十三。去州陆七百六十；去京都水一千四百五十。

项城令，汉旧县，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陈郡。

西华令，汉旧县，属汝南，晋初省，惠帝永康元年复立，属颍川。江左度此。

谷阳令，本苦县，前汉旧淮阳，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属梁，成帝咸康三年更名长平令，前汉属汝南，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属颍川。

南颍太守，故属汝南，晋惠帝分立。领县二，户五百二十六，口二千三百六十五。去州七百六十；去京都陆一千四百五十。

南顿令，汉旧县，何故属汝阳，晋武帝改属汝南。按《晋太康地志》、王隐《地道》无汝阳郡。

和城令，何江左立。

颍川太守，秦立。魏分颍川为襄城郡，晋成帝咸康二年，

省襄城还并颍川。《永初郡国》又有许昌（本名许，汉旧县。魏曰许昌）新汲（别见）焉陵、长社、颍阴、阳翟（四县并汉旧县。阳翟，魏、晋属河南。）六县，而无曲阳。领县三，户六百四十九，口三千五百七十九。去州一千；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邵陵令，汉旧县，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颍川。

临颍令，汉旧县。

曲阳令，前汉属东海，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无。

汝阳太守，《晋太康地志》、王隐《地道》无此郡，应是江左分汝南立。晋成帝咸康三年，省并汝南，后又立。领县二，户九百四十一，口四千四百九十五。去州二百；去京都陆一千四百，水三千五百。

汝阳令，汉旧县，属汝南。何故属汝阴，晋武改属汝南。按晋武分汝南为汝阴，何所言非也。

武津令，何不注置立。

汝阴太守，晋武帝分汝南立，成帝咸康二年，省并新蔡，后复立。领县四，户二千七百四十九，口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五。

汝阴令，汉旧县。

宋令，前汉名新鄴。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国于此，改曰宋。

宋城令，汉旧县。

楼烦令，汉旧县，属雁门。流寓配属。

陈留太守，汉武帝元狩元年立，属兖州，中原乱废。晋成帝咸康四年复立，《永初郡国》属兖州，何、徐属豫州。《永初郡国》无浚仪，有酸枣（别见）。今领县四，户百九十六，口二千四百一十三。寄治谯郡长垣县界。

浚仪令，汉旧名。

小黄令，汉旧名。

白马令，汉属东郡，《晋太康地志》属濮阳。

雍丘令，汉旧名。

江州刺史，晋惠帝元康元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庾翼又治豫章，寻还寻阳。领郡九，县六十五，户五万二千三十三，口二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去京都水一千四百。

寻阳太守，寻阳本县名，因水名县，水南注江。二汉属庐江，吴立蕲春郡，寻阳县属焉。晋武帝太康元年，省蕲春郡，以寻阳属武昌，改蕲春之安丰为高陵及邾县，皆属武昌。二年，以武昌之寻阳复属庐江郡。惠帝永兴元年，分庐江、武昌立寻阳郡。寻阳县后省。领县三，户二千七百二十，口一万六千八。

柴桑男相，二汉属豫章，晋属武昌。郡既立，治此。鼓泽子相，汉、《晋太康地志》属豫章，立寻阳郡后，割度。

松滋伯相，前汉属庐江，后汉无，《晋太康地志》属安丰。安丰县名，前汉无，后汉属庐江，晋武帝立为安丰郡。江左流民寓寻阳，侨立安丰、松滋二郡，遥隶扬州，安帝省为松滋县。寻阳又有弘农县流寓。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松滋。

豫章太守，汉高帝立，本属扬州。《永初郡国》有海昏（汉旧县），何志无。今领县十二，户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九，口一十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三。去州水六百，陆三百五十；去京都水一千九百，陆二千一百。

南昌侯相，汉旧县。

新淦侯相，汉旧县。

丰城侯相，吴立曰富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建城侯相，汉旧县。

望蔡子相，汉灵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县名曰上蔡；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吴平侯相，汉灵帝中平中立汉平，吴更名。

永修男相，汉灵帝中平中立。

建昌公相，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

豫宁侯相，汉献帝建安中立，吴曰西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康乐侯相，吴孙权黄武中立，曰阳乐，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新吴令，汉灵帝中平中立。

艾侯相，汉旧县。

鄱阳太守，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孙权分豫章立，治鄱阳县；赤乌八年，徙治吴芮故城。《永初郡国》有历陵县（汉旧县），何志无。领县六，户三千二百四十二，口一万九百五十。去州水四百四十；去京都水一千八百四十，陆二千六十。

广晋令，吴立曰广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鄱阳侯相，汉旧县。

余干令，汉旧县。

上饶男相，吴立。《太康地志》有，王隐《地道》无。

葛阳令，吴立。

乐安男相，吴立。

临川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东部都尉立。领县九，户八千九百八十三，口六万四千八百五。去州水一千一百，陆一千二十；去京都水二千八百三十，陆三千。

临汝侯相，汉和帝永元八年立。

西丰侯相，吴立曰西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新建侯相，吴立。

永城男相，吴立。

宜黄侯相，吴立。

南城男相，汉旧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曰新南城，江左复旧。

南丰令，吴立。

东兴侯相，吴立。

安浦男相，吴立。

庐陵太守，庐陵本县名，属豫章，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分豫章立。领县九，户四千四百五十五，口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去州水二千，陆一千六百；去京都水三千六百。

石阳子相，前汉无，后汉有。

西昌侯相，吴立。

东昌子相，吴立。

吉阳男相，吴立。

己丘男相，吴立。

兴平侯相，吴立。

阳丰男相，吴曰阳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高昌男相，吴立。

遂兴男相，吴立曰新兴，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初郡国》无比县，何、徐并有。

安成太守，孙皓宝鼎二年，分豫章、庐陵、长沙立。《晋太康地志》属荆州。领县七，户六千一百一十六，口五万三百二十三。去州水三千三百，陆三千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七百，无陆。

平都子相，前汉曰安平，后汉更名，属豫章。

新喻侯相，吴立。

宜阳子相，汉旧县，本名宜春，属豫章，晋孝武改名。

永新男相，吴立。

安复侯相，汉旧县，本名安成，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属长沙。

萍乡侯相，吴立。

广兴侯相，《晋太康地志》有此县，何云江左立，非也。

南康公相，晋武帝太康三年，以庐陵南部都尉立。领县七，户四千四百九十三，口三万四千六百八十四。去州水三千七百四十；去京都水三千八十。

赣侯相，汉旧县，属豫章。

宁都子相，吴立曰杨都，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雩都侯相，汉旧县，属豫章。

平固侯相，吴立曰平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康公相，吴立曰安南，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陂阳男相，吴立曰揭阳，晋武帝太康五年，以西康揭阳移治故陂阳县，改曰陂县，然则陂阳先已为县矣。后汉《郡国》无，疑是吴所立而改曰揭阳也。

南野伯相，汉旧县，属豫章。

虔化男相，孝武大明五年，以虔化屯立。

南新蔡太守，江左立。领县四，户一千七百三十，口八千八百四十八。去州水二百；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七十，陆一千八百八十。

苞信令（别见），本作褒信，《永初郡国》作苞信。

慎令，汉旧名，本属汝南。

宋令（别见），徐志云宋乐，后复旧。

阳唐左县令，孝武大明八年立。

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

为冶县，属会稽。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也。张勃《吴录》云：“闽越王冶铸地，故曰安闽王冶。此不应偏以受名，盖句践冶铸之所，故谓之冶乎？闽中有山名湛，疑湛山之炉铸剑为湛炉也。”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为建安郡。领县七。（疑）户三千四十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去州水二千三百八十；去京都水三千四十，并无陆。

吴兴子相，汉末立曰汉兴，吴更名。

将乐子相，《晋太康地志》有。

邵武子相，吴立曰昭武，晋武帝更名。

建阳男相，《晋太康地志》有。

绥成男相，《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何、徐不注置立。

沙村长，《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何、徐不注置立。

晋安太守，晋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领县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去州水三千九百九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八十。

侯官口相，前汉无，后汉曰东侯官，属会稽。

原丰令，晋武帝太康三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

晋安男相，吴立曰东安，晋武帝更名。

罗江男相，吴立，属临海。晋武帝立晋安郡，度属。

温麻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永初郡国》无，何、徐并有。

青州刺史，治临淄。江左侨立，治广陵。安帝义熙五年，平广固，北青州刺史治东阳城，而侨立南青州如故。后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武孝建二年，移治历城。大明八年，还治东阳。明帝失淮北，于郁洲侨立青州，立齐、北海、西海郡。旧州领郡九，县四十六，户四万五百四，口四十万二千七

百二十九。去京都陆二千。

齐郡太守，秦立。领县七，户七千三百四十六，口万四千八百八十九。

临淄令，汉旧县。

西安令，汉旧县。

安平令，六国时其地曰安平，二汉、魏、晋曰东安平。前汉属淄川，后汉属北海，魏度属齐。

般阳令，前汉属济南，后汉、《晋太康地志》属齐。

广饶令，汉旧县。

昌国令，汉旧县。

益都令，魏立。

济南太守，汉文帝十六年，分齐立。晋世济岷郡，云魏平蜀，徙蜀豪将家于济、河，故立此郡。安帝义熙中土断，并济南。案《晋太康地志》无济岷郡。《永初郡国》济南又有祝阿（二汉属平原，《晋太康地志》无。）于陵县（汉旧县），而无朝阳、平陵二县。领县六，户五千五十六，口三万八千一百七十五。去州陆四百；去京都二千四百。

历城令，汉旧县。

朝阳令，前汉曰朝阳，后汉、晋曰东朝阳。二汉属济南，《晋太康地志》属乐安。

著令，汉旧县。

土鼓令，汉旧县，晋无。

逢陵令，二汉、晋无，《永初郡国》、何、徐有。

平陵令，汉旧县，至晋并曰东平陵。

乐安太守，汉高立，名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领县三，户二千二百五十九，口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一。去州陆一百八十，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千乘令，汉旧县。

临济令，前汉曰狄，安帝永初二年更名。

博昌令，汉旧名。

高密太守，汉文帝分齐为胶西，宣帝本始元年，更名高密。

光武建武十三年，并北海，晋惠帝又分城阳立（城阳郡，前汉有，后汉无，魏复分北海立。）；宋孝武并北海。领县六，户二千三百四，口一万三千八百二。去州陆二百；去京都陆一千六百。

黔陬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淳于令，二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高密令，前汉属高密，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夷安令，前汉属高密，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营陵令，二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昌安令，汉安帝延光元年立，属高密，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平昌太守，故属城阳，魏文帝分城阳立，后省，晋惠帝又立。领县五，户二千二百七十，口一万五千五十。去州陆二百；去京都陆千七百。

安丘令，二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琅邪。

平昌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东武令，二汉属琅邪，《晋太康地志》属东莞。

琅邪令，二汉属琅邪，《晋太康地志》无。

殊虚令，前汉属琅邪，安帝永初元年属北海，《晋太康地

志》属城阳。

北海太守，汉景帝中二年立。领县六，户三千九百六十八，口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五。寄治州下。

都昌令，汉旧县。寄治州下，余依本治。

胶东令，本胶东国，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北海。

剧令，二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琅邪。

即墨令，前汉属胶东，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北海。

下密令，前汉属胶东，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北海。

平寿令，汉旧县。

东莱太守，汉高帝立。领县七，户一万一百三十一，口七万五千一百四十九。去州陆五百；去京都二千一百。

曲城令，汉旧县。

掖令，汉旧县。

扈弦令，汉旧县。

卢乡令，汉旧县。

牟平令，汉旧县。

当利令，汉旧县。

黄令，汉旧县。

太原太守，秦立，属并州。文帝元嘉十年，割济南、太山立。领县三，户二千七百五十七，口二万四千六百九十四。去州陆五百；去京都一千八百。

山茌令，汉旧县，属泰山。孝武孝建元年，度济北。

太原令，晋安帝义熙中土断立，属泰山。

祝阿令。（别见）

长广太守，本长广县，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太康地志》云故属东莱。《起居注》，咸宁三年，以齐东部县为长广郡。领县四，户二千九百六十六，口二万二十三。去州五百；

去京都一千九百五十。

不其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太康地志》属长广。

长广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太康地志》属长广。

昌阳令，晋惠帝元康八年，分长广县立。

挺令，前汉属胶东，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长广。

冀州刺史，江左立南冀州，后省。义熙中更立，治青州，又省。文帝元嘉九年，又分青州立，治历城，割土置郡县。领郡九，县五十，户三万八千七十六，口一十八万一千一。去京都陆二千四百。

广川太守，本县名，属信都，《地理志》不言始立。景帝二年，以为广川国，宣帝甘露三年复。明帝更名乐安，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晋武帝太康五年，又改为长乐。广川县，前汉属信都，后汉属清河，魏属勃海，晋还清河。何志，广川江左所立。又有蓀县（前汉属信都，后汉、晋属勃海。），而无广川。孝武大明元年，省广川之枣强（前汉属清河，后汉、晋江左无。）勃海之浮阳、高城（并汉旧县），立广川县，非旧广川县也。属广川郡。领县四，户三千二百五十，口二万三千六百一十四。去州陆一百六十；去京都陆一千九百八十。

广川令。（已前见）

中水令，前汉属涿，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河间。孝武大明七年，自河间割度。

武强令，何江左立。

索卢令，何江左立。

平原太守，汉高帝立。旧属青州，魏、晋属冀州。领县八，户五千九百一十三，口二万九千二百六十七。

广宗令，前汉无，后汉属钜鹿；《晋太康地志》属安平；《永初郡国》、何无；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平原令，汉旧县。

鬲令，汉旧县。

安德令，汉旧县。

平昌令，汉旧县。后汉无。《晋太康地志》曰西平昌。

般县令，汉旧县。

茌平令，前汉属东郡，后汉属济北，《晋太康地志》属平原。

高唐令，汉旧县。

清河太守，汉立，桓帝建和二年，改曰甘陵，魏复旧。何有重合县（别见）。领县七，户三千七百九十四，口二万九千二百七十四。去州一百一十；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清河令，二汉无，《晋太康地志》有。

武城令，汉旧县，并曰东武城。

绎幕令，汉旧县。

贝丘令，汉旧县。

零令，汉旧县，作灵。

郟令，汉旧县。

安次令，前汉旧县，属勃海，后汉属广阳，《晋太康地志》属燕国。

乐陵太守，晋武帝分平原立。旧属青州，今来属。领县五，户三千一百三，口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一。去州一百四十；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乐陵令，汉旧县，故属平原。

阳信令，二汉属勃海，《晋太康地志》属乐陵。

新乐令。（别见）

厌次令，前汉曰富平，明帝更名，属平原《晋太康地志》属乐陵。

泾沃令，前汉属千乘，后汉无。何云魏立，当是魏复立也。《晋太康地志》属乐陵。

魏郡太守，汉高帝立。二汉属冀州，魏、晋属司隶，江左屡省置；宋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八，户六千四百五，口三万三千六百八十二。

魏令，汉旧县。

安阳令，《晋太康地志》有。

聊城令，汉属东郡，晋属平原。

博平安，汉属东郡，晋属平原。

肥乡令，《晋太康地志》属广平。

蠡吾令，前汉属涿，后汉属中山，《晋太康地志》属高阳。孝武始立，属高阳，大明七年度此。

顿丘令（别见），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归顺，孝武孝建二年立。

临邑令，汉属东郡，晋属济北。孝武孝建二年，与顿丘同立。

河间太守，汉文帝二年，分赵立。江左屡省置，宋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六，户二千七百八十一，口一万七千七百七。

乐城令，汉旧县。

城平令，前汉属勃海，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河间。

武垣令，前汉属涿，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河间。

章武令，二汉属勃海，《晋太康地志》属章武。江左立，属广川，孝武大明七年度此。

南皮令，汉旧县，属勃海。孝武始立，属勃海，大明七年度此。

阜城令，前汉勃海有阜城县，《续汉》安平有阜城县，注云“故昌城”。汉信都有昌城，未详孰是。

顿丘太守（别见），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四，户一千二百三十八，口三千八百五十一。

顿丘令。（别见）

卫国令，《晋太康地志》有。

肥阳令，何志以前无。

阴安令，二汉属魏。魏属阳平，晋属顿丘。

高阳太守，高阳，前汉县名，属涿，后汉属河间。晋武帝泰始元年，分涿为范阳，又属焉。后又分范阳为高阳。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五，户二千二百九十七，口一万四千七百二十五。

安平令，前汉属涿，后汉属安平，《晋太康地志》属博陵。

饶阳令，前汉属涿，《续汉》安平有饶阳县，注云“故名饶，属涿。”按《地理》，涿唯有饶阳县，无饶县。

鄴令，汉旧县，属魏郡。江左避愍帝讳，改曰临漳。孝武始立，属魏郡，大明七年度此。

高阳令。（已见）

新城令，前汉属中山，后汉属涿，《晋太康地志》属高阳，并曰北新城。

勃海太守，汉高帝立，属幽州；后汉、晋属冀州。江左省置，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三，户一千九百五，口万二千一百六十六。

长乐令，晋之长乐郡也。疑是江左省为县，至是又立。

蓀令。（别见。何志属广川。徐志属此。）

重合令，汉旧县。

司州刺史，汉之司隶校尉也。晋江左以来，沦没戎寇，虽

永和、太元王化暂及，太和、隆安还复湮陷。牧司之任，示举大纲而已。县邑户口，不可具知。武帝北平关、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领河南（汉旧郡）、荥阳（晋武帝泰始元年，分河南立。）弘农（汉旧郡）实土三郡。河南领洛阳、河南、巩、缑氏、新城、梁（并汉旧县）河阴（《晋太康地志》有）陆浑（汉旧县，属弘农，《晋太康地志》属河南。）东垣（二汉、《晋太康地志》、何有垣县。）新安（二汉属弘农，《晋太康地志》属河东。）西东垣（新立）凡十一县。荥阳领京、密、荥阳、卷、阳武、苑陵、中牟、开封、成皋（并汉旧县。属河南。）凡九县。弘农领弘农、陕、宜阳、龟池、卢氏，（并汉旧县）曲阳（前汉属东海，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无）凡七县。三郡合二十七县，一万六千三百六户。又有河内（汉旧郡）东京兆（京兆别见雍州，东京兆新立。）二侨郡。河内寄治河南，领温、野王、轵、河阳、沁水、山阳、怀、平皋、（并汉旧名。）朝歌（二汉属河内，《晋太康地志》属汲郡。晋武太康元年始立。）凡十县。东京兆寄治荥阳，领长安（汉旧县）万年（别见）新丰（别见）蓝田（别见）蒲阪（二汉、《晋太康地志》属河东。）凡六县。合十六县，一千九百九十二户。少帝景平初，司州复没北虏。文帝元嘉末，侨立于汝南，寻亦省废。明帝复于南豫州之义阳郡立司州，渐成实土焉。领郡四，县二十，去京都水二千七百，陆一千七百。

义阳太守，魏文帝立，后省，晋武帝又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何志并属荆州，徐则南豫也。明帝泰始五年，度郢州，后废帝元徽四年，属司州。领县七。户八千三十二，口四万一千五百九十七。

平阳侯相，前汉无，后汉属江夏曰平春，《晋太康地志》属义阳，晋孝武改。

郟令，二汉属江夏，《晋太康地志》属义阳，并作郟，音盲。《永初郡国》、何并作郟。

钟武令，前汉属江夏，后汉、《晋太康地志》无《永初郡国》属义阳。

宝城令，孝武孝建三年，分郟立。

义阳令，《晋太康地志》有，后省。孝武孝建三年，分平阳县立。

平春令，孝武孝建三年，分平阳县立。

环水长，《永初郡国》、何、徐并无。明帝泰始三年，度属宋安郡，后省宋安，还此。宋安，本县名，孝武大明八年，省义阳郡所统东随二左郡立为宋安县，属义阳。明帝立为郡。

随阳太守，晋武帝分南阳义阳立义阳国，太康年，又分义阳为随国，属荆州。孝武孝建元年度属郢，前废帝永光元年度属雍；明帝泰始五年还属郢，改为随阳；后废帝元徽四年，度属司州。徐志又有革音县，今无。领县四，户四千六百。去京都三千四百八十。

随阳子相，汉随县属南阳，《晋太康地志》属义阳。后随国与郡俱改。

永阳男相，徐志有。

关西令（别见荆州，作厥西。），宋末新立。

西平林令，宋末新立。

安陆太守，孝武孝建元年，分江夏立，属郢州；后废帝元徽四年度司州。徐志有安蛮县，《永初郡国》、何并无，当是何志后所立。寻为郡，孝武大明八年，省为县，属安陆；明帝泰始初，又立为左郡，宋末又省。领县二，户六千四十三，口二万五千八十四。去京都水二千三百。

安陆公相，汉旧县，属江夏。江夏又有曲陵县，本名石阳，

吴立。《晋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石阳曰曲陵；明帝泰始六年，并安陆。

南汝南太守。（汝南郡别见）

平舆令。

北新息令。

真阳令。

安城令。

南新息令。

安阳令。（并别见）

临汝令，新立。

志第二十七

州郡三

荆州 郢州 湘州 雍州 梁州 秦州

荆州刺史，汉治武陵汉寿，魏、晋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王嵩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襄阳，复还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还江陵，此后遂治江陵。宋初领郡三十一，后分南阳、顺阳、襄阳、新野、竟陵为雍州；湘川十郡为湘州，江夏、武陵属郢州，随郡、义阳属司州，北义阳省，凡余十一郡。文帝世，又立宋安左郡，领拓边、绥慕、乐宁、慕化、仰泽、革音，归德七县，后省改。汶阳郡又度属。今领郡十二，县四十八，户六万五千六百四。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

南郡太守，秦立。汉高帝元年，为临江国，景帝中二年复故。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新郡，寻复故。宋初领县九，后州陵，监利度属巴陵；旌阳，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枝江。二汉无旌阳，见《晋太康地志》，疑是吴所立。凡余六县，户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四，口七万五千八十七。

江陵公相，汉旧县。

华容公相，汉旧县，晋武太康元年省，后复立。

当阳男相，汉旧县。

临沮伯相，汉旧县。《晋太康》、《永守地志》属襄阳，后

度。

编县男相，汉旧县。

枝江侯相，汉旧县。

南平内史，吴南郡治江南，领江陵、华容诸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分南郡江南为南平郡，治作唐，后治江安。领县四，户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二，口四万五千四十九。去州水二百五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无陆。

江安侯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

孱陵侯相，二汉旧县，属武陵，《晋太康地志》属南平。

作唐侯相，前汉无，后汉属武陵，《晋太康地志》属南平。

南安令，晋武帝分江安立。

天门太守，吴孙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充县有松梁山，山有石，石开处数十丈，其高以努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门”，因此名郡。充县后省。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三年，复旧。领县四，户三千一百九十五。去州水一千二百，陆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五百。

澧阳令，晋武帝太康四年立。

临澧令，晋武帝太康四年立。

零阳令，汉旧县，属武陵。

溇中令，二汉无，《晋太康地志》有，疑是吴立。

宜都太守，《太康地志》、王隐《地道》、何志并云吴分南郡立；张勃《吴录》云刘备立。按《吴志》，吕蒙平南郡，据江陵，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县。初权与刘备分荆州，而南郡属备，则是备分南郡立宜都，非吴立也。习凿齿云，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刘备改为宜都。领县四，户一千八百四十三，口三万四千二百二十。去州水三百五十，无陆；去京都水三千七百三十。

夷道令，汉旧县。

佷山男相，前汉属武陵，后汉属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改为兴山，后复旧。

宜昌令，何志晋武帝立。按《太康》、《永宁地志》并无，疑是此后所立。

夷陵令，汉旧县，吴改曰西陵，晋武帝太康元年复旧。

巴东公相，谯周《巴记》云，初平元年，荆州帐下司马赵跽建议分巴郡诸县汉安以下为永宁郡。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为巴东郡，以涪陵县分立丹兴、汉葭二县，立巴东属国都尉，后为涪陵郡。《晋太康地志》，巴东属梁州，惠帝太安二年度益州；穆帝永和初平蜀，度属荆州。《永初郡国志》无巴渠、龟阳二县。领县七，户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五，口四万五千二百三十七。去州水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六百八十。

鱼复侯相，汉旧县，属巴郡，刘备章武二年，改为永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旧。

胸 令，汉旧县，属巴郡。

新浦令，何志新立。

南浦令，刘禅建兴八年十月，益州牧阎宇表改羊渠立。羊渠不详，何志吴立。

汉丰令，何志不注置立。《太康地志》巴东有汉昌县，疑是。

巴渠令，何志不注置立。

龟阳令，何志不注置立。晋末平吴时，峡中立武陵郡，有龟阳、黔阳县，咸宁元年并省。

汶阳太守，何志新立。先属梁州，文帝元嘉十一年度。宋初有四县，后省汶阳县。今领三县，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去州水七百，陆四百；去京都四千一百。

僮阳令，何志新立。

沮阳令，何志新立。

高安令，何志新立。

南义阳太守（义阳郡别见），晋末以义阳流民侨立。宋初有四县，孝武孝建二年，以平阳县并厥西。平阳本为郡，江左侨立。魏世分河东为平阳郡，晋末省为县。今领县二，户一千六百七，口九千七百四十一。

厥西令，二汉无，《晋太康地志》属义阳。

平氏令，汉旧名，属南阳。

新兴太守，《魏志》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县，合为此郡，属并州。晋江左侨立。宋初六县，后省云中（汉旧名，属云中。）；孝武孝建二年，又省九原县（汉旧名，属五原。）并定襄，宕渠（流寓立。）并广牧。凡今领县三，户二千三百一，口九千五百八十四。

定襄令，汉旧名。

广牧男相，汉旧名，属朔方。

新丰令，汉旧名，属京兆。侨流立。

南河东太守，河东郡，秦立。晋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将军庾亮以司州侨户立。宋初八县，孝武孝建二年，以广戚（前汉属沛，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彭城。江左流寓立。）并闻喜，弘农（江左立侨郡，后并省为县。）临汾并松滋，安邑并永安。（临汾、安邑，汉旧名。临汾后属平阳。）今领县四，户二千四百二十三，口一万四百八十七。去州水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

闻喜令，故曲沃，秦改为左邑。汉武帝元鼎六年，行幸至此，闻南越破，改名闻喜。

永安令，前汉彘县，顺帝阳嘉二年更名，后属平阳。

松滋令，前汉属庐江，后汉无，晋属安丰。疑是有流民寓荆土，故立。

谯县令（别见），谯流民寓立。

建平太守，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领信陵、兴山、秭归、沙渠四县。晋又有建平都尉，领巫、北井、泰昌、建始四县。晋武帝咸宁元年，改都尉为郡，于是吴、晋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吴平，并合。五年，省建始县，后复立。《永初郡国》有南陵、建始、信陵、兴山、永新、永宁、平乐七县，今并无。按《太康地志》无南陵、永新、永宁、平乐、新乡五县，疑是江左所立。信陵、兴山、沙渠，疑是吴立。建始，晋初所立也。领县七，户一千三百二十九，口二万八百一十四。去州水陆一千；去京都水四千三百八十。

巫令，汉旧县。

秭归侯相，汉旧县。

归乡公相，何志，故属秭归，吴分。按《太康地志》云，秭归有归乡，故夔子国，楚灭之，而无归乡县，何志所言非也。

北井令，《晋太康地志》有。先属巴东，晋武帝泰始五年度建平。

泰昌令，《晋太康地志》有。

沙渠令，《晋起居注》，太康元年立。按沙渠是吴建平郡所领，吴平不应方立，不详。

新乡令。

永宁太守，晋安帝侨立为长宁郡；宋明帝以名与文帝陵同，改为永宁。宋初五县，后省绥安（晋安帝立）。孝武孝建二年，以儵阳（晋安帝立）并长宁，绥宁（晋安帝立）并上黄。今领县二，户一千一百五十七，口四千二百七十四。去州陆六十；去京都三千四百三十。

长宁侯相，晋安帝立。

上黄男相，宋初属襄阳，后度。二汉、晋并无此县。

武宁太守，晋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蛮立。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

乐乡令，晋安帝立。

长林男相，晋安帝立。

郢州刺史，魏文帝黄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其年罢并荆，非今地。吴又立郢州。孝武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又以南郡之州陵、监利二县度属巴陵，立郢州。天门后还荆。领郡六，县三十九，户二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七。去京都水二千一百。

江夏太守，汉高帝立，本属荆州。《永初郡国》及何志并治安陆，此后治夏口。又有安陆、曲陵，曲后别郡。领县七，户五千七十二，口二万三千八百一十。

汝南侯相，本沙羨土，晋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为汝南县。沙羨令，汉旧县，吴省。晋武太康元年复立，治夏口。孝武太元三年，省并沙阳，后以其地为汝南实土。

沌阳子相，江左立。

孝昌侯相，《永初郡国》、何志并无，徐志有，疑是孝武世所立。

惠怀子相，江左立。

沙阳男相，二汉旧县，本名沙羨，属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立沙羨，而沙阳徙今所治。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

羨阳子相，晋惠帝世，安陆人硃伺为陶侃将，求分安陆东界为此县。

蒲圻男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本属长沙，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

竟陵太守，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何志又有宋县，徐无。领县六，户八千五百九十一，口四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去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三千四百。

茭寿令，明帝泰始六年立。

竟陵侯相，汉旧县，属江夏。

新市子相，汉旧县，属江夏。

霄城侯相，《永初郡国》有，何、徐不注置立。

新阳男相，《永初郡国》有，何、徐不注置立。

云杜侯相，汉旧县，属江夏。

武陵太守，《前汉地理志》，高帝立。《续汉郡国志》云，秦昭王立，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本属荆州。领县十，户五千九十，口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去州水一千；去京都水三千。

临沅男相，汉旧县。

龙阳侯相，《晋太康地理志》、何志吴立。

汉寿伯相，前汉立，后汉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吴曰吴寿，晋武帝复旧。

沅南令，汉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立。

迁陵侯相，汉旧县。

辰阳男相，汉旧县。

舞阳令，前汉作无阳，后汉无，《晋太康地志》有。

酉阳长，汉旧县。

黜阳长，二汉无，《晋太康地志》有。

沅陵令，汉旧县。

巴陵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分长沙之巴陵、蒲圻、下隰，

江夏之沙阳四县立，属湘州；孝武孝建元年，割南郡之监利、州陵度江夏，属郢州。二年，又度长宁之绥安属巴陵。何志讫元嘉二十年，巴陵郡以十六年立，应在何志而阙。领县四，户五千一百八十七，口二万五千三百一十六。去州水五百，去京都水二千五百。

巴陵男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属长沙。本领度支校尉，立郡省。

下隼侯相，汉旧县，属长沙。

监利侯相，按《晋起居注》，太康四年，复立南郡之监利县，寻复省之。言由先有而被省也，疑是吴所立，又是吴所省。孝武孝建元年度。

州陵侯相，汉旧县，属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疑是吴所省也，孝武孝建元年度。明帝泰始四年，以绥安县并州陵。

武昌太守，《晋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为武昌郡。领县三，户二千五百四十六，口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一。去京都水一千一百。

武昌侯相，魏文帝黄初二年，孙权改鄂为武昌。

阳新侯相，吴立。

鄂令，汉旧县，属江夏。吴改鄂为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鄂县，而武昌如故。

西阳太守，本县名，二汉属江夏，魏立弋阳郡，又属焉。晋惠帝又分弋阳为西阳国，属豫州；宋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五年，又度豫，后又还郢。《永初郡国》、何、徐并有弋阳县。今领县十，户二千九百八十三，口一万六千一百二十。去州水二百八十；去京都水一千七百二十。

西阳令，汉旧县，属江夏，后属弋阳。

西陵男相，汉旧县，属江夏，后属弋阳。

孝宁侯相，本软县，汉旧县。孝武自此伐逆，即位改名。

蕲阳令，二汉江夏郡有蕲春县，吴立为郡；晋武帝太康元年，省蕲春郡，而县属弋阳，后属新蔡；孝武大明八年，还西阳。

义安令，明帝泰始二年以来流民立。

蕲水左县长，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建昌、南川、长风、赤亭、鲁亭、阳城、彭波、迁溪、东丘、东安、西安、南安、房田、希水、高坡、直水、蕲水、清石十八县，属西阳。孝武大明八年，赤亭、彭波并阳城，其余不详何时省。

东安左县长，前废帝永光元年，复以西阳蕲水、直水、希水三屯为县。

建宁左县长，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宁左郡为县，属西阳。徐志有建宁县，当是此后为郡。

希水左县长。

阳城左县长，本属建宁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西阳之赤亭、阳城、彭城三县并建宁之阳城县，而以县属西阳。

湘州刺史，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江州之桂阳八郡立，治临湘。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义熙八年复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六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孝建元年又立。建昌郡，晋惠帝元康九年，分长沙东北下隳诸县立，成帝咸康元年省。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属湘州，后度郢。领郡十，县六十二，户四万五千八十九，口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去京都水三千三百。

长沙内史，秦立。宋初十县，下隳、蒲圻、巴陵属巴陵。今领县七，户五千六百八十四，口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三。

临湘侯相，汉旧县。

醴陵侯相，后汉立。

浏阳侯相，吴立。

吴昌侯相，后汉立，曰汉昌，吴更名。

罗县侯相，汉旧县。

攸县子相，汉旧县。

建宁子相，吴立。

衡阳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分长沙西部都尉立。领县七，户五千七百四十六，口二万八千九百九十一。去州水二百二十，去京都水三千七百。

湘西令，吴立。

湘南男相，汉旧县，属长沙。

益阳侯相，汉旧县，属长沙。

湘乡男相，前汉无，后汉属零陵。

新康男相，吴曰新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重安侯相，前汉曰钟武，后汉顺帝永建三年更名，属零陵。

衡山男相，吴立曰衡阳，晋惠帝更名。

桂阳太守，汉高立，属荆州，晋惠帝元康元年度江州。领县六，户二千二百一十九，口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去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四千九百四十。

郴县伯相，汉旧县。

耒阳子相，汉旧县。

南平令，汉旧县。

临武令，汉旧县。

汝城令，江左立。

晋宁令，汉顺帝永和元年立，曰汉宁，吴改曰阳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晋宁。

零陵内史，汉武帝元鼎六年立。领县七，户三千八百二十

八，口六万四千八百二十八。去州一千四百；去京都水四千八百。

泉陵子相，汉旧县。

洮阳侯相，汉旧县。

零陵子相，汉旧县。

祁阳子相，吴立。明帝泰始初度湘东，五年复旧。

应阳男相，晋惠帝分观阳立。

观阳男相，吴立。

永昌令，吴立。

营阳太守，江左分零陵立。领县四，户一千六百八，口二万九百二十七。去州水一千七百一；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五十。

营浦侯相，汉旧县，属零陵。

营道侯相，汉旧县，属零陵。

舂陵令，前汉旧县，舂陵侯徙国南阳，省。吴复立，属零陵。

泠道令，汉旧县，属零陵。

湘东太守，吴孙亮太平二年，分长沙东部都尉立。晋世七县，孝武太元二十年，省酃（汉旧县）、利阳、新平（张勃《吴录》有此二县，利作梨，晋作利音。）三县。今领县五，户一千三百九十六，口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去州水陆七百；去京都水三千六百。

临烝伯相，吴属衡阳，《晋太康地志》属湘东。

新宁令，吴立。

茶陵子相，汉旧县，属长沙。

湘阴男相，后废帝元徽二年，分益阳、罗、湘西及巴、硖流民立。

阴山令，阴山乃是汉旧县，而属桂阳。吴湘东都有此阴山

县，疑是吴所立。

邵陵太守，吴孙皓宝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领县七，户一千九百一十六，口二万五千五百六十五。去州水七百，陆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五百。

邵陵子相，何志属长沙。按二汉无，《吴录》属邵陵。

武刚令，晋武分都梁立。

建兴男相，晋武帝分邵陵立。

高平男相，吴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南高平，后更曰高平。

都梁令，汉旧县，属零陵。

邵阳男相，吴立曰昭阳，晋武改。

扶县令，汉旧县，至晋曰夫夷。汉属零陵，晋属邵陵。案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温讳去“夷”，“夫”不可为县名故为“扶”云。

广兴公相，吴孙皓甘露元年，分桂阳南部都尉，立为始兴郡。晋武帝平吴，以属广州，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又度广州；三十年，复度湘州。明帝泰始六年，立冈浚县，割始兴之封阳、阳山、含涯三县，立宋安郡，属湘州。泰豫元年复口，省冈浚县，改始兴曰广兴。领县七，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口七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去州水二千三百九十；去京都水五千。

曲江侯相，汉旧县，属桂阳。

桂阳令，汉旧县，属桂阳。

阳山侯相，汉旧县，后汉曰阴山，属桂阳。吴始兴郡无此县，当是晋后立。

贞阳侯相，汉旧县，名浚阳，属桂阳。宋明帝泰始三年，改“浚”为“贞”。

含涯男相，汉旧县，属桂阳。

始兴令，吴立。

中宿令，汉旧县，属南海，吴度。

临庆内史，吴分苍梧立为临贺郡，属广州；晋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广州；三十年，复度湘州。明帝改名。领县九，户三千七百一十五，口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去州水陆二千八百；去京都水陆五千五百七十。

临贺侯相，汉旧县。《晋太康地志》、王隐云属南海，而二汉属苍梧，当是吴所度。

冯乘侯相，汉旧县，属苍梧。

富川令，汉旧县，属苍梧。

封阳侯相，汉旧县。

兴安侯相，吴立曰建兴，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谢沐长，汉旧县，属苍梧。

宁新令，二汉无，当是吴所立，属苍梧，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开建令，文帝分封阳立宋昌、宋兴、开建、武化，徃徃（徃音生）永固、绥南七县。后又分开建、武化、宋昌三县立宋建郡，属广州。孝武大明元年悉省，唯余开建县。

抚宁令，宋末立。

始建内史，吴孙皓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立始安郡，属广州；晋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广州；三十年，复度湘州。明帝改名。领县七，户三千八百三十，口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去州水二千八十，陆二千六百三十；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九十。

始安子相，汉旧县，属零陵。

熙平令，吴立为尚安，晋武改。

永丰男相，吴立。

荔浦令，汉旧县，属苍梧。

平乐侯相，吴立。

建陵男相，吴立，属苍梧，宋末度。

乐化左令，宋末立。

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徐志雍州有北上洛、北京兆、义阳三郡。北上洛，晋孝武立，领上洛、北商、酆阳、阳亭、北拒阳五县。北京兆领北蓝田、霸城、山北三县。并云景平中立。义阳，云晋安帝立，领平氏、襄乡二县。酆阳、阳亭、北拒阳，并云安帝立，余县不注置立。今并无此三郡。今领郡十七，县六十，户三万八千九百七十五，口十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七。去京都水四千四百，陆二千一百。

襄阳公相，魏武帝平荆州，分南郡编以北及南阳之山都立，属荆州。鱼豢云，魏文帝立。《永初郡国》、何志并有宜城（汉旧县，属南郡。）郡、上黄县（并别见）。徐志无。领县三，户四千二十四，口一万六千四百九十六。

襄阳令，汉旧县，属南郡。

中庐令，汉旧县，属南郡。

已阝县令，汉旧县，属南郡。

南阳太守，秦立，属荆州。《永初郡国》有比阳、鲁阳、赭阳、西鄂、俯犍、叶、雒、博望八县（并汉旧县）。何志无犍、雒。徐志无比阳、鲁阳、赭阳、西鄂、博望，而有叶，余并同。孝武大明元年，省叶县。领县七，户四千七百二十七，

口三万八千一百三十二。去州三百六十，去京都水四千四百。

宛县令，汉旧县。

涅阳令，汉旧县。

云阳男相，汉旧县。故名育阳，晋孝武改。

冠军令，汉旧县，武帝分穰立。

郦县令，汉旧县。

舞阴令，汉旧县。

许昌男相，徐志无，此后所立。本属颍川。

新野太守，何志晋惠帝分南阳立。《永初郡国》、何志有棘阳（别见）蔡阳、邓县（并汉旧县）。徐无。孝武大明元年，省蔡阳。今领县五，户四千二百三十五，口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三。去州一百八十；去京都水四千五百八十。

新野侯相，汉旧县，属南阳。文帝元嘉末省，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山都男相，汉旧县，属南阳，《晋太康地志》属襄阳，《永初郡国》及何、徐属新野。

池阳令，汉旧名，属冯翊，《晋太康地志》属京兆。侨立亦属京兆。孝武大明中土断，又属此。

穰县令，汉旧县，属南阳。

交木令，孝武大明元年立。

顺阳太守，魏分南阳立曰南乡，晋武帝更名。成帝咸康四年，复立南乡，后复旧。《永初郡国》及何志有朝阳、武当、鄴、阴、泛阳，筑（并别见）析（前汉属弘农，后汉属南阳。）修阳，（唯见《永初郡国》）凡八县。徐志唯增朝阳。朝阳，孝武大明元年省。领县七，户四千一百六十三，口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三。

南乡令，前汉无，后汉有，属南阳。

槐里男相，汉旧名，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始平。侨立亦属始平。大明土断属此。

顺阳侯相，前汉曰博山，后汉明帝更名，属南阳。

清水令，前汉属天水，后汉为天水汉阳，无此县。《晋太康地志》属略阳。侨立属始平。大明土断属此。

朝阳令，汉旧县。

丹水令，前汉属弘农，后汉属南阳。何志魏立，非也。

郑县令，汉旧名，属京兆。侨立亦属京兆，后度此。

京兆太守，故秦内史。汉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魏改为京兆郡。初侨立，寄治襄阳。硃序没氏，孝武太元十一年复立。大明土断，割襄阳西界为实土。雍州侨郡先属府，武帝永初元年属州。《永初郡国》有蓝田（汉旧县）、郑、池阳（并别见）、南霸城（本霸陵，汉旧县。《太康地志》曰，霸城何志魏地。）新康五县。何志无新康而有新丰。徐无。孝武大明元年，省京兆之卢氏、蓝田、霸城县。卢氏当是何志后所立，二汉属弘农，《晋太康地志》属上洛。新康疑是晋末所立。领县三，户二千三百七，口九千二百二十三。

杜令，二汉曰杜陵，魏改。

邓县令，汉旧县，属南阳。

新丰令，汉旧县。

始平太守，晋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扶风立。后分京兆、扶风侨立，治襄阳；今治武当。《永初郡国》唯有始平、平阳、清水（别见）三县。何志有槐里（别见）、宋宁、宋嘉，（何志新立）三县，而清水、始平与《永初郡国》同。领县四，户二千七百九十七，口五千五百十二。

武当侯相，汉旧县，属南阳，后属顺阳。

始平令，魏立。

武功令，汉旧名，故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始平。

平阳子相，江左平阳郡民流寓，立此。

扶风太守，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九年罢。后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为右扶风。侨立，治襄阳，今治筑口。《永初郡国》及何志唯有郿、魏昌县（魏昌，魏立，属中山）。孝武大明元年省魏昌。领县三，户二千一百五十七，口七千二百九十。

筑阳令，汉旧县，属南阳，又属顺阳。大明土断属此。

郿县令，汉旧名，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秦国。

泛阳令，晋武帝太康五年立，属南乡，仍属顺阳。大明土断属此。

南上洛太守，《永初郡国》、何志雍州并有南上洛郡，寄治魏兴，今梁州之上洛是也。此上洛盖是何志以后侨立耳。今治白。何、徐志雍州南上洛，晋武帝立，北上洛云晋孝武立，非也。徐有南北阳亭、阳安县，不注置立。今领县二，户一百四十四，口四百七十七。

上洛男相。（别见）

商县令。（别见）

河南太守，故秦三川郡，汉高帝更名。光武都雒阳，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侨立，始治襄阳，孝武大明中，分沔北为境。《永初郡国》及何志并又有阳城、缑氏县，（汉旧名，并属河南。）徐无此二县，而有侨洛阳。（汉旧名。）阳城县，孝武大明元年省。洛阳，当是何志后立。领县五，户三千五百四十一，口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去州陆三十五。

河南令，汉旧名。

新城令，汉旧名。

河阴子相，魏立。

棘阳令，汉县，故属南阳，《晋太康地志》属义阳，后属新野。大明土断属此。

襄乡令，前汉无，后汉有，属南阳。徐志属义阳。当是大明土断属此。

广平太守（别见），江左侨立，治襄阳，今为实土。《永初郡国》及何志并又有易阳、曲周，邯郸（并见在）无鄴，比阳。徐无复邯郸县。易阳、曲周，孝武大明元年省。邯郸应是土断省。领县四，户二千六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九十三。

广平令，汉旧名。徐志，南度以朝阳县境立。

鄴县令，汉旧县，属南阳，后属顺阳。

比阳令，汉旧县，属南阳。

阴县令，汉旧县，属南阳。

义成太守，晋孝武立，治襄阳，今治均。《永初郡国》又有下蔡、平阿县（二县前汉属沛，后汉属九江，《晋太康地志》属淮南。），何同。孝武大明元年省下蔡，始亦流寓立也。平阿当是何志后省。领县二，户一千五百二十一，口五千一百一。

义成侯相，晋孝武立。

万年令，汉旧名，属冯翊。

冯翊太守，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为河上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三辅流民出襄阳，文帝元嘉六年立，则何志应有而无。治襄阳。今治都。领县三，（疑）户二千七十八，口五千三百二十一。

都县令，汉旧县，属南郡，作“若”字。《晋太康地志》作“都”。《永初郡国》及何志属襄阳，徐属此。

高陆令，《晋太康地志》属京兆。《永初郡国》、何志并无，

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南天水太守（天水郡别见）徐志本西戎流寓。今治岩州。《永初郡国》、何志并无，当是何志后所立。又有冀县（汉旧名），孝武大明元年省。领县四，户六百八十七，口三千一百二十二。

华阴令，前汉属京兆，后汉、魏、晋属弘农。

西县令，前汉属陇西，后汉属汉阳，即天水。魏、晋属天水。

略阳侯相。（别见）

河阳令。（别见）

建昌太守，孝建元年，刺史硃修之免军户为永兴、安宁二县，立建昌郡；又立永宁为昌国郡，并寄治襄阳。昌国后省。徐志，建昌又有永宁县，今无。领县二，户七百三十二，口四千二百六十四。

永兴令。

安宁男相。

华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今治大堤。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九十九，口五千三百四十二。

华山令，与郡俱立。

蓝田令，汉旧名，本属京兆。

上黄令，本属襄阳，立郡割度。

北河南太守，晋孝武太元十年立北河南郡，后省。《永初郡国》、何、徐志并无。明帝泰始未复立。寄治宛中，领县八。

新蔡令。（别见）

汝阴令。（别见）

苞信令。（别见）

上蔡令。（别见）

固始令。(别见)

缙氏令。(别见)

新安令。(别见)

洛阳令。(别见)

弘农太守，汉武帝元鼎四年立。宋明帝未立，寄治五塋。

领县三。

邯鄲令，汉旧名，属赵国。《晋太康地志》无此县。

圉县令，前汉属淮阳，后汉属陈留。《晋太康地志》无此县。

卢氏令。(别见)

梁州刺史，《禹贡》旧州，周以梁并雍，汉以梁为益，治广汉雒县。魏元帝景元四年平蜀，复立梁州，治汉中南郑，而益州治成都。李氏据梁、益，江左于襄阳侨立梁州。李氏灭，复旧。谯纵时，又治汉中。刺史治魏兴。纵灭，刺史还治汉中之苞中县，所谓南城也。文帝元嘉十年，刺史甄法护于南城失守，刺史萧思话还治南郑。《永初郡国》又有宕渠郡、北宕渠郡。《宋起居注》，元嘉十六年，割梁州宕渠郡度益州。今益部宕渠郡曰南宕渠。何、徐并有北宕渠郡，唯领宕渠一县。何云，本巴西流民。今无。

汉中太守，秦立。汉献帝建安二十年，魏武平张鲁，复汉宁郡为汉中，疑是此前改汉中日汉宁也。晋地记云，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表立。又疑是李氏所省，李氏平后复立。

《永初郡国》又有苞中、怀安（汉、晋、何、徐并无二县）二县。领县四，户一千七百八十六，口一万三百三十四。

南郑令，汉旧县。

城固令，汉旧县。

沔阳令，汉旧县。

西乡令，蜀立曰南乡，晋武帝太康二年更名。

魏兴太守，魏文帝以汉中遗民在东垂者立，属荆州。江左还本。领县十三。（疑）去州一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七百。

西城令，汉旧县，属汉中。

郟乡令，本锡县，二汉旧县，属汉中，后属魏兴；魏、晋世为郡，后省。武帝太康五年，改为郟乡。何志晋惠帝立，非也。

锡县令，前汉长利县，属汉中，后汉省。晋武帝太康四年复立，属魏兴。五年，改长利为锡。

广城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不注置立。

兴晋令，魏立曰平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旬阳令，前汉有，后汉无，晋武帝太康四年复立。

上庸令，《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徐并属上庸，何无。

长乐令，《永初郡国》、何、徐并属晋昌。本蜀郡流民。

广昌子相，何志属上庸，晋成帝立。晋地记，武帝太康元年，改上庸之广昌为庸昌，二年省。疑是魏所立。

安晋令，《永初郡国》、何、徐属晋昌。本蜀郡流民。

延寿令，《永初郡国》、何、徐属晋昌。本蜀郡流民。

宣汉令，《永初郡国》、何、徐属晋昌。本建平流离民。

新兴太守《永初郡国》、何、徐云新兴、吉阳、东关三县，属晋昌郡。何云晋元帝立，本巴、汉流民。宋末省晋昌郡，立新兴郡，以晋昌之长乐、安晋、延寿、安乐属魏兴郡，宣汉属巴渠郡，宁都属安康郡。《永初郡国》有永安县，何、徐无。今亦无复新兴县。何云巴东夷人。今领县二。

吉阳令，本益州流民。

东关令，本建平流民。

新城太守，故属汉中，魏文帝分立，属荆州。江左还本。

领县六，户一千六百六十八，口七千五百九十四。去州陆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五千三百。

房陵令，汉旧县，属汉中，《太康地志》、王隐无。

绥阳令，魏立，后改为秭归，晋武帝太康二年，复为绥阳。

昌魏令，魏立。

祁乡令，何志魏立。《晋太康地志》作“沔”（音祁）。

阆阳令，何志不注置立。

乐平令，何志不注置立。

上庸太守，魏明帝太和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北巫为上庸郡。景初元年，又分魏兴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郡。疑是太和后省，景初又立也。魏属荆州，江左还本。《永初郡国》有上庸、广昌。何有广昌。领县七，户四千五百五十四，口二万六百五十三。去州陆二千三百，去京都水六千七百。

上庸令，汉旧县，属汉中。

安富令，《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何、徐并有。

北巫令，何志晋武帝立。按魏所分新城之北巫，应即是此县，然则非晋武立明矣。

微阳令，魏立曰建始，晋武帝改。

武陵令，前汉属汉中，后汉、《晋太康地志》、王隐并无。

新安令，《永初郡国》、何、徐有。何云本建平流民。

吉阳令，《永初郡国》云北吉阳，何、徐无。

晋寿太守，晋地记云，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表立。何志故属梓潼，而益州南晋寿郡悉有此诸县。《永初郡国》徐又有南晋寿、南兴、乐南、兴安县。何无南兴乐，云南晋寿，惠帝立，余并不注置立。今领县四，去州陆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一万。

晋寿令，属梓潼。何志晋惠帝立。按《晋起居注》，武帝

太康元年，改梓潼之汉寿曰晋寿。汉寿之名，疑是蜀立，云惠帝立，非也。

白水令，汉旧县，属广汉，《晋太康地志》属梓潼。

邵欢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不注置立，疑是蜀立曰昭欢，晋改也。

兴安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不注置立。

华阳太守，徐志新立。《永初郡国》、何并无，寄治州下。

领县四。户二千五百六十一，口万五千四百九十四。

华阳令。

兴宋令。

宕渠令。

嘉昌令，徐不注置立。

新巴太守，晋安帝分巴西立。何、徐又有新归县，何云新立，今无。领县三。户三百九十三，口二千七百四十九。

新巴令，晋安帝立。

晋城令，晋安帝立。

晋安令，晋安帝立。

北巴西太守，何志不注置立。《宋起居注》，文帝元嘉十二年，于剑南立北巴西郡，属益州。今益州无此郡。又《永初郡国》、何、徐梁州并有北巴西而益州无，疑是益部侨立，寻省；梁州北巴西是晋末所立也。《永初郡国》领阆中，汉昌二县。何又有宋昌县，云新立。徐无宋昌，有宋寿。何、徐并领县四，今六。（疑）去州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九千九百。

阆中令。（别见）

安汉令。（别见）

南国令。（即南充国，别见。）

西国令。（即西充国，别见。）

平周令，益州巴西有平州县。

北阴平太守，《晋太康地志》故广汉属国都尉。何志蜀分立。《永初郡国》曰北阴平，领阴平、绵竹、平武、资中、胄旨五县。何、徐直曰阴平，领二县与此同。户五百六，口二千一百二十四。寄治州下。

阴平令，前汉、后汉属广汉属国，名宙底。《晋太康地志》阴平郡阴平县注云，宙底。当是故宙底为阴平。《永初郡国》胄旨县，即宙底也。（当是后又立此县，而字误也。）

平武令，蜀立曰广武，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阴平太守，《永初郡国》唯领阴平一县。徐志无南字，云阴平旧民流寓立，唯领怀旧一县。何无。今领县二，户四百七。

阴平令。

怀旧令，徐志不注置立。

巴渠太守，何志新立。领县七，户五百，口二千一百八十三。

宣汉令（别见），与郡新立。

始兴令，何志新立。

巴渠令，何志新立。

东关令，何志新立。

始安令，何志新立。

下蒲令，何志无，徐志不注置立。

晋兴令，何志晋安帝立。案《永初郡国》，梁部诸郡，唯巴西有此县，不容是此晋兴。若是晋安帝时立，便应在《永初郡国》，疑何谬也。

怀安太守，何志新立。领县二，户四百七，口二千三百六十六。寄治州下。

怀安令，何志新立。

义存令，何志新立。

宋熙太守，何、徐志新立。领县五，户一千三百八十五，口三千一百二十八。去州七百；去京都九千八百。

兴乐令。

归安令。

宋安令。

元寿令。

嘉昌令，何志五县并新立。

白水太守，《永初郡国》、何并无，徐志仇池氏流寓立。有汉昌县。今领县六。户六百五。

新巴令。

汉德令。

晋寿令。

益昌令。

兴安令。

平周令，徐志作“平州”。此五县，徐并不注置立。

南上洛太守《晋太康地志》分京兆立上洛郡，属司隶。《永初郡国》、何志并属雍州，侨寄魏兴，即此郡也。徐志巴民新立，徐志时已属梁州矣。《永初郡国》无丰阳而有阳亭，何、徐有，何不注阳亭置立。领县六。

上洛令，前汉属弘农，后汉属京兆。何云魏立，非也。

商县令，上洛同。

流民令，何不注置立。

丰阳长，《永初郡国》无，何作酆阳，新立。徐作丰。

渠阳令，《永初郡国》、何、徐并作拒阳。

义县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无。

北上洛太守，徐志巴民新立。领县七，户二百五十四。

北上洛令。

丰阳令。

流民令。

阳亭令。

拒阳令，“拒”字与南上洛不同。

商县令，徐志无。

西丰阳令，徐志无。

安康太守，宋末分魏兴之安康县及晋昌之宁都县立。

安康令，二汉安阳县，属汉中，汉末省。魏复立，属魏兴。

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何云魏立，非也。

宁都令，蜀郡流民。

南宕渠太守，《永初郡国》有宕渠郡，领宕渠、汉兴、宣汉三县，属梁州；元嘉十六年，度属益州，非此南宕渠也。何、徐梁并无此郡，疑是徐志后所立。

宕渠令。

汉安令。

宣汉令。

宋康令。三县并新置。

怀汉太守，孝武孝建二年立。领县三，户四百十九。

永丰长。

绥来长。

预德长。

秦州刺史，晋武帝太始五年，分陇右五郡及凉州金城、梁州阴平并七郡为秦州，治天水冀县；太康三年并雍州，惠帝元康七年复立。何志晋孝武复立，寄治襄阳。安帝世在汉中南郑。领郡十四，县四十二，户八千七百三十二，口四万八百八十八。

武都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立。《永初郡国》又有河池、故道县（并汉旧县）。今领县三，户一千二百七十四，口六千一百四十。

下辨令，汉旧县。

上禄令，汉旧县，后省，晋武帝太康三年又立。

陈仓令，汉旧县，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秦国。

略阳太守，《晋太康地志》属天水。何志故曰汉阳，魏分立曰广魏，武帝更名。《永初郡国》有清水县（别见），何、徐无。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五十九，口五千六百五十七。

略阳令，前汉属天水，后汉汉阳即天水，《晋太康地志》属略阳。雍州南天水、益州安固郡又有此县。

临汉令，何志新立。

上邽令，前汉属陇西，后汉属汉阳，《晋太康地志》属天水。何志流寓割配。

安固太守，《永初郡国志》有安固郡，又有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州。今领县二，户一千五百五，口二千四十四。

桓陵令。（别见）

南桓陵令，《永初郡国》及何志安固郡唯领桓陵一县，徐志又有此县。

西京兆太守，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领县三，户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

蓝田令（别见），《永初郡国志》无。

杜令。（别见）

鄠令，二汉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始平。

南太原太守（太原别见），何志云，故属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国》又有清河（别见）、高堂县（别见冀州平原郡，作高唐）。领县一，户二百三十三，口一千一百五十六。

平陶令，汉旧名。

南安太守，何志云故属天水，魏分立。《永初郡国》无。领县二，户六百二十，口三千八十九。

桓道令，汉旧名，属天水，后汉属汉阳，作“獮”。

中陶令，何志魏立。《晋太康地志》有。

冯翊太守，三辅流民出汉中，文帝元嘉二年侨立。领县五，户一千四百九十，口六千八百五十四。

莲芍令。（别见）

顿阳令，汉旧名。

下辨令，徐志故属略阳，流寓割配。何无此县。

高陆令，二汉、魏无，《晋太康地志》有，属京兆。何志流寓割配。

万年令。（别见）

陇西太守，秦立。文帝元嘉初，关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归化，六年立，今领县六。户一千五百六十一，口七千五百三十。

襄武令，汉旧名。

临洮令，汉旧名。

河关令，前汉属金城，后汉、《晋太康地志》属陇西。

狄道令，汉旧名。

大夏令，汉旧名，《晋太康地志》无。

首阳令。

始平太守，（别见），《永初郡国》无。领县三，户八百五十九，口五千四百四十一。

始平令，《太康地志》有，何志晋武帝立；而雍州始平郡之始平县，何云魏立。按此县未虽各立，本是一县，何为不同？

槐里令。（别见）

宋熙令，何无，徐新立。

金城太守，汉昭帝始元六年立。《永初郡国》无，何、徐领县二，户三百七十五，口一千。

金城令，汉旧名。

榆中令，汉旧名。

安定太守，汉武帝元鼎三年立《永初郡国志》无。领县二，户六百四十，口二千五百一十八。

朝那令，汉旧名。

宋兴令，何志新立。

天水太守，汉武元鼎三年立，明帝改曰汉阳。雍州已有此郡。《永初郡国》无。领县二，户八百九十三，口五千二百二十八。

阿阳令，汉旧名，《晋太康地志》无。

新阳令，《晋太康地志》有，何志魏立。

西扶风太守（扶风郡别见）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领县二，户百四十四。

郿令。（别见）

武功令。（别见）

北扶风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领县三，时又有广长郡，又立成阶县，领氏民，寻省。

武功令。（别见）

华阴令。（别见）

始平县。（别见）

志第二十八

州郡四

益州 宁州 广州 交州 越州

益州刺史，汉武帝分梁州立，所治别见梁州。领郡二十九，县一百二十八，户五万三千一百四十一，口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九十三。去京都水九千九百七十。

蜀郡太守，秦立。晋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国，后复旧。领县五，户一万一千九百二，口六万八百七十六。

成都令，汉旧县。

郫令，汉旧县。

繁县令，汉旧县。

犍县令，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曰牛犍，属犍为，何志晋穆帝度此。

永昌令，孝建二年，以侨户立。

广汉太守，汉高帝六年立《晋太康地志》属梁州。领县六，户四千五百八十六，口二万七千一百四十九。去州陆六百；去京都水九千九百。

雒县令，汉旧县。

什邡令，汉旧县。

郫县令，汉旧县。

新都令，汉旧县，晋武帝为王国，太康六年省为县。属广

汉。

阳泉令，蜀分绵竹立。

伍城令，晋武帝咸宁四年立，太康六年省，七年又立。何志刘氏立。

巴西太守，谯周《巴记》，建安六年，刘璋分巴郡垫江以上为巴西郡。徐志本南阳冠军流民，寓入蜀汉，晋武帝立，非也。本属梁州，文帝元嘉十六年度。何志梁、益二州无此郡。领县九，户四千九百五十四，口三万三千三百四十六。

阆中令，汉旧县，属巴郡。

西充国令，《汉书地理志》巴郡有充国县。《续汉郡国志》和帝永元二年，分阆中立充国县。二志不同。《晋太康地志》，有西南二充国，属巴西。

南充国令，谯周《巴记》，初平六年，分充国为南充国。

安汉令，旧县，属巴郡。

汉昌令，和帝永元中立。

晋兴令，徐志不注置立。

平州令，晋武帝太康元年，以野民归化立。

怀归令，徐志不注置立。

益昌令，徐志不注置立。

梓潼太守，《晋太康地志》刘氏分广汉立。本属梁州，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永初郡国》又有汉德、新兴，徐同。徐云，新兴，义熙九年立；汉德，旧县。案二汉并无汉德县，《晋太康地志》、王隐并有，疑是刘氏所立。何益、梁二州无此郡。领县四，户三千三十四，口二万一千九百七十六。

涪令，汉旧县，属广汉。

梓潼令，汉旧县，属广汉。

西浦令，徐志义熙九年立。

万安令，徐志旧县。二汉、晋并无。

巴郡太守，秦立。领县四，户三千七百三十四，口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三。去州内水一千八百，陆五百，外水二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

江州令，汉旧县。

临江令，汉旧县。

垫江令，汉旧县，献帝建安六年度巴西，刘禅建兴十五年复旧。

枳令，汉旧县。

遂宁太守，《永初郡国》有，何无，徐云旧立。领县四，户三千三百二十。

巴兴令，徐志不注置立，疑是李氏所立。

德阳令，前汉无，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广汉。

广汉令，汉旧县，属广汉。宁蜀郡复有此县，未知孰是。

晋兴令，徐志不注置立。

江阳太守，刘璋分犍为立。中失本土，寄治武阳。领县四，户一千五百二十五，口八千二十七。

江阳令，汉旧县，属犍为。

绵水令。（别见）

汉安令。（别见）

常安令，晋孝武立。

怀宁太守，秦、雍流民，晋安帝立。本属南秦，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一十五，口五千九百五十。寄治成都。

始平令。（别见）

西平令，《永初郡国》直云西。何志故属天水，名西县。

万年令，汉旧名，属冯翊。

宁蜀太守，《永初郡国》有而何无，徐云旧立。《永初郡国》及徐并有西垫江县，今无。领县四，户一千六百四十三。

广汉令（别见），遂宁郡复有此县。

广都令，汉旧县，属蜀郡。

升迁令，《晋太康地志》属汶山。

西乡令，本名南乡，属汉中，晋武太康三年更名。

越巂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立，故邛都国。何志无。领县八，户一千三百四十九。

邛都令，汉旧县。

新兴令，《永初郡国》有。

台登长，汉旧县。

晋兴长，《永初郡国》有。

会无长，汉旧县。

卑水长，汉旧县。

定笮长，汉旧县。

苏利长，汉县曰苏示，口曰苏利。

汶山太守《晋太康地志》汉武帝立，孝宣地节三年合蜀郡，刘氏又立。领县二，户一千一百七，口六千一百五。去州陆一百；去京都水一万。

都安侯相，蜀立。

晏官令，何志魏平蜀立。《晋太康地志》无。

南阴平太守（阴平郡别见）永嘉流寓来属，寄治葭阳。领县二。户一千二百四十，口七千五百九十七。

阴平令。（别见）

绵竹令，汉旧县，属广汉。

犍为太守，汉武帝建元六年，开夜郎国立。领县五，户一千三百九十，口四千五十七。去州陆九十；去京都水一万。

武阳令，汉旧县。

南安令，汉旧县。

资中令，汉旧县。

犍道令，汉旧县。

治官令，晋安帝义熙十年立。

始康太守，关陇流民，晋安帝立。领县四，户一千六十三，口四千二百二十六。寄治成都。

始康令，晋安帝立。

新城子相，晋安帝立。

谈令，晋安帝立。

晋丰令，晋安帝立。

晋熙太守，秦州流民，晋安帝立。领县二，户七百八十五，口三千九百二十五。

晋熙令，晋安帝立。

莒阳令，晋安帝立。

晋原太守，李雄分蜀郡为汉原，晋穆帝更名。领县五，户一千二百七十二，口四千九百六十。去州陆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一万。

江原男相，汉旧县，属蜀郡。

临邛令，汉旧县，属蜀郡。

晋乐令，何志故属沈黎。《晋太康地志》无沈黎郡及晋乐县。

徙阳令，前汉徙县属蜀郡，后汉属蜀郡属国都尉。《晋太康地志》有徙阳县，属汉嘉。

汉嘉令，前汉青衣县属蜀郡，顺帝阳嘉二年更名。刘氏立为汉嘉郡，晋江右犹为郡，江左省为县。

宋宁太守，文帝元嘉十年，免吴营侨立。领县三，户一千

三十六，口八千三百四十二。寄治成都。

欣平令，与郡俱立。

宜昌令，与郡俱立。

永安令，与郡俱立。

安固太守，张氏于凉州立。晋哀帝时，民流入蜀，侨立此郡，本属南秦，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领县六，户一千一百二十，口六千五百五十七。去州一百三十。去京都水一万。

略阳令。（别见）

桓陵令，张氏立。

临渭令，《晋太康地志》属略阳。

清水令。（别见）

下邳令，何志汉旧县。案二汉、晋并无此县。

兴固令，何志新立。

南汉中太守，晋地记，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表立。徐志，北汉中民流寓，孝武大明三年立。《起居注》，本属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永初郡国》属梁州，领县与此同。以《永初郡国》及《起居》检，则是太元所立，而何志无此郡，当是永初以后省，大明三年复立也。领县五，户一千八十四，口五千二百四十六。

南长乐令，徐志与郡俱立。

南郑令，徐志与郡俱立。

南苞中令，徐志与郡俱立。

南沔阳令，徐志与郡俱立。

南城固令，徐志与郡俱立。

北阳平太守，徐志本属秦州，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度。《永初郡国》、何志，秦、梁、益并无。领县四，户一千五十三，口六千七百六十四。

阴平令。(已见)

南阳令，徐志本南阳白民流寓立。

桓陵令，徐志本安固郡民流寓立。

顺阳令，徐志本南阳民流寓立。

武都太守(别见)《永初郡国》、何志益州并无此郡。徐志本属秦州，流寓立。领县五。户九百八十二，口四千四百一。

武都令，汉旧名。

下辩令。(别见)

汉阳令，汉旧名。

略阳令，汉属略阳郡，流寓配。

安定令，旧安定郡，流寓配。

新城太守，何志新分广汉立。领县二，户七百五十三，口五千九百七十一。去州(阙)去京都九千五百三十。

北五城令，何志新分五城立。

怀归令，何志新立。

南新巴太守(新巴郡别见)，《起居注》新巴民流寓，文帝元嘉十二年，于剑南立。何志新立，新巴民先属梁州，既立害配。领县六，户一千七十，口二千六百八十三。

新巴令，何志晋安帝立。

晋城令，何志晋安帝立。

晋安令，何志晋安帝立。

汉昌令，何志晋安帝立。

桓陵令，何志晋哀帝立。按《起居注》南新巴，元嘉十二年立。何云新立，则非先有此郡，而云此诸县晋哀帝、安帝立，不详。

绥归令，何无此。徐有，不注置立。

南晋寿太守，梁州元有晋寿，文帝元嘉十二年，于剑南以

侨流立。领县五，户一千五十七，口一千九百四十三。去州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一万。

晋寿令。（别见）

兴安令。（别见）

兴乐令，二汉、魏无。《晋太康地记》云：“元年更名。本曰白马，属汶山。”何志，汉旧县。检二汉益部，无白马县。

邵欢令。（别见）

白马令。（别见）

宋兴太守，文帝元嘉十年，免建平营立。领南陵、建昌二县。何志无复南陵，有南汉、建忠。徐无建忠，有永川，何云建忠新立。领县三，户四百九十六，口一千九百四十三。寄治成都。

南汉令，何志晋穆帝立。故属汉中，流寓来配。

建昌令，何志新立。

永川令，徐志新立。

南宕渠太守，徐志本南中民，蜀立。《起居注》本属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永初郡国》梁州有宕渠郡，领县三，与此同。而无“南”字，何同。若此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则何志应在益部，不详。领县三，户五百四，口三千一百二十七。

宕渠令，二汉、《晋太康地志》属巴郡。

汉兴令，二汉、魏无，晋地志有，属兴古郡。

宣汉令，前汉无，后汉属巴郡，《晋太康地志》无。

天水太守（别见）《永初郡国》、何志益州无此郡。徐志与今同。领县三，户四百六十一。

宋兴令，徐志不注置立。

上邽令。（别见）

西县长。（别见）

东江阳太守，何志晋安帝初，流寓入蜀，今新复旧土为郡。领县二，户一百四十二，口七百四十。去州一千五百八十；去京都水八千九十。

汉安令，前汉无，后汉属犍为，《晋太康地志》属江阳。

绵水令，何志晋孝武立。

沈黎太守，《蜀记》云：“汉武元鼎十一年，分蜀西部邛苻为沈黎郡，十四年罢。”案元鼎至六年，云十一年，非也。又二汉、晋并无此郡，《永初郡国》有，何无，徐云旧郡。领县四，户六十五。

城阳令，徐不注置立。

兰令，汉旧县，属越巂，作“阑”，《晋太康地志》无。

旄牛令，前汉属蜀郡，后汉属蜀郡属国都尉，《晋太康地志》属汉嘉。

宁州刺史，晋武帝太始七年分益州南中之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立。太康三年省，立南夷校尉。惠帝太安二年复立，增牂牁、越巂、殊提三郡。成帝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殊提、越巂四郡为安州，寻罢并宁州。越巂复还益州。今领郡十五，县八十一，户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三。去京都一万三千三百。

建宁太守，汉益州郡滇王国，刘氏更名。领县十三，户二千五百六十二。

味县令，汉旧县。

同乐令，晋武帝立。

谈稿令，汉旧县，属牂牁。晋武帝立。

牧麻令，汉旧县，作牧靡。

漏江令，汉旧县，属牂牁。晋武帝立。

同濑长，汉旧县。“同”作“铜”。

昆泽长，汉旧县。

新定长，《晋太康地志》有。

存 邑口，《晋太康地志》有。

同并长，汉旧县，前汉作同并，属牂牁。晋武帝咸宁五年省，哀帝复立。

万安长，江左立。

毋单长，汉旧县，属牂牁，《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新兴长，江左立。

晋宁太守，晋惠帝太安二年，分建宁西七县为益州郡，晋怀帝更名。领县七，户六百三十七。去州七百三十；去京都水一万三千七百。

建伶令，旧汉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连然令，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滇池令，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谷昌长，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秦臧长，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阙）

〔俞元长，汉旧县，属益州，《晋太康地志》〕

双柏长，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牂牁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立。领县六，户一千九百七十。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万二千。

万寿令，晋武帝立。

且兰令，汉旧县云故且兰，《晋太康地志》无。

故毋敛令，汉旧县。

晋乐令，江左立。

丹南长，江左立。

新宁长，何、徐不注置立。

平蛮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牂牁、硃提、建宁立平夷郡，后避桓温讳改。领县二，户二百四十五。去京

都水一万三千。

平蛮令，汉旧县，属牂牁，故名平夷。

警令，汉旧县，属牂牁。

夜郎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牂牁、硃提、建宁立。领县四，户二百八十八。去州一千；去京都水一万四千。

夜郎令，汉旧县，属牂牁。

广谈长，《晋太康地志》属牂牁。

谈乐长，江左立。

谈柏令，汉旧县，属牂牁。

硃提太守，刘氏分犍为立。领县五，户一千一十。去州七百二十；去京都水一万四千六百。

硃提令，前汉属犍为，后汉属犍为属国都尉。

堂狼令，前汉属犍为，“狼”作“琅”。后汉、《晋太康地志》属硃提。

临利长，江左立。

汉阳长，前汉属犍为，后汉无，《晋太康地志》属硃提。

南秦长，本名南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广太守，晋怀帝分硃提立。领县四，户四百四十。去州水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万四百。

南广令，汉旧县，属犍为，《晋太康地志》属硃提。

新兴令，何志不注置立。

晋昌令，江左立。

常迁长，江左立。

建都太守，晋成帝分建宁立。领县六，户一百七。去州二千；去京都水一万五十。

新安令，晋成帝立。

经云令，晋成帝立。

永丰令，晋成帝立。

临江令，晋成帝立。

麻应长，晋成帝立。

遂安长，晋成帝立。

西平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兴古之东立。何志晋成帝立，非也。《永初郡国》、何志并有西宁县，何云晋成帝立，今无。领县五，户一百七十六。去州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万五千三百。

西平令，何志晋成帝立。

温江令，何志晋成帝立。

都阳令，何志晋成帝立。案《晋起居注》太康二年置兴古之都唐县，疑是。

晋绥长，何志晋成帝立。

义成长，何志晋成帝立。案此五县应与郡俱立。

西河阳太守，晋成帝分河阳立。领县三，户三百六十九。去州二千五百；去京都水一万五千五百。

苾苏令，前汉属益州郡，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永昌。”苾”作“比”。

成昌令，晋成帝立。

建安长，晋成帝立。

东河阳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永昌、云南立。《永初郡国》又有西河阳，领楛榆、遂段、新丰三县，何、徐无。（遂段、新丰二县，二汉、晋并无。）领县二，户一百五十二。去州二千；去京都水一万五千。

东河阳令，何不注置立，疑与郡俱立。

楛榆长，前汉属益州郡，后汉属，《晋太康地志》属云南。

前汉“ 葉 ”作“ 叶 ”。

云南太守，《晋太康地志》云，故属永昌。何志刘氏分建宁、永昌立。领县五，（疑）户三百八十一。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万四千五百。

云南令，前汉属益州郡，后汉属永昌，《晋太康地志》属云南。

云平长，晋武帝咸宁五年立。

东古复长，汉属越巂，《晋太康地志》属云南，并云姑复。

《永初郡国》、何并云东古复，何不注置立。

西古复长，《永初郡国》有。何不注置立。

兴宁太守，晋成帝分云南立。领县二，户七百五十三。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万四千五百。

桥栋令，汉旧县，属益州，《晋太康地志》属云南。

青蛉令，汉旧县，属越巂，《晋太康地志》属云南。

兴古太守，汉旧郡，《晋太康地志》故牂牁。何志刘氏分建宁、牂牁立，则是后汉末省也。领县六，户三百八十六。去州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万六千。

漏卧令，汉旧县。属牂牁。

宛暖令，汉旧，属牂牁。本名宛温，为桓温改。

律高令，汉旧县，属益州郡，后省。晋武帝咸宁元年，分建宁郡修云、俞元二县间流民复立律高县。修云、俞元二县，二汉无。

西安令，江左立。

句町令，汉旧县，属牂牁。

南兴长。江左立。

梁水太守，晋成帝分兴古立。领县七，户四百三十一。去州水三千；去京都水一万六千。

梁水令，与郡俱立。

腾休长，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兴古，何志故属建宁，晋武帝从兴古治之，遂以属焉。

西隋令，汉旧县，属牂牁，《晋太康地志》属兴古。并作“随”。

毋椽令，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兴古。刘氏改曰西丰，晋武帝泰始五年，复为毋椽。

新丰长，何志不注置立。

建安长，何志不注置立。

饯封长，汉旧县，属牂牁，《晋太康地志》属兴古。

广州刺史，吴孙休永安七，分交州立。领郡十七，县一百三十六，户四万九千七百二十六，口二十万六千六百九十四。去都水五千二百。

南海太守，秦立。秦败，尉他王此地，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领县十，户八千五百七十四，口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七。

番禺男相，汉旧县。

熙安子相，文帝立。

增城令，前汉无，后汉有。

博罗，汉旧县。二汉皆作“博”字《晋太康地志》作博”。

酉平令，《永初郡国》有。

龙川令，旧县。

怀化令，晋安帝立。

绥宁男相，文帝立。

高要子相，汉旧县，属苍梧，文帝废。

始昌令，文帝立。

苍梧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立。《永初郡国》又有高要、建

陵、宁新、都罗、端溪、抚宁六县。建陵、宁新，吴立。都罗武分建陵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新宁曰宁新。端溪（别见）抚宁始见《永初郡国》。高要，何志无，余与《永初郡国》同。徐志无建陵、宁新、抚宁三县。何、徐二志并有怀熙一县。思安、封兴、荡康、侨宁四县，疑是宋末度此也。今领县十一，户六千五百九十三，口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去州水八百；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九十。

广信令，汉旧县。

猛陵令，汉旧县。

怀熙令，文帝立。

思安令，《永初郡国》有，及何志并属晋康，徐志度此。

封兴令，《永初郡国》有，及何志并属晋康，徐志度此。

荡康令，《永初郡国》有，及何志并属晋康，徐志度此。

侨宁令，《永初郡国》有，及何志并属晋康，徐志度此。

遂成令，《永初郡国》有。

丁留令，晋武帝太康七年，以苍梧蛮夷宾服立，口作“丁溜”；溜音留。

广陵令，《永初郡国》有。

武化令，徐志以前无，疑是宋末所立。

晋康太守，晋穆帝永和七年分苍梧立，治元溪。《永初郡国》治龙乡。何志无复龙乡县，当是晋末立。元嘉二十年前，以龙乡并端溪也。《永初郡国》又有封兴、荡康、思安、辽安，开平县。何志无辽安、开平二县，余与《永初郡国》同。封兴、荡康、思安（别见）辽安、开平，应是晋末立，元嘉二十年前省。今领县十四，户四千五百四十七，口一万七千七百一十。去州水五百，去京都水五千八百。

端溪令，汉旧县，何志属苍梧，徐志属此。

晋化令，何志不注置立，疑是晋末所立。

都城令，何志晋初分建陵立，今无建陵县。按《太康地志》唯有都罗、武城县。

乐城令，何志无，徐志有。

宾江令，何志无，徐志有。

说城令，何志无，徐志有。

元溪令，《晋太康地志》属苍梧。

夫阮令，《永初郡国》有。

侨宁令，何志云汉旧县，检二汉《地理》《郡国》，无。苍梧又有侨宁县。

安遂令，文帝立。

永始令，文帝立。

武定令，文帝立。

文招令，何志无，徐志有二文招，一属绥建，一属晋康。

熙宁令，何志无，徐志有。

新宁太守，晋穆帝永和七年，分苍梧立。《永初郡国》有平兴、永城县，何、徐志有永城，无平兴。此二县当是晋末立。平兴当是元嘉二十年以前省，永城当是大明八年以后省。何志又有熙宁县，云新立，当是文帝所立。徐志无，当是元嘉二十年省也。今领县十四，户二千六百五十三，口一万五百一十四。去州水六百二十；去京都水五千六百。

南兴令，何志汉旧县。检二汉《地理》《郡国》、《晋太康地志》并无。《永初郡国》有。

临允令，汉旧县，属合浦，《晋太康地志》属苍梧。何志，吴度苍梧。

新兴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博林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甘东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单牒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威平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龙潭令，文帝立。

平乡令，文帝立。

城阳令，文帝立。

威化令，文帝立。

初兴令，文帝立。

抚纳令，徐志有。

归顺令，徐志有。

永平太守，晋穆帝升平五年，分苍梧立。《永初郡国》有雷乡、卢平、员乡、逋宁、开城五县，当是与郡俱立。何、徐志无雷乡、员乡，又有熙平，云新立，疑是文帝所立。雷乡、员乡当是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卢平、逋宁、开城当是大明八年以后省。今领县七，（疑）户一千六百九，口一万七千二百二。去州水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五千四百。

安沂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丰城令，吴立，属苍梧。《永初郡国》并安沂，当是宋初并。何志有，当是元嘉中复立。

苏平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徐曰藉平。

叔安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夫宁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武林令，文帝立。

郁林太守，秦桂林郡，属尉他，武帝元鼎六年复，更名。

《永初郡国》有安远、程安、威定（三县别见）中胄、归化五县。中胄疑即桂林之中溜。归化，二汉、《晋太康地志》无，疑是江左所立。何志无中胄、归化，余三县属桂林，徐志同。

今领县十七，户一千一百二十一，口五千七百二十七。去州水一千六百；去京都水七千九百。

布山令，汉旧县。

领方令，汉旧县，吴改曰临浦，晋武复旧。

阿林令，汉旧县。

郁平令，吴立曰阴平，晋武太康元年更名。

新邑令，吴立。

建初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徐同。

宾平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威化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新林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龙平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安始令，吴立曰建始，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怀安令，何志吴改，未知先何名。《吴录》地理无怀安县名。《太康地志》无。《永初郡国》有。

晋平令，吴立曰长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绥宁令，《永初郡国》并领方，何无徐有。

归代令，徐志有。

中胄令，徐志有。

建安令，《永初郡国》有，何无，徐有。

桂林太守，本县名，属郁林。吴孙皓凤皇三年，分郁林，治武熙县，不知何时徙。《永初郡国》有常安、夹阳二县。夹阳晋武帝太康元年分龙冈立。常安，《太康地志》有而王隐无。何、徐并无此二县。今领县七，户五百五十八，口二千二百五。去州水一千五百七十五；去京都水六千八百。

中溜令，汉旧县，属郁林，《晋太康地志》无。

龙定令，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桂林之龙冈，疑是。《永初郡

国》、何、徐并云龙定。

武熙令，本曰武安，应是吴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故属郁林。

阳平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何云新置。按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桂林之洋平县，疑是。

安远令，晋武帝太康六年立，属郁林。《永初郡国》犹属郁林，何、徐属此。

程安令，《永初郡国》属郁林，何、徐属此。疑是江左立。

威定令，《永初郡国》属郁林，何、徐属此。疑是江左立。

高凉太守，二汉有高凉县，属合浦。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立，治思平县，不知何时徙。吴又立高熙郡，太康中省并高凉，宋世又经立，寻省。《永初郡国》高凉又有石门、广化、长度、宋康四县。何、徐并无宋康，当是宋初所立，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其余当是江左所立。领县七，户一千四百二十九，口八千一百二十三。去州水一千一百；去京都水六千六百。

思平令，《晋太康地志》有。

莫阳令，《晋太康地志》有，属高兴。

平定令，何志有，不注置立。

安宁令，吴立。

罗州令，何志新立。

西巩令，何志新立。

禽乡令，何志新立。

新会太守，晋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立。《广州记》云：“永初元年，分新宁立，治盆允。”未详孰是。领县十二，户一千七百三十九，口万五百九。去州三百五十。

宋元令，《永初郡国》无，文帝元嘉九年，割南海、新会、新宁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二

十七年，改宋安为宋元。

新熙令。

永昌令。

始成令。

招集令。

盆允令，《永初郡国》故属南海，何、徐同。

新夷令，吴立曰平夷，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故属南海。

封平令，《永初郡国》云故属新宁，何云故属南海，徐同。

封乐令，文帝元嘉十二年，以盆允、新夷二县界归化民立。

初宾令，何志新立。

义宁令，何志新立。

始康令，何志新立。

东官太守，何志故司盐都尉，晋成帝立为郡。《广州记》，晋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领县六，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一万五千六百九十六。去州水三百七十；去京都水五千六百七十。

宝安男相，《永初郡国》、何、徐并不注置立。

安怀令，《永初郡国》、何、徐并不注置立。

兴宁令，江左立。

海丰男相，《永初郡国》、何、徐并不注置立。

海安男相，吴曰海宁，晋武改名。《太康地志》属高兴。

欣乐男相，本属南海，宋末度。

义安太守，晋安帝义熙九年，分东官立。领县五，户一千一百一十九，口五千五百二十二。去州三千五百；去京都水八千九百。

海阳令，何志晋初立。《晋太康地志》无。晋地记故属东官。

绥安令，何志与郡俱立。晋地记故属东官。

海宁令，何志与郡俱立。晋地记故属东官。

潮阳令，何志与郡俱立。晋地记故属东官。

义招令，晋安帝义熙九年，以东官五营立。

宋康太守，本高凉西营，文帝元嘉九年立。领县九，户一千五百一十三，口九千一百三十一。去州水九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九百七十。

广化令，《晋太康地志》有属高兴，《永初郡国》属高凉。

单城令，何志新立。

逐度令，何志新立。

海邻令，何志新立。

化隆令，何志新立。

开宁令，何志新立。

绥定令，何志新立。

石门长，何志故属高凉。

威覃长，徐志有。

绥建太守，文帝元嘉十三年立。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化注、永固、绥南、宋昌、宋泰五县，旧属绥建，中割度临贺，相去既远，疑还绥建。今唯有绥南，余并无。何、徐又有新招县，云本属苍梧，元嘉十九年改配。徐志晋康复有此县，疑误。今领县七，（疑）户三千七百六十四，口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一。去州（阙）。

新招令，本四会之官细乡，元嘉十三年分为县。

化蒙令，本四会古蒙乡，元嘉十三年分为县。

怀集令，本四会之银屯乡，元嘉十三年分为县。

四会男相，汉旧县，属南海。

化穆令，何志新立。

绥南令，《永初郡国》、徐并无。

海昌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立。何有覃化县，徐无。领县五，户一千七百二十四，口四千七十四。去州水六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四百九十四。

宁化令，徐志新立。

威宁令，徐志新立。

永建令，徐志新立。

招怀令，徐志新立。

兴定令，文帝元嘉九年立，属新会，后度此。

宋熙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以交州流寓立昌国、义怀、绥宁、新建四县为宋熙郡，今无此四县。二十七年，更名宋隆。孝武孝建中，复改为宋熙。领县七，户二千八十四，口六千四百五十。去州水三百四十五；去京都水五千二百。

平兴令，徐志新立。

初宁令，徐志新立。

建宁令，徐志新立。

招兴令，徐志新立。

崇化令，徐志新立。

熙穆令，徐志新立。

崇德令，徐志新立。

宁浦太守，《晋太康地志》，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属国都尉立。《广州记》，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郁林立，治平山县。

《吴录》孙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为合浦北部尉，领平山、兴道、宁浦三县。又云晋分平山为始定，宁浦为涧阳，未详孰是。

《永初郡国》有安广县，无始定县。何，徐并无此郡。领县六。

涧阳令，晋武帝太康七年立。《永初郡国》作“简阳”。

兴道令，晋武帝太康元年，以合浦北部营之连道立。《吴

录》有此县，未详。

宁浦令，《晋太康地记》本名昌平，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吴录》有此县，未详。

吴安令，《吴录》无。

平山令，《晋太康地记》有。

始定令，《晋太康地记》有，《永初郡国》无。

晋兴太守，晋元帝太兴元年，分郁林立。

晋兴。

熙注。

桂林。

增翊。

安广。

广郁。

晋城。

郁阳。

乐昌郡。

乐昌令。

始昌令。

宋元令。

乐山令。

义立令

安乐令。

交州刺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百越，交趾刺史治龙编。汉献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及分为广州，治番禺。交州还治龙编。领郡八，县五十三，户一万四百五十三。去京都水一万。

交趾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开。领县十二，户四千二百三

十三。

龙编令，汉旧县。

句漏令，汉旧县。

硃谿令，汉旧县。

吴兴令，吴立。

西于令，汉旧县。

定安令，汉旧县。

望海令，汉光武建武十九年立。

海平令，吴立曰军平，晋武改名。

武宁令，吴立。

羸（力知反）娄令，汉旧县。

曲易（音阳）令，汉旧县。

南定令，吴立曰武安，晋武改。何志无。

武平太守，吴孙皓建衡三年讨扶严夷，以其地立。领县六。

（上阙）户一千四百九十。去州水二百一十，陆（下阙）。（上阙）《吴录》无，《晋太康地志》有。

吴定长，吴立。

新道长，江左立。

晋化长，江左立。

九真太守，汉武元鼎六年立。领县十二，（疑）户二千三百二十八。去州水八百；去京都水一万一百八十。

移风令，汉旧县。故名居风，吴更名。

胥浦令，汉旧县。

松原令，晋武帝分建初立。

高安令，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吴录》晋分常乐立。

建初令，吴立。

常乐令，吴立。

军安长，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此县，而交趾有军平县。

武宁令，吴立，何志武帝立。《太康地志》无此县，而交趾有。

都庞（音龙）长，汉旧县，《吴录》有《晋太康地志》无。

宁夷长，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

津梧长，晋武帝分移风立。

九德太守，故属九真，吴分立。何志领县七，今领县十一，户八百九。去州水九百；去京都水一万九百。

浦阳令，晋武帝分阳远立。阳远，吴立曰阳成，太康二年更名，后省。

九德令，何志吴立。

咸驩令，汉旧县。

都裡长，何志晋武帝分九德立。

西安长，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吴录》亦无。

南陵长，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王隐有。

越常长，何志吴立，《太康地志》无。

宋泰令，宋未立。

宋昌令，宋未立。

希平令，宋未立。

日南太守，秦象郡，汉武元鼎六年更名，吴省，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领县七，户四百二。去州水二千四百；去京都水一万六百九十。

西卷令，汉旧县作“扌卷”。

卢容令，汉旧县。

象林令，汉旧县。

寿冷令，晋武太康十年，分西卷立。

硃吾令，汉旧县。

无劳长，晋武分北景立。

北景长，汉旧县。

义昌郡，宋末立。

宋平郡，孝武世，分日南立宋平县，后为郡。

越州刺史，明帝泰始七年立。

百梁太守，新立。

卜龙苏太守，新立。

永宁太守，新立。

安昌太守，新立。

富昌太守，新立。

南流太守，新立。

临漳太守，先属广州。

合浦太守，汉武帝立，孙权黄武七年，更名珠官，孙亮复旧。先属交州。领县七，户九百三十八。去京都水一万八百。

合浦令，汉旧县。

徐闻令，故属硃崖。晋平吴，省硃崖，属合浦。

硃官长，吴立，“硃”作“珠”。

荡昌长，晋武分合浦立。

硃卢长，吴立。

晋始长，晋武帝立。

新安长，江左立。

宋寿太守，先属交州。

志第二十九

百官上

太宰，一人。周武王时，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为六卿之首。秦、汉，魏不常置。晋初依《周礼》，备置三公。三公之职，太师居首，景帝名师，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盖古之太师也。殷纣之时，箕子为太师。周武王时，太公为太师。周成王时，周公为太师；周公薨，毕公代之。汉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复置太师官，而孔光居焉。汉东京又废。献帝初，董卓为太师，卓诛又废。魏世不置。晋既因太师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

太傅，一人。周成王时，毕公为太傅。汉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太保，一人。殷太甲时，伊尹为太保。周武王时，召公为太保。汉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后汉至魏不置，晋初复置焉。自太师至太保，是为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所以训护人主，导以德义者。

相国，一人。汉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萧何居之，罢丞相；何薨，曹参代之；参薨，罢。魏齐王以晋景帝为相国。晋惠帝时赵王伦，愍帝时南阳王保，安帝时宋高祖，顺帝时齐王，并为相国。自魏、晋以来，非复人臣之位矣。

丞相，一人。殷汤以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秦悼武王

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樛里疾为丞相，后又置左右丞相。汉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汉东京不复置。至献帝建安十三年，复置丞相。魏世及晋初又废。惠帝世，赵王伦篡位，以梁王彤为丞相。永兴元年，以成都王颖为丞相。愍帝建兴元年，以琅邪王睿为左丞相，南阳王保为右丞相；三年，以保为相国，睿为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为丞相，转司徒荀组为太尉，以司徒官属并丞相为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导为丞相，罢司徒府以为丞相府，导薨，罢丞相，复为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义宣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太尉，一人。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尧时舜为太尉官，汉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罢大司马，置太尉以代之。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

司徒，一人。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视濯，大丧安梓宫。少昊氏以鸟名官，而祝鸠氏为司徒。尧时舜为司徒。舜摄帝位，命契为司徒。契玄孙之孙曰微，亦为夏司徒。周时司徒为地官，掌邦教。汉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寿二年，罢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空，一人。掌水土事，郊祀掌扫除陈乐器，大丧掌将校复土。舜摄帝位，以禹为司空。契之子曰冥，亦为夏司空。殷汤以咎单为司空。周时司空为冬官，掌邦事。汉西京初不置。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字。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复补。魏初，又置司空。

大司马，一人。掌武事。司，主也；马，武也。尧时弃为后稷，兼掌司马。周时司马为夏官，掌邦政。项籍以曹无咎、周殷并为大司马。汉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始直云司马，议者以汉有军候千人司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县道官有狱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摄，以汉无小司徒，而定司马、司徒、司空之号并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黄初二年，复置大司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将军，一人。凡将军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军。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将军之名，起于此也。楚怀王遣三将入关，宋义为上将。汉高帝以韩信为大将军。汉西京以大司马冠之。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龙三年，晋宣帝自大将军为太尉，然则大将军在三司下矣。其后又在三司上。晋景帝为大将军，而景帝叔父孚为太尉，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后还复旧。

晋武帝践阼，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颢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凡八公同时并置，唯无丞相焉。

有苍头字宜禄。至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

丞相置三长史。丞相有疾，御史大夫率百僚三旦问起居，及瘳，诏遣尚书令若光禄大夫赐养牛，上尊酒。汉景帝三公病，遣中黄门问病。魏、晋则黄门郎，尤重者或侍中也。魏武为丞相以来，置左右二长史而已。汉东京太傅府置掾、属十人，御属一人，令史十二人，不知皆何曹也。自太尉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皆有长史一人，将军又各置司马一人，太傅不置长史也。

太尉府置掾、属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吏署用事，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事，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事，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省录众事。御属一人，令史二十二人。御属主为公御，令史则有阁下、记室、门下令史，其余史阙。案掾、属二十四人，自东西曹凡十二曹，然则曹各置掾、属一人，合二十四人也。

司徒置掾、属三十一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五人。司空置掾二十九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一人。司空别有道桥掾。其余张减之号，史阙不可得知也。

汉东京大将军、骠骑将军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九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人。骑、卫将军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人，御属一人，令史二十四人。兵曹掾史主兵事，禀假掾史主禀假，又置外刺奸主罪法。其领兵外讨，则营有五部，部有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有屯长一人。若不置校尉，则部但有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军假候，其别营者则为别部司马。其余将军置以征伐者，府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焉。案大将军以下掾属与三府张减，史阙不可得知。置令史、御属者，则是同三府也。其云掾史者，则是有掾而无属，又无令史、御属，不同三府也。

魏初公府职僚，史不备书。及晋景帝为大将军，置掾十人，西曹、东曹、户曹、仓曹、贼曹、金曹、水曹、兵曹、骑兵各一人，则无属矣。魏元帝咸熙中，晋文帝为相国，相国府置中卫将军、骁骑将军、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主簿四人，舍人十九人，参军二十二人，参战十一人，掾、属三十三人。东曹掾、属各一人；西曹属一人，户曹掾一人，属二人；

贼曹掾一人，属二人；金曹掾、属各一人；兵曹掾、属各一人，骑兵掾二人，属一人；车曹掾、属各一人；铠曹掾、属各一人，水曹掾、属各一人，集曹掾、属各一人，法曹掾、属各一人，奏曹掾、属各一人，仓曹属二人，戎曹属一人，马曹属一人，媒曹属一人，合为三十三人。散属九人，凡四十二人。

晋初，凡位从公以上，置长史、西阁、东阁祭酒、西曹、东曹掾、户曹、仓曹、贼曹属各一人；加兵者又置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为持节都督者，置参军六人。安平献王孚为太宰，增掾、属为十人，兵、铠、士、营军、刺奸五曹皆置属，并前为十人也。杨骏为太傅，增祭酒为四人，掾、属为二十人，兵曹分为左、右、法、金、田、集、水、戎、车、马十曹，皆置属，则为二十人。赵王伦为相国，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参军二十人，主簿、记室督、祭酒各四人，掾、属四十人，东西曹又置属，其余十八曹皆置掾，则四十人矣。凡诸曹皆置御属、令史、学干，御属职录事也。江左以来，诸公置长史、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属二人，令史无定员。领兵者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参军无定员；加崇者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四人，则仓曹增置属，户曹置掾，江左加崇，极于此也。

长史、司马、舍人，秦官。从事中郎、掾、属、主簿、令史，前汉官，陈汤为大将军王凤从事中郎是也。御属、参军，后汉官，孙坚为车骑参军事是也。本于府主无敬，晋世太原孙楚为大司马石苞参军，轻慢苞，始制施敬。祭酒，晋官也，汉吴王濞为刘氏祭酒。夫祭祀以酒为本，长者主之，故以祭酒为称。汉之侍中、魏之散骑常侍高功者，并为祭酒焉。公府祭酒，盖因其名也。长史、从事中郎主吏，司马主将，主簿、祭酒、

舍人主阁内事，参军、掾、属、令史主诸曹事。司徒若无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职僚异于余府。有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各一人，余则同矣。余府有公则置，无则省。晋元帝为镇东大将军及丞相，置从事中郎，无定员，分掌诸曹，有录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参军则有谘议参军二人，主讽议事，晋江左初置，因军谘祭酒也。宋高祖为相，止置谘议参军，无定员。今诸曹则有录事、记室、户曹、仓曹、中直兵、外兵、骑兵、长流、刑狱、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铠曹、车曹、士曹、集、右户、墨曹，凡十八曹参军。参军不署曹者，无定员。江左初，晋元帝镇东丞相府有录事、记室、东曹、西曹、度支、户曹、法曹、金曹、仓曹、理曹、中兵、外兵、骑兵、典兵、兵曹、贼曹、运曹、禁防、典宾、铠曹、田曹、士曹、骑士、车曹参军。其东曹、西曹、度支、金曹、理曹、典兵、兵曹、贼曹、运曹、禁防、典宾、骑士、车曹凡十三曹，今阙所余十二曹也。其后又有直兵、长流、刑狱、城局、水曹、右户、墨曹七曹。高祖为相，合中兵、直兵置一参军，曹则犹二也。今小府不置长流参军者，置禁防参军。蜀丞相诸葛亮府有行参军，晋太傅司马越府又有行参军、兼行参军，后渐加长兼字。除拜则为参军事，府板则为行参军。晋末以来，参军事、行参军又各有除板。板行参军下则长兼行参军。参军督护，江左置。本皆领营，有部曲，今则无矣。公府长史、司马，秩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东西曹掾，四百石；他掾三百石；属二百石。

特进，前汉世所置，前后二汉及魏、晋以为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晋惠帝元康中定位令在诸公下，骠骑将军上。

骠骑将军，一人。汉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为骠骑将军。汉西京制，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

车骑将军，一人。汉文帝元年，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鱼豢曰：“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晋、宋车骑、卫不复为四征所督也。

卫将军，一人。汉文帝元年，始用宋昌为卫将军。三号位亚三司。汉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班同三司自此始也。汉末奋威将军，晋江右伏波、辅国将军，并加大而仪同三司。江左以来，将军则中、镇、抚、四镇以上或加大，余官则左右光禄大夫以上并得仪同三司，自此以下不得也。

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明帝太和四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公正元二年，晋文帝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晋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江夏王义恭假黄钺。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

征东将军，一人。汉献帝初平三年，马腾居之。征南将军，一人。汉光武建武中，岑彭居之。征西将军，一人。汉光武建武中，冯异居之。征北将军，一人。鱼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

镇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魏武帝居之。镇南将军，一人。后汉末，刘表居之。镇西将军，一人。后汉初平三年，韩遂居

之。镇北将军，一人。

中军将军，一人。汉武帝以公孙敖为之，时为杂号。镇军将军，一人。魏以陈群为之。抚军将军，一人。魏以司马宣王为之。中、镇、抚三号比四镇。

安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陶谦为之。安南将军，一人。安西将军，一人。后汉末，段熲为之。安北将军，一人。鱼豢曰：“镇北、四安，魏黄初、太和中置。”

平东将军，一人。平南将军，一人。平西将军，一人。平北将军，一人。四平，魏世置。

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以下，周末官，秦、汉并因之，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来复置。

征虏将军，汉光武建武中，始以祭遵居之。冠军将军，楚怀王以宋义为卿子冠军。冠军之名，自此始也。魏正始中，以文钦为冠军将军、扬州刺史。辅国将军，汉献帝以伏完居之。宋太宗泰始四年，改为辅师；后废帝元徽二年，复故。龙骧将军，晋武帝始以王浚居之。

东中郎将，汉灵帝以董卓居之。南中郎将，汉献帝建安中，以临淄侯曹植居之。西中郎将。北中郎将，汉建安中，以焉陵侯曹彰居之。凡四中郎将，何承天云，并后汉置。

建威将军，汉光武建武中，以耿弇为建威大将军。振威将军，后汉初，宋登为之。奋威将军，前汉世，任千秋为之。扬威将军，魏置。广威将军，魏置。建武将军，魏置。振武将军，前汉末，王况为之。奋武将军，后汉末，吕布为之。扬武将军，光武建武中，以马成为之。广武将军，晋江左置。

鹰扬将军，汉建安中，魏武以曹洪居之。折冲将军，汉建安中，魏武以乐进居之。轻车将军，汉武帝以公孙贺为之。扬烈将军，建安中，以假公孙渊。宁远将军，晋江左置。材官将

军，汉武帝以李息为之。伏波将军，汉武帝征南越，始置此号，以路博德为之。

凌江将军，魏置。自凌江以下，则有宣威、明威、骧威、厉威、威厉、威寇、威虜、威戎、威武、武烈、武毅、武奋、绥远、绥边、绥戎、讨寇、讨虜、讨难、讨夷、荡寇、荡虜、荡难、荡逆、殄寇、殄虜、殄难、扫夷、扫寇、扫虜、扫难、扫逆、厉武、厉锋、虎威、虎牙、广野、横野、偏将军、裨将军，凡四十号。其威虜，汉光武以冯俊居之。虎牙，以盖延居之，为虎牙大将军。横野，以耿纯居之。荡寇，汉建安中，满宠居之。虎威，于禁居之。其余或是后汉及魏所置，今则或置或不。自左右前后将军以下至此四十号，唯四中郎将各一人，余皆无定员。自车骑以下为刺史又都督及仪同三司者，置官如领兵；但云都督不仪同三司者，不置从事中郎，置功曹一人，主吏，在主簿上，汉末官也。汉东京司隶有功曹从事史，如诸州治中，因其名也。功曹参军一人，主佐口口记室下，户曹上。监以下不置谘议、记室，余则同矣。宋太宗已来，皇子、皇弟虽非都督，亦置记室参军。小号将军为大郡边守置佐吏者，又置长史，余则同也。

太常，一人。舜摄帝位，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礼，即其任也。周时曰宗伯，是为春官，掌邦礼。秦改曰奉常，汉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曰太常。应劭曰：“欲令国家盛大常存，故称太常。”前汉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后汉不必列侯也。

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

重者一人爲祭酒。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爲九人，皆不知掌何經。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秩六百石。

國子祭酒一人，國子博士一人，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谷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國子，周舊名，周有師氏之職，即今國子祭酒也。晉初復置國子學，以教生徒，而隸屬太學焉。晉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員。自宋世若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

太廟令，一人。丞一人。并前漢置。西京曰長，東京曰令。領齋郎二十四人。

明堂令，一人。丞一人。丞，漢東京初置；令，宋世祖大明中置。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掌祭祀讀祝迎送神。太祝，周舊官也。漢西京置太祝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廟祀。漢東京改曰太祝。

太史令，一人，丞一人。掌三辰時日祥瑞妖災，歲終則奏新曆。太史，三代舊官，周世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朔于邦國。又有馮相氏，掌天文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今之太史，則并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三職也。漢西京曰太史令。漢東京有二丞，其一在靈台。

太樂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諸樂事。周時爲大司樂。漢西京曰太樂令。漢東京曰大予樂令。魏復爲太樂令。

陵令，每陵各一人，漢舊官也。

乘黃令，一人。掌乘輿車及安車諸馬。魏世置。自博士至

乘黄令，并属太常。

光禄勋，一人。丞一人。光，明也；禄，爵也；勋，功也。秦曰郎中令，汉因之。汉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掌三署郎，郎执戟卫宫展门户。光禄勋居禁中如御史，有狱在殿门外，谓之光禄外部。光禄勋郊祀掌三献。魏、晋以来，光禄勋不复居禁中，又无复三署郎，唯外宫朝会，则以名到焉。二台奏劾，则符光禄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身不得入殿省，光禄主殿门故也。宫殿门户，至今犹属。晋哀帝兴宁二年，省光禄勋，并司徒。孝武宁康元年，复置。汉东京三署郎有行应四科者，岁举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罢省，光禄勋犹依旧举四行，衣冠子弟充之。三署者，五官署、左署、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多至万人。

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二大夫，晋初置。光禄大夫，秦时为中大夫，汉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大夫；晋初又置左右光禄大夫，而光禄大夫如故。光禄大夫银章青绶，其重者加金章紫绶，则谓之金紫光禄大夫。旧秩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前汉大夫皆无员，掌论议。后汉光禄大夫三人，中大夫二十人，中散大夫三十人。魏以来复无员。自左光禄大夫以下，养老疾，无职事。中散，六百石。

卫尉，一人。丞二人。掌宫门屯兵，秦官也。汉景初，改为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复置。旧一丞，世祖增置一丞。

廷尉，一人。丞一人。掌刑辟。凡狱必质之朝廷，与众共之之义。兵狱同制，故曰廷尉。舜摄帝位，咎繇作士，即其任也。周时大司寇为秋官，掌邦刑。秦为廷尉。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汉东京初，复为廷尉。

廷尉正，一人。廷尉监，一人。正、监并秦官。本有左右监，汉光武省右，犹云左监；魏、晋以来，直云监。廷尉评，一人。汉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评。汉光武省右，犹云左评。魏、晋以来，直云评。正、监、评并以下官礼敬廷尉卿。正、监秩千石，评六百石。廷尉律博士，一人。魏武初建魏国置。

大司农，一人。丞一人。掌九谷六畜之供膳羞者。舜摄帝位，命弃为后稷，即其任也。周则为太府，秦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大司农。晋哀帝末，省并都水，孝武世复置。汉世丞二人，魏以来一人。

太仓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晋江左以来，又有东仓、石头仓丞各一人。

导官令，一人。丞一人。掌舂御米。汉东亦置。导，择也。择米令精也。司马相如《封禅书》云，导一茎六穗于庖。

籍田令，一人。丞一人。掌耕宗庙社稷之田，于周为甸师。汉文帝初立籍田，置令、丞各一人。汉东京及魏并不置。晋武泰始十年复置。江左省，宋太祖元嘉中又置。自太仓至籍田令，并属司农。

少府，一人。丞一人。掌中服御之物。秦官也，汉因之。掌禁钱以给私养，故曰少府。晋哀帝末，省并丹阳尹。孝武世复置。

左尚方令，丞各一人。右尚方令，丞各一人。并掌造军器。秦官也，汉因之。于周则为玉府。晋江右有中尚方、左尚方、

右尚方，江左以来，唯一尚方。宋高祖践阼，以相府作部配台，谓之左尚方，而本署谓之右尚方焉。又以相府细作配台，即其名置令一人，丞二人，隶门下。世祖大明中，改曰御府，置令一人，丞一人。御府，二汉世典官婢作褻衣服补浣之事，魏、晋犹置其职，江左乃省焉。后废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隶右尚方。汉东京太仆属官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尚方令唯主作御刀绶剑诸玩好器物而已。然则考工令如今尚方，尚方令如今中署矣。

东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汉有铁官，晋署令，掌工徒鼓铸，隶卫尉。江左以来，省卫尉，度隶少府。宋世虽置卫尉，冶隶少府如故。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署冶令，或署丞，多是吴所置。

平准令，一人。丞一人。掌染，秦官也，汉因之。汉隶司农，不知何世隶少府。宋顺帝即位，避帝讳，改曰染署。

将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土木之役。秦世置将作少府，汉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光武中元二年省，以谒者领之。章帝建初元年复置。晋氏以来，有事则置，无则省。

大鸿胪，掌赞导拜授诸王。秦世为典客，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鸿，大也；胪，陈也。晋江左初省。有事则权置，事毕即省。

太仆，掌舆马。周穆王所置，秦因之。《周官》则校人掌马，巾车掌车，及置太仆，兼其任也。晋江左或署或省，宋以来不置。郊祀则权置太仆执辔，事毕即省。

太后三卿，各一人。应氏《汉官》曰：“卫尉、少府，秦官；太仆，汉成帝置。皆随太后宫为号，在正卿上，无太后乃阙。”魏改汉制，在九卿下。晋复旧，在同号卿上。

大长秋，皇后卿也。有后则置，无则省。秦时为将行，汉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韦曜曰：“长秋者，以皇后阴官，秋者阴之始，取其终而长，欲其久也。”自太常至长秋，皆置功曹、主簿、五官。汉东京诸郡有五官掾，因其名也。汉制卿尹秩皆中二千石，丞一千石。

尚书，古官也。舜摄帝位，命龙作纳言，即其任也。《周官》司会，郑玄云，若今尚书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谓之六尚。战国时已有尚冠、尚衣之属矣。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至汉初并隶少府，汉东亦犹文属焉。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仆射。仆射者，仆役于射事也。秦世有左右曹诸吏，官无职事，将军大夫以下皆得加此官。汉武帝世，使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昭帝即位，霍光领尚书事；成帝初，王凤录尚书事。汉东京每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晋康帝世，何充让录表曰：“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然则似有二十四条，若止有二十条，则荀、陆各录六条，导又何所司乎？若导总录，荀、陆分掌，则不得复云导录其一也。其后每置二录，辄云各掌六条事，又是止有十二条也。十二条者，不知悉何条。晋江右有四录，则四人参录也。江右张华、江左庾亮并经关尚书七条，则亦不知皆何事也。后何充解录，又参关尚书。录尚书职无不总。王肃注《尚书》“纳于大麓”曰：“尧纳舜于尊显之官，大录万机之政也。”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节。宋世祖孝建中，不欲威权外假，省录。大明末复置。此后或置或省。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郃为尚书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二仆射分置，自此始也。汉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书，员四人，增丞亦为四人。曹尚书其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郡

国二千石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其四曰客曹，主外国夷狄事。光武分二千石曹为二，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凡六尚书。减二丞，唯置左右二丞而已。应劭《汉官》云：“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禀假钱谷。三公尚书二人，掌天下岁尽集课；吏曹掌选举、斋祠；二千石曹掌水、火、盗贼、词讼、罪法；客曹掌羌、胡朝会，法驾出，护驾；民曹掌缮治、功作、盐池、苑囿。吏曹任要，多得超迁。”则汉末曹名及职司又与光武时异也。魏世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书。晋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尚书。武帝咸宁二年，省驾部尚书，四年又置。太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惠帝世，又有右民尚书。尚书止于六曹，不知此时省何曹也。江左则有祠部、吏部、左民、度支、五兵，合不五曹尚书。宋高祖初，又增都官尚书。若有右仆射，则不置祠部尚书。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书，而省五兵尚书，后还置一吏部尚书。顺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书。

尚书令，任总机衡；仆射、尚书，分领诸曹。左仆射领殿中、主客二曹；吏部尚书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祠部尚书领祠部、仪曹二曹；度支尚书领度支、金部、仓部、起部四曹，左民尚书领左民、驾部二曹；都官尚书领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二曹。昔有骑兵、别兵，都兵，故谓之五兵也。五尚书、二仆射、一令，谓之八坐。若营宗庙宫室，则置起部尚书，事毕省。

汉成帝之置四尚书也，无置郎之文。《汉仪》，尚书郎四人，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户口垦田，一人主财帛委输。匈奴单于，宣帝之世，保塞内附；成帝世，单于还北庭矣。一郎主匈奴单于营部，则置郎疑是光武时，所主

匈奴，是南单于也。《汉官》云，置郎三十六人，不知是何帝增员。然则一尚书则领六郎也。主作文书，起立事草。初为郎中，满岁则为侍郎。尚书寺居建礼门内。尚书郎入直，官供青缣白绫被，或以绵縠为之。给帷帐、氍毹、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汤官供饼饵及五孰果实之属，给尚书伯使一人，女侍二人，皆选端正妖丽，执香炉，护衣服，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涂壁，画古贤烈士。以丹硃色地，谓之丹墀。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答对，欲使气息芬芳也。奏事则与黄门侍郎对揖。黄门侍郎称已闻，乃出。天子所服五时衣以赐尚书令仆，而丞、郎月赐赤管大笔一双，谕麋墨一丸。魏世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别兵、都兵、考功、定科，凡二十三郎。青龙二年有军事，尚书令陈矫奏置都官、骑兵二曹郎，合为二十五曹。晋西朝则直事、殿中、祠部、仪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主客、右主客、驾部、车部、库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左士右士、北主客、南主客为三十四曹郎，后又置运曹，凡三十五曹。晋江左初，无直事、右民、屯田、车部、别兵、都兵、骑兵、左士、右士、运曹十曹郎，而主客，中外兵各置一郎而已，所余十七曹也。康、穆以来，又无虞曹、二千石二郎，犹有殿中、祠部、吏部、仪曹、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驾部、库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后又省主客、起部、水部，余十五曹。宋高祖初，加置骑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郎，合为十九曹。太祖元嘉十年，又省仪曹、主客、比部、骑兵四曹郎。十一年，又并置。十八年，增删定曹郎，次在左民曹上，盖魏

世之定科郎也。三十年，又置功论郎，次都官之下，在删定之上。太宗世，省骑兵。今凡二十曹郎。以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支，派也；度，景也。都官主军事刑狱。其余曹所掌，各如其名。

汉制，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书令、仆、丞、郎，皆辟车豫相回避，台官过，乃得去。今尚书官上朝及下，禁断行人，犹其制也。汉又制，丞、郎见尚书，呼曰明时。郎见二丞，呼曰左君、右君。郎以下则有都令史、令史、书令史、书吏干。汉东京尚书令史十八人，晋初正令史百二十人，书令史百三十人。自晋至今，或减或益，难以定言。《汉仪》有丞相令史。令史，盖前汉官也。晋西朝有尚书都令史殊诞，则都令史其来久矣。分曹所掌如尚书也。

晋西朝八坐丞郎，朝晡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八坐丞郎初拜，并集都坐，交礼。迁，又解交。汉旧制也。今唯八坐解交，丞郎不复解交也。尚书令千石，仆射尚书六百石，丞郎四百石。

武库令，一人。掌军器，秦官。至二汉，属执金吾。晋初罢执金吾，至今隶尚书库部。

车府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二汉、魏、晋并隶太仆。太仆既省，隶尚书驾部。

上林令，一人。丞一人。汉西京上林中有八丞、十二尉、十池监。丞、尉属水衡都尉。池监隶少府。汉东京曰上林苑令及丞各一人，隶少府。晋江左阙。宋世祖大明三年复置，隶尚书殿中曹及少府。

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汉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晋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将军，又罢左校令，今材官隶尚书起部及领军。

侍中，四人。掌奏事，直侍左右，应对献替。法驾出，则正直一人负玺陪乘，殿内门下众事皆掌之，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即其任也。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故谓之侍中。汉西京无员，多至数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属。武帝世，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久次者为仆射。汉东京又属少府，犹无员。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答。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负传国玺，操斩白蛇剑，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光武世，改仆射为祭酒焉。汉世，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事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御，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不主数。秩比二千石。

志第三十

百官下

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掌门下众事。郊庙临轩，则一人执麾。《汉百官表》秦曰给事黄门，无员，掌侍从左右，汉因之。汉东京曰给事黄门侍郎，亦无员，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诸王朝见，则引王就坐。应劭曰：“每日莫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史臣按，刘向与子歆书曰：“黄门郎，显处也。”然则前汉世已为黄门侍郎矣。董巴《汉书》曰：“禁门曰黄闼，中人主之，故号曰黄门令。”然则黄门郎给事黄闼之内，故黄门郎也。魏、晋以来员四人，秩六百石。

公车令，一人。掌受章奏。秦有公车司马令，属卫尉，汉因之，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皆掌之。晋江左以来，直云公车令。

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周官》为医师，秦为太医令。至二汉属少府。太官令，一人。丞一人。《周官》为膳夫，秦为太官令，至汉属少府。

骅骝廐丞，一人。汉西京为龙马长，汉东京为未央廐令，魏为骅骝令。自公车令至此，隶侍中。

散骑常侍，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并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并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因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于

中常侍，谓之散骑常侍，始以孟达补之。久次者为祭酒散骑常侍，秩比二千石。

通直散骑常侍，四人。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员外者，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常侍。晋江左置五人。员外散骑常侍，魏未置，无员。

散骑侍郎，四人。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魏、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通直散骑侍郎，四人。初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四人，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侍郎，后增为四人。员外散骑侍郎，晋武帝置，无员。

给事中，无员。汉西京置。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汉东京省，魏世复置。

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都尉，而奉朝请焉。元帝为晋王，以参军为奉车都尉，掾、属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皆奉朝请。后省奉车、骑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永初已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三都尉并汉武帝置。孝建初，奉朝请省。驸马都尉、三都尉秩比二千石。

中书令，一人。中书监人，一人。中书侍郎，四人。中书通事舍人，四人。汉武帝游后廷，始使宦者典尚书事，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元帝时，令弘恭，仆射石显，秉势用事，权倾内外。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罢仆射。汉东京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宫谒者令，非其职也。魏武帝为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令，又置监，及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奉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晋改曰中书侍郎，员四人。晋江左初，改中书

侍郎曰通事郎，寻复为中书侍郎。晋初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舍人通事谓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后省通事，中书差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诏命。宋初又置通事舍人，而侍郎之任轻矣。舍人直阁内，隶中书。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

秘书监，一人。秘书丞，一人。秘书郎，四人。汉桓帝延熹二年，置秘书监。皇甫规与张奂书云“从兄秘书它何动静”是也。应劭《汉官》曰：“秘书监一人，六百石。”后省。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秘书丞。秘书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后欲以何楨为秘书丞，而秘书先自有丞，乃以楨为秘书右丞。后省。掌艺文图籍。《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即其任也。汉西京图籍所藏，有天府、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之府是也。东京图书在东观。晋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监，谓丞为中书秘书丞。惠帝复置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周世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即其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著作东观，撰述国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魏世隶中书。晋武世，缪征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中，改隶秘书，后别自为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氏初，国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

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汉有南北军，卫京师。武帝置中垒校尉，掌北军营。光武省中垒校尉，置北军中候，监五校营。魏武为丞相，相府自置领军，非汉官也。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晋武帝初省，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骑七军营兵，即领军之任也。祜迁罢，复置北军中候。北军中候置丞一人。怀帝永嘉中，改曰中

领军。元帝永昌元年，复改曰北军中候，寻复为领军。成帝世，复以为中候，而陶回居之，寻复为领军。领军今犹有南军都督。

护军将军，一人。掌外军。秦时护军都尉，汉因之。陈平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然则复以都尉为中尉矣。武帝元狩四年，以护军都尉属大司马，于时复为都尉矣。《汉书·李广传》，广为骁骑将军，属护军将军。盖护军护诸将军。哀帝元寿元年，更名护军都尉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都尉。东京省，班固为大将军中护军，隶将军莫府，非汉朝列职。魏武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免为领军，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置长史、司马。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晋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复置。魏、晋江右领、护各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置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护军犹别有营也。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官属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则置参军。

左卫将军，一人。右卫将军，一人。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二汉、魏不置。晋文帝为相国，相国府置中卫将军。武帝初，分中卫置左右卫将军，以羊琇为左卫，赵序为右卫。二卫江右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江左无长史。

骁骑将军，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为骁骑将军。魏世置为内军，有营兵，高功者主之。先有司马、功曹、主簿，后省。

游击将军，汉武帝时，韩说为游击。是为六军。

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魏明帝时，有左军将军，然则左军魏官也。晋武帝初，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

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秦官，汉因之。与五官中郎将领三

署郎，魏无三署郎，犹置其职。晋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

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五校并汉武帝置。屯骑、步兵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掌越人来降，因以为骑也；一说取其材力超越也。长水掌长水宣曲胡骑。长水，胡部落名也。胡骑屯宣曲观下。韦曜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厩近长水，故以为名。长水，盖关中小水名也。”射声掌射声士，闻声则射之，故以为名。汉光武初，改屯骑为骁骑，越骑为青巾。建武十五年，复旧。汉东京五校，典宿卫士。自游击至五校，魏、晋逮于江左，初犹领营兵，并置司马、功曹、主簿，后省。二中郎将本不领营也。五营校尉，秩二千石。

虎贲中郎将，《周官》有虎贲氏。汉武帝建元三年，始微行出游，选材力之士执兵从送，期之诸门，故名期门。无员，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曰虎贲郎，置中郎将领之。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辅政，以古有勇士孟贲，故以奔为贲。比二千石。

冗从仆射，汉东京有中黄门冗从仆射，非其职也。魏世因其名而置冗从仆射。

羽林监，汉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亦掌从送次期门，后更名羽林骑，置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谓之羽林中郎将。汉东京又置羽林左监、羽林右监，至魏世不改。晋罢羽林中郎将，又省一监，置一监而已。自虎贲至羽林，是为三将。哀帝省。宋高祖永初初，复置。江右领营兵，江左无复营兵。羽林监六百石。

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汉武帝以路博德为强弩校尉，李沮为强弩将军。宣帝以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前汉至魏无积射。晋太康十年，立射营、弩营，置积射、

强弩将军主之。自骁骑至强弩将军，先并各置一人；宋太宗泰始以来，多以军功得此官，今并无复员。

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置此二官，分隶左右二卫。江右初，员十人。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宋高祖永初初，增为二十人。其后过员者，谓之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督。其后并无复员。

武卫将军，无员。初，魏王始置武卫中郎将，文帝践阼，改为卫将军，主禁旅，如今二卫，非其任也。晋氏不常置。宋世祖大明中，复置，代殿中将军之任，比员外散骑侍郎。

武骑常侍，无员。汉西京官。车驾游猎，常从射猛兽。后汉、魏、晋不置。宋世祖大明中，复置。比奉朝请。

御史丞，一人。掌奏劾不法。秦时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御史丞，其二曰御史中丞。殿中兰台秘书图籍在焉，而中丞居之。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时中丞亦受奏事，然则分有所掌也。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置长史，而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主，名御史长史。光武还曰中丞，又属少府。献帝时，更置御史大夫，自置长史一人，不复领中丞也。汉东京御史中丞遇尚书丞郎，则中丞止车执版揖，而丞郎坐车举手礼之而已。不知此制何时省。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绕行宫垣白壁。史臣按《汉志》执金吾每月三绕行宫城，疑是省金吾，以此事并中丞。中丞秩千石。

治书侍御史，掌举劾官品第六已上。汉宣帝斋居决事，令御史二人治书，因谓之治书御史。汉东京使明法律者为之，天下谏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魏、晋以来，则分掌侍御史所

掌诸曹，若尚书二丞也。

侍御史，于周为柱下史。《周官》有御史，掌治令，亦其任也。秦置侍御史，汉因之。二汉员并十五人。掌察举非法，受公卿奏事，有违失者举劾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斋祠；四曰尉马曹，掌官廐马；五曰乘曹，掌护驾。魏置御史八人，有治书曹，掌度支运，课第曹，掌考课，不知其余曹也。晋西朝凡有吏曹、课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节曹、水曹、中旅曹、营军曹、算曹、法曹，凡十三曹，而置御史九人。晋江左初，省课第曹，置库曹，掌廐牧牛马市租。后复分库曹，置外左库、内左库二曹。宋太祖元嘉中，省外左库，而内左库直云左库。世祖大明中，复置。废帝景和元年又省。顺帝初，省营军并水曹，省算曹并法曹，吏曹不置御史，凡十御史焉。魏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盖是兰台遣二御史居殿内察非法也。晋西朝四人，江左二人。秦、汉有符节令，隶少府，领符玺郎、符节令史。盖《周礼》典瑞、掌节之任也。汉至魏别为一台，位次御史中丞，掌授节、铜虎符、竹使符。晋武帝泰始九年，省并兰台，置符节御史掌其事焉。

谒者仆射，一人。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领谒者十人。谒者掌小拜授及报章。盖秦官也。谒，请也。应氏《汉官》曰，尧以试舜，宾于四门，是其职也。秦世谒者七十人，汉因之。后汉《百官志》，谒者仆射掌奉引。和帝世，陈郡何熙为谒者仆射，赞拜殿中，音动左右。然则又掌唱赞。有常侍谒者五人，谒者则置三十五人，半减西京也。二汉并隶光禄勋。魏世置谒者十人。晋武帝省仆射，以谒者隶兰台。江左复置仆射，后又省。宋世祖大明中，复置。秩比千石。

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及运部。秦、汉有都水长、丞，

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属太常。汉东京省都水，置河堤谒者，魏因之。汉世水衡都尉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军舟船器械。晋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而河堤为都水官属。有参军二人，谒者一人，令史减置无常员。晋西朝有参军而无谒者，谒者则江左置也。怀帝永嘉六年，胡入洛阳，都水使者爰浚先出督运得免。然则武帝置职，便掌运矣。江左省河堤。

太子太傅，一人。丞一人。太子少傅，一人。丞一人。傅，古官也。《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并以辅导为职。”汉高帝九年，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二汉并无丞。魏世无东宫，然则晋氏置丞也。晋武帝泰始五年，诏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弟子事师之礼；二傅不得上疏曲敬。二傅并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

太子詹事，一人，丞一人。职比台尚书令、领军将军。詹，省也。汉西京则太子门大夫、庶子、洗马、舍人属二傅，率更令、家令、仆、卫率属詹事。皆秦官也。后汉省詹事，太子官属悉属少傅，而太傅不复领官属。晋初，太子官属通属二傅。咸宁元年，复置詹事，二傅不复领官属。詹事，二千石。

家令，一人。丞一人。晋世置。汉世太子食汤沐邑十县，家令主之。又主刑狱饮食，职比廷尉、司农、少府。汉东京主食官令。食官令，晋世自为官，不复属家令。

率更令，一人。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职如光禄勋、卫尉。汉东京掌庶子、舍人，晋世则不也。自汉至晋，家令在率更下；宋则居上。

仆，一人。汉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仆及中允旦入请问起居，主车马、亲族，职如太仆、宗正。自家令至仆，为太子三卿。三卿，秩千石。

门大夫，二人。汉东京置，职如中郎将，分掌远近表笏。秩六百石。

中庶子，四人。职如侍中。汉东京员五人，晋减为四人。秩六百石。

中舍人，四人。汉东京太子官属有中允之职，在中庶子下，洗马上，疑若今中书舍人矣。中舍人，晋初置，职如黄门侍郎。

食官令，一人。职如太官令。汉东京官也。今属中庶子。

庶子，四人。职比散骑常侍、中书监令。晋制也。汉西京员五人，汉东京无员，职如三署中郎。古者诸侯世子，有庶子之官，秦因其名也。秩四百石。

舍人，十六人。职如散骑、中书侍郎。晋制也。二汉无员，掌宿卫如三署中郎。

洗马，八人。职如谒者、秘书郎也。二汉员十六人。太子出，则当直者前驱导威仪。秩比六百石。

太子左卫率，七人。太子右卫率，二人。二率职如二卫。秦时直云卫率，汉因之。主门卫。晋初曰中卫率，泰始分为左右，各领一军。惠帝时，愍怀太子在东宫，加置前后二率。成都王颖为太弟，又置中卫，是为五率。江左初，省前后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皆有丞，晋初置。宋世止置左右二率。秩旧四百石。

太子屯骑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翊军校尉。三校尉各七人，并宋初置。屯骑、步兵，因台校尉；翊军，晋武帝太康初置，始为台校尉，而以唐彬居之，江左省。

太子冗从仆射，七人。宋初置。

太子旅賁中郎将，十人。职如虎賁中郎将。宋初置。《周官》有旅賁氏。汉制，天子有虎賁，王侯有旅賁。旅，众也。

太子左积弩将军，十人。太子右积弩将军，二人。汉东京

积弩将军，杂号也，无左右之积弩。魏世至晋江左，左右积弩为台职，领营兵。宋世度东宫，无复营矣。

殿中将军，十人。殿中员外将军，二十人。宋初置。

平越中郎将，晋武帝置，治广州，主南越。

南蛮校尉，晋武帝置，治襄阳。江左初省。寻又置，治江陵。宋世祖孝建中省。

西戎校尉，晋初置，治长安。安帝义熙中又置，治汉中。

宁蛮校尉，晋武帝置，治襄阳，以授鲁宗之。

南夷校尉，晋武帝置，治宁州。江左改曰镇蛮校尉。四夷中郎校尉，皆有长史、司马、参军。魏、晋有杂号护军，如将军，今犹有镇蛮、安远等护军。镇蛮以加庐江、晋熙、西阳太守。安远以加武陵内史。

刺史，每州各一人。黄帝立四监以治万国，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职也。周改曰典，秦曰监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诸州，谓之刺史。刺之为言，犹参覘也。写书亦谓之刺。汉制，不得刺尚书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条诏书，其一条曰，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其二条曰，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其三条曰，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加罚，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其四条曰，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其五条曰，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其六条曰，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岁终则乘传诣京师奏事。成帝绥和元年，改为牧。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前汉世，刺史乘传周行郡国，无适所治。后汉世，所治始有定处，止八月行部，不复奏事京师。晋江左犹行郡县诏，枣据《追远诗》曰：“先君为钜鹿太守，迄今三纪。忝私为冀州刺史，班诏次于郡

传”是也。灵帝世，天下渐乱，豪桀各据有州郡，而刘焉、刘虞并自九卿出为益州、幽州牧，其任渐重矣。官属有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治中从事史一人，主财谷簿书；兵曹从事史一人，主兵事；部从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一人，录阁下众事，省署文书；门亭长一人，主州正门；功曹书佐一人，主选用；《孝经》师一人，主试经；月令师一人，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一人，平律；簿曹书佐一人，主簿书；典郡书佐每郡各一人，主一郡文书：汉制也。今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州，旧无定制也。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而别驾从事史如故，今则无也。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治中主众曹文书事。西曹，即汉之功曹书佐也。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扬州无祭酒，而主簿治事。荆州有从事史，在议曹从事史下，大较应是魏、晋以来置也。今广州、徐州有月令从事，若诸州之曹史，汉旧名也。汉武元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魏复曰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晋东海王越为豫州牧，牧置长史、参军，庾凯为长史，谢鲲为参军，此为牧者则无也。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

郡守，秦官。秦灭诸侯，随以其地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晋江左皆谓之丞。尉典兵，备盗贼。汉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为都尉。光武省都尉，后又往往置东部、西部都尉。有蛮夷者，又有属国都尉。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晋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复置。郡官属略如公府，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举，五官掾，主诸曹事，部县有都

邮、门亭长，又有主记史，催督期会，汉制也，今略如之。诸郡各有旧俗，诸曹名号，往往不同。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制郡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魏初，更制口十万以上，岁一人，有秀异，不拘户口。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汉制，岁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阶簿，至今行之。太守，二千石；丞，六百石。

县令、长，秦官也。大者为令，小者为长，侯国为相。汉制，置丞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五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乡佐、有秩主赋税，三老主教化，嗇夫主争讼，游徼主奸非。其余诸曹，略同郡职。以五官为廷掾，后则无复丞，唯建康有狱丞，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晋江右洛阳县置六部都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宋太祖元嘉十五年，县小者又省之。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者，旧说古君行师从，卿行旅从。旅，五百人也。今县令以上，古之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师从旅从，依古义也。韦曜曰，五百字本为伍伯。伍，当也；伯，道也。使之导引当道伯中以驱除也。周制，五百为旅，帅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说也。又《周礼》秋官有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近之矣，名之异尔。又《汉

官》中有伯使，主为诸官驱使辟路于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县令，千石至六百石；长，五百石。

汉初，王国置太傅，掌辅导；内史主治民；丞相统众官；中尉掌武职。分官置职，略同京师。至景帝惩七国之乱，更制诸王不得治国，汉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大夫、谒者、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数。后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而王国如故；又太仆为仆，司农为大农。成帝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内史。其中尉如郡尉，太傅但曰傅。汉东京亦置傅一人，王师事之；相一人，主治民；中尉一人，主盗贼；郎中令一人，掌郎中宿卫；仆一人，治书一人，治书本曰尚书，后更名治书；中大夫，无员，掌奉使京师及诸国；谒者及礼乐、卫士、医工、永巷、祀礼长各一人；郎中，无员。魏氏谒者官属，史阙不知次第。晋武帝初置师、友，文学各一人。师即傅也，景帝讳师，改为傅。宋世复改曰师。其文学，前汉已置也。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也。改太守为内史，省相及仆。有郎中令、中尉，大农为三卿。大国置左右常侍各三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大国又置上军、中军、下军三将军；次国上军将军、下军将军各一人；小国上军而已。典书、典祠、典卫、学官令、典书令丞各一人，治书四人，中尉、司马、世子庶子陵庙、牧长各一人，谒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医丞、典府丞各一人。宋氏以来，一用晋制，虽大小国，皆有三军。晋制，典书令在常侍下，侍郎上；江左则侍郎次常侍，而典书令居三军下矣。江左以来，公国则无中尉、常侍、三军，侯国又无大农、侍郎，伯子男唯典书以下，又无学官令矣。吏职皆以次损省焉。晋江右公侯以下置官属，随国小大，无定制也。晋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元帝太兴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诸位从公。右第一品。

特进，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诸持节都督。右第二品。

侍中，散骑常侍，尚书令，仆射，尚书，中书监，令，秘书监，诸征、镇至龙骧将军，光禄大夫，诸卿，尹，太子二傅，大长秋，太子詹事，领、护军，县侯。右第三品。

二卫至五校尉，宁朔至五威、五武将军，四中郎将，刺史领兵者，戎蛮校尉，御史中丞，都水使者，乡侯。右第四品。

给事中，黄门、散骑、中书侍郎，谒者仆射，三将，积射、强弩将军，太子中庶子，庶子，三卿，率，鹰扬至陵江将军，刺史不领兵者，郡国太守，内史，相，亭侯。右第五品。

尚书丞，郎，治书侍御史，侍御史，三都尉，博士，抚军以上及持节都督领护长史，司马，公府从事中郎将，廷尉正，监，评，秘书著作丞，郎，王国公三卿，师，友，文学，诸县署令千石者，太子门大夫，殿中将军，司马督，杂号护军，阙内侯。右第六品。

谒者，殿中监，诸卿尹丞，太子傅詹事率丞，诸军长史、司马六百石者，诸府参军，戎蛮府长史，司马，公府掾，属，太子洗马，舍人，食官令，诸县令六百石者。右第七品。

内台正令史，郡丞，诸县署长，杂号宣威将军以下。右第八品。

内台书令史，外台正令史，诸县署丞，尉。右第九品。凡新置不见此诸条者，随秩位所视，盖□□右所定也。